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三十四回　午夜惊魂

郑友宝回到房间，有一搭没一搭的和罗浩威说些闲话。幸亏他和李芷芳一路同行的时候，李芷芳多少曾告诉过他一些“总管府”里的情形，而郑友宝又是第一次跟完颜豪来凉州的，在总管府里没住过几天，罗浩威倒没有给他问出破绽。

不过罗浩威所知有限，难免心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装作疲倦不堪，连连的打呵欠。

他以为郑友宝恐怕还要喋喋不休问下去的，不料郑友宝却作出一副关心他的模样，一拍脑袋，说道：“我真是糊涂了，你走了这么远的路，身上还是有伤的呢。好，那咱们睡吧。”

罗浩威道：“小的可不敢和大人共榻，让我睡在地下吧。”郑友宝道：“你我都是一样的身份，你是少爷小姐跟前的红人，以后我还要仰仗你多多提携呢。”

罗浩威道：“郑大人你不知道，我已有一个月没洗过澡了，睡着的时候，又有伸脚乱踢的习惯，尤其在伤口作痛的时候，更是如此。还是让我睡在地下吧。”

郑友宝眉头一皱，随即笑道：“我本想与你抵足夜谈的，只好等你伤好再说了。但我不能让你睡在地上，你受了伤，应该睡得舒服一些。这样好了，你睡这张大床，我叫他们另外给我搬一张小床来。”罗浩威道：“那不是折杀我了？”

郑友宝道：“哎，你我好兄弟嘛，除非你不肯把我当作好朋友，客气什么呢？”当下马上叫人搬了一张行军用的绳床进来，架在大床的一侧。

罗浩威心里想道：“管你打什么主意，你巴结我，我就乐得享福。”于是摊开大脚，睡在大床，不过片刻，就呼呼噜噜的打起鼾来。郑友宝跟着也在那张绳床上睡了。

罗浩威起初是装睡的，渐渐也不禁有了倦意，真的要想睡了。正在他睡眼蒙眬的时候，忽地觉得有异香扑鼻，罗浩威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登时睡意反而消了。

原来那是夜行人用的“鸡鸣五鼓返魂香”，罗浩威撕开被角，悄悄挖出两团棉花，塞着鼻孔，定睛向窗门望去。只见一点香烟大小的火星，在窗缝出现，一看就是点迷香用的鹤嘴针，针尖插过窗缝，喷出香来，不久便即弥漫全室。

罗浩威猜不透对方的路道，心里惊疑不定，只好静观其变，暂不声张。

过了半晌，只听得“啪”的一声，窗口掷进一颗石子，这是夜行人惯用的“投石问路”手法，罗浩威知道对方要试探房间里的人是否已经昏迷，遂故意发出鼾声。一面凝神静听邻榻的动静，郑友宝则似乎早已熟睡如泥，不见有何动静。

石子投入之后，窗门打开，跳进一个人来。黑暗中但见刀光闪闪，也不知那人是老是少，是女是男。

罗浩威暗自想道：“若是郑友宝的人，他谅不至于要用这种手段害我？难道是龙帮主派来刺杀郑友宝的人？”

心念未已，那人已经走到床前，哼了一声，骂道：“郑友宝你这奸贼，好好的汉人不做，却做鞑子的奴才，你要用我们兄弟的血染红你的顶子，今

日老子叫你命丧我的手上！”

罗浩威连忙一个翻身，那人唰的一刀斩下，罗汉威用枕头裹着刀锋，倏地跳起来，轻声说道：“我不是郑友宝，你是谁？”

那人大吃一惊，连忙也问对方：“你不是郑友宝，那你是谁？”

罗浩威道：“波翻东海，人在蓬莱！”波翻东海，隐射“青龙”二字，人在蓬莱，隐射一个“三”字（神话有“蓬莱三岛”的传说），这两句话表明了他的身份是青龙帮“四大金刚”中的“老三”。但却是只有本帮兄弟才能懂得的切口。

那人道：“你说什么，我不明白。你究竟是谁？”

罗浩威登时省悟，知道上当，喝道：“好大胆的刺客！”一招擒拿手夺了那人的利刃，叫道：“郑将军，醒来！有刺客！”

就在这一瞬间，忽觉背后微风飒然，郑友宝已是一抓向他抓下。

罗浩威一个闪身，把那人向郑友宝推过去，说道：“郑将军，这人才是刺客！你弄错了！”

郑友宝冷笑道：“我没弄错，他不是刺客，你才是奸细！”

原来郑友宝是特地用这个方法试他的，虽然郑友宝也听不懂他的切口，但他这一招擒拿手的武功一露，却也泄底了。何况他在和那人对答一番之后，方叫“奸细”，自然更是可疑。

说时迟，那时快，郑友宝己是一掌把那人推开，那人哼也不哼一声，就像一根木头似的倒下去了。

这个人是给郑友宝一掌击毙的。原来郑友宝的企图乃是要把罗浩威活擒迫问口供的，他知道此事牵连甚大，李学松、李芷芳兄妹固然牵连在内，甚至他们的父亲凉州总管李益寿也脱不了关系。即使在真相大白之后，这件事情，他也不能擅自作主，必须交给完颜豪亲自处理。故此，他不能不谨慎从事，在未曾禀报完颜豪之前，他还不敢声张。他的第一步计划是捉住罗浩威，问出真情之后，立即扣留李学松兄妹。但此事却暂时不能让凉州的兵士知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不惜把他的心腹也杀之灭口。

罗浩威一个闪身，趁着郑友宝把那汉子推开之际，连忙跑去拿刀，心里想道：“一不做二不休，事已如斯，只能把这姓郑的杀了，杀不了他，我就自尽，决不能连累到李家兄妹。”睡觉之时，他怕郑友宝起疑，乃是脱下外衣，解下佩刀，压在枕头底下的。不料此际伸手一摸，只摸着一团衣服，那口佩刀已是不见。

陡然间只见刀光一闪，郑友宝冷冷道：“别费神找了，在我这儿！”原来他的佩刀已给郑友宝拿去。要知郑友宝是有心暗算他的，焉能让他持有兵器？

罗浩威是个使快刀的高手，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当然也很了得，郑友宝唰的一刀向他劈下，他一个沉肩退步，左掌轻轻一托郑友宝的肘尖，右掌三指一伸，便扣郑友宝的脉门。郑友宝横肱一撞，刀锋斜转，罗浩威一个移形易位，骈指点向他的“肩井穴”。这一指虽没点个正着，可也戳得他的琵琶骨隐隐作痛。幸而指力不够强劲，而郑友宝的内外功夫也颇有造诣，琵琶骨才不至于给他戳伤。郑友宝连劈两刀，也没有斫着他。

郑友宝使刀非其所长，黑暗中过了几招，那口佩刀险些给罗浩威夺去。郑友宝哼的一声，沉声喝道：“还你！”飞刀出手，罗浩威不敢硬接，霍的一个“凤点头”，咔嚓一声，飞刀插入墙壁。郑友宝不容他去拔刀，迅即扑

上。左掌一圈，右掌五指如钩，使出了一招极其凌厉的分筋错骨手法，向罗浩威抓下。冷笑说道：“咱们公公平平打一架，看你怎能逃出我的掌心！”

罗浩威反臂一格，骈指戳他脸上双睛，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郑友宝来不及扭曲他的左臂，一个“卸袍脱甲”，疾忙避招进招。黑暗中双方肉搏，招招惊险。

凉州的前锋队伍占了这个山头之后，由于为时尚短，只起了两间屋子，供给三个首脑人物（李延寿、郑友宝和李学松）住用。李延寿和他的卫士住一间，郑友宝和李学松和他们的几个卫士合住一间，其他军士则还是住在营幕里。营幕散处林中，拱卫这两间屋子。但最近的一座营幕和这两间屋子也还是有点距离，不是大叫，外面是听不见的。李芷芳来了，和她哥哥住在后一进的房子，李学松原来的卫士则搬到营幕去住。郑友宝只留下一个心腹卫士伴他，也就是刚才给他亲手击毙的那个。

罗浩威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不叫人来呢？”他与郑友宝单打独斗，倒是去了好些顾忌，当下每一招都是使出拼命的招数。

可惜罗浩威虽然是个快刀好手，拳脚的功夫却非所长。黑暗中两人对抢攻势，三十招一过，罗浩威渐渐处在下风，频频遇险。

郑友宝本来以为很快的就可以把罗浩威拿下的，斗到了三十余招，仍然未能取胜，确是颇出他的意料之外，心里想道：“我必须速战速决才行，否则惊醒了李学松两兄妹，只怕就有点不大妙了，虽然谅他们也不敢对我怎样。”

他哪知道，李学松虽然没有惊醒，李芷芳则早已惊醒了。她一直不放心罗浩威住在郑友宝的房间，根本就没有阖过眼睛。

激斗中郑友宝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突出险招，一个“虎爪擒拿手”向罗浩威抓下。“卜”的一声，罗浩威一掌劈着他的肩头，迅即觉得双臂的“曲池穴”一麻，手腕已是给他扭住。郑友宝的分筋错骨手法何等厉害，罗浩威给他扭住了手腕，登时不能动弹。

郑友宝得意笑道：“你是什么人，和李姑娘是什么关系，快说！”话犹未了，忽地觉得背后微风飒然，郑友宝喝道：“什么——”一个“人”字尚未叫得出来，那人已是一刀插入他的后心。

郑友宝倒了下去，叫道：“好呀，原来是你这丫头，你，你——”原来刺杀他的人不是别个，正是李芷芳！

这一刀是李芷芳在情急之下，用尽全身气力刺过去的，刀尖业已插进郑友宝的心房。郑友宝刚说得两句话，剧痛攻心，惨叫一声，登时毙命。

罗浩威死里逃生，又惊又喜，紧紧握着李芷芳的手，一时间竟是说不出话来。

李芷芳想不到自己一刀就杀了郑友宝，这刹那间也是不觉呆了。

忽见火光一亮，李学松提了一盏风灯进来，看见这个情景，大吃一惊之后，苦笑说道：“这回咱们可真的是给迫上梁山了，妹妹，你杀了他，还留在这里做什么，你们赶快走吧！”

罗浩威恢复了清醒，说道：“走并不难，但这可不是连累了你的爹爹？”

李芷芳瞿然一省，说道：“有了！”拔出刀来，忽地一刀向罗浩威刺去。

这一下是罗浩威做梦也想不到的，肩背给刀锋划过，开了一道五寸多长的伤口，不由得“哎哟”一声叫了起来。

李学松喝道：“妹妹，你疯了吗？”连忙抓着她的手腕，正要把她的刀

抢过来。李芷芳尖声叫道：“ 有刺客，有刺客！ ”
　　她这么一叫，罗浩威和李学松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她是替罗浩威用苦肉之计。
　　罗浩威笑道：“ 这一刀你应该刺得深一点才是，如今只是伤了皮肉，恐怕会看出破绽，再刺一刀吧。 ”
　　李芷芳笑道：“ 够了，李延寿懂得什么，他见你受了伤，不能不信。咱们现在应该赶快去追刺客了！ ”
　　三人跑出屋外，一面跑一面叫：“ 捉刺客，捉刺客！ ”
　　军士纷纷赶来，李延寿在梦中惊醒，吓得面如土色，在卫士扶持之下，走过来问道：“ 来了多少刺客，走了没有？ ”
　　李学松道：“ 黑暗中看不清楚，似乎只见一个影子，从郑将军的房间里窜出来，已经跑了，我正叫弟兄们去追刺客。 ”
　　李延寿听说只有一个刺客，又已跑了，这才放心。但看见罗浩威身上满是鲜血，又不禁大吃一惊，连忙问道：“ 郑将军呢？是不是也追刺客去了？ ”
　　罗浩威暗运内力一迫，额上黄豆般大小的汗珠一颗颗掉下来，脸上也好像涂上一层黄蜡，十足是一个流血太多的受伤者的憔悴模样。
　　他装作猛然一省的神情，失声叫道：“ 郑将军？啊呀，不好！ ”
　　李芷芳心里暗暗好笑：“ 想不到他这个老实人，倒也还会做戏呢。 ”
　　李延寿吃了一惊，连忙说道：“ 什么不好？ ”
　　罗浩威道：“ 那刺客是从郑将军房间里跑出去的，我一惊醒，就跳起来，当时郑将军叫道：‘ 你快去追拿刺客。 ’我也无暇思索，就追出去了。现在一想，郑将军当时的声音确实是有点颤抖的，他又没有追出来—— ”
　　李延寿道：“ 啊，他没有出来？ ”
　　李学松道：“ 不错，我也想起来了，那刺客飞跑出去之际，是发出三声好似十分得意的笑声的。 ”
　　李延寿大惊道：“ 这样说，哎呀，只怕郑将军是真的受伤了？ ”
　　李学松道：“ 我也是这样想，郑将军本领高强，远远在我们之上，他如是没伤，何须叫娄大哥和我们去拿刺客？ ”
　　李延寿忙道：“ 咱们赶快去看一看他。 ”
　　李芷芳故意慢条斯理地说道：“ 娄大哥受了伤呢，先给他裹好伤吧。 ”
　　李延寿胆子小，生怕刺客还有党羽埋伏在那间屋子里，只好等待李芷芳给罗浩威裹好了伤，大伙儿陪着他，他才敢踏进郑友宝那间房间。
　　当然，他所发现的，只是郑友宝的尸体了。
　　李延寿吓得魂飞魄散，频频搓手，颤声说道：“ 这怎么好？这怎么好？ ”
　　李学松假意劝他道：“ 郑将军给刺客所杀，罪过不在你的身上。你以后晚上多些小心，也就是了。刺客也未必会再来杀你的。 ”
　　李芷芳道：“ 哥哥，你的病刚刚好，刺客再来，我倒是更为你担心呢。咱们还是明天一早就走吧，免得爹娘挂虑。 ”
　　李延寿越发心慌，叫道：“ 求求你们，你们可不能明天就走！ ”
　　李芷芳一板脸孔，说道：“ 哥哥出了什么岔子，你担当得起吗？ ”
　　李延寿苦着脸道：“ 那我怎么办？学松，你是知道的，我哪里懂得打仗，全倚仗贤侄你和郑将军。 ”
　　李学松道：“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明天你退回中军帐里，不要在这里做什么前锋了，有大军保护你，刺客谅也不会就要了你的命。我回到凉州，替

你设法，把你调回去。”

李延寿道：“那么这位娄大哥呢？他受了伤，能够给你们带路吗？”

罗浩威道：“我得少主人提拔，为了少主人，我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受点伤算得了什么？”

李芷芳道：“他伤在背脊，我已经给他敷上金创药了。脚没有受伤，走路应该是可以的。”我正要带他回凉州去养伤。”李学松道：“对，咱们别打扰娄师傅了，让他好好的睡一觉，明天才有精神赶路。”

李延寿哀求道：“好侄儿，你们明天要走，我不敢阻拦，但总得等我退出了这个山头，回到大军之中，你们才好走吧。”

李学松道：“好吧，看在三叔的份上，我们多耽搁半天。”

李延寿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好叫手下把郑友宝的尸体搬出去，赶做棺材，为他安葬，让罗浩威独自占据郑友宝的房间，蒙头大睡。

第二天天亮之后，李延寿刚要下令叫军士撤退，忽地有一队人马来到，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主帅翦长春。

李延寿闻报，大吃一惊，连忙出去迎接，这才知道，原来翦长春是刚从凉州赶来的，昨晚已经抵达中军营帐，一早上来视察前锋所占领的阵地。

翦长春道：“郑友宝呢？”

李延寿讷讷说道：“郑将军，他，他已经死了。”

翦长春大吃一惊，喝道：“他怎么死的？”

李延寿面如土色，说道：“给刺客刺死的。昨，昨晚……”

翦长春道：“经过的详情慢慢再说。李公子呢？”

李延寿道：“他在里面。”

翦长春道：“请他出来！”

李延寿连忙叫人去请李学松，又向翦长春说道：“李小姐也在这儿。”

翦长春大为纳罕，说道：“怎么她也来了？”

李延寿不觉也是有点奇怪，说道：“我以为翦大人已经知道了？”

翦长春道：“知道什么？”

李延寿道：“她说她是奉了爹爹之命，特地来叫她的哥哥回去的。”

翦长春疑心大起，却不动声色地说道：“李总管没和我提过，既然小姐也在这儿，那就请她一同出来吧。”

那晚李芷芳母女护送耿电出城，只有老夫人回来，李芷芳则一去不回，这件事情翦长春是知道的，暗自想道：“她倘若和耿电投奔青龙帮，倒是在我意料之中。但她仍然以总管千金的身份，来到这儿，假传父命，她一来到，郑友宝当晚便即遇害，这事却是不能不令人疑心了。不过，小王爷曾郑重嘱咐我，不许我追究她掩护耿电私逃之事，宁可以后再捉耿电，什么原因，小王爷又不肯说，这却叫我怎么办呢？”

李学松兄妹听说翦长春正在外面，等着要见他们，不由得都是又惊又急。两个奉命来请他的人，一个是李延寿的心腹，一个是刚刚跟随翦长春来到的军官。有这两个人在旁边，他们兄妹更不便商量了。

李芷芳心里想道：“谅翦长春也不敢把我怎样。”于是说道：“翦大人来得正好，三叔可以不用担心了。哥哥，咱们见过了他，也可以放心走啦。”

翦长春见了他们兄妹，绝口不提李芷芳那晚私逃之事，只问昨晚郑友宝被害的经过。

李学松把编好的谎话再说一遍，在要提及罗浩威的地方就故意含栅略

过，虽然如此，却怎瞒得过老奸巨猾的翦长春，他听出许多破绽，疑心越发大了。

“郑友宝是小王爷的得力手下，他莫名其妙的被害，我不追究，小王爷也是要追究的。”翦长春暗自思量：“那晚的事我可以不管，这件事情我非查个水落石出不行。料想小王爷也决不会怪我多事。”

李学松道：“翦大人还有什么要问的么？我们可想动身了。”

翦长春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别忙，别忙。李姑娘，我刚才听得你的三叔说，是令尊叫你接哥哥回去的。是么？”

李芷芳道：“不错。我那天晚上出城，就是奉了爹爹之命的。”

翦长春道：“是吗？我和小王爷都还未知道呢。”

李芷芳冷冷说道：“我们父女的私事，用不着向你翦大人禀告吧？”

翦长春打了个哈哈，说道：“李小姐误会了，我不过是觉得有点奇怪而已。”

李芷芳心头卜通一跳，说道：“奇怪什么？”暗自想道：“他当然不会相信我的谎话，但我一口咬定是奉了爹爹之命，他总不能把爹爹唤来和我对质。”

翦长春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我这次出来的时候，曾到总管府向老大人辞行。老大人嘱咐我照顾公子，可没说到要公子回去，是以我觉得有点奇怪。”

李芷芳冷笑道：“这么说，翦大人以为我是说谎的了？”

李延寿左右为难，想了一想，低声和翦长春说道：“这是老夫人的意思。老大人或许是不好意思和翦大人明说，是以只能转个弯儿，请翦大人对公子多加照顾。”

翦长春笑道：“我怎敢怀疑李小姐说谎，不过令尊托我照料公子，我也总该尽点心力。所以我请你们兄妹再待一天，让我派人送你们回去。”

李学松道：“不敢有劳大人费心，我们自己会走。”

翦长春道：“反正待会儿我也要下山的，咱们一起走，也好让我送你们一程。”

李延寿连忙说道：“不错，这里还是‘匪帮’出没之区，有翦大人护送，过了中军的营地，那就没有危险了。好侄儿，我但求你们能够平安回到家中，我就可以放心了。”

李学松知道李延寿乃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但一想他们兄妹倘若坚持立即要走，只怕越发要惹起翦长春的疑心。当下说道：“多谢翦大人一番好意，那我们也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翦长春把他们兄妹留下之后，哈哈笑道：“这才对了。郑友宝的案子还没有弄清楚呢，你们待案情明白再走，不更好么？”

此言一出，李延寿和李学松兄妹都是暗暗吃惊，李学松不便说些什么，李延寿则连忙问道：“翦大人，依你看来，郑将军被刺客所杀，是不是还有疑窦？”

翦长春道：“正是。郑将军的尸体你埋了没有？”

李延寿道：“已经放入棺材，尚未下葬。”

翦长春道：“好，你叫人把棺材抬进来，我要亲自开棺验尸。”

李芷芳暗暗吃惊，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心里想道：“刺客杀他和我杀他有什么分别，我就不信他能够验出是我杀的。”

翦长春在等待的当中，和李延寿说些闲话，忽地问道：“李大人，你刚

才好似说过，刺客只是一个人吧？”

李延寿道：“不错，和郑将军同房的那个姓娄的说他只看见一个黑影从房中窜出。”

李学松听出有点不妙，说道：“娄大哥一惊醒就发现郑将军受了伤，郑将军马上叫他追出去，或许还有另外的刺客，他未看见。”

翦长春道：“那么你发现有几个刺客？”

李学松和罗浩威事先没有对过口供，当时形势紧迫，也来不及大家仔细商讨，是以罗浩威在事后对李延寿说的那套谎辞，难免有点破绽。李学松此时想要补救也已难了，只是含糊说道：“刺客轻功极好，我的病刚好，那位娄大哥又受了伤，我们追了出去，已经看不见刺客的影子了，也不知是一个还是两个？”

翦长春道：“那姓娄的是什么人？”

李延寿道：“据他说是本山的猎户。”

翦长春道：“他是受刺客所伤的吧？”

李延寿道：“不错。他在路上碰上雪崩，受了点轻伤，昨晚又给刺客斫了一刀，受的伤可就相当重了。”

翦长春道：“那么和他交手的只是一个人，大概是没有怀疑了吧？”

一个普通的猎户，倘若碰上两个刺客，焉能只是仅仅受伤？李学松只好点了点头，说道：“不错。当时那个刺客想必也是受了郑将军所伤，否则，那一刀恐怕早已把他斫死了。”

翦长春道：“如此说来，刺客当然只是一个人了，否则第二个人焉有不来帮手之理？”

李学松无法转圆，只好说道：“翦大人依理推测，说得很对。”

李芷芳虽然人很聪明，但对这种验尸的案件，毫无经验，懂得的远不如哥哥之多。她一直还未听出其中关键，心里想道：“反正是一刀杀了的，一个刺客和两个刺客，谁杀的还不是一样？”

说至此处，李延寿的手下已经把棺材抬了进来。翦长春便即开棺验尸。翻来覆去的看了老半天，这才“噫”了一声。

李延寿吃了一惊，说道：“翦大人发现什么？”

翦长春说道：“你看他这伤口！”

原来李芷芳那一刀是从郑友宝的后心插进去的，伤口正是从背脊的当中剖开，约有五寸多长。

李延寿兀是莫名其妙，说道：“这伤口怎么样？”

翦长春道：“按照李公子刚才所说的情形，郑友宝和那刺客已是在房中交手，他的武功非同泛泛，焉能容得刺客突然绕到他的背后插这一刀？依我看来，这是暗杀，而且是‘自己人’暗杀他的！正因为是‘自己人’突如其来，所以他毫无防备，连挣扎的痕迹都没有，就被害死了。”

李延寿大为惊骇，颤声说道：“是‘自己人’暗杀他的？”

翦长春冷冷说道：“不错。刚才咱们不是早已判断只有一个刺客，而根据当时的情形和伤口的痕迹看来，这刺客又极少可能在背后可以刺杀他，那不是‘自己人’是谁？”

李芷芳一颗心“卜卜”乱跳，心里想道：“我且恶人先告状”，于是故作镇定，一声冷笑，说道：“翦大人，我是使刀的，恐怕我就是翦大人心目中的疑犯了吧？翦大人，你要不要把我的佩刀拿去对一对伤口？”

翦长春说道：“ 我怎敢疑心小姐？不过有一个人我倒是要问一问他的口供！ ”

李延寿道：“ 什么人？ ”

翦长春道：“ 你们不是说有一个姓娄的家丁昨晚和郑友宝同住一个房间吗？我想‘ 请 ’他来问话。 ”

李学松道：“ 这人我是深知他的为人的，而且他昨晚也曾受刺客所伤。 ”

翦长春哈哈一笑，说道：“ 我知道他是公子的心腹仆人，我也并非一口咬定是他暗杀。但他既然是昨晚唯一目击刺客的人，我想也总该问一问他吧。 ”

李学松兄妹暗暗叫苦，情知再替罗浩威辩解，一定更引起翦长春的疑心。李芷芳心里想道：“ 迫不得已之时，我也只好和他拼一拼了。 ”

李延寿正要差人把罗浩威抓来，翦长春摇了摇头，说道：“ 不用。 ”把手一招，刚才那个去请李学松兄妹的军官来到他的跟前。

翦长春说道：“ 李公子，你们和他已经见过面了，不过你大概还不知道他是谁吧？ ”

李学松心神不定，但见他如此郑重介绍，倒是不觉一怔，说道：“ 正是未曾领教。 ”

翦长春缓缓说道：“ 他是山西大同府石家庄的二庄主，单名一个‘ 元 ’字，大同府和凉州距离并不太远，想必你也该听过他的名字吧？ ”

石元行了个礼，说道：“ 翦大人给小的脸上贴金了，石某不过一介布衣，贱名焉能上达公子清听？ ”

李学松吃了一惊，说道：“ 原来这位是大名鼎鼎的石家庄二庄主，失敬了。 ”

石家是山西一霸，兄弟三人各怀绝技。大庄主石错，以绵掌称雄，武功最强；三庄主石攻，以八八六十四路紫金刀法驰誉江湖；但三兄弟之中却尤以二庄主石元名气最大，也最为人所忌惮。他的武功虽然比不上大哥，但擅长暗器，他的独门暗器名为夺命神砂，只要沾上半点，就会全身溃烂而亡。他曾经在一日之间，连伤八名黑道高手。

李学松心里想道：“ 罗浩威的本领也许未必会输给他，但他的独门暗器，却是难防，这次当真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他本来还希望只是李延寿随便派一个人去抓罗浩威，以罗浩威的机灵，察知来意，拒捕的话，还有希望可以逃脱，如今则连这点希望也没有了，只好和妹妹一样的想法：“ 迫不得已之时，也唯有和他们拼一拼了。 ”

翦长春道：“ 石庄主，劳你的驾，去请那位娄大哥。那位娄大哥是李公子跟前的红人，咱们当然是相信得过他的。不过慎重一些，多加小心，总是好的。你去吧。 ”话中有话，即是向石元暗示，叫他当心那个“ 姓娄的 ”可能拒捕。

石元说道：“ 大人放心，小的凭大人的面子，还怕请不动一位李府家人的大驾吗？ ”

石元领命而去，心里可是老大的不舒服，想道：“ 我以独霸一方的庄主身份，在御林军中不过做了一个小小的官儿，给你当作下人使用，你还愁我抓不住一个低三下四的仆人，也未免太过看小我了。 ”

原来石元是在那次在梁山虎头岩和胡轩、独孤雄等人围攻黑旋风吃了大亏之后，怕黑旋风报复，这才卖身投靠，投入金国御林军中，托庇于完颜豪、

翦长春的。

罗浩威昨晚睡得很酣，石元敲门的时候，他刚好醒来，还未洗脸。

罗浩威做梦也想不到是翦长春派人抓他，还以为是李家兄妹，笑道：“咱们用不着这样早就动身吧？请你等一会儿。”

石元怔了一怔，心里想道：“听这人的声音，倒似乎是个熟人，真是奇怪。”当下立即推门进去。

两人打了一个照面，都不禁吃了一惊。石元呆了一呆，喝道：“原来是你！”

原来他们是曾经交过手的。三年前罗浩威和杨守义为了一桩事情，和石家庄发生冲突，他们两人联手和石家三兄弟恶斗，斗了个两败俱伤。罗浩威中了他的夺命神砂，幸得苏州的“赛华佗”王大夫给他医治，医了三个月才好。石元给杨守义劈了一掌，躺在床上，也是两个月才能起床。

罗浩威正在穿衣，说时迟，那时快，石元已经扑上前来，罗浩威一个“渔夫撒网”。反臂一挥，长衣向石元当头罩下，“嗤”的一声，长衣撕为两半。石元使了一招“铁门闩”，双手交叉横在胸前，用的是半攻半守的招数，罗浩威长拳捣出，石元正要用擒拿法抓他手腕，罗浩威“啪”的一掌，已是打着他的腕骨。他拳掌兼施，右手打出的拳头却是虚招。

石元腕骨给他打碎，疼痛难当，大怒喝道：“好大胆的恶贼，来、来人哪！他，他是——”罗浩威是使快刀的好手，出招极快，石元的话还未说得完全，在这刹那之间，已是给他接连攻了七八招，攻得连话也无暇说了。

斗室搏斗，没有回旋余地，肉搏中罗浩威一个“进步搬拦捶”，接着一个“阴阳双撞掌”，石元招架不住，给他摔出房门。

罗浩威昨日遭遇雪崩的时候，从山上滚下，腿部曾受了伤，此时剧斗之下，伤口复裂，将石元摔出去时用力过猛，自己也险些摔倒。

石元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喝道：“你、你这强盗，有胆的你出来！”罗浩威正是恐怕他把自己的身份揭破，自己跑不了事情还小，连累李家兄妹，事情可就大了，因此虽然明知他有夺命神砂，也非杀他灭口不可。石元一个“来”字刚出，罗浩威拔出腰刀，已是跳了出来。石元一把夺命神砂就洒过去。罗浩威腿部若没受伤，是可以避开，此时要闪躲却是艰难。

罗浩威跳跃不灵，也并不闪避，就扑上前去。原来他是准备受“夺命神砂”打中，决意和石元拼命的。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地一条人影捷如飞鸟的从墙上跳下来，恰好站在罗浩威和石元两人的中间，这人手上拿着一把折扇，折扇一张，只听得沙沙声响，那一把“夺命神砂”全都给他拨了开去。

罗浩威又惊又喜，失声叫道：“耿大哥！”，话犹未了，只见又是一个人跳了下来，这个人却是女子。

原来来的这两个人，正是耿电和杨浣青。

这刹那间，石元只觉如有无数利针突然刺入他的身体。原来他所发的“夺命神砂”都打在他自己的身上。耿电内功深厚，打回去的“神砂”颗颗嵌入皮肉。

杨浣青玉手一扬，“啪”的打了他一记耳光，骂道：“你在虎头岩害黑旋风不成，又到这里害人来了！还不给我快滚！”

石元抱头鼠窜，他脸上热辣辣的，身上麻痒痒的，心里可是好生庆幸：“你不叫我滚，我也是要滚的了。好，只要我保得住这条性命，终须有日和

你算帐。”他只恨爹娘生少两条腿，生怕罗浩威要把他再抓回去。

罗浩威果然说道：“杨姑娘，你怎么放了他？这贼子是不能放的。”

耿电笑道：“他跑不了的，让他作法自毙，不更好么？”

杨浣青道：“罗三哥，你先走，我们去救李家兄妹。”

罗浩威无暇多问，只好先走。心里却是担忧，想道：“以他们的本领，救李家兄妹自是轻而易举。但如此一来，岂不是连累了在凉州做总管的李益寿了。虽然李益寿做金国的官，不值得为他可怜，但要是能够令他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不更好么？”

石元没命飞奔，跑出大门，立即就掏解药。不料摸遍全身，解药却不见了，这一下吓得他魂飞魄散！

原来他的解药是在杨浣青打他耳光的时候，被顺手牵羊拿了去的。她的动作极快，耿电注意到了，罗浩威却没看见。

李学松兄妹在营幕里忐忑不安，翦长春也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喃喃自语道：“石元怎的还不回来？”

话犹未了，只见石元跌跌撞撞的撞入帐来，翦长春大吃一惊，喝道：“你怎么啦？”“咕咚”一声，石元跌倒地上。

翦长春连忙将他拉起，一掌按在他的背心，以内家真力，助他行气运血，这是一种给重伤的人急救的办法。此时他已经知道石元受了重伤，但却不知道他是中了他自己的“夺命神砂”的剧毒。

石元喘过口气，嘶声叫道：“翦、翦大人，救、救我！”

翦长春眉头一皱，说道：“我不是正在救你吗？快说，那个姓娄的怎么样，他是不是刺客？”原来翦长春之所以要帮他苟延残喘，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问取口供。石元受了重伤，他早已猜想得到那“姓娄的”已经走了，生怕石元一死，可就没人知道个中真相了。

石元嘴角流涎，说道：“他，他——”声音细如蚊叫，翦长春把耳朵贴到他的嘴边，说道：“他怎么样？”忽觉石元身体已在逐渐僵冷，双眼渐渐阖上，再也说不出话了。原来他飞跑回来求救，毒质加速蔓延全身，见了翦长春之后，这口气一松，登时毒发而亡。

李芷芳道：“咦，这位石大人怎的变成麻子了？”原来他的脸上也嵌了许多毒砂。

翦长春怒道：“他已经死啦！”

李芷芳一颗惴惴不安的心定了下来，装模作样的惊叫道：“呀，死了？翦大人，那你赶快给他验尸呀！”

翦长春又惊又恼，“啪”的一掌，茶几劈掉一角，怒声说道：“是什么人害死他的，终须我会查个水落石出。我先去抓那姓娄的，再抓刺客！”

忽听得一个人冷冷说道：“刺客就在这里，用不着你去寻找，我自己来了，现在就看你有没有本领抓我啦！”

李学松兄妹惊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人说话的声音，可不正是耿电是谁？

说时迟，那时快，帐幕已被撕开，冲进来的不但有一个耿电，还有一个杨浣青。翦长春一声大吼，扑上前去。

他快，耿电更快，折扇一伸，闪电般就点到他的面门，扇头所指，正是指向他额角的太阳穴。

翦长春大吃一惊：“闪电手果然名不虚传！”他的武功也确是好生了得，

在这间不容发之际，一个“ 怀中抱月 ”，双掌虚托，化解耿电这招。他这一招虽然去势较为缓慢，但劲道却是比耿电那招更大。高手搏斗，讲究的是攻守兼备，不同于市井流氓打架，双方为了避免两败俱伤，于是也就不约而同的迅速闪身换招了。翦长春接着一招“ 野马分鬃 ”，杨浣青唰的一剑刺到，也给他随手化解了去。

李学松兄妹做梦也想不到他们会这样的突如其来，这刹那间，他们兄妹倒是不觉一片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了。是帮他们杀掉翦长春呢，还是置身事外呢？

以耿电和杨浣青的武功，两人联手已是足以取胜，用不着他们帮忙。但他们若是置身事外，万一翦长春逃脱，岂不是识破了他们兄妹和“ 敌人 ”暗中勾结？

杨浣青不容他们兄妹说话，唰的一剑帮忙耿电杀退翦长春之后，迅即回过头来，剑锋一颤，幻出两点银星，同时袭击他们兄妹。喝道：“ 要命的快快束手就擒！ ”耿电跟着叫道：“ 对，他们是李益寿的子女，活捉他们，比一个死掉的翦长春还更值价！ ”言下之意，即是说翦长春在他们手下必死无疑，因此他们更大的目的还是在于活捉李学松兄妹了。

李学松怔了一怔，几乎忘了闪躲，李芷芳则本能的拔刀招架。杨浣青叫道：“ 死的活的都要！ ”剑如飞凤，从李学松额边削过，李学松还不觉得怎么样，旁观的李延寿已是吓得失声尖叫，瘫在地上。

李芷芳何等聪明，一听他们如此说话，已是知道他们用意。心道：“ 啊，原来耿大哥是为了避免牵连我的爹爹，故此他要俘虏我们！不过，我们若是马上束手就擒，只怕翦长春必然看出破绽。嗯，没奈何只好假戏真做吧。 ”

李学松心思不及妹妹转得这样快，但却也看出了杨浣青并非真的想要伤他，当然很快的也就恍然大悟了。

两兄妹齐声喝道：“ 好大胆的小魔女，口出大言，我倒要看你有什么本领！ ”双刀齐出，便和杨浣青假斗起来。虽是假斗，却也斗得甚为激烈，活像真的性命相搏一样。

第三十五回　逼上梁山

混战当中，杨浣青忽地回身一剑，剑光如练，笔直的向翦长春疾刺过去，喝道：“先要死的，再要活的！”

这一剑又狠又准，翦长春百忙中身形一矮，反掌横扫，掌风荡起帐幕，借帐幕作为掩护。只听得“嗤”的一声，帐幕洞穿，翦长春一个大翻身，避开了耿电跟着而来的一招折扇点穴。虽然没有受伤，已是给杀得手忙脚乱，狼狈之极。

李学松叫道：“翦大人别慌，我来帮你。”杨浣青喝道：“来得好！”一招“玉女穿梭”，剑如飞凤，剑势飘忽不定，似乎是刺向李学松，又似乎是刺向翦长春。

李学松作出奋不顾身的样子，狠狠的一刀劈去，翦长春也正在以一招“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企图硬抢杨浣青的长剑。杨浣青身形滴溜溜一转，李学松那一刀斫不着她，却几乎斫着了翦长春，幸亏翦长春眼明手快，中指一弹，“铮”的一声，弹着刀柄，这才把他的月牙弯刀弹开。

杨浣青的身法比李学松快得多，这是无须假装的。饶是翦长春老奸巨滑，也看不出他们是在假戏真做。只觉得有了他们帮忙，反而碍手碍脚。心里想道：“这不是帮了我的倒忙吗？哼，他们不知自量，我可是不能兼顾他们了。”

耿电似是知道他的心意，喝道：“哪里走！”折扇一张，朝他面门虚晃一晃，引开他的目光，杨浣青唰的一剑，平胸刺去。翦长春一个“搂膝拗步”，避招进招，但已是慢了半分，杨浣青剑尖划过，在他的左臂拉开了一道长长的伤口。

李延寿惊魂稍定，尖声叫道：“来人啦！”耿电哈哈笑道：“你等着瞧吧，就快有人来了，但却不知是你们的人，还是我们的人？”

果然不过片刻，只听得呜呜的号角声此起彼落，外面的呼喊声、奔跑声闹成一片。“不好了，贼人杀进来啦！”

翦长春又惊又怒，负伤猛搏，已是顾不得会误伤李家兄妹了。这么一来，耿、杨二人倒是有点顾忌，必须装作既要和李家兄妹认真拼斗，又要避免误伤他们。

翦长春抓到一个机会，退到帐角，猛地一声大喝，把整座帐幕扯得倒了下来。他抢先一步，双手撕开一个裂缝，就窜出去。

杨浣青一剑从裂缝刺出，以防翦长春反扑。耿电迅即把帐幕拉开。在他拉起帐幕之时，只听得“哎哟，哎哟”两声，李学松兄妹不约而同的倒在他的身边。

耿电怔了一怔，顿然醒悟，一手抓起一个，喝道：“李学松，你要性命，快快叫你的部下投降！”杨浣青跟着冷笑道：“少爷，小姐，你们享福也享得够了，该吃点苦头啦！快走！”

翦长春能够逃脱，已是暗暗叫了一声“侥幸”，哪里还敢回去救人？他听得李家兄妹的呼喊，心里想道：“李益寿的子女都是他自己送来的，给贼人捉了去，这也怪不得我！”当下跑得更快了，一面跑一面叫道：“你们别慌，跟我冲下山去。弓箭手先聚拢来！”原来他是要趁耿电的接应未到之际，乱箭射死他们。即使李益寿的子女要陪丧在内，也顾不得那样许多了。

帐幕里还有一个李学松的“三叔”李延寿，他做梦也想不到他这两个侄儿侄女是和“贼人”串通了的，只道他们真的是失手被擒，不由得吓得魂飞

魄散，瑟瑟缩缩的瘫在帐角，好像一团烂泥。

杨浣青道：“这里还有一个老贼，看样子似乎是个鞑子大官，杀了他吧！”

李延寿颤声叫道：“英、英雄，好、好汉，手、手下留情，我、我、我不是——”

耿电喝道：“你是什么人？”

李学松道：“他是我家的仆人，你们尽管杀我，不关他的事！”

杨浣青冷笑道：“啊，原来只是你家的老奴才，哼，一个老奴才，杀了他也嫌污我的手！”耿电说道：“不对吧？我听得翦长春称他做监军。”

李延寿连忙说道：“不错，我只是李家的奴才，承他爹看得起我，才叫我来作监军的。名是监军，实则只是来服侍少爷小姐的，不信你可以问问我们的少爷。”

李学松心想：“让他回去做个证人也好。”说道：“不错，他是一向服侍我们的老仆人，我已经落在你们手上，求求你们别滥杀无辜。”

耿电喝道：“好，姑且饶你一命。你回去告诉你家主人，若要儿女的命，快快退兵！”李延寿没口应承，连声：“是，是！”

他正在暗自庆幸，不料杨浣青忽地回过头来，喝道：“死罪饶了，活罪难饶！”噼噼啪啪，打了他几记耳光。

这几记耳光打得李延寿脸上开了颜料铺，一块青一块黑，还有几道鲜红的血痕。李延寿痛得似杀猪般的大叫，心里却是偷偷欢喜，庆幸自己死里逃生，想道：“这两个侄儿倒是很讲义气，多亏他们给我遮瞒。要是给贼人知道我是他们的叔叔，那就糟了。”

耿电和杨浣青装模作样的各用兵器指着李家兄妹的背心，押解他们出去，喝道：“你们不要少主人的性命，尽管上来！”

只见一面绣着青龙的旗帜迎风飞舞，青龙帮的人马已是漫山遍野的杀来。翦长春要想召集弓箭手，乱箭射死耿电他们，凉州的兵士哪里还肯听他说话？不但弓箭手不肯张弓搭箭，所有的兵士也都不是逃命便是投降了。还有些弓箭手反过来乱箭射他，纷纷骂道：“姓翦的，你要害死我们公子是何居心？”“你们女真鞑子霸占了我们的凉州，还要我们给你们卖命，这可办不到！”

翦长春见不是路，慌忙逃走。他的本领也是委实了得，在险峻的山路上健步如飞，一面跑一面拨打乱箭，有几枝箭给他接了去，用“甩手箭”的手法反掷回去，还伤了几个凉州的弓箭手。

青龙旗下忽地路出一个魁梧汉子，跑得比翦长春还快，转眼之间，追上了翦长春，喝道：“姓翦的，你跑到祁连山撒野，想走得这样容易？”

此时翦长春已是身在山腰，山上的乱箭都已射不到他了。他一看只有这汉子一个人追来，恃着本领高强，自是不把这个汉子看在眼内。当下一声冷笑，喝道：“凭你一个人就想把我留下？”

那汉子冷冷说道：“你是不是翦长春？”翦长春洋洋得意，说道：“不错，我就是大金国的御林军副统领翦长春，你这厮原来也知道我的名字！”

那汉子“唔”了一声，淡淡说道：“听说完颜长之是金国第一高手，你是第二高手？”

翦长春更得意了，打了个哈哈说道：“你知道就好！”

他只道那汉子已是震惊于他的“大名”，不料那汉子竟是一声长笑，跟着说道：“好，完颜长之碰上我，或许他在我手里可以过得十招，你碰上我，

我只限三招。只要你接得住我的三招，我就放你逃生！”

翦长春勃然大怒，趁他话犹未了之际，立即飞身一跃，抢先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呼的便是一掌！

那汉子霍的一个转身，双掌合抱，还了一招“烘云托月”。“烘云托月”本是一招极为普通的招数，但在他手里使了出来，却是威力无比！翦长春自上而下掌劈下来，那汉子自下而上“仰攻”化解，翦长春的肘部刚好是在对方五指擒拿的范围之内。

翦长春是个武学的大行家，情知这一招双方若是碰个正着，自己这一掌招数已经使老，打着对方他也未必受伤，可是自己的一条右臂可就要“卖”给人家了，只须他抓着肘部的关节一扭，臂膊非得和身体分家不可！

翦长春亦是好生了得，在这间不容发之际，硬生生的把攻出去的一招收了回来，腾的飞起一脚，这一脚的作用却并非攻敌，而是转移身形，闪避敌人攻击的。要知在急切之间收势换招，非得求取身体的中心平衡不可，否则一定要从山上直滚下来。

见面一招，攻守立即易势。翦长春虽未滚下山坡，亦已滑下数步了。那汉子说道：“你的第二招是防身用的，两招合起来算你一招吧，我使的半招算作一招。”

翦长春这才知道碰上了劲敌，又惊又怒，心里想道：“反正你只是自限三招，并没限我招数。”此时他情知要逃走也已难了，索性横了心，使出他最得意的“虎爪擒拿”手法，疾风暴雨般的猛攻上去。

那汉子不慌不忙，双掌如环，打了个圈圈，竟不理会翦长春泼水难入的擒拿手法，欺身直进。

翦长春一抓抓着对方，只觉好像抓着一团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毫不受力，他方觉不妙，说时迟，那时快，一股劲风已是扑面而来。翦长春霍的一个“凤点头”，拼着两败俱伤，狠狠的使了一招“撩阴手”！

电光石火之间，那汉子身形一缩，掌势斜收，掌锋几乎是贴近翦长春的面门削过，翦长春感到脸上一阵火辣辣的发烧，幸亏还没给真个打着。但他那一招阴毒险狠的“撩阴手”也是抓了个空，并没伤着对方。

那汉子斥道：“枉你自命金国第二高手，竟使这种下流招数！”

翦长春哼了一声，说道：“高手过招如名将用兵，兵行诡道，胜者为雄，你管我用什么招数？喂，你自限三招，如今只剩下一招了，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心里想道：“还有一招，我就不信接你不起？”

那汉子似乎知道他的心思，一声冷笑，说道：“就这一招，便叫你难逃公道！留神吧！第三招来了！”

翦长春立了个门户，说道：“好，看你如何将我击败？”话犹未了，只觉一股劲风，扑面刮来，那汉子双手笼在袖中，招数尚未使出，挥袖成风，已是刮面如刀。

翦长春心头大骇，情知只用严密的防守打法，定然接不了他这一招古怪的招数，连忙双掌齐出，以攻为守，心想：“只这一招，我总可以和他拼一拼吧！”

那汉子大喝一声，后发先至，仍然是双掌划着圈圈的“怀中抱月”式，并非什么古怪招数，只不过他是袖里出招，和寻常的“怀中抱月”式微有分别而已。

翦长春在这瞬息间连使七种手法，只把他的左掌拨开。那汉子右掌一按，

登时把他按得“登登登”的接连退出了六七步，刚要稳住身形的时候，忽地又是一个踉跄，终于跌了个四脚朝天。

原来这汉子乃是把“袖里乾坤”和“怀中抱月”两招合为一招使用的。一招两式，蕴藏有三重力道，翦长春只是化解了前面两重。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招数，翦长春休说没有见过，连听也没有听过。

翦长春以为这汉子一定要趁他跌倒的时候上来杀他的，心中正在叫道：“糟了，糟了！”不料却听得那汉子喝道：“你还不爬起来，要赖死么？”

翦长春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硬着头皮，说道：“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我打不过你，你杀我吧！”

那汉子冷笑道：“别充好汉了，滚吧！”

翦长春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想：“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只道那汉子是故意耍弄他的，说不定还有更毒辣的手段在等着他。

那汉子似乎知道他的心思，“哼”的一声，说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放你吗？第一、我不屑杀你！第二、你能够接得我的两招半，也很不容易了。虽然不足三招，但在我眼中，你根本不配称作什么好汉，既然只差半招，在你已是难能可贵，那我又何妨额外开恩，饶你一命！”

翦长春自命是金国第二条好汉，哪知在对方眼中，竟是“不屑一杀”，而且早已料准了自己连三招都接不起，最多只能接两招半的。听了这话，翦长春不由得气沮神伤，面红耳热，恨不得有个地洞好钻进去。但又害怕万一对方改变心意，只好不顾羞愧，连门面话都不敢交待，一个转身，就像一条给人打穿了头的恶狗，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走了。

李学松兄妹看得又是痛快，又是吃惊，翦长春的本领，他们兄妹是深知的，哪知竟是如此容易的就给那人轻描淡写的击败了。两人惊骇之余，不由得偷偷问耿电道：“这人是谁？”

耿电对那人也好生佩服，说道：“原来龙帮主武功精妙如斯，当真还在我想象之外！”李芷芳吃了一惊，说道：“这人是青龙帮的龙帮主么？”杨浣青道：“不错，他就是我们的帮主龙沧波了。”

此时青龙帮帮众已把俘虏押上山头，与李学松兄妹隔开。龙沧波笑嘻嘻的回来，说道：“委屈你们兄妹了。”罗浩威走了出来拜见帮主，说道：“帮主为了我亲自出马，卑职不胜惭愧。”

龙沧波笑道：“你是我的好兄弟，你有危险，我能够置之不理吗？不过，我这次亲自下山，却也并不是只为你的缘故。”

耿电说道：“对啦，我正想向帮主请教，凉州的前锋队伍不足千人，帮主何以杀鸡要用牛刀？”

原来耿电和杨浣青昨日回到总舵和龙沧波商议之后，最初的计划是叫他们两人来救罗浩威和李家兄妹，另外只由王鹏运率领小队人马来作接应的。但现在却不但帮主自己来了，青龙帮的帮众也几乎全部都出动了，是以耿电颇感不解。

龙沧波笑道：“你就快知道了。”

话犹未了，忽地听得“轰隆、轰隆”之声，隐隐传来。杨浣青好生纳罕，抬头看看天色，头上却是一碧无云的晴天。

龙沧波笑道：“这不是雷声，这是炮声！”

杨浣青道：“啊，原来你在山下还有一支伏兵么？山寨几时添的火炮？”要知火药在中国虽早已发明，但火炮的使用还是在蒙古西征之时方才开始

的，在当时来说乃是最新的武器。
龙沧波道：“ 这是耶律元宜的义军来了。 ”原来耶律元宜乃是辽国抗金的义军首领。他这支义军和龙沧波的青龙帮一在祁连山之南，一在祁连山之北。祁连山山脉蔓延其间，山南山北相距也有数百里之遥。耶律元宜手下，有曾经跟过拖雷西征的工匠，故此能造火炮。
耿电大喜道：“ 啊，原来帮主是和耶律元宜约好了的。 ”
龙沧波道：“ 不错，我是早已向他求援了的，但在昨晚你们走后，我才得到他的飞骑报讯，说是今天他们的大军就可到达。 ”
耿电说道：“ 好，那么咱们赶快进兵和他夹击敌人吧。 ”
龙沧波笑道：“ 贤侄是将门之子，我正想请你指挥这场战事。这不是客气的时候，你别推辞了。 ”
耿电只好接过令旗，发号施令。除了留下李家兄妹和一部份看守俘虏的兵士之外，余众兵分两路，向山下左右展开，兜截敌人，部署好了之后，说道：“ 凉州的兵士，多半也是不肯为女真鞑子卖命的，咱们将他们包围之后，还是以招降为主。 ”龙沧波说道：“ 对，我也正想如此。 ”
耶律元宜这支义军有八千之众，加上了青龙帮的帮众，兵力和凉州的官军已是相差不远。但凉州前锋受挫，连主帅翦长春都变成了丧家之犬，正在向山下逃亡，兵士们自是士无斗志。何况耶律元宜还有十几门火炮，十几门火炮只是向着山头轰击，并不朝着人多处打去，已是吓得官军魂飞魄散了。
一场混战，果然不出耿电所料，凉州的兵士过半以上投降，另一小半溃不成军，纷纷逃命。
翦长春抢了一匹劣马，此时也正夹在乱军之中冲杀出去。他手持丈八长矛，连挑数名追兵，引起了注意。
杨浣青道：“ 龙叔叔，你刚才饶了这厮，实在可惜。 ”此时翦长春已经突围而出，杨浣青的前面却是乱军壅塞，无法施展轻功，要想去追，也是来不及了。
龙沧波笑道：“ 杀一个翦长春何足道哉，他号称金国第二高手，咱们当着他的部下灭他的威风，不更好么？你放心，有人能够制服他的。 ”
就在此际，只见一个红衣妇人，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骏马，转眼之间，就追上了翦长春！翦长春的长矛使出“ 回马枪 ”招数，抖起斗大的枪花，反手朝那妇人便刺。
快马疾驰，首尾相衔，翦长春这一招“ 回马枪 ”刺得又狠又准，追赶他的这个妇人急切间哪能勒住坐骑？眼看就要送上去给他这支长矛刺个正着，杨浣青不禁失声叫道：“ 啊呀，不好！ ”
就在杨浣青的惊叫声中，只见刀光一闪，“ ■嚓 ”一声，翦长春的长矛断为两截，这红衣妇人使的是一口宝刀。
说时迟，那时快，两匹坐骑已是并辔前奔。翦长春拿了半截矛杆，当作棍棒使用，恃着力大，一招“ 席卷千军 ”，横扫过去。
马上交锋，不同平地，没有趋避回旋的余地，距离又是这样的近，硬碰硬接，气力大的自然较占便宜，杨浣青刚刚松了口气，不禁又是为那妇人捏一把汗了。只怕她的宝刀纵然能够斫断杆棒，也非给他打落马背不可。
哪知这红衣妇人的刀法竟是精妙无比，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她的刀尖已是指到了翦长春的虎口，翦长春的杆棒竟未能碰着她的宝刀。
高手搏斗，只差毫厘，那妇人的刀尖一挑，便能挑断翦长春的腕脉；翦

长春的杆棒横扫过去，能不能够打着对方，尚是未可知之数，纵然能够打着，也是迟了一步了。腕脉一断，他还焉能发力？

翦长春毕竟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在这性命俄顷之间，当机立断，放弃了与敌人拼个两败俱伤的打法，一个“镫里藏身”，身躯陡然一缩，迅即便滚下马来，抓着那匹枣红马的马腿。

翦长春擅长的是“虎爪擒拿”功夫，正要发劲伤那妇人的坐骑，那妇人喝道：“看刀！”在马背上跃起，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刀光如电，便朝翦长春的头盖顶剁下去！

翦长春想不到她的刀法如此迅猛，百忙中把杆棒一抛，和衣便滚，骨碌碌地滚下山坡。

只听得“咔喇”一声，那半截从长矛变成的杆棒，又再断为三段，原来她已是连劈三刀，便因动作快到极点，劈断杆棒的三声“咔喇”之声竟是不分先后，听起来就如一声似的。罗浩威是使快刀的大行家，见了这妇人的快刀，也是不禁心折。

旁观者都惊奇于那妇人的快刀超妙，身受的翦长春可就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了。他骨碌碌地滚下山坡的时候，已是感觉头顶一片沁凉，但却无暇去摸。待至滚下山坡，这才知道头发已经给那妇人的快刀削去了一大片，变成半个光头了！

山坡上满是荆棘，翦长春虽有一身内外功夫，也给刺得皮破血流，身上的衣裳更是千穿百烂，他吓得魂不附体，连忙没命奔逃。

那妇人不愿衣裳给荆棘勾破，看着他滚下去，皱了皱眉，说道：“权且把这颗头颅寄在你的脖子上，若还敢来，再取你的！便宜了你，去吧！”

杨浣青看得眉飞色舞，问龙沧波道：“这位女侠是什么人，她使的快刀比五虎断门刀法可又高得多了！”

龙沧波笑道：“你还没有见过她吗，她是你的师姑呀？”

杨浣青道：“啊，她是耶律夫人？”

龙沧波道：“不错，你的师母不就正是她的姐姐吗？”

原来杨浣青的师父和耶律元宜乃是连襟，武林天骄檀羽冲的妻子名叫赫连清云，耶律元宜的妻子名叫赫连清霞，正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姐妹。

义军大获全胜之后，耶律元宜夫妇上来和龙沧波及耿电等人相见。杨浣青在耿电身旁，定睛一看，只见耶律夫人的相貌和她的师母果然是一模一样，心里想道：“若是在别处碰上，我一定会把她当作师母了。”

耶律夫人见杨浣青目不转睛的看着她，有点奇怪，说道：“这位姑娘是——”

龙沧波笑道：“你们是一家子，却要我来替你介绍么？她名叫杨浣青，正是——”

耶律夫人一听得杨浣青的名字，便即笑道：“原来你是我姐夫的关门弟子，我早就想见你了。我们姐妹十分相似，许多人都会认错的，你大概也感觉惊奇吧。”

杨浣青上前和耶律夫人重新见过了礼，说道：“我到了祁连山，本来该去拜见姑姑的，只因一时抽不开身子，想不到姑姑却先来了。师娘很是想念姑姑，常常和我说起你的。”

耶律夫人说道：“我已经见过你的师父师娘了，他们和我说起你，也是十分夸奖你呢。听说这一年你闯出了不小的名头，有人给你一个绰号，叫做

‘ 小魔女 ’ 是么？ ”

杨浣青道：“ 这是一些在我手里吃过亏的鞑子骂我的。其实说起来我还当真惭愧呢，我跟了师父几年，只学到一点皮毛功夫，我打败过的一些鞑子，只不过是些二三流的角色；碰上武功比较高明的，例如刚才的那个翦长春，我就打他不过了。 ”

耶律夫人笑道：“ 翦长春不能说只是 ‘ 比较高明 ’ 了，他是号称金国第二高手的呢。你别看我刚才好像胜得容易，其实我已是使出了平生的所学了。你能够和他勉强打成平手，也是很不容易了。 ” 接着又笑道：“ 小魔女这个绰号也很不错呀，敌人口中的 ‘ 魔 ’ 不正是我们口中的 ‘ 侠 ’ 吗？ ”

杨浣青又是欢喜，又是惭愧，说道：“ 姑姑别开我的玩笑了，我哪里配得上一个 ‘ 侠 ’ 字？姑姑，你是什么时候见过我的师父师娘的？他们好吗？ ”

耶律夫人道：“ 是今年春初的事情，那时你已经奉了师父之命，去了荆州办一件事，是么？ ”

杨浣青知道她是指自己代师给罗浩威传技之事，点了点头，说道：“ 不错。那件事情我已经办妥了，可还没空回报师父。 ”

耶律夫人若有所思，忽地回过头来问龙沧波道：“ 听说你们帮中有一位罗浩威，是名列 ‘ 四大金刚 ’ 的好汉，他可在这里么？ ”

龙沧波道：“ 正在这里，你等一等，我叫他过来。 ” 罗浩威在 “ 四大金刚 ” 中名列第三，龙沧波颇是不解，何以耶律夫人提起 “ 四大金刚 ”，不先问 “ 四大金刚 ” 之首的杨守义，第一个却就问起罗浩威来了。

耶律夫人笑道：“ 龙帮主，你大概还未知道，你的这位罗兄弟，和我的姐夫乃是世交。我的姐夫还曾欠过他的爹爹一份人情呢。 ”

龙沧波道：“ 原来如此。啊，他们来了。哈哈，我这两位客人，贤伉丽大概也是意想不到吧。 ” 原来，来的不仅罗浩威一人，还有李家兄妹。

李学松这一家和耶律元宜这一家本来都是辽国的贵族，李学松兄妹在小时候也曾见过耶律元宜的。辽国灭亡之后，他们两家各行其是，李学松的父亲做了金国的凉州总管，耶律元宜则率部上山，做了辽国反金的义军首领。但李学松兄妹仍然和他暗中来往，只是瞒着父亲罢了。

耶律元宜见了他们兄妹，又是高兴又是惊奇，哈哈笑道：“ 龙帮主，你这位客人，我果然是料想不到。学松，你们兄妹是怎么来的？ ”

李学松笑道：“ 我们兄妹是龙帮主的俘虏呢。 ” 龙沧波笑道：“ 他们是假俘虏，真朋友。我们青龙帮这一次得到李公子的帮忙可还当真不小呢！ ” 当下把事情的经过说给耶律元宜知道。耶律元宜听到他们兄妹如何愚弄李延寿之时，不禁哈哈大笑，说道：“ 你们这位三叔也是该当打他耳光的了。 ”

耶律夫人则是十分注意罗浩威，她见李芷芳和罗浩威神情亲密，杨浣青对他虽然落落大方，但比较起来，却是冷淡得多。罗浩威对她们二人的态度也是大不相同，看得出来他对杨浣青甚为尊敬，对李芷芳却如看作自己的妹妹一般，远远没有那么拘束了。

耶律夫人不禁有点诧异，说道：“ 浣青，你这次是不是和罗浩威一同上山的？ ”

杨浣青笑道：“ 和罗三哥一起上山的，是这位李小姐，不是我。 ”

李芷芳脸上一红，说道：“ 赫连姑姑，这次我能够来到祁连山，得这位罗大哥的帮忙不少。你想必听得檀大侠说过他吧，他的爹爹在生之时，和檀大侠交情不浅。 ”

耶律夫人一看她们的神情，心中已是明白几分，一听李芷芳的说话，更是雪亮了。暗自想道：“姐夫本来想把他的徒弟许配给罗浩威的，现在看来，倒是乱点了鸳鸯谱了。但这样也很好呀，浣青和耿电一对，芷芳和罗浩威一对，比我姐夫原来的安排还更适当呢！”当下笑道：“不错，檀大侠早已和我说过你这位罗大哥，他是个老实人，你可别欺侮他才好。”

李学松见妹妹羞得满面通红，一笑给她解窘，说道：“妹妹以前是有点小姐脾气，但现在已经好得多啦。她说她不愿意再做总管府的小姐了。”耶律夫人道：“对，你这次敢于走出总管府，勇气当真不小，我也要为你庆贺呢！”

龙沧波哈哈笑道：“好，那么咱们回去喝庆功酒吧。今日之战，虽然走了一个翦长春，也算得是大获全胜啦！”

在庆功宴上，大家少不了谈些江湖上的新闻、人物，耶律元宜说道：“这两年来，江湖上倒是出现了好几位少年豪杰。”

龙沧波道：“是哪几位？”

耶律元宜道：“耿公子和杨姑娘就是其中两位呀。”杨浣青道：“叔叔取笑了，我怎配得上豪杰二字。”

耶律夫人笑道：“用不着客气，敌人都把你叫做‘小魔女’，这‘女中豪杰’四字你是当之无愧的了。”接着说道：“除了他们二人之外，还有两位少年豪杰，也是名震江湖的。”龙沧波连忙问道：“这两人是谁？”

耿电心中一动，正要说话，只听得耶律元宜已是接下去说道：“一个名叫凌铁威，绰号‘轰天雷’，另一个我只知道他的绰号，人称黑旋风。”耿电甚为欢喜，心道：“说的原来果然是他们二人。”

龙沧波道：“我也曾听得人家说过他们的事情，听说轰天雷曾在浙东大侠吕东岩的寿筵上，单打独斗，击败了黑鹰年震山。那‘黑旋风’更是了得，他曾在梁山的虎头岩上，把包括了独孤雄、石元等人在内的一群邪派人物杀得望风而逃。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两人是足以称为少年豪杰了，可惜我未能见着他们。”

耶律元宜说道：“他们两人现在正在大都。”

耿电不觉有点奇怪，心里想道：“他的消息怎的如此灵通？”

杨浣青忍不住笑道：“叔叔，你说的这两个人，正是耿公子的好朋友。”

耿电说道：“我和他们正是在吕家分手的，他们已经到了金国的京城了。叔叔，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耶律元宜道：“我们有个‘细作’（侦探）前日刚从大都回来，他在丐帮帮主陆昆仑的家里见过他们。”

龙沧波道：“金京还有什么新闻？”

耶律元宜道：“金国向蒙古求和，听说蒙古已经答应派遣使者报聘，将于下个月抵达大都。这个使者的来头可是不小。”

龙沧波道：“是什么人？”

耶律元宜道：“听说将会是蒙古的国师龙象法王。”

耿电心里想道：“龙象法王早已潜入中原，不过不是以使者的身份公然露面而已。这次他大概是为了吴用那部兵法和云中燕的事情，回去一趟和林又再来的。黑旋风和云中燕倘若在金京碰上了他，只怕又有一场热闹好看了。”

耶律元宜接着说道：“对了，还有一位你的老朋友的消息呢，你猜是谁？”

龙沧波道：“ 我在大都只有一个丐帮的陆帮主是我知交，其他相识的虽然不少，老朋友三字可谈不上，不知你说的是哪一位？ ”

耶律元宜道：“ 这个人和你的交情不在陆帮主和你之下，不过他不是长住在大都的。你想到了吧？ ”

龙沧波笑道：“ 还是你说给我听吧。我急于知道，不想猜了。 ”

耶律元宜道：“ 他是虎威镖局的总镖头孟霆。 ”

龙沧波道：“ 啊，他也来了大都？ ”

耶律元宜道：“ 他的总镖局设在洛阳，在大都也有分局。不过近年来大都分局的规模却是比洛阳的总局更大了。 ”

龙沧波道：“ 他是来巡视分局的吗？ ”

耶律元宜道：“ 这倒不是。他是特地来金京的分局举行闭门封刀的仪式的。 ”

龙沧波道：“ 啊，他这样早就要告老退休了吗？ ” 江湖上黑道的人物退休，称为 “ 金盆洗手 ”，一般武师与镖局中人退休，则称为 “ 闭门封刀 ”。

耶律元宜道：“ 他年纪也不小了，今年刚好是六十花甲。 ”

龙沧波笑道：“ 不错，他比我年长五岁，如今他是应该做六十大寿了。不过我多年没见他，在我心目之中，他还是一个威武壮健名震天下的镖头，我想不到他就会闭门封刀的。 ”

耶律元宜道：“ 按说他还可以多干几年的，我也不知他为了何事就要闭门封刀。他在镖行最负盛名，这次举行闭门封刀，可要比做六十大寿更重要哪！ ”

龙沧波道：“ 他的封刀大典在大都分局举行，想必因为大都是金国的京城，不但镖行最多，也是各方人物荟萃之地，他在金京举行，和武林朋友的聚会也更方便。 ”

耶律元宜道：“ 不错，听说他在举行封刀大典的同时，还要在门人弟子之中，选一个人继任虎威镖局的总镖头呢。 ”

耿电道：“ 这虎威镖局不是孟家的么？ ”

耶律元宜道：“ 是的。不过据说孟老镖头的意思是选用贤能，继承他的总镖头之职。他的两个儿子，武功虽然不错，但本领最高的还是他的第三个徒弟赵武仲；江湖上威望最高的则是他的大徒弟归伯奎。因此将来选立之时，说不定还会有一番争论。 ”

龙沧波道：“ 孟霆虽然不是一派掌门，但按照镖行的规定，他选立继任的总镖头，也等于是一大宗派之选立掌门弟子了。 ”

耶律元宜道：“ 是呀。所以他的这次闭门封刀大典，很受武林人物重视。”

龙沧波道：“ 日子选好了没有？ ”

耶律元宜道：“ 听说是明年正月初三那天，距今还有两个月左右。 ”

龙沧波道：“ 我和他几十年交情，又得过他不少帮忙，按说应该去参加盛典的，可惜我却是难以抽身。 ”

耶律元宜笑道，“ 你是树大招风，如何可以潜入金京？ ”

耿电心中二动，想道：“ 我何不趁这机会，请帮主准许我前往大都，也好会一会黑旋风和轰天雷这两位好友。 ” 于是说道：“ 孟老镖头是我的大恩人，当年我多蒙他和吕东岩伯伯送我渡江，这次回来，吕大侠我已经见过了，孟老镖头我还未得亲自向他道谢，我想替帮主去走一趟，不知帮主意下如何？ ”

龙沧波想了一想，说道：“ 照理说你是应该去见一见他的，但一来你也是‘ 朝廷 ’钦犯；二来我正想让你接任帮主之位，恐怕暂时还是不要去的好吧？ ”

耿电说道：“ 我离开十年，刚刚回来，虽说已给鹰爪注意，但他们认识我的到底不多，我潜入大都，小心一点，也就是了。至于说到接任帮主，小侄何德何能，焉能当此重任？再说这事也无须急于决定，慢慢商量也不迟呀。 ”

龙沧波见他坚持要去，只好答应，说道：“ 好，那么你多等两天，等这里的局势平静一些，就动身吧。 ”

第三十六回　深入虎穴

耿电正自欢喜，忽觉掌心微痒，原来是坐在他旁边的杨浣青，轻轻捏着他的手掌，指头儿在他掌心扒来抓去。

耿电怔了一怔，立即知道她的心意，想道："她一定是想与我同往大都，却不好意思和龙帮主说。但她不说，我又怎好替她来说呢？"

心念未已，忽听得李芷芳"噗嗤"一笑，说道："龙帮主，你这件事情，可做得有点欠思量了。"

龙沧波愕然说道："不知有何不妥之处，请姑娘明白见告。"

李芷芳道："好，那我就先告诉你一件事情，请大家都为耿大哥和杨姑娘喝三杯喜酒。"

杨浣青羞得满面通红，嗔道："你胡乱说我什么？"

李芷芳笑道："一点不是乱说，这可是耿大哥告诉我的呢。龙帮主，你知不知道，耿大哥和杨姑娘是自小就定了亲的，不，是杨姑娘还未出世就定了亲的。人家好不容易见了面，你却只叫耿大哥一人前往大都，这不是拆散了人家一对好鸳鸯吗？"

龙沧波大喜道："对，我真是老糊涂了，我竟然看不出他们原来早就是一对了，该罚，该罚！"

李芷芳笑道："你又糊涂了，这不是罚酒，这是喜酒。"龙沧波拍了拍脑袋，哈哈笑道："对，对，对，大家都喝三杯！"

三杯喝过之后，龙沧波说道："耿公子一人前往大都，我很是放心不下。杨姑娘，麻烦你陪他一同前往，好么？"故意说得一本正经，令杨浣青窘得面红直透耳根，说好也不是，说不好也不是。

李芷芳道："杨姐姐，龙帮主在问你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耶律夫人笑道："你们别作弄她了，杨姑娘不说话，那就是答应啦。对了，浣青，你刚才和我说起你的师父，我想起还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呢。"

杨浣青这才开口道："什么事情？"

耶律夫人道："你这次前往大都，可能见着你的师父。"

杨浣青大为欢喜，说道："师父也要进京参加孟老镖头的封刀大典么？"

耶律夫人道："这倒不是，听说是为了家事。"武林天骄檀羽冲本是金国的贝子，众人听说是他的家事，也就不便再问下去了。

杨浣青道："师父去年叫我办的事情，我还未得回报。倘若在大都见得着他老人家，那就更是最好不过了。"

李芷芳笑道："你用不着找寻藉口，你要和耿大哥同往金京，龙帮主早已答应你了。"

杨浣青嗔道："李姐姐，你今天怎么啦，老是拿我开玩笑。"

李芷芳笑道："我说的乃是喜事，你怎么着恼了？"

杨浣青道："好，你也有喜事，要不要我说给龙帮主知道。"

李芷芳道："哎呀，你可别要乱说，算我怕你了好不好？"

罗浩威是个老实人，听得杨浣青说到自己的头上，不由得黑脸泛红，窘态毕露。

龙沧波看在眼里，心中早已雪亮，笑道："杨姑娘，我有时糊涂，却并非时常糊涂，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你用不着告诉我了。咱们预祝李姑娘的喜事，早日到来，同喝三杯就是。"

杨浣青教过罗浩威的刀法，知道他的性格，心里想道：“他们还未成为事实，我过早说了出来，只怕反而弄得不妙。”于是也就不再说什么，喝了三杯，一笑作罢。

过了几天，凉州的细作回来，向龙沧波报告军情。李益寿这次损兵折将，连一双儿女都给敌方捉去，目前正着急得似热锅上的蚂蚁，估量他是决不敢再向祁连山进兵的了。另一个好消息是，完颜豪和翦长春都已离开凉州，没有他们向李益寿施加压力，祁连山更是不用担忧了。

局势既然平静下来，龙沧波便也放心让耿电等人离山。

同一日离山的共有五个人，耿电、杨浣青前往大都，罗浩威和李家兄妹则是回转凉州。白坚武变节的事情，罗浩威早已禀告了帮主，龙沧波特地授权让他代表自己去彻查真相的。他和李家兄妹一同回去，自是可以获得许多方便。

到了山下，大家握手道别，都是颇有依依不舍之感。罗浩威道：“耿大哥，你此去金京，不啻深入虎穴，须得多多保重才好。但愿你平安无事，早日归来。”耿电说道：“你此去凉州，也要多些小心才好。”杨浣青笑道：“有李姑娘在他身边，用不着咱们为他担心的了。”李芒芳却是无心说笑，皱着眉头说道：“我还不知道如何去见我的爹爹呢。”杨浣青道：“我教你一个法子，你就说是罗三哥把你们兄妹救出来的不好吗？”

李芒芳道：“我想过了，罗三哥在青龙帮名列四大金刚，只怕爹爹不会相信。而且龙帮主是希望我们兄妹能够设法使得爹爹反金的，我们若然回到家中，爹爹没了顾虑，只怕又不肯听从我们的话了。”

李学松道：“到了凉州，咱们别忙回家，先见着了杨守义大哥再说。”

耿电说道：“兹事体大，我想龙帮主也必定会有个妥善的安排的。”

罗浩威道：“龙帮主是曾吩咐过我，到了凉州，仍然可以利用王吉的朋友那间煤炭行和山上暗通消息。”

李芷芳道：“啊，原来你早就得了帮主的锦囊妙计，却不说与我知道。”

罗浩威叫屈道：“昨晚席散之后，帮主才和我说的，我可没机会见着你呀。”

杨浣青笑道：“李姐姐，三哥是老实人，你应该相信他，他是不会向你隐瞒什么事情的。”

耿电笑道：“咱们该分手啦。”

罗浩威道：“杨姑娘，多谢你替令师传我刀法。你在大都见着令师，请代我问好。”他特地当着耿电的面，把这件事情再一次说了出来，好让耿电和李芷芳都能消除对他的误会。

耿电心中暗笑：“三哥倒是粗中有细，其实我早已对他没有误会了。”

杨浣青道：“我也拜托你一件事情，你到凉州见了王吉，代我告诉他，我将来还要回到他的店子里，吃他一碗豆腐羹。”

罗浩威不觉笑了起来，说道：“但愿你能够真的很快回到凉州，这碗豆腐羹我请客。”

分手之后，杨浣青看着罗浩威和李家兄妹的背影去得远了，忽地噗嗤一笑。

耿电说道：“你笑什么？”

杨浣青笑道：“我只道你是个至诚君子，现在才知道，原来你也是一个善用机心的人。”

耿电说道：“我用了什么机心了？”

杨浣青道：“那天你叫罗三哥陪李姑娘上山，敢情是早就算准了他们有今日之事，这还不是机心么？”

耿电笑道，“原来你说的是这个，你不喜欢这个结局么？”

杨浣青嗔道：“你自己太多疑心，我还未曾说你呢，你还要开我的玩笑。”

耿电笑道：“对，都是我的不好，我不该只听了一鳞半爪，就对你有所误会的。这误会可真不小，几乎误了咱们的大事。我在这厢向你赔礼啦。”

杨浣青又羞又喜，说道：“谁要你赔礼，你别得意，你以后惹恼了我，我还是不理睬你的。”

耿电伸了伸舌头，说道：“这样厉害，怪不得人家叫你做小魔女，我怎敢还有胆子来惹恼你。”

杨浣青这才说出真心话来：“谅你也不敢，嗯，说真个的，罗三哥和李姑娘得有这个结局，我比你还更高兴呢。”

耿电陶醉在她的轻颦浅笑之中，心头的阴影全都消散了。

杨浣青拉了他一下，说道：“刚才是你问我；现在轮到我问你了，你呆呆的在想什么？”

耿电瞿然一省，说道：“没什么。啊，对了，刚才你说的要回到凉州吃一碗豆腐羹，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他和杨浣青在祁连山见面之后，一直还没有工夫仔细问她在凉州的遭遇。

杨浣青道：“王吉的身份，你是知道的了？”

耿电说道：“听说他是龙帮主派去凉州卧底的人，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杨浣青道：“他是在凉州城里开一间豆腐店的，他的豆腐羹可大大有名呢！”耿电说道：“原来如此。”

杨浣青忽地又噗嗤笑了起来。

耿电说道：“又想起什么好笑的事情来了？”

杨浣青道：“你的一个朋友，曾经假冒过我的名字。这件事情，十分有趣，你要听么？”

耿电怔了一怔，说道：“我的朋友冒充你？那人是谁？为了什么？”

杨浣青道：“她是个十分漂亮的姑娘，你猜猜看。”

耿电恍然大悟，说道：“哦，敢情是云中燕？”

杨浣青笑道：“对了。我没说错吧，云中燕不是你的好朋友么？”

耿电笑道，“她是我的好朋友的好朋友，当然，她也是我的。朋友。但她为什么要冒充你呢？”

杨浣青道：“我在凉州，曾经到过玉吉那间豆腐店找他，没有找着，却给鹰爪探听到了。当天晚上，完颜豪就派了西门柱石和两个凉州武士到豆腐店搜查，要着落在王吉的身上非把我交出来不可。无巧不巧，恰值云姐姐路过，她就冒充是我，跟西门柱石到总管府，王吉这才免了一场大难。听说那些鹰爪给她戏弄得个哭笑不得呢。”

耿电笑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怪不得那晚我在总管府会碰上她。”

杨浣青道：“你说她是你的好朋友的好朋友，你那位好朋友又是谁？”

耿电说道：“就是咱们这次要往大都去找的那位黑旋风了。”

杨浣青道：“哦，原来她是黑旋风的好朋友，这也就怪不得了。”

耿电说道：“怪不得什么？”

杨浣青道：“我叫她私上祁连山，她说另外有事，敢情她也是要到大都

去会黑旋风了。”

耿电说道“ 黑旋风在大都，是我告诉她的。我也这样猜想。”

杨浣青道：“ 我和云姐姐是不打不成相识，十分的想念她。这次若果在大都能够见着她，真是太好了。”

耿电笑道，“ 是呀，黑旋风是我的朋友，云中燕是你的朋友，倘若都能相会，这可真的热闹了。”

他们在路上谈论云中燕，却不知道云中燕早已到了大都。

不过云中燕却还未曾找着黑旋风。

金京是云中燕旧游之地，她曾经到过不止一次，但这一次却和以前几次大大不同。

过去几次，她是以蒙古公主的身份，潜入金京，打听敌国的虚实。金国的京城，早就有蒙古的“ 细作 ”以各式各样的身份，在大都定居。她到了大都，根本用不着“ 抛头露面 ”住宿客店，而是往在“ 自己人 ”的家里。而且那些“ 自己人 ”还有“ 尊贵 ”的身份，足已作她掩护。

而且，蒙古虽说是金国的敌国，两国之间，常有冲突发生，但到底还不是全面破裂、大举交兵。蒙古势强，金国势弱，她的蒙古公主身份，即使给金国发觉，金国也不敢把她怎样。

这一次却不同了，她是违抗拖雷召她回国的命令躲到金京的，金国又正在和蒙古讲和，金国的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业已得到了拖雷的密令，要帮忙拖雷找寻她的。她在金京若被发现，一定会被送回蒙古。何况她到金京，想要会晤的黑旋风和轰天雷，又是金国的钦犯呢。

但云中燕为了要找黑旋风，也顾不了这许多了。她女扮男装，混入金京，找了一间在较偏僻的街道的小客店住下，伪称是游学京城的士子，日间无事，就闭户读书，店主人倒也没有疑心。

暂时有了个容身之地，不过，要找黑旋风和轰天雷可就难了。

她知道要找着黑旋风，先得找着丐帮的帮主陆昆仑，但陆昆仑却是居无定所的。

天下任何帮会，都有一个固定的“ 总舵 ”，就只丐帮没有。丐帮弟子四海为家，帮主住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临时总舵。

丐帮虽然不是金国朝廷禁止设立的帮会，却也是为金廷所忌的。陆昆仑最近几年住在大都，地址除了本帮地位较高的弟子和他的极为相熟的朋友之外，外人根本无从知道。

云中燕当然也曾想到可以从丐帮弟子口中去打听他们帮主的下落，但丐帮弟子头上没刻着字，街道上所见的乞丐可能是丐帮弟子，也可能不是丐帮弟子，如果找错了人，她的秘密先要泄漏！而且即使找到了丐帮的弟子，冒昧探询，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无可奈何，她唯有暂且匿居客店，等候机会了。

这一日云中燕在街上闲逛，忽闻得一股肉香，令人唾涎欲滴。抬头一看，只见前面一间饭馆，火光融融，许多食客，正在围炉烤肉。饭馆招牌，写的是“ 烤肉苑 ”三个大字。

云中燕心道：“ 烤肉苑我早已闻名，原来就在这里，今日可是给我无意中找着了。”

“ 烤肉苑 ”是北京一间十分出名的饭店，顾名思议，它是以烤肉著名，店里备有调好佐料的各种肉类，以牛肉羊肉为主，让客人自烧自烤，饶有风

味。

云中燕来自蒙古，蒙古人日常吃的就是烤肉。烤肉苑的烤肉方式和蒙古方式大同小异，云中燕不觉食欲大动，便走进去，挤在食客群中烤肉。

“烤肉苑”的食客一向品流复杂，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到了这间饭馆，都是脱略形骸，各烤各的。此时的食客之中，就有两个公差模样的人在内。

云中燕也不理会他们，要了一壶酒就烤羊肉，心里想道：“可惜没有家乡的马奶酒。”其实马奶酒味道酸涩，还比不上烤肉苑的黄酒，但因每一个人都是喜爱家乡风味的，云中燕自也不能例外。她离开家乡已有三年，吃着烤肉，心驰大漠风光，想到自己不知能否重回故乡，不觉百感交集。

忽听得有个人敲着竹板唱道：“大雪飘飘吃烤肉，各位大爷真有福。施舍几个小铜钱，让我化子也裹腹。”原来是来了一个叫化子，在“烤肉苑”的门前，大唱其莲花落。

这时正是生意最好的时候，饭店伙计赶那化子道：“你走远一些，要乞讨也该拣个时候，你不见我们正在忙得透不过气吗？要来你今晚再来！”

那化子道：“你们忙着找生活，我也要找生活呀。各位大爷莫气恼，化子给你来献宝。嘿嘿，各位可要看我耍套把戏，这套把戏呀，你们花了多少银子也看不到的。你信不信？”

有个客人喝多了几杯，有点酒意，笑道：“穷化子，你也有宝可献吗？”那化子道：“当然有，我这宝贝就是特地要拿来耍把戏的。”那客人道：“好，那你耍吧！”

化子不理会伙计的干涉，缓缓打开了一个布袋，在布袋中拿出了一条长蛇。蛇是冬眠的动物，但他手中这条蛇却是昂头吐舌，一点没有萎靡的神态。

胆小的客人吓得哗然惊呼，老板拍案骂道：“你是存心来我这里捣乱吗？”

那叫化子笑嘻嘻地说道：“我是特地来孝敬一套把戏，让各位大爷开开心的，怎能说是捣乱？你瞧，我没说错吧，这个时候，寒冬腊月，你们有多少银子，也是看不到叫化子耍蛇的呀！”

那两个公差骂道：“臭叫化，给我滚得远远的，别在这里耍弄长虫，倒了老子的胃口。”

那叫化子仍然笑嘻嘻地说道：“两位公爷别动怒，我这蛇戏很好看的。看了之后，包你胃口更好。再说，你们不喜欢长虫，或许有人喜欢呢？”

那两个公差勃然大怒，站起来就要赶他出去。饭店老板生怕闹了起来影响他的生意，抱着息事宁人的念头，拿出几钱碎银一摔说道：“算我怕了你了，你不过是要讨钱，我给了你，你这可该走了吧？”

哪知叫化子拾起银子，把长蛇放回布袋，非但不走，反而大摇大摆地走进店子来了。

老板圆睁怒眼，喝道：“你这是干嘛？”

叫化子缓缓说道：“我进来吃烤肉呀！”

老板大怒道：“岂有此理，给了你钱，你还要瞎胡闹！”

叫化子道：“你开饭馆，难道不欢迎客人？”

老板斥道：“我可不欢迎化子！”

叫化子道：“你给了我银子，这银子就是我的了，我拿钱来吃你的烤肉，为什么不是你的客人，你要赶跑客人，那才是岂有此理呢！”他一面说话，

一面挤进食客群中。许多食客怕他布袋里的蛇，纷纷躲避。

饭馆老板气得顿足大叫：“没有王法啦！没有王法啦！”

那两个公差喝道：“天子脚下，可容不得你这恶丐胡闹！”喝骂声中，一个亮出刀来，一刀戳进他的布袋。另一个抖起铁链，哗啷啷的朝他脖子就套。

布袋戳穿，长蛇窜出，那公差手起刀落，斩断蛇头，手法利落干净之极。但客人们却是吓得大呼小叫，纷纷夺门而出了。

叫化子叫道：“好呀，你弄死了我混饭吃的伙计，我和你拼了！”就在此时，另一个公差的铁链已是朝他脖子套下来。

只听得“嚓”的一声，那叫化子抓着了铁链，用力一夺，竟然把那条铁链扯断了。他抓着半条铁链，就和那个公差打将起来。

说时迟，那时快，使刀的那个公差斩了长蛇，亦已扑上。叫化子铁链挥出，刀链相交，火花四溅，一片断金戛玉之声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公差的腰刀损了一个缺口，叫化子的铁链又短了一截。

烤肉苑里本是挤满了食客的，有一半逃了出去，另一半还挤在里面。此时刀光闪闪，铁链飞舞，大门已给堵住，要想逃跑也不能了。胆小的食客躲到墙角，挤作一团，吓得都是直打哆嗦。店主人哀求道：“请你们到外面去打好不好？”公差哪里肯听他的说话，不消片刻，已是把这间饭店打得落花流水，幸好还没伤着旁人。

倒是那叫化子不知是因为打不过那两个公差还是意欲听从店主人的劝告，他飞起两脚，踢翻两张桌子，拦在店铺当中，自己则逐步后退，看样子是要夺门而逃了。

那两个公差喝道：“要想逃么？可没那么容易！”

刀光人影之中，只见一个公差已经堵住店门，另一个公差抽出铁尺紧紧跟着那个叫化，向他背心打去，所打的方位，正是他背心的“风府穴”。

那化子冲不出大门，背腹受敌，眼看这一记铁尺打穴，就要打着了他。

云中燕心念一动，暗自想道：“这叫化子身手不凡，只怕多半是丐帮的弟子。他的行为虽然可恶，但这两个公差却更可恶，我何不暗中助他一臂？”

她手上还拈着烤肉的小叉，趁着那个使铁尺的公差背向着她的时候，轻轻一弹，小叉飞出，正中那个公差的后腿。那公差卜通跌倒。叫化子疾扑上去，和那个堵在门口的公差扭作一团，“乓”的一声，两个人一齐跌倒。叫化子压在上面，按着他的头颅一撞，公差一声大叫，膝盖一顶，把那叫化子摔过一边。

叫化子翻起了身就跑，那个公差却给撞昏了。给飞叉所伤的那个公差也还未能爬得起来，挤在墙角的食客一哄而散，气得饭店老板哇哇大叫。云中燕放下一锭银子，立即出去，悄悄跟着那个叫化子。

这叫化子走得很快，只见他从一条小巷钻出来，沿着金水河向东直走，不到一炷香的时刻，走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这地方方圆数里之内没有人家，只有十几座大大小小的砖窑，荒地中间是一片苇塘。砖窑都是熄了火的，没有一个窑工。

原来这是属于“官产”的一个“土木作场”，那些砖窑所出产的砖瓦，是专供修建皇宫之用的，琉璃瓦就是它的特产之一。皇宫并非经常都要修建的，所以有事之时，窑工必须日以继夜的工作，没事之时，那就连鬼影都没有了。

云中燕心念一动，想道：“这叫化子想必已经知道了我跟在他的后面，故而特地把我引到这个无人的荒地来。”

心念未已，只见那叫化子果然就停下了脚步，回过头来，笑道：“我早知道你要跟着来的，姑娘，你贵姓？”

云中燕道：“我姓云。你怎么知道我会跟来？”

叫化子道：“你刚才帮了我的大忙，我还未曾向你道谢，你怎能不来呢？”

云中燕笑道：“我不是来要你道谢的，我要向你打听一个人。”

叫化子道：“什么人？”

云中燕道：“你是不是丐帮的弟子？”

叫化子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云中燕道：“你若不是丐帮弟子，我就用不着说了。”

那叫化子这才哈哈笑道：“云女侠，你真好眼力，不错，我正是丐帮弟子。”

云中燕道：“听说你们的陆帮主如今正在大都，你想必知道他的下落？”

那叫化子道：“啊呀，原来你是我们帮主的朋友，我真是失敬了。”

云中燕道：“我与贵帮帮主只是闻名，未曾见面。不过我有一个朋友是陆帮主的晚辈，他叫我到了大都，可以往陆帮主那里打听他的消息。”

那叫化子道：“贵友是谁，可以告诉我么？”

云中燕道：“他的绰号叫黑旋风。”

那叫化子现出一副又惊又喜的神情，说道：“啊，原来是黑旋风大侠！”

云中燕喜道：“你见过他？”

第三十七回　真假帮主

那化子道，“黑旋风大侠是帮主的贵宾，我不过是帮中的小卒，焉能见得着他老人家的金面？（云中燕心里暗暗好笑：黑旋风可不是老人家。）不过，这桩事情，我曾听得帮中的老大哥谈及，知道罢了。”

云中燕大喜道：“那么黑旋风此际正是在你们的帮主家里？”

那化子道：“大概是吧。”

云中燕道：“你可以帮我个忙，带引我去见你们的帮主吗？”

那化子道：“能够有这样一个好机会，令我可以见得着名闻天下的黑旋风，我正是求之不得。云女侠，你随我来吧，走过这片荒地，翻过前面那个土丘，就是我们陆帮主的临时‘行舵’了。”

到了门前，云中燕仔细一看，只见是一幢堡垒式的建筑。粉墙白仞，墙头密布蒺藜，中间一座门楼。门楼下面开着两扇铁门，气象甚是宏伟。云中燕不觉有点诧异，心里想道：“丐帮的帮主住在这样一座如同王侯的宅第，他不怕给人注意么？”

那化子在铁门上敲了三下，铁门打开，一个化子出来说道：“啊，廖大哥你回来了，这位姑娘是谁？”

那化子道：“这位云女侠是黑旋风的朋友，她为了打听黑旋风的消息，特地来拜会咱们的帮主的。”

云中燕打量一下这个开门迎接他们的化子，只见他一身整洁的衣裳，若不是手中拿着一根打狗棒，背上背有一个讨饭袋，当真看不出他是一个乞丐。

这个衣裳整洁的叫化看了云中燕一眼，脸上现出一丝诧异的神情，说道：“原来是云女侠光临，失敬，失敬。黑旋风大侠外出去了，不过帮主则在家中。”

云中燕道：“麻烦你给我通报。”

那化子道：“云女侠请进。”他在前面引路，走过一条长长的雨道，方始踏入客厅。一路上碰见许多人，这些人有的作乞丐装束，有的则和普通人完全一样，甚至还像有钱人家的子弟。这些人看见云中燕，都是向她投以诧异的目光，云中燕暗地留神，发觉引路这个叫化子不断的向碰上的同伴暗抛眼色。云中燕心里想道：“这也难怪，丐帮恐怕从来没有女客来过，他自是要向同伴打个招呼，免得他们大惊小怪了。”

姓廖那个叫化子进去通报，过了一会，和一个年约五十左右的汉子出来，那汉子一见云中燕就哈哈笑道：“远客来到，失迎，失迎。云姑娘，难得你纡尊降贵，跑到我们化子窝来。我们叫化子不懂礼数，你莫见怪。”

云中燕听得“纡尊降贵”四字，不觉怔了一怔，暗自想道：“他怎的好像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难道是黑旋风告诉他的？”要知她的蒙古公主身份，黑旋风虽然知道，但她却是叮嘱过黑旋风不许泄漏的。虽说丐帮的帮主是黑旋风的长辈，黑旋风也无需告诉他这些与丐帮无关的闲事。

云中燕施了一礼，说道：“陆帮主，你说得太客气了，今日有幸得见帮主，我才是深感荣幸呢。听说黑旋风在帮主这儿，他是我的朋友，不知帮主可能让我见一见他么？”

陆昆仑笑道：“你来早一会，还可以见得着，他刚刚外出去了。”

云中燕道：“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今天回不回来？”

陆昆仑道：“你先请坐下，咱们慢慢谈吧。”

云中燕仔细打量这个丐帮帮主，只见他长得肥头大耳，穿着一件锦缎长袍，倘若是在别的地方碰上，恐怕还会把他当作一个大腹贾。

云中燕暗暗嘀咕，心里想道：“名满天下的丐帮帮主陆昆仑怎的长得这样俗气？也不像是有六十多岁的模样？”原来陆昆仑前两年已经做过六十大寿，曾经轰动一时，江湖上的人都是知道的。不过，内功深湛的人，驻颜有术，那也并不稀奇。云中燕从来没有见过陆昆仑，是以虽然觉得这个丐帮帮主“见面不似闻名”，也还没有怎样起疑。

但她发现的另外一件事情，却是令她疑云大起了。

原来丐帮有个规矩，不论职位多高，是在家中还是在外乞讨，穿的衣裳可以用上好布料，但衣裳上必须打有补钉。

云中燕仔细留神，这个“丐帮帮主”陆昆仑，衣裳上却是一个补钉都没有的。

云中燕想起刚才在雨道上碰上的那些化子，人人都是衣裳整洁，只有带引她来到这儿的那个姓廖的化子，才是衣裳褴褛，像是一个真正叫化。她心里不禁想道：“可惜我刚才没有仔细留意，不知他们的衣裳有没有补钉？但最少他们的家居装束和出外的装束是大大不同的了。我从前听说丐帮的规矩很严，弟子必须训练得能够吃苦耐劳，但今天所见，他们在家里的时候，不但不像叫化，反而像是在‘养尊处优’了。难道当真是耳闻是假，眼见方真么？”又再想道：“弟子不守帮规也还罢了，陆昆仑身为帮主，如何也可以不守帮规？”要知丐帮的弟子衣裳上打不打补钉，在旁人看来虽是无关重要，但在丐帮弟子来说，这却是千百年来传下来的老规矩，帮中不论何人，都是必须遵守的。云中燕早就听人说过丐帮有这规矩，但今日所见，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是以不禁疑心大起了。

陆昆仑出来之后，跟着才有小童端茶奉客。陆昆仑说道：“这是我叫人从杭州送来的雨前龙井，在京城里恐怕还很难买得到呢。云姑娘，你品尝品尝。”

云中燕说道：“黑旋风既然不在这里，那我就改天来吧。”

陆昆仑道：“云姑娘，你不是怪我失礼吧，怎能一来就走？再说，你问我的问题，我都未曾回答你呢。”

云中燕道：“我不想大多的麻烦陆帮主了，请你告诉我，他去了什么地方，我去找他。”

陆昆仑笑道：“你找不着他的，不如多坐一会，我叫人找他回来。”

云中燕忽道：“他是一个人出去的吗？”

陆昆仑不懂她这一问用意何在，怔了一怔，说道：“是我们帮中的一位兄弟陪他出去玩的。这个时候，大概是在东安市场。不过，你找他可不容易，还是让我给你效劳吧。最多一个时辰，我就能找他回来。”

陆昆仑这么一说，云中燕不禁又起了第二个疑团了。

要知黑旋风是和轰天雷同来金京的，所以云中燕才特地那样问他。但陆昆仑回答她的说话，却是露出破绽来了。

云中燕暗自思量：“轰天雷在大都无亲无故，黑旋风倘若住在这里，他决不会另外住在别个地方。他们二人一向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黑旋风出外游玩，何以不和他作伴？又即使他们二人是因事暂时分开，陆帮主也该提及他呀。何以我来了这么久，陆帮主却一直没有提起？”

心念未已，只听得陆昆仑又在笑道：“云姑娘，你不用心急，我担保你

今天必定能够见得着黑旋风，请喝茶。”

云中燕端起茶杯，在鼻尖闻了一闻，说道：“好香，好香。”陆昆仑道：“这雨前龙井茶，趁热喝了最好。”

云中燕道：“是么？”突然假装失手，把茶杯掉在地上， 的一声，碎成片片。

只见地上冒起一阵轻烟，茶水泼过的地方，土色如墨，显然这是一杯毒茶。

云中燕霍地跳将起来，喝道：“你到底是谁？”一个“谁”字刚刚出口，只觉背后风生，那姓廖的化子，已是十指如钩，朝着她的肩头的琵琶骨抓来。

云中燕头也不回，一个沉肩缩肘，使出了蒙古人擅长的摔角绝技，把姓廖那个化子摔了出去。

那自称是丐帮帮主的汉子这才哈哈笑道：“公主好眼力，居然识破我这个假帮主，佩服，佩服！实不相瞒，我是金国的御林军军官，复姓端木，单名一个赐字。”

云中燕道：“哦，原来你就是‘黑煞掌”端木赐？”

端木赐道：“不错。贱名上达公主清听，卑职不胜荣幸。”

原来云中燕尚在蒙古之时，她的叔叔拖雷为了使她熟悉全国的情形，早已把金国御林军中的高手，调查得清清楚楚，告诉她了。这个“黑煞掌”端木赐就是其中之一。

据说端木赐本是黑道枭雄，被完颜长之招揽到御林军任职的。他的黑煞掌能伤对手奇经八脉，武功不在翦长春之下。但他却极少露面，不似翦长春之以副统领身份，经常在外走动，是以云中燕也从来没有见过他。

云中燕喝道：“你假冒丐帮帮主，骗我来此，意欲何为？”

端木赐道：“完颜统领知道公主来到大都，特地叫我们留意公主行踪，以便保护你的。”

云中燕冷笑说道：“我用不着你们保护！”心里则在暗暗奇怪：“他们怎的知道我要找寻丐帮，竟假扮丐帮弟子骗我？”

云中燕并不知道，这里面有个原因。原来丐帮的帮主陆昆仑潜入大都，完颜长之也早已得知消息，但却一直找不到他的下落。完颜长之派出手下，假扮丐帮弟子，目的是为了破坏丐帮设在金京的总舵，而并非是为了对付云中燕的。

不过端木赐说的也不是假话，他的顶头上司完颜长之的确是得到了拖雷的密函，要他帮忙找寻云中燕的。因此完颜长之就把两件事情并作一件事情来办，吩咐那些假冒丐帮弟子的手下，附带侦查云中燕的行踪。

那些假冒丐帮弟子的人，对丐帮的规矩和切口都是熟悉的，他们扮成外地来的“流丐”，在大都各处滋事，希望能够碰上真的丐帮弟子，便可攀交。丐帮弟子遍天下，即使同属一个分舵的人，往往也是并不相识的。他们打的如意算盘，以为总可以骗得到一两个真正的丐帮弟子。

岂知他们虽然熟悉丐帮的规矩和切口，但丐帮弟子的言谈举止，却是另有一套，日常习惯的用语并非切口，也与常人有别，这些微妙之处，假冒丐帮弟子的鹰爪并不知道。大都的丐帮中人发现有人冒充本帮的弟子，更是立即通传全帮，严加提防，是以一个丐帮弟子都没有上他们的当。

无巧不巧，云中燕也是要找丐帮的帮主，真正的丐帮弟子没有上当，她却上了鹰爪的当。

也是假冒丐帮帮主的端木赐太过大意，他以为云中燕是蒙古公主的身份，料她不会详悉丐帮的规矩，为了急于拿她邀功，没有换上打上补钉的衣裳，这就给她瞧出了破绽。

端木赐住的这幢房屋乃是完颜长之赐给他的“官邸”，端木赐和他的手下，平日都是享福惯了的，是以家居的时候，又怎会穿上破衣？这就是何以云中燕在屋内碰上的人都不像叫化子的原因了。

端木赐知道云中燕本领高强，因此计划在令她中毒之后，才给她解药的，谁知给云中燕识破，计划成为泡影。

端木赐给她识破，倒是感到有点进退为难，只好皮笑肉不笑地打了个哈哈，说道：“我知道公主本领高强，用不着我们保护，但我们受了贵国拖雷元帅的重托，总得尽点地主之谊。”

云中燕道：“好，那你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将待我如何？”

端木赐道：“公主若是愿意早日归国，我们自当护送公主回去。否则待贵国的国师来了，公主再定行止也好。”

云中燕道：“好呀，那你们是要把我当作俘虏看待了！”

端木赐道：“不敢。请公主先移莲驾，见见我们的完颜王爷。”

云中燕道：“完颜长之我是要见见他的，但现在可没有工夫。既然你不是把我当作俘虏，我可要走了！”

端木赐大为着急，连忙说道：“请公主体谅卑职苦衷，请不动公主的莲驾，王爷定必是要责怪卑职的呀！”

云中燕冷冷说道：“这是你的事情，我管不着！”

端木赐一咬牙根，说道：“公主不肯体谅卑职苦衷，卑职也唯有不客气了，冒犯了公主，公主莫怪！”

云中燕一声冷笑，径自走出大门，看门的那个汉子张开双臂拦阻，云中燕重施故技，一个“肩车式”把那个汉子翻过肩头，朝着端木赐摔去。

端木赐正在急步追来，躲闪不及，一掌拍出，将那人推过一边，只听得那人惨叫一声，登时全身瘀黑，面色如墨，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了。

云中燕回头一望，看见这个人中毒的惨状，心里也是不禁好生惊骇：“端木赐的黑煞掌，果然是名不虚传，歹毒之极。这等厉害的毒掌功夫，只怕西门柱石也还比不上他。”

端木赐朗声说道：“公主请给小的一点面子，否则误伤了公主，大家可都不好！”原来他是特地要云中燕见识见识他的毒掌功夫，故而不惜毒害他的手下的，不过在他出掌推那汉子之时，

已是塞了一颗解药进他口中，死是死不了的。

云中燕把心一横，冷笑说道：“我不要你们好心，有本领你尽管伤我好了。”

就在此际，突然听得几个人同声喊道：“公主留步！”

客厅外面是一个很大的庭院，和寻常富贵人家的花园差不多，有花草树木，有假山荷池。云中燕刚刚跨出客厅，想要绕过一座假山，突然间在她前后左右窜起四条人影，一声“公主留步！”四条软鞭，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向她打来！

云中燕早已拔剑出鞘，当下一招“夜战八方”，把四条软鞭荡开。可是她虽然能够避开给对方的软鞭缠上，要想闯出鞭阵，却是不能。

原来这四个御林军军官乃是辰州“神鞭易家”的弟子，师兄弟四人练成

了一套配合得非常奇妙的鞭法。软鞭刚一荡开，倏地又圈回来，伊如布下了一道“鞭网”。云中燕不论闯向何方，都给鞭网拦住。

云中燕找不到对方的破绽，只有舞剑防身的份儿。她的剑法泼水不进，软鞭一到剑光圈中，便给荡开，那四个人一时间倒也难奈她何。不过“鞭网”愈缩愈紧，云中燕若是不能突围，久战下去，只怕也是难免被擒了。

剧战中忽听得“嗤”的一声，原来是云中燕略一疏神，给一条软鞭从她肩头扫过，撕破了一片衣裳。云中燕大怒，一招“玉女投梭”，向那人刺去。这一招突然转守为攻，两胁露出空门，本来甚为冒险。但因那人的软鞭也是急进了，另外三人来不及配合，剑光一闪，那人的鞭梢也给削去了一截。云中燕迅即一招“笼罩四野”，剑光合成一个圆圈，把破绽补好。

这一招虽说是彼此都吃了亏，但云中燕以公主的身份，给撕烂了衣裳，比较起来，却是难堪得多。

端木赐假意喝道：“你们不可对公主无礼！”那人说道：“我们怎敢对公主无礼，不过也请公主顾念我们留客之诚，免得伤了和气。”端木赐道：“对，还是请公主回来吧。”

云中燕忽地一声冷笑，说道：“凭你们这四条软鞭，也未必就能将我留下！”冷笑声中，身形倏起，向打了她一鞭那个汉子强冲过去。她这是要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冒一冒对方敢不敢伤她的身子，虽然成败难料，总胜于束手就擒。那人料不到她有此一着，果然有点惊慌。

那人一招“回风扫柳”，却嫌迟了些儿，扫了个空，连云中燕的衣角也没沾着。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寒光扑面，耀眼生花。云中燕的剑尖已是指到了他的咽喉。

鞭长剑短，远攻是长鞭有利，近身搏斗，却是短剑有用得多。幸得那个人的本领也很不弱，在这危机瞬息的刹那之间，霍的一个“凤点头”，举鞭招架。但虽然能够招架，和伙伴却难配合。云中燕这一剑快如闪电，“咔嚓”一声，把他短了一截的长鞭，又再当中削断。那人仆到地上，和衣一滚，滚出数丈开外，只觉头顶一阵沁凉，把手一摸，原来头发已是给利剑削去了一大片。云中燕打开了一个缺口，迅即反手一招“风刮落花”，把三面打来的长鞭荡开。可是正当她要从缺口窜出之际，忽地只觉一股腥风，扑面而来！

云中燕冲不过去，连忙舞剑防身，斜窜数步，冷笑道：“好呀，你们倚多为胜，那就并肩子都上来吧！”

端木赐笑道：“公主休要发怒，我不过想为公主效劳而已。公主既然不肯体谅下情，我也只能强留贵客了。你们都退下去，让我和公主印证印证武功。不过，我可得有话在先，我独自接公主你的高招，我若是输了给你，任从你走。你若是输了给我呢？”云中燕道：“我也要走，除非你把我杀了！”

端木赐哈哈笑道：“你走不了的！我只是要把话说在前头，你不妄想逃走，他们不会上来帮我，你若要逃走，那可就休怪他们无礼了。咱们这是按江湖规矩办事，请公主原谅小人放肆。”

云中燕心里想道：“他不敢伤我，我倒是有一线希望。”当下迅即出招，唰唰唰连环三剑，便要硬闯出去。哪知端木赐的掌法竟是极为绵密，云中燕非但闯不过去，还险些给他夺了手中的长剑。

端木赐练的是毒掌，每发一掌，就是一股腥风扑面而来。云中燕虽没给他打着，每吸一次腥风也是感到一阵晕眩。云中燕暗叫“不好”，暗自思忖：“久战下去，只怕我定必是要为他所擒了。”当下使出以进为退的身法，向

前一扑，倏地就改为倒纵。她这身法巧捷异常，但可惜还是逃不过那四个人的注视。

四条长鞭卷地扫来，云中燕若然硬闯，势必给长鞭绊倒。只好一个“鹞子翻身”，又退回去。端木赐哈哈笑道：“公主，我劝你还是喝了我们这杯敬酒吧。”言下之意，不喝“敬酒”，那就只能喝他的“罚酒”了。

话犹未了，忽听得有个苍老的声音，也是哈哈笑道：“我这老叫化最爱喝酒，有人请喝酒吗？可别忘了我这老叫化一份。”

笑声中一个背着葫芦，鹄衣百结的老叫化也不知是在哪里钻出来的，突然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了。

试想一个御林军高级军官的“官邸”，门禁何等森严，突然出现一个陌生的老叫化，这是何等怪异之事？端木赐骤吃一惊，立知不妙，因为他已经隐约猜到这个老叫化的身份。

他手下这四个军官，却没有他这份见识，一见这陌生的老叫化现出身形，四条长鞭立即向那老叫化卷去。端木赐刚要出声喝止，却已迟了。

老叫化叫道：“哎哟，我是来讨酒喝的，不是来讨打的。不给酒喝，那也罢了，怎么打起你们的老祖宗来了？”

话犹未了，他已是给两条长鞭拦腰缠住。另外两个见同伴得手，心里想道：“原来是一个毫无本事的糟老叫化，我还只当是什么高人呢。”同伴既然得手，他们便缩手了。

不料他们不打，那老叫化却说道：“你们两个怎么又不打了？说老实话，老叫化怕挨打那是假的，我正想找人松松骨头，然后才好喝酒。乖孙子，我不骂你们就是，你们尽管打吧！”

那两个用长鞭缠着他的军官骂道：“臭叫化，死到临头，还敢讨我们的便宜。”

但说也奇怪，那两条军官的长鞭缠上了他，本来应该一拉就倒的，那老叫化却是纹丝不动，稳若泰山。

那两个军官口里骂他，心里也已知道有些不妙，一拉拉他不动，正要抖开长鞭再去打他的时候，那老叫化突然滴溜溜一个转身，把绕着他身体的两条长鞭更多绕一匝，长鞭越缩越短，那两个军官解不开长鞭，一时间又未想到应该立即松手，说时迟，那时快，这两个军官已是反而给那个老叫化拉到了面前。

老叫化一手抓住一个，喝道：“见了老祖宗，你们还不磕头！”轻轻一按，那两个军官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果然“咚，咚，咚”的磕了三个响头。

另外那两个军官这才大吃一惊，情知碰上了高手，他们的两条长鞭停在半空，不知是打下去的好，还是不打下去的好。

老叫化笑道：“打呀，打呀！乖孩子，我叫你们打，你们怎么又不打了？好，你们打也好，不打也好，这三个响头，你们是免不了的！”说话之际，又是滴溜溜一个转身，不过这次转身却是把缠在身上的长鞭解开。

那两个军官一看这老叫化是要过来对付他们，便横了心肠，挥鞭就打。

就在此际，忽听得一声长啸，又是一个人从墙头上跳下来。这人一落下院子，就哈哈笑道：“陆帮主，这两个兔崽子让给我吧！我是见猎心喜，手都发痒了。”

那人身法快到难以形容，鞭风人影之中，只听得“咚咚”两声，那两个军官同时跌倒。原来是他以迅捷无伦的手法，把对方打来的两条长鞭，抓着

鞭梢，打了个结，那两个军官犹自懵然不知，他们二人气力相若，用力一拉，登时都变作了滚地葫芦。

这人一出现，云中燕是喜得发了呆，端木赐则是惊得发了呆。好在两人同时呆了一呆，大家都忘记动手了。

云中燕呆了一呆，失声叫道：“风大哥，你来了！”一个转身，就向这人跑去。

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她所日夕想念的黑旋风。

黑旋风就用软鞭作为绳索，此时已是把那两个军官缚住，而且按住他们朝着老叫化磕了三个响头了。

那老叫化子笑道：“这法子很好，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依样划葫芦的也把两个军官缚了起来，然后走过去说道：“你们两人叙叙，这个冒充我孙子的人，就让我来教训他吧。”

端木赐一呆之后，硬着头皮，颤声喝道：“你，你是谁？”

其实他早已知道这老叫化是谁了。他刚才之所以惊得发呆，就是因为从黑旋风口中，听到了“陆帮主”这三个字的缘故。

第三十八回　好友重逢

心念未已，果然便听得那老叫化打了个哈哈，说道：“你冒充是我，却不认识我么？”

端木赐虽然早已猜着他是何人，但从他的口中得到了证实，仍是不禁大吃一惊，吓得面无人色，讷讷说道：“你，你，你原来就是丐、丐帮帮主陆昆仑？”

陆昆仑哈哈笑道：“不错，我陆某人正是叫化子的头儿。你们这些官老爷不是最看不起讨饭的么，怎的却都冒充起我的徒子徒孙来了？嘿嘿，你们既然自愿做我的徒子徒孙，那我也唯有不客气要做你们的老祖宗了。乖孩子，见了爷爷，还不磕头？”

端木赐情知难免受辱，横了心肠，定二定神，暗运毒功，陡地扑上，呼的便是一掌。喝道：“你们丐帮到处滋事，我正要拿你这叫化头儿！”

陆昆仑笑道：“好得很，我正要找个啖饭的处所，你把我捉去，那是求之不得。”

话犹未了，只听得“蓬”的一声，端木赐这一掌结结实实的打着他的胸膛，陆昆仑纹丝不动，端木赐却是好似喝醉了酒一般，面孔涨得通红，跄跄踉踉的直向后退。

陆昆仑道：“喂喂，你快来捉我呀，怎么反而逃了？”

就在这一瞬之间，端木赐的面色由红变黑，一条右臂肿得碗口般粗大，却是软绵绵的垂下来。

原来他的毒掌打着了陆昆仑，却给陆昆仑的内力反震回来。陆昆仑没有中毒，他反而自己中毒了。

还幸陆昆仑无意杀他，端木赐这才能够逃入后堂，又再发号施令。

陆昆仑叹口气道：“官老爷不肯赏饭吃，没奈何，我这老叫化只好走了。你们的体己话说完了没有？”

云中燕面上一红，说道：“陆帮主，你怎的让这恶贼走了？”

陆昆仑笑道：“杀一个端木赐有什么用，谅他也阻止不了咱们。走吧！”

端木赐的手下早已聚集了来，在门外严阵以待。陆昆仑神色自若，拿下他所背的那个大红葫芦笑道：“你们不肯赏饭给老叫化吃，老叫化赏酒给你们喝吧。”打开葫芦塞子，呼噜噜的把一大葫芦老酒喝个干净。

陆昆仑揉一揉肚皮，蓦地张口一喷，喷出一股酒浪。在门朴严阵以待的这班武士忽觉眼前白濛濛一片，酒花已似雨点般的洒得他们满头满面，脸皮竟然火辣辣的作痛。这些武士吓得慌了，不约而同的人人都是把双掌掩护眼睛，以防眼睛会给弄瞎。

陆昆仑哈哈笑道：“我这陈年老酒的滋味好不好？”大笑声中，和黑旋风、云中燕已是出了大门，扬长而去。

云中燕在路上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笑过之后，问黑旋风道：“你们怎么知道我给鹰爪骗在这里？”

黑旋风笑道：“端木赐派出许多冒充丐帮的弟子，怎能瞒得过身为帮主的陆老前辈？你给那个弄蛇的恶丐引诱离开烤肉苑之时，已有丐帮的弟子回来报告了。”

云中燕笑道：“幸亏丐帮的耳目众多，我这次倒是歪打正着了。但你又怎么猜想得到是我呢？”

黑旋风道：“你的蒙古口音，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走遍各地吃四方饭的丐帮弟子。你可知道在烤肉苑的食客之中，就有丐帮的一个六袋弟子在内，不过他不是作乞丐的装束罢了。他是为了打探敌方动静，帮主特许他如此的。我不但知道是你，还知道你一定是来找我的呢。”

云中燕心里甜丝丝的，却故意说道：“你就料得这样准吗？”

黑旋风道：“这有什么难料，你若不是为了找我，怎会一个人冒了这么大的危险，单独跑到金国的京城里来？”

云中燕面上一红，说道：“你以为我非见你不可么？我只是因为知道你在这里，才想起要找你罢了。”

黑旋风笑道：“不管怎样，你今天冒了这样大的危险找我，我总是感激你的。不过，我却有一事未明，你怎么知道我在丐帮？”

云中燕道：“是你的好朋友耿电告诉我的，对啦，你另外的一个好朋友轰天雷，我听说他是和你在一起的。”

陆昆仑好似有意让他们倾诉离情，特地放慢脚步，让他们走在前头。此时他们已是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那个荒废了的砖窑工地了。

黑旋风道：“轰天雷今早去拜访他的一位世伯，那人也是梁山泊好汉之后，隐居西郊的秘魔岩下，他只是要见轰天雷一人，故此我不便和他同行。你是在哪里碰上耿电的？”

云中燕笑道：“你一定猜想不到，我是在凉州总管府的小姐闺中碰上他的。”

黑旋风诧道：“有这样的事情？难道他做了凉州总管李益寿的女婿？”

云中燕笑道：“起初我也是这样猜想，后来才知道完全错了。”

黑旋风道，“错了？那么这是怎样一回事？”

云中燕道：“他是途中碰上强敌，身上受了伤，后来给李益寿的儿子李学松捉去的。不过这个李学松和他的妹妹李芷芳却是咱们这边的人，知道捉错了他，就瞒住父亲，将他藏在李小姐的闺房里养伤。后来，他的脱险，我倒也曾经帮了一把忙呢。”

她把在凉州的经过一一告诉了黑旋风，听得黑旋风又是惊奇，又是好笑，说道：“如此说来，这位李小姐也算得是位女中豪杰。但那完颜豪受了你的捉弄，待他知道你是骗他，只怕是要把你恨之刺骨了。”

云中燕笑道：“我若是怕他，我也不敢到这大都来了。”接着又笑道：“耿电虽然没有和那位李小姐成为佳偶，但他却也另外有了意中人呢！这位姑娘才貌双全，武功还在那位李小姐之上。”

黑旋风喜道：“这位姑娘是谁？”

云中燕道：“你可曾听人说过有个小魔女么？”

黑旋风道：“啊，耿电的意中人就是这位小魔女吗？听说曾有好几个金国的大内高手在她的手里栽过筋斗。”

云中燕道：“不错，就是这个小魔女了。她姓杨，名叫浣青。她的父亲是耿电父亲的旧属，两家还是生死之交呢。”

黑旋风越发欢喜，说道：“耿大哥得此佳侣，真是可喜可贺。如今就只是凌大哥还没着落了。”

云中燕道：“不是听说凌大哥和吕东岩的女儿互相爱慕的吗？”黑旋风道：“吕东岩的妻子势利得很，这桩好事只怕还有许多磨折呢。我们上次到李家的时候，那位吕姑娘业已离家出走。他们两人现在也还没有见着呢。”

云中燕道：“ 你们上次离开吕家，是什么时候？ ”

黑旋风道：“ 就在我们逃出娄家庄之后的第三天。 ”

云中燕道：“ 可惜，可惜。 ”黑旋风道：“ 什么可惜？ ”云中燕道：“ 如果你们在吕家多留两天，说不定就可以见得着吕玉瑶。 ”

黑旋风道：“ 啊，她回家了吗？你怎么知道？

云中燕道：“ 我也是那天晚上逃出娄家庄的，第二天就在一座树林里碰上了吕玉瑶，她和一个姓秦的少年在一起。 ”

黑旋风诧道：“ 姓秦的少年？ ”

云中燕说道：“ 我无意中听见他们说话，这姓秦的少年名叫秦龙飞，自称是轰天雷的师弟。 ”

黑旋风道：“ 不错，轰天雷是有这么一个师弟。这个秦龙飞还是他的师父的独生子呢。 ”

云中燕道：“ 这个姓秦的小子是个大大的坏蛋。 ”

黑旋风吃了一惊，问道：“ 他怎么样？ ”

云中燕道：“ 他乱造轰天雷的谣言，想骗吕玉瑶跟他走。我气不过跑出来打了他一记耳光，把他赶跑。 ”

黑旋风这才恍然大悟，说道：“ 啊，竟有这样的事情。怪不得秦老伯向时一现查问他儿子的事情，时一现好似有什么话不敢说出来似的，总是支吾以对了。时一现那晚是先我们进入娄家庄的，敢情他早已发现秦龙飞有什么不对了。 ”

云中燕道：“ 我赶跑秦龙飞之后，曾对吕玉瑶说明真相，劝她回家。 ”

黑旋风道：“ 据我所知，吕东岩的妻子想把女儿许配给自己的侄子，她那侄子也是一个坏蛋，比秦龙飞还要坏，吕姑娘回到家里恐怕也是待不住的。 ”

云中燕笑道：“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咱们也用不着为凌大哥担忧，他们两人若是有缘，什么也阻挡不了。 ”

黑旋风道：“ 对，好一个有缘千里来相会！ ”

云中燕面上二红，嗔道：“ 你想到哪里去了？ ”

黑旋风忽地咦了一声，说道：“ 你看那边。 ”

云中燕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有一座砖窑冒出缕缕黑烟。

云中燕道：“ 咦，怎么只有一座砖窑开工，恐怕有什么不对吧？ ”

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在他们后面接下去说道：“ 当然不对，你看那几个人根本不是窑工。 ”原来陆昆仑已经追了上来，他们却还没有发觉。黑旋风定睛一看，隐约看见几个人堵着那座窑口，窑口烧着一堆草料，顺着风向，浓烟倒灌窑中，那几个人竟然是金国武士的装束。

黑旋风暗暗佩服陆昆仑的眼力，说道：“ 这几个鹰爪不知在干什么，咱们过去看看。 ”

陆昆仑道：“ 老叫化不想多管闲事，既然你们要去，老叫化在这里给你们把风。 ”原来陆昆仑表面虽然好似玩世不恭，其实却是颇为老成持重，眼前的事颇为古怪，他是要为黑旋风提防对方可能埋伏的党羽。

荒地中间是个臭水塘，旁边长满高逾人头的野草，黑旋风和云中燕不想打草惊蛇，于是藉着野草的掩护，悄悄地走过去一探究竟。

还未走近，已是听得那几个武士的吆喝声，一个喝道：“ 你这雌儿出不出来？哼，当真是要找死么？ ”另一个则在笑道：“ 你长得这样漂亮，给熏

得像个黑脸玄坛，那就难看死了。”话犹未了，忽见窑口金光闪烁，另一个武士“哎哟”一声，连忙跃开，破口大骂：“臭丫头，看你能够在窑里躲到几时？老子倒是有怜香惜玉之心，你这臭丫头偏偏这样不识抬举，居然还敢伤了你的老子。好，把火烧旺一些，熏死这臭丫头。”原来他是着了一根梅花针。

黑旋风这才知道，这座砖窑里是困着一个女子，那几个武士想是害怕她的暗器厉害，故而不敢进去，在窑口采用火攻之法。

黑旋风怒气勃发，喝道：“咱们可不能容忍这班鹰爪干这等伤天害理的事情！”云中燕和他一样心思，早已在他说话之前扑上去了。

那几个武士叫道：“又有一个雌儿来了，哈哈，这个雌儿还更漂亮！”“还有一个小子呢，哼，你们来干什么？”他们看见只是一对少年，尚自不以为意，嘻嘻哈哈的还在说些风凉话儿，哪知话犹未了，云中燕已是倏地扑到他们面前，喝道：“我要你们的命！”

剑光闪处，血花飞溅，一名武士已是中剑受伤。他们这才大吃一惊，知道来的乃是劲敌。呼呼风响，一条水磨钢鞭立即向云中燕猛扫过来，跟着一个使锯齿刀的武士和一个使链子锤的武士也从两翼扑来，向云中燕围攻了。水磨钢鞭、锯齿刀和链子锤乃是长兵器和重兵器，云中燕剑法虽然精妙，急切之间，却也只能施展腾挪闪展的轻灵身法暂且躲避，无法进攻。

说时迟，那时快，黑旋风亦已扑到，一个使双刀的武士和受伤的那个武士上前堵截。黑旋风喝道：“你受了教训犹自不知进退，那就休怪我了。”声到人到，出手狠辣之极，只听得“咔嚓”一声，那个受伤的武士伤上加伤，一条右臂硬生生的给黑旋风拗断。他刚才受的剑伤本是轻伤，断了右臂，可是疼痛难当了，倒在地上，杀猪般的惨叫。

使双刀的那个武士大惊之下，慌忙转身就跑，黑旋风也如影随形，倏地到了他的背后，那武士感到背后微风飒然，反手一刀。黑旋风使了一手空手入白刃的功夫，那人劈了个空，右手的钢刀已给黑旋风夺去。黑旋风笑道：“总算你还有几分本领，居然没有给我夺去双刀，好，那我也就网开一面，让你去吧。”

围攻云中燕的那三名武士本领较强，但见自己的两个同伴和黑旋风只是一个照面，便即一伤一逃，亦是不禁胆怯。黑旋风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在对付那两个武士的时候，早已留意这三个围攻云中燕的敌手，此时看准了他们的弱点，一个“黄鹄冲霄”的身法，身形平地拔起，立即向其中一个武士的天灵盖抓下。

这武士一甩链子锤，意欲使个“雪花盖顶”的锤法保护自己，哪知他的链子锤挥舞得快，却还没有黑旋风身法之快，只听得“嗤”的一声响，黑旋风一抓抓破他的衣裳，这武士的琵琶骨断了一根，链子锤脱手飞出。琵琶骨断折，武功已废，但能够避开天灵盖抓裂之灾，却也算得是不幸中之幸了。他顾不了疼痛，立即也就转身飞逃。

此刻只剩下两个本领最强的武士，都是心胆俱寒，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叫道：“风紧，扯呼！”黑旋风哈哈笑道：“不留下一个活口怎成？你们哪个够义气的自动留下，否则我可要把你们都抓回来！”

刚好就在此际，困在窑中的那个少女钻了出来。云中燕一看，这少女脸上沾了煤灰，本来的面目看得不很清楚，但却像“似曾相识”，不觉怔了一怔：“她是谁呀？”心念未已，这少女已在大喜叫道：“云女侠，你来了！

你还认得我吗？我是吕玉瑶！”在她说出自己姓名的同时，云中燕亦已看得清楚她是谁了，失声叫道：“原来是吕姑娘！”

黑旋风刚才才和云中燕谈及吕玉瑶，想不到吕玉瑶就在他的面前突然出现，这刹那间，他不觉又惊又喜，呆了一呆。那两个武士，趁这机会，只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慌忙逃跑。

黑旋风笑道：“我本来要抓活口的，现在用不着了，就让你们走吧。”正要过去和吕玉瑶相见，忽听得一声惨呼，只见那个给他拗断手臂，正在地上打滚，还未曾爬得起来的武士，血流满面，已是一命呜呼。

原来在逃命的那两个武士，不想自己的人给黑旋风抓去迫问口供，两个人同一心思，同时发出暗器，一枝袖箭插入他的太阳穴，一枚透骨钉穿过他的咽喉。他们竟是不惜把自己人杀了。

黑旋风大怒道：“我本来要饶你们的，你们这样狠毒，却是饶你们不得了！”

陆昆仑笑道：“老叫化最擅于打落水狗，这两个落水狗你让给我打发吧。”

这两个武士已经算得很是机灵，他们是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从不同的方向逃走的。不料陆昆仑身形一起，疾似离弦之箭，几个起伏，就把向东逃走的那个武士一把揪着，抓了回来。他挟着一个人，再去追那个向西逃走的武士，不过百步，这个武十也是逃不出他的手心，陆昆仑好像倒提两只小鸡一样，一手一个，把他们捉了回来，在那臭水塘边，盘问他们的口供。

云中燕笑道：“吕姑娘，真想不到会在这里碰上了你，你怎么一个人来到大都？”

吕玉瑶抹干了脸上的煤灰，说道：“我是离家避祸的，爹爹叫我去找凌大哥，我到过他的家里，这才知道他已经来了大都，因此我也跟着来了。唉，说来话长。”

云中燕笑道：“既然说来话长，那你慢慢告诉我好了，我先给你介绍一位朋友。”

黑旋风过来说道：“吕姑娘，我们刚才还在谈你呢。你这一来，大家都可以放心了。”他的语气，好像对老朋友说话一样，吕玉瑶不觉怔了一怔，说道：“这位人可是一”

云中燕笑道：“你真是和你的外号一样，吕家姐姐还未知道你是谁呢，你的说话就像旋风一样吹过来了。”当下说道：“这位是风天扬，风大哥，他的外号叫黑旋风。你要找的凌铁威正是和他同在一起。”

吕玉瑶大喜过望，说道：“我早就听得凌大哥说过你了，他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听说你到过我们家里，可惜我不在家，今天才能见着。”心想：“怪不得他和我说话显得这样熟络，想必凌铁威也早就对他谈过我们的事情了。”

黑旋风笑道：“那晚你在娄家庄的时候，我也是在那里，而且是同凌大哥一起闯出去的，可惜大家都没见着，否则你就不用这样费力找他了。”

云中燕道：“你赶快把凌铁威的消息告诉她吧。”

黑旋风道：“我和他正是住在这位丐帮的帮主陆老前辈家里。”

吕玉瑶喜上加喜，说道：“原来这老叫化就是丐帮的帮主陆昆仑吗？”

刚说到这里，忽听得“卜通、卜能’两声，原来是陆昆仑把那两个武士，掷进了臭水塘中。

黑旋风哈哈笑道：“痛快，痛快，这两个臭贼，正应该让他们喝喝臭水。”

吕玉瑶跟随他们过去和陆昆仑见过了礼，正想自报姓名，陆昆仑已先说道：“令尊东岩先生我是久仰的了，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大可不必客气。”吕玉瑶想道：“我的姓名来历想必是那两个鹰爪说出来的。”当下说道：“多谢帮主。晚辈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情，只是想找一位朋友。”

黑旋风道：“她要找的人正是轰天雷。”陆昆仑笑道：“这个忙大容易帮了，你和我一同回去吧，包你今天就见得着他。”

云中燕道：“陆帮主，你盘问那两个臭贼，可问出了一些什么？”

陆昆仑道：“对了，吕姑娘，我正想问你一个人。”吕玉瑶怔了一怔，说道：“不知帮主问的哪个？”

陆昆仑道：“这个人名叫丘大成，你可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吕玉瑶吃了一惊，说道：“丘大成？他可正是我的表哥呀！陆帮主，你打听他干嘛？”

此言一出，陆昆仑也是感到有点意外，说道：“哦，他是你的表哥。哼，你这表哥可不是好人！”

吕玉瑶惊疑不定，连忙问道：“丘大成他怎么样？”

陆昆仑道：“你可知道这几个鹰爪何以知道你是吕东岩的女儿，他们为什么又要捉拿你吗？”

吕玉瑶道：“不知道。难道、难道这和丘大成有关？”

陆昆仑道：“不错，正是丘大成告的密。”

吕玉瑶大惊道：“他向谁告的密？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又怎值得他告密？”

陆昆仑道：“你要找的凌铁威，他可是梁山泊好汉的后代。丘大成是向金国的御林军统领告密的。”当下将他刚才盘问那两个武士所获得的口供，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我盘问这两个臭贼，他们说是奉了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之命而为的。因为有人向完颜长之告密，说你是吕东岩的女儿。吕东岩和梁山泊‘遗孽，秦虎啸、凌浩等人，私自往来，而你这次前来大都，为的也正是要找凌浩的儿子凌铁威。”

吕玉瑶又惊又怒，说道：“我早知道丘大成不是好人了，凌大哥在我家里养病的时候，他就妒忌凌大哥了，但我还想不到他竟是如此丧心病狂。”

陆昆仑道：“他还不仅仅是告密呢，带领鹰爪搜寻你的也是他。不过他是躲在暗中，不露面罢了，否则鹰爪如何能认得你？”

吕玉瑶这才恍然大悟，说道：“怪不得我昨天才到大都，今天就出了两件古怪的事情，原来是丘大成捣的鬼。”

云中燕道：“你不要气恼，慢慢告诉我们吧。”

吕玉瑶道：“好，待我从头说起吧。”

原来吕玉瑶到了轰天雷的家乡，不料秦虎啸的一家和凌浩的一家都已搬到别处去了，凌家更是连老屋都烧掉才出走的。

云中燕道：“这么说，你是扑了个空了。”

吕玉瑶道：“幸亏有个好心的村人，知道我是凌大哥的朋友，大概他看出了我不是坏人，就把我留在他家。那天晚上，偷偷的帮忙我把凌伯伯找了回来。原来凌伯伯并非弃家远走，而是躲在附近的一座山里。乡人恐怕官府害他，所以都是帮他遮瞒的。”

黑旋风道：“你只见着了凌伯伯吗？”

吕玉瑶道：“不错。秦伯伯找他的儿子秦龙飞去了。嗯，风大哥，你不是外人，我可以告诉你，轰天雷的这个师弟秦龙飞和丘大成一样，同样不是好人。”

黑旋风道：“我已经知道了。不过是因为看在秦老前辈的面上，所以我们才没有揭穿他。”

吕玉瑶说道：“凌伯伯也曾问起我那晚在娄家庄的事情，我也是因为念在他是轰天雷师弟的份上，没有告发他，只说是一同逃出娄家庄之后，就失散了。”

陆昆仑一直没有说过话，此时忽地问道：“那么秦龙飞去了什么地方呢，你可知道吗？”原来陆昆仑和秦虎啸交情甚厚，他知道秦虎啸只有这一个儿子，不禁动了故人之情，想要帮忙秦虎啸把儿子找回来，好劝秦龙飞改邪归正。

吕玉瑶道：“那天云姐姐帮忙我将他赶跑，他是和一个青袍汉子一同走的，他叫那个人做师父。至于他们是往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陆昆仑吃了一惊，说道：“哦，他竟然另拜青袍客为师吗？这可就有点麻烦了。”

黑旋风道：“这青袍客是什么人？”

陆昆仑道：“听说是从西藏来的，真名叫做萨怒穷，是个十分阴险狠毒的魔头。好，秦龙飞的事情暂且搁在一边，吕姑娘，你说下去。”

吕玉瑶道：“凌伯伯告诉我，凌大哥是和风大哥一同到大都去了。他劝我回家，我不肯听，他这才给我指点。”

陆昆仑道：“他应该猜到他的儿子会住在我这里呢。”

吕玉瑶道：“他知道的，不过他说我是一个毫无江湖经验的女子，要找你老人家恐怕很难，因此他叫我先去找他的一个老朋友。”

陆昆仑笑道：“不错，你这样一个年轻姑娘，要找一个老叫化，当然是会令人起疑的。但他的那个老朋友却不知是谁？”

吕玉瑶道：“这位老前辈姓林，单名一个重字，他的爷爷是梁山泊好汉中的豹子头林冲。”

陆昆仑道：“哦，原来你找的就是林重。”

吕玉瑶道：“陆帮主和他相熟？”

陆昆仑道：“我知道他在大都，但因他要躲避朝廷耳目，居处甚为隐密，我可没有见过他，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吕玉瑶连忙问道：“他在什么地方？”

陆昆仑道：“凌铁威今日有个约会，你知道了没有？”黑旋风道：“我还没有告诉她呢。”吕玉瑶道：“这个约会他的人是——”

陆昆仑道：“正是你要找的这位林老前辈林重，约会的地点是西山秘魔岩，想必他是住在西山了。”

吕玉瑶道：“原来他已经搬家了，怪不得我没找着他。”

黑旋风笑道：“吕姑娘，你这回真可以说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了。待咱们回到陆帮主那几，凌大哥大概也应该回来了。你见到了凌大哥，也就可以知道那位林老前辈的消息了。”

云中燕道：“咱们一路走一路说。吕姐姐，你今天碰上的那两件古怪事情，你还没有说呢。”

吕玉瑶一面走一面说道：“我昨天来到大都，到过几家客店求宿，他们

见我是个单身女子，都不敢收留。后来好不容易，在一个横街小巷，找到一间小店栈，方有容身之地。”说至此处，看了看云中燕，笑道：“早知如此，我应该效法姐姐，女扮男装就对了。”

云中燕笑道：“我女扮男装也是没用。在烤肉苑里，就给那个冒充化子的鹰爪识破。”

吕玉瑶继续说道：“也不知是否因为我到过几家客店求宿，引起了鹰爪的注意，今早我依照凌伯伯告诉我的地址，跑到帽子胡同找林重，邻居告诉我，林重在一个月前已经离开，我扑了个空，回到客店，立刻发觉房间里有些异样。”

黑旋风江湖经验丰富，说道：“敢情你的房间已经给人搜查过了？”

吕玉瑶道：“不错，我的行囊给人翻过，虽然按原来样子又给我收拾好了，但还是看得出来。”

云中燕道：“想必是丘大成这小子带入来搜你的。好在你够细心，回来立即发现。”

吕玉瑶继续说道：“这还用说吗，一定是他干的好事了。我知道行踪已给发现，便即离开那间客店。其时刚好是正午时分，找客店投宿总得在黄昏时候才不致令人起疑，我没处可去，只好到东安市场溜达。

“初时我不在意，忽地发觉有四个汉子总是跟在我的身后，我才起了疑心。我故意走到人多的地方去，那四个汉子也挤上来，其中一个汉子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忽地碰了我一下。”

黑旋风道：“他是有意试试你的功夫的。”

吕玉瑶道：“我也知道他是不怀好意的了，我捏了一根梅花针，让他碰上来就用梅花针刺他手心。他哎哟一声叫，我也跟着大叫。哈，这一下他可狼狈了。”

云中燕笑得打跌，说道：“妙，你这么一叫，旁人定然把他当作心怀不轨，欺侮女子的无赖之徒，是吗？”

吕玉瑶笑道：“可不是吗，我边叫边跑，他们追我，还有好些旁人动了义愤，拥上来打他们呢。那些人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可也阻迟了他们片刻，我这才能够逃了出来。”

黑旋风道：“追你的人就是刚才的那几个鹰爪吗？”

吕玉瑶道：“不错。他们给闲人追打，大概是急于抓我，不愿和闲人多所纠缠。他们把外面的长衣一脱，现出金国武士的装饰，大叫是捉拿女匪，这才把闲人吓退了的。

“我跑出市场的时候，有两个躲在柱子后面的人，向我指指点点，其中一个背向着我，看样子似乎是怕给我看见似的。当时我心中一动，觉得这个人的背影好熟，他的那个同伴也就跟着跑了出来，和那些人一起追赶我了。这个人就是刚才给陆帮主扔到臭水塘中的那一个，也是这几个鹰爪中武功最高的一个。

“我现在才想起来，那个不敢让我看见他的脸孔，也不敢和他的同伴来追我的人，正是丘大成！”

吕玉瑶把她来到大都的种种遭遇一五一十都说了个清楚之后，他们也回到陆昆仑的寓所了。

第三十九回　秘魔崖下

吕玉瑶满怀欢喜，只道马上就可以见得着轰天雷了，哪知轰天雷还没回来。

此时已是入黑时分，陆昆仑亦是不觉有点担心，皱眉说道：“按说这个时分，他是应该回来的了，怎的还没回来？”

吕玉瑶心急如焚，说道：“陆帮主，我想亲自到秘魔岩去看一看，你可否派个人给我带路？”

陆昆仑瞧瞧天色，说道：“还有小半炷香的时刻，京城的九个城门，就要全部关闭，现在是赶不及出城的了。再说，就是要到秘魔岩探听消息，也不能让你前往。你放心吧，待会儿他若是还不回来，我自会设法找他的。”

黑旋风安慰她道：“凌大哥说不定已经进城了，咱们跑去找他，双方反会错过，还是耐心等待他好。”

陆昆仑道：“对，咱们先吃晚饭。老叫化今天只足喝了一葫芦的酒，还没吃过东西呢。”

吕玉瑶也是一早出来，早饭都没吃过，只是在东安市场吃了一点零食，听陆昆仑这么一说，也觉得有点饿了。但心中有事，肚子虽然感到饥饿，仍足食难下咽。

吃过晚饭，天全黑了，轰天雷还没回来。

吕玉瑶道：“陆帮主，他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呢？”

陆昆仑道：“现在急也没用，须得等到三更过后，我才能派人找他。”跟着给吕玉瑶解释道：“三更过后，街上没人行了，那时才方便施展轻功，悄悄地爬墙出去。看守城门的卫士是轮班值夜的，若是算准了在午夜时分逾墙而出，那就更有机会可以瞒得过守卫的耳目。”

黑旋风道：“好，这个差使让给我吧。”

吕玉瑶无奈，只好和他们一起等待，等待三更时分来临。

云中燕比较心细，想起一件事，便问陆昆仑道：“那位林老前辈是怎样约会凌大哥的？”

陆昆仑道：“是我帮中的一个弟子，将他的书信带回来的。”

云中燕道：“贵帮的这位弟子可曾见过他本人？”

陆昆仑道：“没有。这封书信是他辗转托人，才送到我的这个弟子的手上。”

云中燕道：“他托的是什么人？”

陆昆仑道：“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年老多病的叫化子，并不属于我们丐帮，但我们帮中的弟子见他可怜，对他时常接济，日子久了，他也知道了接济他的人是丐帮的了。

“昨天这个老叫化在帽子胡同行乞，有个过路人对他说道：‘你替我把这封信交给丐帮弟子，任何一个弟子都行，我给你五两银子。’这老叫化初时还不敢承认自己认识丐帮的人，那个人说道：‘天下化子是一家，你找丐帮的弟子总比我容易，你试试看，交不到丐帮弟子的手上也不紧要，明天你拿回这里还给我就是。银子你先拿上。’那老叫化还未来得及问他是什么人，他扔下银子就走了。”

云中燕道：“这个老叫化，陆帮主是不是一向认识他的？”

陆昆仑道：“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这老叫化是可以相信得过的。”

吕玉瑶道：“信上说的是什么？”

陆昆仑道：“信封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但里面的信却是给凌铁威的。只有寥寥几行，说是知道故人之子到了大都，是以特地约他今日下午到秘魔岩一会。下面的署名是林重二字。”

云中燕道：“陆帮主可认识这位林老前辈的字迹？”

陆昆仑道：“我在二十年前曾与他见过面，他的书法我却从未见过。”

吕玉瑶道：“如此说来，怎么知道这是林老前辈的亲笔书信？”

陆昆仑道：“凌铁威把信纸在火上一烘，现出‘替天行道，四字。”

吕玉瑶道：“替天行道，这不是梁山泊当年所打出的旗号吗？”

陆昆仑道：“是呀，所以凌铁威才敢相信这封信必定是林重亲笔写的，因为这是梁山泊传下来的秘密通信方法，只有一百零八家的后人知道。隐形墨水是用柠檬汁加上几种药料配制的。”

云中燕总觉得其中有点不对，但也难以断定是有人假冒林重之名写那封信，说道：“事情是有点古怪，不过倘若那人当是林重的话，咱们倒是不用过份担忧，说不定他是要留凌大哥共话一宵。”

黑旋风笑道：“咱们用不着诸多揣测了，现在已是将近三更时分，待我到秘魔岩去亲自看一看就可以知道啦。”

真相如何，往后再表。如今回过头来，先说轰天雷的遭遇。

这天中午时分，轰天雷怀着兴奋的心情，踏上西山。忽地看见两条大黄牛从山坡上冲下来，一个牧童在后面追，却哪里追赶得上，只急得他哭了出来。

轰天雷看见这两条蛮牛发了狂性，心里想道：“幸亏这里没有行人，若是有人给它撞上，可就不得了。”当下立即迎上前去，一声大喝，扳着一条牛的角，反手一捞，又抓着另一条牛的尾，硬生生的把它倒曳回来。

饶是轰天雷天生神力，但降伏这两条发了狂的牛，也是费了许多气力，好不容易才把这两条蛮牛按在地上，把它们弄得力竭筋疲，动弹不得。

那个牧童赶了到来，看见轰天雷力伏蛮牛，不觉看得呆了。轰天雷笑道：“没事了，你回家叫大人帮忙，把这两头畜生弄回去吧。”

那个牧童呆了一呆之后，却忽地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轰天雷诧道：“我已经替你降伏了蛮牛，你还哭些什么？”

那牧童抽噎说道：“我是给主人牧牛的，你弄死了这两条牛，主人非把我痛打不可。”

轰天雷说道：“你别害怕，它们并没有死，只是暂时不能起来罢了。”

那牧童道：“你不知道，我的主人非常刻薄，这两条牛即使没死，他也一定要扣我两年工钱来请兽医。呜哇，呜哇，我这两年是要白白给他做工的了。”

轰天雷想不到会惹出这样的麻烦，摸摸口袋，好在还有一锭银子，便拿了出来，给那牧童，说道：“这一锭银子，总够赔给你的主人了吧？你拿去好了。”牧童这才破涕为笑，拿了银子，道谢而去。

轰天雷走了一会，忽地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蹊跷，他是在农村长大的，熟悉农家的事，心里想道：“耕牛有时忽发狂性，那也并不稀奇，但总是在大热天时才会发生，我可没有见过在冬天的牛只也会发狂的。

“还有一层，农家爱护耕牛，到了寒冬腊月，牛房里也会生火，以免牛只冻坏，如今虽然只是初冬，但此地的天气已是比我的家乡的腊月天时还冷，

为什么还有牧童在山上放牛？山上也没有青草给它吃呀！”轰天雷心想。

本来这都是浅显易见的道理，但因他刚才突然碰上疯牛，而且那个牧童又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他当然不会疑心一个小孩子会作弄他。当时为了帮忙这个牧童，急切间就无暇仔细推敲了。

轰天雷越想越是生疑，不过那两条黄牛狂性大发却是真的，他帮忙了那个牧童，也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利于他的意外之事，是以他终于这样想道：“或许这是大人指使那个孩子搞出来的骗局，不知下了什么药弄疯了那两条牛，好骗过路的好心人的银子。”不过这个假设也还是大有破绽，冬季山上极少游人，搞这骗局的人怎拿得准定有好心人路过？

轰天雷心道：“想不通也就算了吧，好在我也没有损失什么，只不过送掉了几两银子。”抬头一看，红日已在当头，轰天雷瞿然一省：“啊呀，不好，不知不觉竟为这桩事情耽搁了好些时候，须得赶快前往秘魔崖了。”

哪知他跑了一程，忽地又听得树林里有人尖叫。是个女人的凄厉叫声，叫声好像是给勒紧了喉头发出来的，叫得令人毛骨惊然。

轰天雷急忙朝那声音来处跑去，只见一棵树上，吊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那声厉叫，乃是在临死之前，出于求生本能的呼喊。

救人如救火，这个时候，轰天雷哪里还会想到自己不该耽搁时候，连忙飞快地跑过去把那妇人解下来。

那妇人早已晕了过去，轰天雷无奈，只好为她推拿，令她舒筋活血。那妇人悠悠醒转，哇的一声哭出来道：“谁要你救？你为什么不让我死！”

轰天雷道：“大嫂，你为什么自寻短见？俗语说得好，好死不如赖活，日子怎么难过，也得活下去呀！”他只道这个妇人是因家境贫穷，活不下去，才上吊的。

那妇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道：“过路的大哥，你不知道，奴家的丈夫，他，他诬赖我……”

忽地听得许多人吆喝之声，当前一个汉子拿着锄头，怒气冲冲地跑过来大叫道：“贱人，你干的好事，拿贼拿赃，捉奸捉双，如今，你们奸夫淫妇都在这儿，还敢说我诬赖你么？”后面跟着的十多个庄稼汉，有的拿着锄头，有的拿着钉钯，有的拿着禾叉，纷纷喝道：“打死这个奸夫！”“奸夫淫妇，一个也不能活！把他们五牛分尸！”“好呀，把他们五牛分尸！”

说时迟，那时快，这伙人己是一拥而上，锄头钉钯没头没脑的乱打过来。轰天雷自己不怕，却怕这个妇人无辜被害，当下只好拖着那个妇人，先冲出去。

只听得　　两声，轰天雷右臂一挥，使了一招“移山倒海”的打法，轻轻一拨，把一把锄头拨过去碰一把钉钯，锄头钉钯同时飞上了半空，那两个“庄稼汉”也都跌了个四仰八叉。

这伙“庄稼汉”大骂道：“好呀，你这奸夫淫人妻女，还敢恃强行凶，当真没有王法了么？”可是他们虽然气势汹汹，却也害怕轰天雷的神力，纷纷叫嚷，可没一个胆敢上来。

轰天雷放下那个妇人，说道：“你们听清楚了没有，我说的可不是本地口音，和这位大嫂更是从没见过面，怎能是她的奸夫？”

妇人的丈夫呆了一呆，似乎已是发觉自己错了，说道：“那你是什么人？”

轰天雷道：“我是过路的人，看见尊夫人上吊，我救她的。”

那妇人哭道：“小毛的爹，你可不能冤枉我，我哪里有什么奸夫！”

那汉子怒道："还说没有，有人看见你和一个男人那天在磨房里偷会的。"

那妇人道："胡说八道，那个人是个六十岁的老公公，路过咱们的村子，问我讨水喝的。"

那汉子："小柱子和我说的可不是老公公。"

另一个汉子道："哼，她也说是过路人呢，焉知不就是这个小子？"轰天雷本以为可以说得明白的，一下子又给这个人把帐算在他的头上了。

轰天雷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说道："这闲事我不理了，你们找那个什么小柱子大柱子问清楚吧！"

那叹子喝道："你不能走！"那些来帮忙"捉奸"的"庄稼汉"纷纷举起了锄头钉钯，挡住他的去路。

轰天雷怒道："你们想要怎样？"

那汉子道："我叫小柱子来认人，他说不是你，我就放你走。"

那妇人又哭又喊，叫道："小毛的爹，你没良心，你这分明是和小柱子串通了来坑害我。列位伯叔，你们不知道，小柱子是和我有仇的。那天他偷邻村何家三伯的鸡，给我看见，我说了他几句，迫得他不能不把到手的大母鸡放回去，从此他就恨上了我，叫他来对口供，他一定硬把老公公说成小伙子。"

那汉子骂道："闭你的嘴，小柱子有时虽然偷鸡摸狗，说话可是顶老实的。"

轰天雷抬头一看，红日已是沉西，蓦然一省，心里想道："这伙人来捉奸，那个什么小柱子既然是唯一的人证，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来？莫非这班家伙是背后有人指使，特地来找我的麻烦的。"

蓦然一省之后，轰天雷陡地喝道："你的家事你自己料理清楚，我可没工夫和你们纠缠了！"脚尖一点，施展"一鹤冲天"的身法，呼的一声，从众人头顶掠过，掠过之时，一个"旋风腿"横扫出去，把两柄锄头两柄钉钯踢得飞上半空。

那些人纷纷吆喝，随后追来，轰天雷不理他们，一股劲地飞跑。那些人哪里追得上他，不过片刻，轰天雷已是跑上高山，耳根清净了。

轰天雷暗叫倒楣，心里想道："林伯伯只怕早已等得心焦了，不知他走了没有？"他上山之后，接连碰上两件尴尬事情，越想越是起疑。"林伯伯约我在秘魔岩会面，此事他当然不会轻易泄漏出去的。刚才这班家伙，倘若当真是背后有人指使，前来和我为难，那个人又怎么会知道我有这个约会？既然找人和我为难，为何又不挑选一些会武功的？却找一个牧童和一班庄稼汉呢？"轰天雷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不再想它，径自到秘魔岩去。到了秘魔岩，已是将近黄昏的时分了。

秘魔崖是"西山八大处"之一，（按：北京西山有八个名胜之地，号称西山八大处。即长安寺、灵光寺、三山庵、大悲寺、龙王堂、香界寺、宝珠洞和秘魔崖。）在卢师山上。这块岩石形状颇为奇怪，从山顶上凭空伸出，下面有一块平地，好像张开了的狮子嘴巴。岩石底下有个石室，传说唐朝时候，有一个名叫"卢师"的和尚曾在这里居住过。

这石室在岩石下面，本来开有一道门可以进去的，只因年久失修，泥沙堆积，如今已是变成只能容得一个人蛇行进去的洞口了。

轰天雷游目四顾，但见空山寂寂，哪有人的影子，不禁大为恼懊，心里想道："林老前辈定然是怪我失约，业已离开了。"

心念未已，忽听得有声起自地下，是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外面来的是什么人？”

轰天雷又惊又喜，连忙答道：“晚辈凌铁威，请问老前辈是谁？”

那老者说道：“你是来赴一个约会的吗？”轰天雷道：“不错。”那老者哈哈笑道：“我就是约会你的那个人了，请进来吧！”

轰天雷怔了一怔，心里想道：“唇典（秘密帮会中人相认的暗语）尚未对过，怎么他就叫我进去？他为何又要躲在这荒芜污秽的石窟中呢？”

轰天雷性情耿直，人却并非莽夫，疑心一起，便即细心察看，只见洞口一堆枯黄的茅草，有给人践踏过的痕迹，地上还隐隐可以看得出有几点血渍。

轰天雷心念一动，朗声说道：“六六雁行连八九，第五十二房子侄凌铁威拜见六伯！”

洞中那个老人莫名其妙，虽然猜想得到轰天雷说的这两句话定有因由，但却不知应该如何回答，当下只好装作生气，喝道：“你知不知道我是受了伤才躺在石室里的，你不赶快进来看我，啰唆什么？我用不着你这样多礼！”

轰天雷道：“啊，原来六伯是受了伤不能出来？”

那老人斥道：“废话！我若非受伤，当然早就出来了，还用得着你问？”

轰天雷哈哈哈笑，说道：“好，那么请六伯稍等一会！”

洞中那个老人吃了一惊，喝道：“你干什么？”

轰天雷道：“六伯受了伤，小侄马上去请大夫来给你医治。”

原来他刚才用“唇典”相试，一试就试出了那个自称“林重”的洞中老人乃是假的。

他说的那几句“唇典”，讲起来有段故事。

当年梁山泊的首领宋江曾在汴京偷会名妓李师师，意图通过李师师的关系，和宋朝的徽宗皇帝谈和，联合抗金。宋江写了一首词送给李师师，表露他的这个愿望。“六六雁行连八九”就是词中的一句，下一句是“只待金鸡消息。”

因为梁山泊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合并是一百零八条好汉。“雁行”是兄弟的意思。六六三十六，八九是七十 二，所以“六六雁行连八九”，即是指梁山泊的一百零八位结义兄弟。“金鸡消息”比喻皇帝下的圣旨，梁山泊好汉希望和朝廷合作抗敌，因此宋江的那首词，在“六六雁行连八九”之后，紧接着的一句就是“只待金鸡消息”了。

轰天雷的曾祖凌振在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中坐第五十二把交椅，林重的祖父林冲则是坐第六把交椅。因此轰天雷在念了一句“唇典”“六六雁行连八九”之后，跟着就要说明自己的“房数”辈份。他说“第五十二房子侄凌铁威拜见六怕”，便是按照梁山泊好汉当年的排行。

倘若洞中这个老人真的是林重的话，他便应该回答一句“只待金鸡消息”。然后说一句“第六房林重在此等候第五十二房凌家贤侄已有多时了”之类的说话。这是梁山泊一百零八家后人初次见面时，必须说出的“唇典”，决不能说错的。

轰天雷知道对方乃是假冒的林重之后，如何还会上当？但因他不知对方虚实，因此，也就不敢鲁莽从事，去揪那人出来。心想还是赶快回去，把这件古怪的事情告诉丐帮帮主陆昆仑，然后方始设法查明真相，才是上策。

他这一跑，可就把洞中的那个老人引出来了。

那个洞是另有出口的，轰天雷只跑了几步，只听得“轰隆”一声，那个

老人推开封洞的石头，突然从另一边洞口出来，己是拦住他的去路。

轰天雷抬头一看，只见挡着他的去路的乃是一个身穿青袍的老者，脸上阴森森的毫无表情，也是一片铁青的颜色。

这青袍老者行动如风，哪里有半点受伤的迹象？他拦住了轰天雷，立即一抓向他抓去，喝道：“ 无礼小辈，我约你在此相会你为何要跑？见了我也不行礼？还不给我回来！ ”

轰天雷喝道：“ 你是什么人，胆敢冒充我的六伯？ ” 口中说话，双掌迅即出招，横截敌腕。

只听得 “ 嗤 ” 的一声，轰天雷发出的掌力竟似泥牛入海，一去无踪，给这青衣老者一■一按，轻描淡写的就化解了。轰天雷的上衣却被他撕去了一幅，身子亦是不由自已的蹬蹬蹬的连退三步。

这一来，轰天雷固是大吃一惊，那青袍老者也是不禁心头微凛了。原来他练的乃是一种邪派内功，化解敌招，看似毫不着力，其实已是用上了他的平生所学，使出八成以上的功夫了。他这一抓本来要抓裂轰天雷的琵琶骨的，结果却只是抓破了他的衣裳，而且双掌相交之后，他虽然是震退了轰天雷，自己的虎口，亦是隐隐感到发热。

轰天雷连退三步，只道那老者定然跟踪追击，不料那老者身形一起，却是从他身旁掠过，仍然拦住他的去路。双掌虚晃一招，一股腥风向轰天雷迎面吹来，冷冷说道：“ 凌铁威，你好无礼，胆敢对我生疑。你可知道，我若不是念在咱们两家的先人同在梁山泊聚义，刚才我这一掌已是足以取你性命！ ”

轰天雷一嗅这扑面的腥风，知道这老者练的乃是毒掌。他的武功虽然不弱，经验和见识还浅，心里想道：“ 他刚才不用毒掌，未免当真是手下留情，大概是想生擒我吧？ ” 他可不知，邪派中施展毒功也是有许多顾忌的，倘若对方的功力胜于自己的话，一用毒功，给对方反迫回来，那就有可能变成“ 害人不成反害自己 ” 的。是以这青袍老者的说话，虽然算不得是完全虚声恫吓，却也是想要不战而屈服对方。

不过轰天雷虽没识破对方虚实，他却是天生的倔强性子，青袍老者恐吓他，他越发愤怒。

轰天雷一声大吼，呼的一掌就劈过去，喝道：“ 无耻老贼，你已经给我识破，居然还敢冒充梁山泊的义士！ ” 这一掌用的是“ 霹雳掌 ” 中的重手法，掌力刚猛之极，青袍老者不敢轻敌，以一招攻中带守的阴柔招数化解敌招，轰天雷忽觉虎口微有麻痒之感，连忙运气御毒，只听得 “ 嗤 ” 的一声响，衣裳又给撕去了一幅。

青袍老者化解了敌招，立即抢攻，掌势飘忽之极，轰天雷想要和他硬拼，已是不能。青袍老者一面抢攻，一面喝道：“ 放肆，你凭什么说我冒充、还不快向长辈赔礼！ ”

轰天雷冷笑道：“ 林家六怕的金鹏十八变掌法你使出来吧，只须你使出三招，掌法对了，我就向你磕头赔礼！ ” 原来林重的祖父林冲乃是梁山泊的五虎将之一，阵上交锋用的是一根丈八蛇矛。这种长矛，不适宜于近身搏斗，故此林重将家传的武艺化到掌法上来，他所创的这套 “ 金鹏十八变掌法 ”，和任何掌法都不相同，以劈刺见长，暗合蛇矛的招数的。

青袍老者料知骗不了他，心里想道：“ 这小子的武功比他的师弟高得多，怪不得黑鹰年震山也曾在他的手下栽过跟头。我要杀他不是不能，但他这样

死拼，杀了他只怕我也得耗损几年功力。何况完颜王爷还有用得着这小子之处，王爷虽曾吩咐捉不了活的死的也要，毕竟还是活的更好，没奈何，只好请他的师弟出来了。”主意打定，一招“颠倒阴阳”，把轰天雷迫退两步，便即一声长啸。

长啸过后，山坡上的乱石堆中钻出一个人来，似乎心中有愧，抖抖索索地走下山坡，不敢面对轰天雷的目光，颤声说道：“师父有何吩咐？”

这刹那间，轰天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叫青袍老者做师父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师弟秦龙飞。他大吃一惊之后，失声叫道：“师弟，是你，你、你、你叫这老贼做什么？”

青袍老者冷冷说道：“龙飞，你据实回答他吧！”

秦龙飞扭转了面，说道：“师兄，不可无礼！我已经改投这位萨老前辈的门下，他是我的师尊！”

青袍老者哈哈笑道：“你听见了没有，秦龙飞是心甘情愿拜我为师的。嘿嘿，你的师弟叫我做师父，我还不是你的长辈吗？焉能说我冒充？”

轰天雷又惊又怒，喝道：“师弟，你当真是心甘情愿拜这妖人为师？”

秦龙飞木然地点了点头。他本来不想说话的，但一看青袍老者冷森森的目光正在朝他射来，瞧得他心里发慌，只好多说两句：“凌师兄，你不可对我恩师一再无礼，否则可休怪我不客气了。”

轰天雷瞧出不对，说道：“师弟，我不信你是真心拜他为师的，你是有什么把柄捏在他的手里，以致受他挟持，对么？”

青袍老者冷冷说道：“好，我暂且住手，让你们师兄弟叙谈。凌铁威，你大可以不厌其详，问清楚你的师弟。”不过他仍然站在两人中间，秦龙飞也因心中有愧，不敢过来和轰天雷正面相对。

轰天雷继续说道：“或者你是怕了他的暴力，被他强迫为徒之后，就不敢挣脱他的魔掌，是么？”

秦龙飞讷讷说道：“不是，不是的……”轰天雷道：“还说不是，我看你分明是心中有愧，以致说不出话来。师弟，你不用害怕——”

青袍老者一声冷笑，打断了轰天雷的话，向秦龙飞说道：“对，你一点也不用害怕，我教你的功夫已足够你对付师兄了，你还怕他打你不成？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用不着顾忌，好，你告诉凌铁威，为什么要改投我的门下？”

轰天雷是恐防秦龙飞害怕恶师，青袍老者却颠倒过来，说成是秦龙飞害怕师兄。不过秦龙飞内疚于心，的确也是对师兄有几分畏惧的。

但经青袍老者这么一说，秦龙飞却是不能不为他慑伏了。只好掩着良心说道：“我的师父神通广大，武功盖世，我心悦诚服拜他为师，这又有什么不对了？”

轰天雷又气又急，喝道：“不错，这妖人的确是神通广大，你喝了他的迷魂汤了，你已经迷失了本性啦！师弟，你醒醒吧！”

秦龙飞茫然说道：“你要我如何清醒？”

轰天雷喝道：“你放着家传的光明正大武功不学，学这妖人邪派毒功，这不等于舍弃黄金而拾取粪土吗？师弟，你怎能如此执迷不悟！”

秦龙飞咬咬嘴唇，偷看青袍老者的脸色。青袍老者冷冷说道：“他说我教你的功夫不行，你用我的功夫打他！”

秦龙飞吃了一惊，说道：“师父，你要我打他，他是我的师兄呀！”

青袍老者冷笑道：“你现在是我的徒弟，认真说来，他已经不是你的师

兄了，除非你不认我为师！”

秦龙飞冷汗涔涔而下，嗫嗫嚅嚅他说道：“弟子不敢！”

青袍老者道：“既然不敢，为何你不替我争一口气？”

轰天雷冷冷的看着他，说道：“师弟，你当真任凭这妖人摆布了吗？好吧，你若然不念往日同门之谊，那就来吧！”

秦龙飞听得“摆布”二字，忽地瞿然一省，心道：“我怎么忘了？”

可惜他这“瞿然一省”，并非就此醒悟过来，决心挣脱妖人的摆布；而是恰恰相反，他想起了青袍老者早就吩咐过他的说话，更进一层的听从青袍老者的摆布了。

轰天雷当然不是真的想要与他交手，见他眼神不定，心里想道：“看来他的良知尚未泯灭，此际正是交战于心。”

心念未已，果然便听得秦龙飞说道：“师父，不是弟子不肯奉命，请师父听我禀告下情。”

青袍老者道：“好，你说吧。”

秦龙飞道：“我这位旧日的师兄，是和我一同长大的，有如手足一般。请师父网开一面，原谅他的鲁莽无知，同时也让弟子有另一条路好走。”

轰天雷虽然极不满意他说这样窝囊的话，但见他还有手足之情，总是好了一些，“只要他良知未泯，就有回头之日。”轰天雷心想。由于抱着这个希望，轰天雷也就暂时不再多说什么，冷静的等待事情的演变。

青袍老者缓缓说道：“你要顾全同门之谊，那也未尝不可。你们从头做起，仍然可以做师兄弟的。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应该明白了吧？”

秦龙飞装作恍然大悟的神气，拍一拍脑袋，说道：“对，弟子真是糊涂，怎么这样简单的事情都没想到！”

轰天雷冷冷说道：“你想到什么了。”

秦龙飞道：“师兄，我说你才是执迷不悟！”

轰天雷道：“哦，怎的反而是我执迷不悟了？”

秦龙飞道：“我的家传武学，深浅如何，难道你还知道得比我更清楚吗？依我说呀，咱们过去所学的功夫，和我的师门所授，有如萤火之比日月！师兄，你是井底之蛙，但若及时醒悟，为时未晚！请你听我劝告，你也拜这位萨老前辈为师吧，咱们同一个师父，不是又可以做师兄弟了吗？”

图穷匕现，轰天雷这才知道师弟非但没有醒悟，反而是为虎作伥，陷得更深了。

他大怒之下，就要发作，忽地心念一动：“师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其中定有原因。我且再给他一个机会，看他如何？”当下朗声说道：“师弟，我助你挣脱这个魔头的魔掌，你现在赶快走！”口中说话，呼的一掌就向青袍老者打去。他只道师弟之所以为虎作伥，乃是恐惧逃不出尊师的手心之故。哪知他在这里狠狠的和青袍老者恶斗，秦龙飞仍是站在原地，动也不动。

轰天雷大为着急，一面打一面大叫：“师弟赶快跑呀！我纵然打不过这个妖人，最少也能够和他拼个两败俱伤，他是不能加害于你的了，你还怕他什么？走吧，回家告诉你的爹爹，找他算帐！”

青袍老者化解了轰天雷一连数招极为凌厉的攻势，轰天雷忽觉掌心麻痒之感又再升起，青袍老者一招“闲云出岫”将他推开数步，但却没有连续攻击，反而自己也跳出了圈子，向秦龙飞招一招手。

秦龙飞面如死灰，但却不敢不走过来，青袍老者说道：“凌铁威执迷不悟，我不屑和他动手，你用我的功夫打他。”

秦龙飞颤声叫道：“师父，我、我、我……”

青袍老者喝道：“你、你什么？他轻视本门武功，我是要你亲手击败了他，方能令他心服！你还不听我的吩咐？”

秦龙飞应道：“是！”一咬嘴唇，脸色蓦地变得铁青，果然就向轰天雷冲了过来，喝道：“凌铁威你胆敢侮辱我的师父，轻视我的这门武功，如今就叫你知道我的厉害，看掌！”

轰天雷焉能给他打着？身形一闪，一招“引虎归山”，已是抓着他的手臂，立即低声说道：“快随我走！”

他以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可以使得秦龙飞摆脱妖师的魔掌，哪知秦龙飞用力一挣，左手迅即反击过来，“乓”的一声，竟然在轰天雷的胸膛结结实实地打了一掌。

青袍老者哈哈笑道：“好，好，打得好！再打，再打！”

轰天雷的内功造诣比秦龙飞深厚得多，这一掌秦龙飞虽然打得着实不轻，轰天雷却只是稍微感到疼痛而已。不过他的内心却是伤痛之极了！

在此之前，他还以为师弟并非心甘情愿为虎作伥的，这一掌打在他的胸膛，他这才知道秦龙飞根本无意挣脱妖师的魔掌。

轰天雷“哇”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沉声说道：“龙飞，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师兄，难道你连父母都不要了么？你甘心跟这魔头，如何还能回家见你父母？”他这口鲜血不是由于受伤，而是由于内心激愤所至。

秦龙飞竟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双眼朝天，避开轰天雷的目光，就像喝了迷魂酒的疯人一样，向轰天雷乱打。

原来轰天雷只猜着一半，另一半还没猜着，猜着的一半是秦龙飞有把柄捏在青袍老者的手里，但还没有想到秦龙飞不仅是受挟制而已，他一离开这个青袍老者便有性命之忧。

秦龙飞练的这门邪派功夫日子越久受毒越深，此时已是每隔七天就要发作一次，每次发作，倘若没有青袍老者给他解药，那份痛苦实非言语所能形容。

青袍老者一面是手心捏着他的性命，一面又用揭发他的丑事来恐吓他。秦龙飞那晚在娄家庄做出侵犯吕玉瑶的事情，无疑已经错了，他料想这件事情，吕玉瑶迟早都会告诉她的父亲和轰天雷的，轰天雷知道了，他的父亲也就会知道的。因此即使青袍老者丝毫不加恐吓，放他回家，他也是不敢回去的了。

除了母亲之外，轰天雷是最爱护他的一个人。他敢于和轰天雷交手，固然是为了妖师所迫，另一方面，也未始不是恃着师兄一向都是爱护他的缘故。

他盲目乱打，料想师兄不会伤他，心里想道：“万一师兄失手把我打死，那也很好，省得我受许多苦痛。”此时他已陷入半疯狂的状态，虽然盲目乱打，招数却是越来越狠。

轰天雷心痛如割，只能勉强应付。本来好几次他可以抓着秦龙飞的，但在秦龙飞的疯狂乱打之下，要抓着他，非得下重手不可。轰天雷想起师父的恩情，如何能下重手？“师弟迷了本性，我决不能伤他！”轰天雷在心里自己对自己说道。秦龙飞听不见师兄心里的说话，但亦已知道师兄一定是这样想的。

一个顾念手足之情，一个心里毫无顾忌。这么一来。饶是轰天雷的武功远胜师弟，也是不能不处在下风了。

秦龙飞不知不觉使出了毒掌功夫，青袍老者传他的这套毒掌功夫，出掌之时，看似轻飘飘的毫不着力，其实却是暗藏劲力，比他原来所练的火候尚还未到的家传霹雳掌还要厉害得多。

轰天雷忽然见他出掌轻飘飘的，和刚才的疯狂打法大不相同，只道是师弟不愿真打，于是漫不经意的就接了秦龙飞这掌。

双掌一交，“蓬”的一声，轰天雷晃了一晃，竟是不由自己的退了两步。这还不打紧，双掌一交之后，他的手心立即又有麻痒痒的感觉，和刚才他接了青袍老者的毒掌之后的感觉完全一样。

轰天雷又惊又气又是伤心，喝道：“师弟，你舍弃本门光明正大的武学不用，真的要用这个魔头所教的邪派毒功来伤害我吗？”

秦龙飞冷冷说道：“现在你知道我师门武功的厉害了吧？你打不过我，你、你、你还不求饶？”

秦龙飞状若疯狂，心里却还有几分清醒的。他这样说，并非已是毫无自知之明，而是向轰天雷暗示，要轰天雷逃走。其实他心里的话是：“你假装打不过我，赶快逃跑吧！”可轰天雷是直性子，却哪里懂得他这弯弯曲曲的心思？

青袍老者哈哈笑道：“凌铁威，‘阵前无父子，举手不留情’这两句老话难道你都没有听过吗？何况你早已不是他的师兄了，焉能怪得他下毒手？嘿嘿，你不如归到我的门下来吧，一来可以保全你的性命，二来可以和龙飞依旧师兄弟相称，这岂不是就可以两全其美了？”

轰天雷给气得七窍生烟，破口大骂：“放你的屁，你把我的师弟害成这个样子，我拼了命也要和你算帐！”

青袍老者冷笑道：“你连我的徒弟都打不过，如何和我拼命？对，好徒儿，再用毒掌打他，叫他知道本门武功的厉害。我看在你的份上，会给他解药的，你不必有所顾忌，手下留情。”

轰天雷眼看秦龙飞好像完全迷失了理性，不由得又是生气，又是伤心。说时迟，那时快，秦龙飞已是一掌又打过来，轰天雷咬了咬牙，一招“如封似闭”，把秦龙飞推出两步。

这一次双掌相交，轰天雷用的力道比刚才大了几分，秦龙飞禁受不起，退了两步，身形摇晃，脸上忽地现出一层黑气。

轰天雷是个武学行家，见这形状，瞿然一省：“师弟用的是毒掌，给我的内力一迫，他毒害不了我，只怕会反受其祸。”他不愿意伤害师弟，但又不能不抵挡他的毒掌，只好把所用的内力使得恰到好处，令自己不至中毒，而又不会反伤师弟。

轰天雷要伤师弟不难，难就难在恰到好处，待到他把内力调度得恰到好处之时，他亦已是心力交瘁了。

青袍老者袖手旁观，看见轰天雷额上黄豆般大小的汗珠，一颗颗的滴下来，心中大喜。

原来他强迫秦龙飞和师兄交手，为的就正是要凌铁威深受刺激，弄得他心力交瘁的。此时他心中大喜，暗自想道：“待一会我再出手，这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他手到擒来了。”

心念未己，忽地隐隐听得秘魔岩上，后山朝北那边，好似有金铁交鸣之

声。青袍老者吃了一惊，心里想道：“林重这者贼难道又回来了？他们这么多人早就应该将他弄伤，即使捉不了活的，他也是难逃性命的呀，怎的还能让他回来呢？但不是他又是谁呢？”

轰天雷和秦龙飞苦斗，一个是心力交瘁，一个是神魂不定，他们对那后山隐隐传来的金铁交鸣之声，都是没有听见。

此时轰天雷正使到一招“平沙落雁”，单掌平按，要把秦龙飞攻来的毒掌粘出外门，也不知是他一时调度不当，用力大了点儿，还是秦龙飞故意诱他上当，双掌相交之际，秦龙飞忽地“哎哟”一声，身形有如风中之烛，摇摇欲坠。

轰天雷只道伤了师弟，大吃一惊。连忙收掌。本来他的武功已是练到差不多可以收发随心之境的，但此时他心力交瘁，骤然收掌，发出的内力反击自身，胸口却是禁不住突然作痛了。

就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秦龙飞回身一戳，中指恰好点着了轰天雷胸口的“愈气穴”，轰天雷正自一口气缓不过来，给他点着了穴道，咕咚便倒！

青袍老者哈哈笑道：“用不着我出手，你已经输了。凌铁威，这你可该心服口服了吧？徒儿，把他抓来吧！”话犹未了，只听得又是“咕咚”一声，这次却是秦龙飞倒下了。

原来秦龙飞被迫和他师兄交手，轰天雷所受的刺激固然很深，秦龙飞所受的刺激也是不浅，他在半疯狂的状态中点倒了师兄之后，忽地只觉一片茫然，人也就突然倒了下来晕过去了。

轰天雷叫道：“师弟，你、你，咦，你怎么啦？”原来他刚才虽不能及时运气闭穴，但他的内功造诣毕竟比他的师弟深厚得多，在地上打了两个滚，穴道也就给他自行解开了。他听得那“咚”的一声，知道是秦龙飞跌倒，怨恨师弟之意登时化为乌有，反而为他担忧了。

青袍老者见他在弹指之间，便能解开穴道，也是不禁心头一凛，连忙趁着他还未能够爬得起来之际，立即扑上前去，向他抓下，冷笑说道：“你的师弟很好，你可是不好了哪！”一抓之下，但却抓了个空。

轰天雷接连打了几个滚，但却爬不起来，山高坡陡，骨碌碌的就滚下了山坡。

青袍老者看出他已是失了抵抗的能力，纵声大笑：“凌铁威，你这小子跑不了啦！”不消片刻，已是追到，又再一抓抓下，笑道：“看你这回还逃得出我的掌心！”

轰天雷用力一撑，想要煞住急坠之势，然后跳起身来，尽最后一点气力和敌人拼命。不料这用力一撑，双脚反而陷入浮沙之内，越发爬不起来。只觉头上劲风飒然，青袍老者那一抓已是向他顶门抓下。

三更过后，通往西山秘魔岩的路上，出现了两条人影，一男一女，男的是黑旋风，女的是云中燕。

云中燕是蒙古公主身份，本来丐帮的帮主陆昆仑是不放心 让她冒险的，但在她坚持之下，最后也只好允许她和黑旋风一同去了。

幸好有云中燕同行，她的心思比较细密，到了西门脚下，她忽地想起一事，说道：“风大哥，假如咱们不走现成的这条山路，是不是可以找另外一条路绕过前山踏上秘魔岩？”

黑旋风一时未明用意，问道：“为什么？”

云中燕道：“依我看来，凌大哥多半是出事了。即使没有，咱们也该预

防万一，你说是么？”

黑旋风瞿然一省，说道：“不错，凌大哥倘若当真是出了事的话，正面的路必定有敌人埋伏，以防有人救他。好在我还熟悉西山的地理，我带你从宝珠洞那边绕过去，那就是秘魔岩的后岩了。这条路险峻难行，根本就是要从没有路之中找出路来走的，所以纵有敌人戒备，大概也会较为松懈。”云中燕笑道：“虽然如此，咱们也得小心一些，不可料敌太轻。”黑旋风道：“这个当然。”

走了一会，秘魔岩已然在望，黑旋风忽道：“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云中燕道：“好像是有人厮杀，而且不止一人，但却不是在秘魔岩上。”

黑旋风伏地听声的经验较为丰富，听了一听，说道：“奇怪，在后岩北面的方向，树林里面隐隐传来金铁交鸣之声，最少有四五个人厮杀。但在秘魔岩正面也似乎有声音传出，可惜距离远些，我听不清楚，是否厮杀的声音难以判断。”

云中燕道：“既然如此，先到人多厮杀的地方去看一看吧。”

两人飞快的朝那声音来处跑去，人还未到，只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你们要想杀我，只怕还没有那么容易。耿公子、杨姑娘，多谢你们援手，但请你们还是走吧。”

第四十回　荒林中伏

这苍老的声音叫“耿公子”和“杨姑娘”快走，风、云二人听了，不觉都是大吃一惊，慌忙加快脚步。

只见密林深处，一堆人正在厮杀。三个人被围在当中，一个是用一把折扇当作武器的书生，果然不出黑旋风所料，正是“闪电手”耿电；一个是使软鞭的少女；还有一个则是年约六旬，形容枯槁的老头。

云中燕悄悄说道：“这位杨姑娘就是我曾经和你说过的那位‘小魔女’杨浣青了。”至于那个形容枯槁的老头，他们两人都不认识。

包围他们的敌人也不过只有四个，一个道士，一个和尚，一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身材魁梧的武士，这武士的相貌一看就知不是汉人。

敌方虽然仅多一个，但这四个人可都是各有独门武功的一流高手。道士使的是一柄形如鹤嘴的短锄，招数甚为古怪；和尚使的是一把方便铲，竟是少林寺的佛门家数；中年妇人使的是一把长刀、一把短刀，招招狠辣；那个武士却是什么兵器都没有，一双蒲扇般的手掌盘旋飞舞，掌风呼呼，远远可闻。

黑旋风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看之下，就知道这四个人的功夫，任何一个都足以和他打成平手。

耿电和杨浣青各在一方，把那老者夹在中间，敌人攻来的招数，都给他们抢先接了去，看来他们是不想让那老者分神应敌。那老者身法迟滞，但每当敌人迫近了来，他偶出一掌，对方却非立即退开不可。因此看起来是耿电和杨浣青在保护他，但倘若没有他的支撑，耿、杨二人只怕也早已落败。黑旋风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位老英雄受伤很是不轻，居然还有如此功力！不知他是何人？”

半夜三更，山深林密，黑旋风和云中燕进了树林，双方恶斗的七个人，都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黑旋风心念未已，只见那个道士一锄劈下，耿电挡在老者身前，折扇一指，指向他的“气门穴”，道士本来甚占上风，却侧身一闪，说道：“林老头儿，你这话说得对。你活了一大把年纪，死也是应该的了，何必连累他人，为了成全你的义气，我们可以放走你这两个晚辈。”

此言一出，黑旋风方始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身受重伤的老者就是林重。

耿电喝道：“放你的屁，你们要害林老英雄，那是休想！”折扇疾挥，杨浣青的软鞭也同时打出。

只听得“铮铮”两声，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抢上来替道士接招，耿电的折扇打在他的钢铲之上，溅起点点火花。那中年妇人的双刀则朝着杨浣青滚斫而进。杨浣青的软鞭缠着她的长刀，一拉不动，中年妇人的短刀沿着鞭梢就削她的手指。她快杨浣青也快，软鞭一抖，放开她的长刀，一个“细胸巧翻云”，避招进招，软鞭卷向她的短刀。中年妇人抢上一步，长刀拨开鞭梢，从杨浣青身旁掠过。这儿招兔起鹘落，迅捷之极，总算双方都不吃亏。杨浣青夺不了那妇人的刀，固然是有点吃亏，那中年妇人的长短刀交互攻敌的绝妙招数，却连杨浣青的头发也没削了一根，亦是禁不住心头微凛。

耿、杨二人的攻势双双受挫之后，那道士冷笑道：“你这小子吹什么大气，凭你和这个野丫头的微末道行，就想保护得了林老头儿吗？”

那中年妇人笑道：“道兄，你大概还未知道这个小子的来历吧？”道士

道："他是谁？"那妇人道："他的父亲是南宋的飞虎军总兵耿照。"那道士道："就是江南大侠耿照吗？"那妇人道："不错，这位号称大侠的耿照早已做了大官了，你还不知道吗？"那道士道："哦，如此说来，我倒是不该答允放他了。"

两人一吹一唱，气得耿电怒火如焚，突然一跃而出，折扇点向那中年妇人胸口的"乳突穴"，"嗤"的一声，那妇人的衣裳被撕去一片，但耿电的折扇却给道士的药锄荡开。那妇人佯怒道："好小子，你想调戏老娘？"长刀一指，短刀一划，杨浣青冷笑道："你这妖妇自己也不照照镜子。"软鞭一个旋风急舞，替耿电扫开她的双刀。

那道士笑道："马大嫂不用生气！这小子既然不喝敬酒要喝罚酒，咱们成全他的心愿便是。"

许久没有作声的林重，突然一声大喝，反手一掌，劈那道士。

林重受伤之后，纵跃不灵，本来一直是兀立不动，在耿、杨二人掩护之下，应付对方的围攻的。那道士想不到他突然有此一着，百忙中药锄横挡，使了一招守中带攻的招数。锄头的锋刃迎截林重手腕，锄柄撞向他的肋骨。

这一招"劈云锄"法使得甚为精妙，当真说得是攻守咸宜，应变得当。但林重的掌法却更精妙，只见他倏地跃出，倏地退回，那道士一锄头劈了个空，虎口已是给他的指锋划过，　的一声响，锄头脱手飞出，斫在一块大石头上，入石三分。

林重哼了一声，说道："想不到黄石道人门下出了你这个不肖弟子，白鹤观的声名都给你败坏了！"原来这个道士法号"朝元"，乃是黄石道人的三弟子。黄石道人属于武当支派，后来另立门户，做了白鹤观的主持。数十年来，白鹤观出了许多好手，在武林中也有了不大不小的声名。

朝元道人恼羞成怒，冷笑说道："你这不识时务的糟老头儿，死在临头，居然还敢教训我么？"怒冲冲地跑去拔出锄头，回来就要和林重拼命。

那个一直没有开口的武士忽他说道："道长不用生气，待我给你报这一掌之仇！"朝元道人深知他的掌力刚猛之极，正好可以克制林重，于是便让他上去，自己则给他挡着耿电的攻击。

双掌相交，只听得"蓬"的一声，林重身形一晃，哇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那武士退了三步，面色铁青，紧紧咬着牙关，本来想要说几句得意的说话的，也说不出来了。

原来他给林重的内力一震，也是一口鲜血涌上喉头，只是他死要面子，不肯吐出来让人知道。

林重又受了伤，耿电这一惊非同小可，只道要糟，忽见两条人影从树林里捷如飞鸟般地扑出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耿大哥，守稳门户，我来帮你！"原来是黑旋风和云中燕及时来到。

那武士一见云中燕出现，面色突然大变，失声叫道："公主，是，是你……"他这么一叫，登时鲜血淌出嘴角，给震断的一只大牙，也跌了下来。云中燕斥道："卜钦罕，你为什么和这些坏人联手，欺负我的朋友？"

卜钦罕道："请恕小将不知。"云中燕道："好，你现在知道了，还不快给我滚！"

原来这个卜钦罕乃是蒙古国师龙象法王的弟子，在金帐武士之中名列第六，这次是作为蒙古使者的随从武官，来到金京的。另外的三个人则是金国的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王府中的高手。

卜钦罕一来是不敢和云中燕动手，二来他也受了伤，对方来了救兵，他自忖已是难讨便宜，当下心里想道：“师父受了拖雷元帅之托，正要查访公主的下落，我何不赶快回去报信。如何处置这件事情，由师父定夺好了，我犯不着在这里自讨苦吃。”主意打定，便即顺着云中燕的口气说道：“是，是，公主教训得是，小将告退。”

云中燕冷笑道：“我也不怕你回去御告国师，你叫他不必费神找我，我喜欢哪天回去自会回去，谁也休想迫我。”冷笑声中，长剑出鞘，和那个中年妇人交上了手。

黑旋风道：“耿大哥，你照顾林老英雄。”把耿电替下，呼的一掌就向那肥头大耳的和尚打去。这一掌不但劲道凌厉，而且暗藏有六七种擒拿手法。

那和尚把方便铲一立，喝道：“你就是黑旋风吗？叫你知道洒家的厉害！”方便铲荡起一圈寒光，可是却连黑旋风衣角都没沾着。不过黑旋风那一抓也抓不进去。那和尚一声大喝，方便铲以迅雷闪电之势疾铲过来，他快，黑旋风更快，一个“黄鹄冲霄”的身法已是向着他的琵琶骨凌空抓下，那和尚急忙变招，方便铲一举，一招“举火撩天”，护着头顶，黑旋风焉能给他打着，身形斜落，双方已是倏地由合而分。

黑旋风冷笑道：“我知道你是少林寺的叛徒，哼，你这不守清规的秃驴，撞在我的手里，定须叫你难逃公道！”原来这个和尚法号“观照”，乃是少林寺十八罗汉首座四空上人的徒弟，四空上人曾经拜托丐帮的帮主陆昆仑代他缉拿这个叛徒的，是以黑旋风知道他的来历。

那个中年妇人是黑道上的人物，她的丈夫马兴元曾是横行北五省的盗魁。两年前莫名其妙的死了，她做了寡妇，后来不知怎的，投入了完颜长之的王府。她的刀法自成一家，但和云中燕较量，还是稍逊一筹。

还有一个朝元道人，论他真实的武功，本来是在杨浣青之上的，但因他刚刚吃了林重的大亏，挫了锐气，却也只能和杨浣青堪堪打成平手了。

耿电把林重拉出圈子，说道：“老伯放心，这一仗咱们是赢定的了。”林重一看，看见黑旋风和云中燕确实是占了上风，杨浣青也足可以对付那个道士，放下了心上的石头，便坐下来，自行运功驱毒，耿电站在他的旁边守卫。

林重所受的毒伤委实不轻，但他的内功也是委实深厚，做了一会吐纳的运气功夫，不到半炷香的时刻，只见他的头顶上已是蒸发出热腾的白气。

朝元和观照都是武学的大行家，知道林重体中的毒质，正在随着汗水发散，心中俱是想道：“这老头儿只须恢复几分功力，再加上一个耿电，那时，我们只怕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两人不约而同地叫道：“风紧，扯呼！”

那中年妇人十分凶悍，她吃了云中燕几次亏，兀是恋战不休，朝元道人叫道：“马大嫂，一时胜败，算不了什么，咱们先找合子，再并肩子吧。”这是两句江湖黑话，意思是说找了帮手，再来打过。

云中燕在剧斗之中衣裳也有两处破烂，恼这妇人凶悍，喝道：“泼妇，留下一点记号再走！”霍的一剑横披，剑光过处，那妇人的头发随风飞舞，给削去了一大片，幸亏还未削着头皮。

那妇人凶性大发，左手一扬，短刀化作一道白光，笔直地向着云中燕胸口飞来，距离太近，闪避已来不及，云中燕百忙中使出“大弯腰，斜插柳”的功夫，柳腰后弯，横剑封着面门。只听得“叮”的一声，短刀从她头顶飞

过，把她头上插的一技玉簪也打落了。

云中燕怒道：“好呀，我本来可以放你走的，现在可不能了！”

耿电笑道：“她吃的亏比你大得多，穷寇莫追，算了吧！”

林重忽地张开眼睛，说道：“对，不能让他们跑到秘魔岩去，赶快去追！”

耿电虽然不知原因，但料想林重说的话必有道理，当下无暇细问，匆匆给黑旋风和林重介绍之后，便与杨浣青跑在前头，急忙追赶敌人。

黑旋风本是要到秘魔岩的，听了林重的话，心中一动，想道：“莫非轰天雷还在秘魔岩那边？”便即说道：“我是凌铁威的朋友，请问林老前辈可曾见过他了？”

此言一出，林重大为诧异，说道：“什么？你是他的朋友？我只道我给他骗了！原来你也给他骗了！我告诉你，你这个朋友可不是个好东西！”

黑旋风更为诧异，连忙问道：“他做了什么坏事，惹得老前辈这样生气？”

林重哼了一声，说道：“暗算我的就是凌铁威这小子！”

黑旋风大惊道：“有这样的事？”

林重道：“我就是因为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所以才冷不防中了他的毒针！”

黑旋风忙道：“老伯，你一定是认错人了，凌铁威是从来不用暗器的，更莫说用喂毒的暗器了。”

林重本来是在想道：“别的人怎能在我的面前假冒凌铁威？”但见黑旋风说得如此确凿，也不禁起了一点疑心，于是立即说道：“既然如此，你用不着照顾我了，赶快到秘魔岩亲自去看个清楚吧，这小子说不定还在那边。”

林重业已恢复几分功力，只不过尚未能施展轻功而已。“冒充轰天雷的小子不知是谁？”黑旋风心急如焚，欲知究竟，他料想把林重暂时留在后面，己是无妨，于是也就不和他客气了，连忙加快脚步，追上前去。

耿电和杨浣青追在前头，他们二人都是一等一的轻功，用不了多久，就追上了朝元道士等人。

双方边打边走，耿、杨二人以二敌三，阻止不了他们，过一会儿，云中燕跟着赶到，这才打成平手。

再过一会，黑旋风亦已赶到。此时已是到了秘魔岩的后岩。云中燕笑道：“风大哥快点来，你瞧在这个地方打架，正是最好不过！”原来他们立足之处，乃是一块滑如镜面的石台，也即是在十数丈高的悬岩之上，黑旋风一到，四面合围，敌人插翼难飞。

不料黑旋风上了石台，却不加入战团，而是忽地从他们旁边掠过，就跳下悬岩去了。

原来他听到了轰天雷的声音。

青袍老者正自一抓向轰天雷的琵琶骨抓下，还未抓着，他的顶门已是感到一股劲风。

这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青袍老者这一抓纵然可以抓碎轰天雷的琵琶骨，但他的天灵盖却是一定要给这从天而降的一击击破了。

青袍老者无暇伤敌，百忙中一个移形易位，掌心向上，使了一招“单掌擎天”，护着顶门。

说时迟，那时快，黑旋风已是一跃而下，把陷在浮沙中的轰天雷拉了起来。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看就知道轰天雷是给点了穴道，封闭的穴道刚刚自行解开，是以血脉还未畅通。于是他在把轰天雷拉起来的时候，双掌相

握，立即把本身的一股内力从轰天雷的掌心输送进去。

青袍老者此时亦已看清楚了黑旋风是什么人了，他最忌惮的人是林重，一见黑旋风也不过是和轰天雷一样，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登时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冷笑喝道："好呀，凌铁威，你找个朋友来给你陪丧，我又何惧？"

黑旋风笑道："阎王爷给你送请帖来了，你当真不害怕么？"声到人到。青袍老者先行向他扑来，却还没有他来得之快。

轰天雷叫道："留神他的毒掌！"黑旋风笑道："他打不着我的！"话犹未了，双方已是迅雷闪电般的对攻了十数招！

黑旋风以快打快，他浑号"黑旋风"，身法之快真如旋风一样。青袍老者双掌展开，方圆数丈之内，沙飞石走，但黑旋风仍然可以乘暇抵隙，不给他的毒掌打着，着着抢攻。

青袍老者暗暗吸了一口凉气："我十数年不到中原，不料中原竟出了这许多后生小辈，一个强似一个！"其实黑旋风和轰天雷乃是各有所长，不过他的打法却比轰天雷机警。若论本身功力，他还是略逊这青袍老者一筹的。

激斗中只听得朝元道人的声音在上面叫道："萨兄，是你在下面吗？"青袍老者连忙应道："是呀，你们快下来吧！"

青袍老者渴望援兵，却不知朝元、观照等人之所以逃来秘魔岩，也正是为了求取他的一臂之助。要知双方人数相差有限，武功也大至相当，林重这边虽然多了两个人，但本领最强的林重本人业已受伤，不堪再战，他们这边只要多添一个高手，就可以扳成平局，甚至反败为胜了。

秘魔岩下面黑旋风和青袍老者单打独斗，胜负难分；秘魔岩上面，耿电、杨浣青、云中燕和朝元道人、观照和尚及那"马大嫂"混战，以三敌三，也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谁也拦阻不了谁。此时双方都急于下去，打到悬岩旁边，便都跳下去了。

出身少林寺的观照和尚，外功差不多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内功也有相当造诣，但轻功却是较差，从十数丈高的悬岩跳下去，不觉有点心慌，他在半空中翻了一个筋斗，估计已经下降一半的时候，便把手中的方便铲往峭壁上一插，缓和急坠之势，想要把这十数丈高的距离，分成两次跳下。"小魔女"杨浣青正好在他上方，她的轻功超卓之极，有心作弄观照和尚，一脚就朝他的光头踩下。观照和尚大叫一声，连人带铲直跌下去。幸好不是跌在锋利的石笋上，而他又已差不多练成了铜皮铁骨，这才没有受伤。但这重重的一跤，亦已摔得他头晕眼花了。

杨浣青最先跃下，一见青袍老者，便即冷笑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你这个不要脸的老贼。风大哥，这老贼是我的手下败将，你让我对付他吧！"把手镯一拉。变作一条银丝鞭，就向青袍老者打去。

青袍老者怒道："那天你侥幸占了一点便宜，就敢说嘴。"双袖挥舞，与银丝鞭缠斗。但说也奇怪，他对付轰天雷和黑旋风，都可以稍微占点上风，但对付功力还不如"轰"、"黑"二人的杨浣青，却是只有招架之功，竟无还手之力。原来杨浣青知道青袍老者的来历，她曾得到师父武林天骄特别传授一套专为克制青袍老者而创的软鞭招数，是以青袍老者在敌方之中虽然武功最强，由她对付，却是绰绰有余。

转眼之间，两方面的人都已跳下了秘魔岩，登时变成一场混战。

双方混战之中，秦龙飞仍然是远远的站在那棵大树下面，既不来帮他的

师父，也不逃跑，倒好像是隔岸观火似的，只是呆呆的看，原来他所受的刺激太深，神智已是有点迷糊了。

黑旋风认得他是轰天雷的师弟，见他这个样子，早已觉得奇怪，只是一直没有空暇去理会他。此时他刚刚摆脱青袍老者，正要过去，朝元道人却又向他攻过来了。在这帮人中，朝元道人的武功仅次于青袍老者，黑旋风对他变幻莫测的辟云锄法，可还不能不认真对付。

青袍老者在和杨浣青缠斗之下，一时之间也是摆脱不开，急忙叫道：“ 快去抓那姓凌的小子！ ” 他不知道轰天雷得了黑旋风之助，血脉业已畅通，只道他的穴道初解，不难制伏。只要自己这边有人抓住了他，就可以拿他作为人质了。

那泼悍之极的中年妇人看出有便宜可捡，立即抢着过去，说道：“ 这小子交给老娘吧！ ”

轰天雷一口闷气正要发泄，见她肆无忌惮的迫近自己身前挥刀砍来，猛地一声霹雳，大喝道：“ 你这泼妇给我滚开！ ”

刀光掌影之中，只听得“　　” 的一声，中年妇人的长刀飞上半空。本来以她的本领，不至于一招便给轰天雷打落兵刃的，只因她刚才和云中燕恶斗之时，已经失了一口短刀，这就吃了大亏了。不过她也当真凶悍，长刀脱手，迅即便用近身扭打的打法，一托轰天雷的肘尖，一个“ 穿掌 ” 向上，竟然就用长指甲来挖轰天雷的眼睛。

轰天雷大怒，右臂一压，左掌“ 啪 ” 的便打了那中年妇人一记耳光，喝道：“ 看在你是女流之辈，我不屑杀你，滚吧！ ”

这一记耳光打得可还当真不轻，那妇人杀猪似的一声大叫，果然如奉纶音的跌在地上，身不由己的直滚出三丈开外。

观照和尚此时已是爬了起来，他也是一口闷气正自无处发泄，见中年妇人吃了亏，立即便提起方便铲跑来接应，一招“ 五丁开山 ”，沉重的钢铲朝着轰天雷劈头铲下。

轰天雷见他来势凶猛，倒也不敢轻敌。此时那妇人给他打得飞上半空的那柄长刀正好跌下来，轰天雷一接接着，立即挥刀迎击。刀铲相交，发出了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之声，火花四溅！

轰天雷的长刀刀锋反卷，观照和尚的方便铲也损了一个缺口。

看来是两不吃亏，但观照和尚已是吃惊不小了。要知他的方便铲是纯钢铸造，重达六七十斤，轰天雷用的这柄长刀，不过七八斤重，相差达十倍。“ 两不吃亏 ” 实则是观照和尚吃亏了。

观照和尚以气力自豪，想不到竟输给这个貌不惊人的少年，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说时迟，那时快，轰天雷一声大喝，挥刀又劈过来。

观照和尚硬着头皮，运足气力，使出少林寺嫡传的伏魔铲法招架。伏魔铲法本来刚猛之极，但仍然抵挡不了轰天雷的神力，不过三招，只听得“　　” 的一声，山鸣谷应，观照和尚那柄重达六七十斤的钢铲已是脱手飞出，跌下深谷。

朝元、观照这班人本来以为和青袍老者会合之后，就可以反败为胜的，哪知他们添了一个高手，对方也添了一个高手，结果还是打不过人家。

青袍老者见势不妙，连忙急攻数招，以进为退，倏地跳出圈子。杨浣青喝道：“ 哪里走！ ” 呼的一鞭打去，把青袍老者的一条衣袖打得化成片片蝴蝶。

青袍老者破袖一扬，喝道：“小丫头休得逞强，看我的暗器！”

只见一团烟雾从他袖中飞出，转眼之间，方圆十数丈内，烟雾弥漫，烟雾中唯见人影幢幢，已是敌友难辨。

群雄恐是毒雾，一时间自是无暇寻觅敌人攻击。轰天雷和黑旋风忙以劈空掌扫荡烟雾，待到雾散天青，青袍老者这一班人已是逃得无影无踪，连秦龙飞也不见了。

轰天雷叹口气道：“可惜，可惜，刚才本来有机会可以把师弟救出来的，不料还是迟了一步，不知他几时才能挣脱魔掌了。”

黑旋风正要问他关于秦龙飞的事情，林重已是来到。他一来到，便即问道：“凌铁威那小子呢？你们竟然给他跑了么？”

轰天雷怔了一怔，上前向林重施礼，说道：“第五十二房子侄凌铁威拜见六伯。”

林重吃了一惊，叫道：“什么？你就是凌铁威吗？”

黑旋风在旁哈哈笑道：“林老前辈，我没说错吧，一定是有人冒充他了，他才是如假包换的凌铁威。”

轰天雷掏出那封信呈给林重，说道：“不知这是否六伯亲笔写的书信？”

林重诧道：“不错，这是我亲笔写的。奇怪。怎么这封信到了你的手里，却另外有个人冒充你呢？”

轰天雷道：“那个人也知道梁山好汉的昏典吗？”

林重道：“他对答如流。一点不差，因此我才相信他的。不料他突然射出毒针，跟着他埋伏的一班党羽一拥而上，我要抓他己是来不及了。后来，幸亏在路上碰到耿老弟和杨姑娘，否则只怕我早已不明不白的冤枉死掉，做了个糊涂鬼了。”

黑旋风道：“那个冒名顶替的家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林重说道：“年纪和凌贤侄差不多，相貌很是清秀，看起来一点不像坏人，所以我才上当。”

黑旋风笑道：“我知道这个人了。”林重连忙问道：“是什么人？”黑旋风道：“这个人名叫秦龙飞，他是凌大哥的师弟。”

林重吃了一惊，说道：“他姓秦？是不是秦虎啸的儿子？”

轰天雷躬腰答道：“正是。但请六伯念在一百零八家先人结义的份上，饶恕我这师弟年少无知，要怪罪也只怪罪我吧。”

林重皱眉说道：“秦虎啸一世英雄，想不到竟然有这不肖之子。我虽然可以念在世交情份，但你这师弟所犯的罪却是天理难容！”说话中颇有怪责轰天雷不该为师弟求情之意。

轰天雷道：“我这师弟其实也不是怎样坏的，据我推测，他是受了别人的摆布，身不由己。”当下把秦龙飞如何陷入那青袍老者的魔掌的事情，尽其所知，说给林重知道。

林重说道：“有谁知道那个青袍老者吗？”

杨浣青道：“我知道，他名叫萨怒穷，是西藏密宗的俗家弟子。十年前他败在家师手下，销声匿迹多时，不知怎的，现在却投到完颜长之门下了。”

林重略一沉吟，忽地叫道：“不好！”

众人吃了一惊，连忙问道：“什么不好？”

林重叹口气道：“凌贤侄，不仅是你的师门不幸，只怕我也要回去清理门户了。”

凌铁威道：“老伯何以疑心令徒？”

林重说道：“事情已经十分明显，你有一个为虎作伥的师弟，我也有一个欺师灭祖的逆徒。这封信是我亲手交给那个逆徒，叫他设法送去丐帮的。”

下面的话不必林重再说，众人一想便即明白。青袍老者与秦龙飞何以会知道林重和凌铁威约会的秘密，当然是林重那个徒弟告诉他们的了。

同时凌铁威也恍然大悟了，心里笑道：“怪不得我在途中受了许多莫名其妙的阻拦，对方已经知道林老伯约我午时相见，他们当然要想方设法拖延我的时间，不让我在约定的时间到达秘魔岩了。”

林重没有儿女，只有两个徒弟，大徒弟陶令威早已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在他身边的是二徒弟王剑豪。

林重叹道：“我这逆徒王剑豪本是我的故人之子，父母双亡，自幼跟我。我没有儿女，拿他当儿子看待。或许就是因为溺爱他的原故，没有对他严加管束。近来我已发现了他的行径有点不对，交上了一班吃喝玩乐的朋友，因此我才想到要搬家的，但我却还想不到他竟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

凌铁威道：“这件事情，他的嫌疑当然最大，但其中是否另有蹊跷，老怕似乎还应该先查个明白。”

林重说道：“我当然要查个明白的。不过目前我恐怕是不能回家的了。”

黑旋风道：“陆帮主早就想和林老前辈相见，不如就请老前辈和我一同回去陆帮主那儿如何？”

林重说道：“我本来也想和他见面的，但因我是金虏朝廷的钦犯，他们丐帮虽然也受注意，到底还不是钦犯，过去我是怕连累陆帮主才避开他的。如今无路可投，只好去投他了。”

黑旋风笑道：“陆帮主收留了我和凌大哥，凌大哥是梁山好汉之后，不用说了。我不知是否钦犯，但也是金虏的鹰爪所欲得而甘心的人，陆帮主敢收留我们，林老伯自也无须顾虑了。”

林重苦笑道：“我失了一个逆徒，得见故人之子，也该说是不幸中之幸了。”忽地想起一事，回过头来，问耿电道：“耿公子，你是几时来到大都的，令尊好吗？今天怎的这样凑巧，你们也会来到此间？”原来耿电的父亲江南大侠耿照未曾南渡之时，就和林重相识的，有一段时间，林重且曾在耿照的“飞虎军”做过幕客。

耿电说道：“我们是昨天才到大都，今天就特地来这里拜候你的。”

林重诧道：“你们刚到大都，何以就能如此神通广大，知道要来这里找我？”

耿电笑道：“神通广大的不是我，是杨姑娘的师父。”

林重道：“杨姑娘，尊师是哪一位？”

杨浣青道：“家师姓檀，名羽冲。”

林重道：“呀，原来你就是武林天骄那个关门女弟子。怪不得我看你的鞭法颇似从令师的惊神笔法中化出来的。但令师和我是老朋友了，他到了大都，为什么不来看我。”

杨浣青道：“我也还没有见着家师，是今天早上家师才差人给我送来他的手谕的。手谕说他有事羁身，他知道我们到了大都，但暂时还不适宜和我们相见。他因为今天刚好抽不出身来，是以叫我和耿大哥一见手谕，立即赶来秘魔岩替他办这件事。”

林重又惊又喜，说道：“我真是佩服你的师父，他的耳目真是灵通，看

来这班妖人图谋我的秘密，他是早已了如指掌了。”
　　杨浣青道：“家师本来是金国的贝子。”
　　林重恍然大悟，说道：“对。这班妖人都是完颜长之派出来的，想必令师已经到过他的‘王府’，探听出了这个秘密。”
　　此时已是天濛光的时候，一行人离开秘魔岩赶回大都。黑旋风和轰天雷走在一起，说道：“凌兄，有一个人在丐帮的总舵等着你呢。”轰天雷道：“是哪位朋友？”黑旋风笑道：“这个人是你猜想不到的，但包管你一见到她就会高兴得发呆，你信不信？”轰天雷道：“这么说一定是我的好朋友了，但我的好朋友就是你和耿大哥，还有谁呢？”黑旋风笑道：“我现在不告诉你，你回去就知道了。”
　　回到丐帮总舵，轰天雷这才知道原来是吕玉瑶。
　　轰天雷又惊又喜，说道：“你怎么一个人来到金京？”
　　吕玉瑶低声说道：“爹叫我来找你的。娄家庄那件事情过后，他怕我留在家中惹祸。”
　　一句“爹叫我来找你的”，不啻是明白地告诉了轰天雷，她的父亲已经答应了他们的婚事，轰天雷喜出望外，说道：“你娘肯让你离开她吗？”
　　吕玉瑶道：“她本来是不答应的，和爹爹还曾吵了一架呢。但这次爹爹坚执己见，不再对她让步，我也一定要走，她无可奈何，只好让我走了。唉，娘也实在糊涂，好在我不听她的说话。”
　　轰天雷笑道：“将来我和你一同回家拜见你的爹娘，你娘的气就会消了，你也不用为了此事心烦,但你一个人来到金京,却怎的会知道要来丐帮找我？你又怎能找得到丐帮的呢？”
　　吕玉瑶道：“说来也真是无巧不成书，昨天我碰上意想不到的灾难，不料反而因祸得福，正在我遭受鹰爪围攻的时候，就遇见了风大哥和陆帮主了。”当下将昨日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给轰天雷知道。
　　轰天雷这才恍然大悟，说道：“想不到你那表哥丘大成竟然坏到这个田地，怪不得你要说你娘糊涂了。”
　　吕玉瑶的母亲要迫她嫁给内侄之事，轰天雷是早已知道了的，故此才出此言。吕玉瑶听了这话，可是面红直到耳很了。
　　大家都知道他们二人是经历了许多磨折的情侣，久别重逢，自有许多话说，是以谁都不去打扰他们，让他们二人在一旁喁唱细语。
　　同样的是经过许多磨折才得相逢的情侣，还有黑旋风和云中燕这一对，此时杨浣青正在向他们道贺。
　　杨浣青笑道：“我没有骗你吧，你一到大都，就找着了风大哥，说起来你还应该请我喝谢媒酒呢！”耿电笑道：“别人早已心心相印了，还用得着你做媒？”杨浣青笑道：“好，那就不叫谢媒酒，叫做谢，谢什么呢？谢我指引之功的庆功酒吧。”云中燕道：“好呀，我还没有说你，你倒开起我们的玩笑来了。认真说起来，你和耿公子才是要谢我呢。嘿嘿，要我说出你们两口子在凉州的事情么？”
　　陆昆仑笑道：“林大哥，今天能够接到你的大驾，真是意想不到。你瞧他们年轻人多么快乐，咱们哥儿俩也应该叙叙了。”他们老友相逢，沉浸在年轻人欢乐的气氛中，也好像是恢复青春了。
　　林重笑道：“我这次倒真是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了，若不是遭到这场横祸，只怕我还不能到你这儿来呢。”

陆昆仑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他们年轻的一辈比咱们老一辈又强多了。哈哈，今天这个聚会，大可以叫做风云雷电会合了。”

林重道：“风云雷电会合，这是什么意思？”

陆昆仑笑道：“你还未知道他们的绰号吗？风少侠浑名‘黑旋风’，凌铁威浑名‘轰天雷’，这位和林来的蒙古公主外号‘云中燕’，耿公子外号‘闪电手’。这不是风云雷电会合吗？”林重这才知道云中燕是蒙古公主的身份，不胜诧异。

云中燕道：“我早已不是什么蒙古公主了，我正为这个身份心烦呢。”

陆昆仑道：“对啦，听说你们的使者要来大都，恐怕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云中燕道：“今天我已经碰见一个先祖手下的金帐武士了。使者来不打紧，但据我所知，龙象法王恐怕也会来的。”

黑旋风解释道：“龙象法王是布达拉宫的首席喇嘛，被尊为蒙古的‘国师’。他的武功自命天下第一，第一未必，但的确是十分厉害的，云姑娘很是有点害怕给他捉回去呢。”

云中燕嗔道：“别把我说得这样胆小，怕我是不怕他的，不过他用我叔父之命来欺压我，我觉得还是避开他好些罢了。”

林重道：“我早已听得龙象法王的声名，我倒想会一会他，看他的龙象功有多厉害？”

陆昆仑笑道：“难得咱们长幼两辈的好朋友都在今日相逢，大家都来喝酒吧。”原来丐帮所设的“接风宴”已经摆好了。

耿电先给陆昆仑敬酒，说道：“陆帮主，多谢你那年帮了我的大忙，使得我们骨肉团圆，家父对你感激不尽。”

陆昆仑叹道：“日子过得真快，一转眼又差不多是十年过去了。我们正等待着令尊率领王师北指，收复中原呢。临安气象如何？”

耿电叹口气道：“临安的气象，我念一首诗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了。‘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小朝廷只余剩水残山，可还是苟且偷安，不思振作呢。”

林重叹道：“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哪知还是这样一个委靡不振的局面，真是好不令人失望。但不知令尊可还得朝廷重用么？”

耿电说道：“虞允文元帅逝世之后，仍是权臣当国，家父目前虽然如旧率领一军，镇守江淮，但事事都受掣肘，军中的重要职位，也都被权臣任用私人，他只是担个总兵的虚衔而已。恐怕他这个飞虎军的总兵官也不会做得长久呢。”

林重拍案说道：“靠朝廷来抵御外侮，那是靠不住的。可惜梁山好汉的事业没人继承，否则岂容大好河山，沦为夷狄？”

黑旋风笑道：“老前辈不必灰心，陆帮主刚才说过，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在座的凌兄就是梁山后辈，你老前辈也可以继承梁山事业。”

林重哈哈笑道：“我是老了，不中用了。但你也说得对，上一辈的英雄豪杰死了，还有后一辈的英雄豪杰。如今我是期望你们这班少年豪杰，能够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了。”

轰天雷笑道：“六伯，你是老当益壮，这担子恐怕还不能让你卸下呢。”

陆昆仑道：“说起老一辈的英雄，我又想起一个人来了。耿贤侄，你还记得当年护送你前往江南的孟老镖头孟霆么？”

耿电说道：“ 听说他将要举行封刀大典，我正是因此特地从凉州赶来，想要参加这个盛典的。 ”

陆昆仑道：“ 你的消息倒很灵通，是谁告诉你的？ ”

耿电说道：“ 是青龙帮的龙帮主。他说他本也想来的，可惜难以抽身，是以一并叫我代他致贺。只不知孟老镖头的封刀大典定在何时？ ”

陆昆仑笑道：“ 你来得正合时，就是明天！ ”

第四十一回　封刀大典

耿电瞿然一惊，说道：“就是明天？”

陆昆仑道：“我和他是几十年的交情，他的封刀大典，我本来应该去的，现在却不便去了。”

耿电问道：“听说镖行的规矩，老镖头‘封刀’之后，保镖的事，他是不管的了。因此在‘封刀大典’的同时，亦即是镖局新的总镖头接任之日。对么？”

陆昆仑道：“不错，这和武林中的一个门派，由退休的老掌门人立新掌门人差不多。不过镖局的总镖头不一定是由老镖头的弟子继承，也可以在得力的镖师中选择就是了。我就是因此，不便亲自到虎威镖局向他道贺。”

用不着陆昆仑详加解释，耿电已然明白。要知镖局做的是保镖生意，它是公开营业的，干镖行的人必须交情广阔，路路皆通，和黑道人物固然要讲交情，与官府中人也须结纳。丐帮如今已是和金国的朝廷暗中作对，身为帮主的陆昆仑自然是不便在镖局露面了。

耿电颇感踌躇，说道：“孟老镖头于我有大恩大德，我倘若不见他一面，心中实在难安。青龙帮的龙帮主又曾嘱托我和他联络，我更是非去不可，但不知会不会连累他？”

林重沉吟半晌，说道：“陆帮主树大招风，他若然在孟霆的封刀大典之中露面，只怕纵使改容易貌，也会有人认出了他。耿老弟，你初从江南来到，和北方的武林人物，认识的大概还不多吧？”

耿电说道：“我曾经和完颜长之的儿子完颜豪朝过相，金虏的御林军副统领剪长春也曾和我交过手。此外就是昨天在秘魔岩碰上的那几个鹰爪了。”

刚刚说到这里，陆昆仑派遣出去打听消息的丐帮弟子，已经有人回报。

第一个是去林重家里打听的，报说林家已贴上官府封条，他的二弟子王剑豪不知下落。此事早已在林重意料之中。

第二个人打听到的消息却是和丐帮有关的。那人说道：“据报蒙古派来的使者是木华黎，他手下的几个武士前天已到了大都先行商量，他本人昨天也到密云了。蒙古使者来不打紧，但对本帮恐怕有点影响呢！”

云中燕道：“啊，这使者是木华黎！”

黑旋风问道：“这木华黎是什么人！”

云中燕道：“他是神翼营的统领，神翼营是先祖成吉思汗手创的最精锐的一支骑兵。他也是先祖昔年手下十八名金帐武士的第一号武士。”

黑旋风道：“蒙古派出这样一个重要人物来作使者，恐怕不仅是亲睦邦交那样简单了。”云中燕道：“我也是这样想。”

耿电说道：“我在江南之时，曾风闻朝廷有和蒙古联盟对付金国之议，但现在蒙古又派遣这个木华黎到金国来作使者，说不定会反过来，是他们联盟对付宋国呢。”

林重说道：“蒙古鞑子也好，女真鞑子也好，总之他们掌握权柄的人都是狼子野心，要想吞并咱们中国的。他们使出什么翻云覆雨的手段，也都毫不稀奇。但只要咱们老百姓能够齐心抵御外侮，那也用不着害怕他们。”黑旋风道：“老前辈说得是。”

云中燕问那探子道：“你可知道蒙古的国师龙象法王来了没有？”

那探子道：“听说有一个从蒙古来的大喇嘛，早已住在完颜长之的王府

之中，不知是否就是你说的龙象法王？”云中燕道：“那一定是了。”

陆昆仑接着问那探子道：“你说蒙古使者来到大都，恐怕对本帮有点影响，这又是什么缘故？”

那探子道：“是这样的：金主将在明天派出完颜豪出城迎接蒙古使者，使者进入京城之后，所经的街道和附近的街道都一律禁止人行。另外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亦已下了命令，要把京城的叫化子都关起来，据说这是为了‘整饬市容，免碍观瞻’云云。”

陆昆仑哼了一声，说道：“这不过是藉口而已，骨子里一定是要对付咱们丐帮的弟子。”

那探子道：“帮主所料不差，在王府里卧底的兄弟传出来的消息，也正是这样说的。”

陆昆仑道：“他怎样说？”

那探子道：“据说，完颜长之要手下把捉到的叫化子详加审讯，本地口音又有街坊担保的三日之后放人，外地口音的那就要扣留了。”

陆昆仑道：“我在大都一日，完颜长之一日不得心安，那也难怪他要想方设法来对付我了。好吧，我就暂且让他一让。”当下吩咐留守分舵的几个弟子：“你们尽快在今晚二更之前，给所有的本帮弟子报信，叫他们在这三天之内，暂时避避风头。”

黑旋风笑道：“耿兄，大都的官儿明天忙着迎接‘上国’的钦差，对你倒是大大有利。”

林重老于世故，沉吟半晌，说道：“不错，蒙古派来这样一个重要人物来作使者，完颜长之父子以主人的身份陪客，当然无暇兼顾别的事情，那是不用说了。就算次一等的人物，如翦长春、朝元道人、观照和尚等的，料想也是要在他们的王府担当守卫的。”

耿电喜道：“在这里，敌方认识我的就只这几个人，只要这几个人不到虎威镖局，我去会见孟老镖头，料也无妨。”

陆昆仑想了一想，说道：“话虽如此，也还是要小心一些。这样吧，我们帮中有两个擅于替人改容易貌的巧匠，明天我叫他们替你乔装打扮一番，他们的易容术，瞒至亲好友是瞒不过的，普通相识的朋友，却保险可以骗过他们的眼睛。”

黑旋风笑道：“耿兄风度翩翩，最好扮作一个贵介公子。”

杨浣青笑道：“那么我就扮作他的书童。”

陆昆仑怔了一怔，说道：“杨姑娘，你也要去？”

杨浣青道：“我虽然杀伤了许多鞑子武士，那都是在外州外县干的事情，大都的金国鹰爪，认识我的人比认识耿电的更少。再者，我的师父说也会凑凑这个热闹，我想去碰一碰他。”陆昆仑拗她不过，只好答应让她扮作耿电的书童。

轰天雷道：“我是个乡下出来的小子，认识我的人更少了。”

林重皱眉道：“你也要去？”

轰天雷道：“我和吕姑娘商量过了，我是替她的父亲去问候孟老镖头的。”原来当年护送耿电南归之事，就是由陆昆仑从中策划，由孟霆和吕玉瑶的父亲吕东岩双作保镖的，是以轰天雷这样说。不过他这么一说，不啻在人前承认了他和吕玉瑶的亲密关系，却把吕玉瑶羞得低下头了。

黑旋风笑道：“你们三位都去，不在乎多我一个，我也凑凑热闹吧。”

陆昆仑素知黑旋风机警多智，也就答应了。

跟着云中燕也说要去，陆昆仑道：“ 云姑娘，你的身份不同，还是别在这种场合露面的好。 ”

云中燕道：“ 怕什么，翦长春、朝元、观照等辈都不会在虎威镖局露面，何况木华黎与龙象法王？我这一去是决不会碰上他们的。 ”

林重说道：“ 陆帮主的顾虑也是对的，虽然依理推测，你在虎威镖局大概不会碰上这一些人，不过你却也是树大招风呢。 ”

云中燕道：“ 我怎么能和陆帮主相比？陆帮主才是树大招风，我不过是无名小卒。 ”

杨浣青笑道：“ 云姐姐，你这话说得太谦虚了，你在江湖上的名头响亮得很啊，怎能说是无名小卒？ ”

云中燕道：“ 我来到中原未满三年，与武林人物从无来往，有谁知道我是何人？ ”

黑旋风笑道：“ 你别忘记你的四叔拖雷早已嘱咐完颜长之要把你找回去呢。前天那个假冒丐帮弟子的鹰爪孙不也是本来不认识你的吗，但一见你的形迹可疑，他就缀上你了。敌方的重要人物，大概不会为一个镖局的什么‘ 封刀大典 ’跑去观礼的，但以孟霆交游之广，虎威镖局声名之大，‘ 白道 ’（江湖术语，属于官府这面的人称为‘ 白道 ’。）中人，或多或少，定必也有人来。你无谓冒这个险呀。 ”

吕玉瑶笑道：“ 云姐姐，我也不去，你就陪陪我吧。 ”她是自知本领不足，故而宁愿留在丐帮，不和轰天雷作伴的。

云中燕拗不过众人，虽然心里很不愿意，也只好留下了。

众人商议已定，第二日一早，便即按计划乔装打扮，分头前往虎威镖局。好在他们住所的附近街头并非蒙古使臣必经之处，街道上的巡逻兵士虽然比平日多了许多，还没禁止通行。

虎威镖局此时正是“ 高朋 ”云集，十分热闹。

孟霆起初还担心会受蒙古使者抵达金京的影响，宾客恐怕来得不多，结果却是颇出他的意料之外。

不但京城里各大镖局的总镖头都来齐了，外地的镖局，在江湖上叫得响字号的，差不多也都派有人来。当然除了镖行之外，还有他的武林朋友，这班朋友，比镖行的人还多。

封刀大典，定在午时举行，按照镖行的规矩，退休的老镖头用不着太早在宾客之前露面，一般来说，大概只要早半炷香的时刻，老镖头出来向宾客答谢之后，就可以举行封刀大典了。

这个规矩的形成，由于两个原因，一个是让这退休的老镖头在最后的时刻再考虑一次继任的人选，假如这个镖局的规模很大的，那么从各地赶来的分局镖头或许当天才能赶到，他们也有机会可以向老镖头提供意见。另一个是某些老镖头是迫于无奈才“ 封刀 ”的，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是以避免太早接见宾客，给人问长问短。习俗相沿，这就成了惯例。当然老镖头若是自己愿意，在举行“ 封刀大典 ”之前，把至亲好友延入私室商谈，那也是可以的。

虎威镖局在各地设有七八间分局，不过这些分局的镖头都是提早几天就赶到总镖局的，孟霆要和他们商量的也早已商量过了，是以从这天一大清早起，他就把自己关在一间静室之中。

数十年“刀头舐血”的生涯，有如云烟过眼，在这“封刀大典”的前刻，他的心情极是难以形容，有几分自豪，也有几分后悔，更多的却是苍凉。

几十年来，他亲自出马保的镖也不知有多少次了，虽然经过许多风浪，总算没有一次失手。想至此处，他不觉掀须微笑，心道：“我总算对得起虎威镖局这块金漆招牌。”

但这份自豪的情感却忽的有如云烟消逝，他心里叹了口气，又再想道：“这又有什么值得夸耀呢？几十年来我给达官贵人富豪巨贾保镖，侥幸没有失手，那也不过对他们有好处罢了。那些人当面奉承我，背地里还不是把我当作他们的看门狗？”

“不过我总算也曾保过一次我自己值得骄傲的镖。”孟霆又再想道：“我护送江南大侠耿照的儿子前往江南，耿照如今已经成为抗金名将，他的那位公子想必也已长大成人，为国效劳了吧。”

想起这件值得骄傲的事，孟霆情不自禁的伸一伸拳，踢一踢腿，脸上泛出得意的笑容，“我虽然是有点老了，但精神和气力可还都比得上壮年呢。今日卸下了镖局的担子，我倒是可以干我自己愿意干的事情了。”孟霆心想。

原来孟霆之所以要“闭门封刀”，并非是由于想享晚年之福。恰恰相反，他的“封刀”，只不过是不想再干镖局的营生；所谓“闭门”，也不过是对同行交代的一句门面话而已。他正在向往新的天地，想要过一种与前大不相同的新的生活。

他从耿照、耿电父子的身上想到了他的老朋友龙沧波，“龙沧波当年奉耿大侠之命留守江北，创立了青龙帮，听说如今已是在祁连山上开山立柜，颇具规模了。‘封刀’之后，我是应该去看看他啦。嘿嘿，为了帮他的忙，就是在封刀之后再开杀戒，那也说不得了。我已经不是总镖头，待会儿只要把说话交代得清理一些，有这许多武林朋友作为见证，将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情，谅也不至于牵连了虎威镖局。”

孟霆正在盘算避免牵连虎威镖局的办法，他的大儿子孟铸进来禀报外面的情形。

“爹，今天的客人可真来了不少，陕北双雄、冀中双煞都从远道赶来了呢。各大镖局的总镖头都已到齐，那是更不用说了。要不是那个什么蒙古使者恰巧今日进京，来的客人恐怕还要更多。”孟铸洋洋得意说道。

孟霆掀须笑道：“那是朋友们给我的面子。你去招待各位叔伯吧。”

孟铸道：“外面已经有两位师兄打点了。我、我——”

孟霆道：“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孟铸道：“客人虽然来得不少，不过——”

孟霆道：“不过什么？”

孟铸道：“不过公门中人只来了两个，一个是御林军的军官，

一个是京兆尹衙门的老捕头。那个军官听说在御林军中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言下之意，似乎感到有点遗憾。

孟霆却是大为欢喜，笑道：“这不正是最好不过吗？要那么多白道中人来作什么？”

孟铸好像恐怕父亲对他误会，迟疑半晌，说道；“爹，我懂得你的心事。只是三师哥——”

孟霆道：“他怎么样？”

孟铸说道：“他说镖局过去凭着爹在江湖上的交情和威望，插上一杆镖

旗，就可以在大江南北通行无阻。但爹爹封刀之后，就恐怕没有这样顺利了。”

孟霆道：“他的意思是——”

孟铸说道：“三师哥的意思是，爹爹凭着本身的威望，过去用不着向白道中人太卖交情，但以后若要镖局继续兴旺，恐怕对黑道白道，都不能不多些拉拢了。”

孟霆说道：“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说的‘黑道’只是陪衬，用意还在于多拉拢白道的交情。”

孟铸说道：“不错，他还说虎威镖局的总局过去设在洛阳，不比现在是设在大都。”

孟霆道：“所以就更要和官府中人拉拢了？”

孟铸说道：“以镖局现在的景况而论，其实多做一些生意少做一些生意，我看也没多大关系。三师哥却不是这样想法，他要虎威镖局永远执镖行牛耳。大都是金国京城，白道的交情更非着重不可。今天白道中人只来了两个，他觉得有点不够面子。后来我和他说，这两个家伙不去奉承蒙古‘钦差’，已经算得是给我们镖局的面子了，他才不再唠叨。”

孟霆道：“他这样关心镖局的前途也还是好的，但愿他不要误入歧途就好了。”

孟铸说道：“爹，你准备把总镖头让给谁当？”

孟霆道：“你是我的长子，本来依照惯例可以由你担当的……”

话未说完，孟铸就连忙摇手道：“爹，我和二弟都没有这个意思。”

孟霆说道：“你特地来和我说你的三师哥，莫非是他想当这总镖头么？”

孟铸道：“爹，我正是害怕大师哥和三师哥为了继任总镖头之事，将来会闹得不和。”

孟霆道：“大师哥和你说过些什么？”

孟铸道：“对继任总镖头之事，大师哥、三师哥都没和我说过什么。但我看三师哥却是很在乎的。镖局上下的推测，也以为新任的总镖头不是大师哥就一定是三师哥。”

孟霆道：“你的意思怎样？”

孟铸道：“论武功是三师哥最好，人也精明干练，他做总镖头，镖局定必兴旺。但大师哥为人宽厚，镖局上下人等，对他却是比较好些。”

孟霆道：“我封刀之后，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离开镖局？”

孟铸诧道：“爹，你要往哪儿！你不做总镖头，也还可以住在镖局的呀。”原来他们在河南乡下虽然还有老家，但家乡正当蒙古和金国交界之地，连年战祸，田园早已荒芜了。

孟霆道：“我去哪儿，你不用管。我只问你愿不愿意离开大都？”

孟铸道：“爹往哪儿，我就往哪儿，这还用问吗？”

孟霆微微一笑，说道：“在京城的镖局，你是少镖头，人家也都把你当作‘少爷’一样奉承，跟我到外面去，说不定可是要吃苦的啊！”

孟铸说道：“爹，这里没人，我和你说心里的话，我在金京，虽然过得舒适，可是见了鞑子的横行霸道，就忍不住心里生气。我是巴不得离开大都的。二弟和我也是一样心思。前两天我们还在商量，想请爹爹趁着在封刀之后镖局要重新安排人事，把我们调到外地的分局去呢，只是不敢和爹爹说罢了。如果爹爹肯带我们离开大都，那正是再好不过。”

孟霆说道：“好，咱们父子同心，那我就可以放心卸下这副担子了。”

孟铸道：“ 这副担子，爹，你是准备让谁来挑？”

孟霆笑道：“ 既不是你的大师哥，也不是你的三师哥，你现在用不着多问。”

孟铸大为诧异，正待出去，忽又听得敲门之声，这次进来的是孟霆的大弟子归伯奎。

孟霆道：“ 有什么事吗？”归伯奎是以大弟子的身份替师父作“ 知客 ”的，却忽地跑到师父的静室来，孟霆不觉也有点奇怪了。

归伯奎道：“ 外面来了两个来历不明的客人。”

孟霆道：“ 哦，是怎么样的两个客人？”

归伯奎道：“ 是一个衣服华丽的少年和他的书童，看模样是富贵人家的子弟，说的却是外地口音。”

孟霆道：“ 这少年姓甚名谁？”

归伯奎道：“ 他不肯说，他说你老人家见到他就会认得的。”

孟霆诧道：“ 这倒奇了，这十年来我家住大都，从没到外地走动，怎的会有一个年轻人与我相识，除非他是我哪一个老朋友的儿子，但若是那样，他也用不着隐瞒姓名来历呀。”

归伯奎道：“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师父你老人家的朋友当然是上了年纪的武林前辈，这少年不过二十来岁，说话的口气却似乎和你老人家甚有交情，当然是冒充的了。所以我最初不想让他进来，就把他撵走的。可是，可是……”说至此处，忽地面上一红。

孟霆笑道：“ 你是不是试了他的功夫了？”

归伯奎道：“ 不错，我和他握了握手，这少年甚是邪门。”

孟霆道：“ 怎样邪门？”

归伯奎道：“ 我用上了内家真力，起初只用一成，逐渐加到八成。这少年竟似毫无知觉，但也不见用内力反击。他说话又很客气，因此我本来不敢把这件小事情来禀报你老人家的，但恐怕闹起来我们师兄弟都不是他的对手，那就损了你老人家的面子了。无可奈何，只好向你老人家禀报。”

归伯奎是孟霆的大弟子，本领虽然比不上三师弟赵武仲，但内力之厚却在一众同门之上，在江湖上也算得是一流好手的了。以他的混元掌力竟然试不出那少年的深浅，则那少年的功力当然更是远远在他之上了。孟霆听了好生惊诧，忽地心念一动，说道：“ 他进来了没有？”

归伯奎道：“ 这少年倒是彬彬有礼，我没请他进来，他还站在门外。”

孟霆道：“ 好，且待我去看看。”

幸好这时要来孟家的客人都已来齐，大门外就只有那个少年公子和他的书童。

耿电和杨浣青站在门外，杨浣青有点担心，悄声说道：“ 听说镖行的规矩，未到封刀时刻，老镖头是不见客人的。”耿电笑道：“ 我想他会出来的。”果然话犹未了，孟霆父子和归伯奎都出来了。

耿电上前行了个礼，说道：“ 孟老镖头还记得我么？”

孟霆护送耿电南归是十年前的事情，当时耿电只有十六七岁，由于在乡下的生活过得苦，身体很是瘦弱，和他现在的模样，当然是大不相同。

孟霆定睛细看，在耿电的身上，依稀看出当年那个孩子的影子，但一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变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回来，这变化毕竟是太大了，孟霆不敢立即相认，说道：“ 请恕老朽眼拙，不知在哪里曾经见过阁下。”

耿电说道：“ 十年前多蒙孟老镖头替家父保镖，当时小侄随行，曾与老镖头相处一个多月。 ”

孟霆吃了一惊，心里想道：“ 莫非他真是耿电？但世上相貌相似的人很多，何况也还不是十分相似，倘若他是假冒的，那就糟糕了。 ”为了慎重起见，又再问道：“ 是令尊叫你来的吗？可有令尊的书信？ ”

耿电说道：“ 家父恐防远道携函不便，只有口信捎来。 ”

孟霆道：“ 令尊怎样说？ ”

耿电说道：“ 家父一来要我当面道谢你老的大恩，二来他说还欠你老一点镖银，叫我带来给你。 ”

孟霆怫然不悦，说道：“ 你爹当真是这样说吗？那他也未免把我看得大小了，我岂是和他计较镖银的？ ”

话犹未了，耿电已把一个元宝拿了出来，说道：“ 要的，要的。镖行的规矩，保镖怎能不要镖银呢？家父特地借来这锭银子叫我给你，请你老赏面收回吧。 ”

归伯奎和孟铸听了他这番说话，都觉奇怪之极。第一、这不过是十两重的元宝，倘若孟霆真的曾给这个少年的父亲保过镖，以他总镖头的身份，岂能只收这点镖银？第二、耿电衣服丽都，带有书童随行，分明是个富贵人家子弟，十两银子，何须向人挪借？第三、耿电说的是“ 收回 ”，而不是“ 收下 ”，这也令得他们莫名其妙。归伯奎心里想道：“ 这小子说话颠三倒四，恐怕是故意来戏弄师父的了？ ”

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孟霆本来是神色不悦的，此际却反而眉开眼笑了。原来这锭银子有个来历。

十年之前，孟霆和吕东岩一同护送耿电前往江南，在一个名叫“ 鹰扬峡 ”的地方，遭遇黑鹰年震山的伏击，一场恶斗，双方三个人斗得两败俱伤，这才把年震山赶走。孟霆伤得较轻，继续护送耿电，吕东岩伤得较重，独自回家养伤。

送到了长江边，孟霆找着了相识的船家，送耿电过江。他自己由于是在金国统治的区域开设镖局，“ 走镖 ”以长江为界，就不便前往江南了。

分手前夕，孟霆恐防耿电身上没有零钱使用，因此送他一个元宝。这个元宝就是现在耿电拿来当作付给他的“ 镖银 ”的这锭银子了。

为什么他会认得这个元宝呢？原来在他和年震山恶斗之时，曾着了年震山一记大力鹰爪手，无巧不巧，这一抓恰巧抓着他身上的一个元宝，孟霆这才没有受到重伤。而孟霆掏出来送给耿电的银子，又恰巧就是这个元宝。

元宝上留有一条抓痕，孟霆拿了出来方始发现，不觉骇然。当时孟霆本来要换过一锭银子送给耿电的，耿电却要这锭银子。

原来耿电深感孟霆之恩，他是要把这个元宝留作纪念的。一路上舍不得用它，用光了身上的几十文铜钱，挨了两天饿才到达父亲的驻军之地。

孟霆见着这锭元宝，不由得大为感动，说道：“ 你给我这锭‘ 镖银 ’比送给我一千两黄金，我还高兴。 ”

归伯奎与孟铸大为诧异，孟铸说道：“ 爹，这位公子是他这一问，孟霆倒是感到有点碍难回答了。要知他虽然相信得过徒弟和儿子，但今日是他的“ 封刀大典 ”之期，各方宾客云集，龙蛇混杂，说出了耿电的名字，只怕隔墙有耳。

耿电道：“ 小姓杨，名叫杨荫。 ”随着说道：“ 孟老镖头还记得我家的

老家人杨大吗？我这书童就是杨大的儿子了。我与他名为主仆，实是兄弟一般。”

杨浣青微微一笑，说道：“公子爷，你太抬举我了。”

孟霆怔了一怔，随即也就明白了耿电取这个假名的用意。

当年耿电的父亲耿照南渡之时，把妻儿付托给好友而兼部属的杨雁声照料，杨雁声后来就是为了保护他们母子，和追踪到北芒山的完颜长之手下恶斗，以致身受重伤，不治毙命的。这个杨雁声就是杨浣青的父亲了。不过在杨雁声去世之时，耿电方才四岁，杨浣青尚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未曾出世。后来又由杨家辗转相托，把耿电付托给一个曾在飞虎军中任过文书之职的老塾师收养，方能长大成人。这老塾师也早已死了。

此际，耿电自报姓名，说是姓“杨”名“荫”，孟霆一听，立即明白他的用意，所谓“杨荫”，就是曾经得过杨家荫庇的意思。

孟霆心里想道：“他说的那个老家人杨老大，当然是指杨雁声了。但听说杨雁声只有一个女儿，怎的又多了一个儿子？”

毕竟他是个阅历丰富的老镖头，再把杨浣青打量一番，终于发觉了她的本来面目，心中暗笑：“原来是个女扮男装的小子，也算她乔装得妙，几乎骗过了我的眼睛。”

孟霆喜上加喜，堆满笑容，对杨浣青说道：“小哥儿，我和你的爹爹也是老朋友了，当年你爹还在的时候，我和他常常喝酒的。难得你和你家公子一同来到，在我这里，你可用不着客气啊。”他特地叫杨浣青作“小哥儿”，那是有心帮忙她遮掩女扮男装的真相的，同时也是间接告诉家里的人，不可把耿电这个“书童”，当作普通的仆人看待。

孟霆接受一锭银子的“镖银”，归伯奎和孟铸已是觉得稀奇，再听他这么一说，更是大为诧异了。怎的孟霆对一个小书童也这样客气呢？

归伯奎老成练达，虽然觉得事情奇怪，却知定有来由，当下说道：“师父，时候不早，你恐怕要准备出去见客人了。这两位贵客我替你老招呼吧，你老意思怎样？”言下之意，实是向师父请示，要不要把这两个客人和在大堂观礼的一众客人隔开。

孟霆也正是顾虑到这一点，说道：“他们并非武林朋友，你陪他们到我的内书房坐一会吧。”

不料杨浣青却忽地笑道：“孟老爷子，我跟公子前来，正是特地想看热闹的呀！”

孟霆眉头一皱，说道：“小哥儿，你要看什么热闹？”

杨浣青笑道：“今天是你老的封刀大典，各方的英雄豪杰来得不少，我虽然不懂武功，可也想开开眼界。”

孟霆道：“杨公子，你呢？”

耿电说道：“晚辈难得适逢其会，老镖头若是许我观礼，那正是求之不得。”

孟霆本来不想他们冒险的，但若是不许他们观礼，必须说出理由，又怕太着痕迹，反而会引起别人的疑心了。当下只好说道：“好吧，伯奎，你陪他们进去。他们不是武林中人，你就用不着给他们引见武林的各位朋友了。”

归伯奎心领神会，应了声“是”，正要带领他们进去，耿电忽道：“孟老镖头，小侄还有一事禀告。”

此时已是将近午时，孟霆不免有点心急，忙道：“何事，请说！”

耿电说道：“ 当年咱们路过浙东黄岩之时，曾得当地一间镖局之助，此事，孟老镖头想还记得？ ”

孟霆瞿然一省，说道：“ 记得。怎么样？ ”

耿电说道：“ 那个镖局有两位镖师到了大都，日前曾与晚辈相会，孟老镖头今日举行封刀大典之事，就是他们和我说的。 ”

孟霆道：“ 是不是他们也要驾临寒舍？ ”

耿电说道：“ 不错，他们意欲孟老镖头念昔日香火之情，准许他们前来观礼、道贺，一表心意。托我代为先容。 ”

孟霆道：“ 这两位镖头高姓？ ”

耿电说道：“ 他们一个姓凌，一个姓风。姓凌这人是那间镖局总镖头的女婿。 ”

孟铸不及大师兄归伯奎机警，说道：“ 浙东黄岩也有一间镖局吗，我怎的不知道呢？ ”

孟霆已是心中雪亮，知道耿电说的这两个人是和浙东大侠吕东岩有关系的，心里想道：“ 吕东岩的女婿来到，我倒是不能不招待了。 ”当下说道：“ 这间镖局规模甚小，十年前已停业了。不过当年我走镖经过黄岩，却是曾经得到过他们之助。 ”

刚说到这里，孟霆的次子孟印出来说道：“ 爹，你还在这里，时候快到了呢。三师哥叫我请你进去。 ”

孟霆哼了一声，说道：“ 我都不急，要他这样着急干嘛？ ”

孟印不敢作声，心里则在想道：“ 三师哥急于接任你的总镖头，难道你不知道？ ”

不过孟霆口里虽说不急，心里却是实在有点急的，他无暇等候，只好匆匆忙忙的吩咐大儿子孟铸道：“ 你留在这儿作知客，待会儿浙东黄岩那位姓凌的和姓风的客人来到，他们若是说得对了，你陪他们进来。但若过了我的封刀时刻，你就只能请他们到我的书房先坐一坐啦。 ”

老镖头退休称为“ 闭门封刀 ”，不过在举行典礼之时，却是“ 封刀 ”在前，“ 闭门 ”在后的，在老镖头作象征式的关上礼堂的大门之后，典礼即告完成，观礼的宾客也不能进入礼堂了。

孟铸道：“ 爹，这规矩我懂。 ”当下五个人分成三处，孟铸留在镖局门外等候客人；孟霆先回静室，准备“ 封刀大典 ”所要交代的物事；归伯奎则带领耿电和杨浣青进入礼堂。

一众宾客看见孟霆的首徒陪着两个年轻的客人进来，自是不免有点诧异。但因“ 封刀大典 ”所定的午时将到，大家已是无暇查问他们的根底了。

过了一会，孟霆在几位老镖师的陪同之下，步出大堂，和宾客中的头面人物先行见礼。

耿电一直留心在他之后进来的客人，在这大约半炷香的时刻之内，只有三个客人进来，但却不是轰天雷和黑旋风。

他们为了避免给人注目，约好了是分批来的，但耿电、杨浣青也不过比他们早来了半个时辰而已。耿电暗暗着急，心里想道：“ 怎的这个时候他们还不见来，难道是路上出事了？再迟一会，封刀大典可就要举行啦。 ”

宾客中以天马镖局的老镖头马如龙为首,代表镖行赠送孟霆一面绣有‘ 威震四海 ”金字的镖旗。送旗之后，打趣孟霆道：“ 孟老弟，你今年不过六十，我六十五了，都未封刀，你这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吧？ ”

孟霆笑道：“你是龙马精神，老当益壮，我怎比得上你？这两年来，我的刀都拿不动了，不能不服老啦。难得你老哥子赏面亲临，就请你监礼吧。”

马如龙笑道：“说老实话，我是舍不得你现在就闭门封刀的。这几年来，我们天马镖局得你提携不小，你这一封刀，我老头子可要喝西北风了。”

孟霆道：“马大哥说笑了，我们虎威镖局得以在大都立足，我才是应该感激大哥你呢。我已经吩咐敝局继任的总镖头，日后唯马大哥的马首是瞻，还望大哥像扶持我一样的扶持他。”

马如龙道：“孟老弟，你客气了。但得你这番说话，我倒是可以放下心上的一块石头啦。”

孟霆的三弟子赵武仲听了乃师这番说话，却是不禁有点惊疑不定：“师父可没有对我说过这些话呀。”但随即想道：“这不过是师父对马如龙的客气话罢了，我何必多心？”

孟霆跟着请震远镖局的邓山君，大都名武师薛兆，沧川梅花拳的掌门人梅锷一同作他监礼的证人。四个监礼的证人，两个是镖行中德望俱尊的老镖头，两个是名震江湖的武林名宿，孟霆这一封刀大典，可说是隆重之至了。

监礼人就座之后，孟霆抱拳作了个罗圈揖，缓缓说道：“孟霆在镖行混了几十年，多蒙同行大哥提携扶助，各位武林朋友赏面，差幸没有出过什么大事。但如今我年纪老了，想回老家享几年晚福，镖局的事从此我是决不闻问了。继任的总镖头待会儿在我封刀之后，就会接任，从今日起我这副担子就交给他了。”

按规矩在前任总镖头封刀之时，同时就宣布继任总镖头的人选的，众人听孟霆口气，似乎要提前一点在封刀之前宣布，不觉都竖起耳朵来听，满堂宾客静得连一根针跌在地下都听得见响。

马如龙却是注意到他另一些说话，心里想道：“他封刀就封刀好了，但为什么要说得那样决绝，好像虎威镖局的事从此不再与他相关？”原来镖行的“闭门封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出了什么过错，老镖头迫于无奈，必须让位给新镖头；一种则只是因老退休。前一种精况，老镖头对镖局的事在封刀之后，自是不闻不问，后一种情况，老镖头仍然受镖局供奉，遇大事还是要请教他的。孟霆并非前一种情况，却也说出这样话来，是以马如龙就不禁有点诧异了。

第四十二回　恶客登门

虎威镖局本来是合股的生意，最初只有两个股东，由孟霆的父亲和一个朋友合资创办，开设在河南洛阳。

这个朋友名叫石图南，是河南的名武师，和孟霆的父亲乃是八拜之交。后来因事举家南迁，需要现钱使用，退了一半股份（即还保留镖局总资本的两成半股份），另外一半股份委托孟家全权代理。他举家南迁之后，最初几年还有音讯传来，后来由于时局的变化，南北隔绝，断了音讯。孟霆父亲去世，镖局传到孟霆手上，到现在业已三十多年，石家始终没人来过。

十年前洛阳遭受战祸，虎威镖局迁至大都。一来为了扩充营业，二来为了拉拢当地有力人士，又添了一个新股东，这个股东就是赵武仲的父亲赵斌了。而赵武仲也是由于这个关系，才得孟霆收他为第三个徒弟的。

在虎威镖局调整资本，招收新股之时，孟霆把石家名下的股份加上历年所赚的钱，作为占总资本的三成，他自己仍然是占五成，赵家加入的股份则只是占两成。所以虎威镖局虽然屡经变化，数历沧桑，孟家始终是最大的股东。

马如龙暗自想道：“照理孟霆祖传的镖局，没有退股之理，他怎能对镖局的事从此不闻不问呢？啊，莫非他是要把总镖头让给他的长子孟铸？特地这样说才好抬高孟铸在镖行的地位？”

心念未已，只见孟霆在众人屏息以待之下已是缓缓说道：“刘博跟我多年，我决定由他继任虎威镖局的总镖头。”

刘博是虎威镖局一个资历颇深的镖师，二十岁出道，就一直跟着孟霆，至今也有二十多年了。两年前孟霆才把他提拔作副总镖头的。

按说副总镖头升任总镖头，那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在虎威镖局这种情况下，却是不大符合不成文的习惯的。

虎威镖局是孟家创办，又是合股生意。最正常的情形是孟霆以大股东兼总镖头的地位，把镖局交给他的儿子或徒弟接管，给儿子的话，就该是长子孟铸。给徒弟的话，就该是赵武仲（因为他家也有股份）。再不然给大徒弟归伯奎也可以（大徒弟可以代表师父）。就只刘博没有任何一种条件！

是以当孟霆说出了新任总镖头是谁之后，众人都是大感意外。

而最感到意外的又是赵武仲和刘博了。

赵武仲一直以为自己是最有希望接任总镖头的，他想人选不外乎三个，除了他之外，就是孟铸和归伯奎。但孟铸的武功造诣比不上他，江湖威望又比不上归伯奎，他知道师父的性格，决不肯传给儿子落人闲话，那么唯一的“对手”就只有归伯奎了，归伯奎以大弟子的身份比他有利，但好在归伯奎却不是股东。

他自以为总镖头非我莫属，哪知横里杀出个“程咬金”来，接任总镖头的人，竟然不是孟霆的儿子，也不是孟霆的徒弟，而是一个属于“外人”身份的刘博。

至于刘博的惊诧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做虎威镖局的总镖头。虽然孟霆是曾和他谈过虎威镖局今后的做法应当如何，但他以为这不过因为自己在镖局多年，孟霆看得起他，因此要他扶助将来的总镖头而已。

正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太过意外，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

赵武仲向他贺喜，他才知道这是事实。

赵武仲听了师父的宣布，脸上变了颜色，勉强装出笑容，抓着刘博的手就说道：“刘师傅，恭喜你啦，你这是一步登天了！”

本来按照“封刀大典”的仪式，是要在老镖头“金盆洗手，闭门封刀”这两个仪式行过之后，新任的总镖头才能接受众人道贺的。赵武仲不是不知这个规矩，但在一时激动之下，却是禁不住就要去挖苦刘博了。幸在此时众宾客都是惊诧不堪，虽不至于满堂哗然，也禁不住有许多人窃窃私议，对赵武仲的“失仪”，谁也没有注意。

刘博呆了一呆之后，连忙说道：“孟老镖头，多蒙你的抬举，我可担当不起。第一、我德薄能鲜，论威望论武功，都不足以担当虎威镖局的总镖头；第二、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虎威镖局的股东”，这句话刘博尚未说得完全，孟霆己是哈哈一笑，摇了摇手，阻止他说下去了。

孟霆笑道：“刘老弟，这个忙你非帮我不可，你可不能和我客气！我是经过再三思量，觉得只有你才是最适合接我这副担子的！”

刘博惶然道：“老镖头言重了！”

孟霆说道：“这几年来，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你帮我料理，镖局情形，没人比你熟悉。你接任总镖头可以驾轻就熟。其次说到武功，干镖局这行，本来就不是单凭武功的，紧要的还是朋友们给你面子。你的人缘很好，我是知道的。何况你的武功也不弱呀，你家传的五虎断门刀，虽说已有部份失传，你所得的刀法用来行走江湖，也足够了。当然我不是说你现在就可跻身一流高手之列，但最少也强过我这两个儿子了。”

他不提徒弟只提儿子，赵武仲心里可在暗暗嘀咕：“师父明知他的武功比不上我，还是要传给他，对我显然乃是歧视！”但因孟霆早已讲得清楚，干镖局这行武功还在其次，他这话只能藏在肚子里，可不敢说出口来。

杨浣青听得孟霆提及刘博的武学渊源，却有意外发现的喜悦，心里想道：“原来他就是五虎断门刀刘家的后人，只不知他的辈份是罗浩威的师兄还是师叔？”

刘博仍是不敢接受，说道：“老镖头抬举我，这是给我脸上贴金，但我自问却是不该做虎威镖局的总镖头！做了别人也要说我闲话！”

孟霆缓缓说道：“我懂得你的意思，你不过因为自己不是虎威镖局的股东罢了。这个我亦早已有了安排，我名下的股份分一半给你，另外石家的股份也请你全权代理。应办的文书契约我都在官厅办好了。”说罢拿了出来，当着众人的面交给刘博。

刘博想不到孟霆有此一着，给他弄得呆了，哪敢接受？孟霆说道：“你这是帮我的忙，帮镖局的忙。难道你忍心看我年纪老了还要过刀头舐血的生涯吗？你忍心看虎威镖局没有适当的人接管以致关门吗？区区一点股份，还不够我酬谢你二十年来为镖局出的力呢！”

跟着孟霆看了另一个股东赵斌一眼，又再说道：“虎威镖局有三个股东，石家早已不知去向，但他委托先父代管之时，曾有亲笔字据写明镖局一切事情由我家作主的。至于赵兄的意见，前两天我也问过了，赵兄也说请我决定总镖头给谁的，给谁人他都没有意见。那么我现在的决定，赵兄想必不会反对吧？”

他这番话一说，赵斌父子是有苦说不出来！

要知在此之前，赵斌也是和他儿子一样，决计料想不到半路里会杀出一个程咬金来，把他们父子视为是囊中之物的总镖头抢了去的。因此当孟霆征求他的意见之时，他当然是乐得表示大方，声明一切任由孟霆作主了。

赵斌呆了半晌，苦笑说道：“孟老镖头你选中的人自是不会有错，刘大哥老成练达，我一向也是佩服他的，何况他现在还是虎威镖局的大股东呢，他继任总镖头，谁还能有何话说？刘大哥，小儿以后在你手下做事，还望你多多提携。”“大股东”三字，说得特别刺耳。

刘博面红耳热，怫然说道：“孟老镖头，请你收回成命，这总镖头我不敢当！”

孟霆说道：“老弟，你勉为其难吧，你算是给我的面子，别人有甚闲言闲语你就不用管了，我在这厢向你求情啦！”说罢对着刘博就是一个长揖。

刘博慌不迭地跪下还礼，说道：“孟老镖头，我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你要我赴汤蹈火，我也不敢推辞，不过，不过，最好还是让我只当镖师的好。”

孟霆道：“你有什么为难之事，不妨直说。”

江湖中人讲究的是重义轻利，刘博倘若再三坚持不肯接受孟霆的股份，反而显得自己太过小气，不是一个豪爽的好汉子。

他心里想道：“日久见人心，孟老镖头这样看重我，我当然不能负他所托。他给我的股份，我替他保管，日后还给他的儿子，我分文不要，那就可以表明心迹啦。”

真正的原因，他既是不便出之于口，当下只好说道：“别人的闲话我不怕，我怕的是自己能力不够，担负不起老镖头给我的重任。论武功我比不上赵师兄，论威望我也比不上归师兄……”

他还要再说下去，但孟霆已是哈哈一笑，截断他的说话，说道：“这个容易办，我也已经有安排了。我的两个徒弟归伯奎和赵武仲都留在镖局里辅助你，从今天起，他们两人都升为副总镖头。他们两人固然是各有所长，但最熟悉镖行事务的还是你，但求你们三人同心，我也可以放得下心了。”

赵武仲虽然还是感到委屈，但得到一个副总镖头来做，慰情聊胜于无，心里想道：“日子还长着呢，总有一天，我要叫他不安于位。”于此一想，也就不言语了。

赵武仲在心里暗暗打他的算盘，归伯奎天性纯厚，听了师父的话，却是有点纳罕：“为什么他只提我和武仲，不提两位师弟呢？”当下就道：“师父，我有几句话不知该不该说？”孟霆道：“你说吧。”

归伯奎道：“虎威镖局是师祖创办的，提起虎威镖局，江湖朋友都会想起孟家。师父，你如今把虎威镖局交给我们几个外姓的人负责，这虽是你老人家的大公无私，但总似乎有点不妥。因此，我想把我的副总镖头一职，让给铸弟担当，请师父俯允。”

孟霆早料到大徒弟会有这番言语，说道：“我正想和你们讲个明白，我这次封刀之后，是准备回乡度过晚年的。想必你们也是知道，我的家乡遭受战祸，最近才比较安定下来，我得回乡料理祖业，顺便见见隔别多年的亲友，或许我这一生都未必再回大都了。孟铸、孟印从未回过老家，这次我也想带他们回去，陪我几年。当兹乱世，将来的事情谁也不能预料，他们是否能够回到虎威镖局，那是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在他们回来之前，孟家就由你代表作为虎威镖局的股东。”

归伯奎心里还是有点不安，但孟霆在退休之后携子回乡乃是人之常情，

归伯奎自是不能拦阻，也就只好不说话了。

孟霆心里更是不安，他一生正直，对朋友都从没说过谎，对待亲如儿子的大徒弟那是更不用说了，但如今迫于无奈，却不能不把真正的去向瞒着徒弟，心里暗自想道：“ 待我在祁连山住下来之后，再设法通知伯奎吧。 ”

赵武仲的想法完全不同，他听了师父的话，乃是暗暗欢喜的，心想 :“ 大师兄忠厚老实，他代表孟家，对我谅不至于有多大妨碍。孟铸可比他厉害许多，我倒是宁可大师兄留在镖局。 ”于是说道：“ 师父你已经安排妥当，那么封刀大典—— ”

孟霆道：“ 对，现在正是午时，典礼该举行啦。 ”

归伯奎以大弟子的身份端来一盆水放在孟霆面前，担任“ 赞礼 ”的镖师唱道：“ 请孟老镖头金盆洗手！ ”

耿电一看，黑旋风和轰天雷还没有来，心中不由得大为着急。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叫道：“ 且慢！ ”满堂宾客都是愕然回过头来，朝门外望去，只见来的是一行三众，为首的是个鹰鼻老头，中间的是个好像乡下老儿模样的人，最后那个却是个面黄肌瘦的汉子。耿电认得中间那个“ 乡下老儿 ”是娄家庄的庄主娄人俊。

在这一行三众的后面还有一个孟铸，孟铸气呼呼地叫道：“ 你们就算是来观礼的客人，也该报个姓名呀，虎威镖局可不能任由外人来此撒野！ ”他的一身新衣沾了好些尘土，看情形是在拦阻恶客进门之时，业已吃了一点小亏。

宾客中突然有人叫道：“ 黑鹰年震山！ ”而且叫的不止一个。“ 黑鹰 ”的名号一叫出来，登时全场轰动，孟铸的声音也给遮盖黑鹰年震山哈哈笑道：“ 难为各位还记得年某，这位是我的师弟娄人俊，想必也有朋友认识吧？ ”

娄人俊在十多年前是个纵横江湖的独脚大盗，当然有人认识，不过他已经销声匿迹多年，过去的名头也没有师兄年震山那么响亮，是以在他们同时出现的那一瞬间，一众宾客的注意力都是放在“ 黑鹰 ”身上，因而把他忽略了。

认识娄人俊的人没有认识年震山的那么多，而且认识他的也不知道他是年震山的师弟，因此在年震山公开介绍他的师弟之时，不免又是引起一场轰动。

在纷乱当中，归伯奎出来和孟铸悄悄说道：“ 师弟，师父叫你还是出去权当知客，等候那两位姓风和姓凌的客人，这里的事，不用你理。 ”

纷乱当中，赵武仲却走去迎接那个没人理会的面黄肌瘦的汉子。他又惊又喜地握着那汉子的手，说道：“ 赵兄，你怎的会到大都来的？我一点也不知道，要不然我早就会央求家师补给你一张请帖了。 ”

那汉子道 :“ 我是特地来贺你荣任总镖头的呀。反正你已是镖局的主人，我何须要什么请帖？ ”

赵武仲面上一红，苦笑说道：“ 总镖头不是我，赵兄，你可别要乱说。 ”

纷乱当中，担任监礼的震远镖局总镖头邓山君和沧州名武师梅锷走上前去，拦阻那两个正在大踏步向孟霆走来的恶客——年震山与娄人俊。

邓山君双掌一拦，说道：“ 年先生，你几时开了镖号？ ”

年震山道：“ 谁说我要开镖号啊？劫镖的事情嘛我倒是曾经做过的。 ”

邓山君道：“ 今天是孟老镖头封刀的日子，不是镖行的人就该有虎威镖局的请帖。 ”

年震山哈哈一笑，说道：“我和孟老镖头是老交情了，不信你问问他！”言下之意，老朋友何须请帖？

他一面大笑，一面突然把胸脯向前一挺，邓山君本来只是双掌作势阻止他的，他的胸脯这么一挺，却是自己凑上去抵住了邓山君的双掌了。

邓山君的掌力有开碑裂石之能，年震山却把胸脯挺上去抵他双掌，分明是有心试他掌力如何，邓山君不禁勃然大怒，心道：“你竟敢对我如此蔑视，我拼着杀人偿命，也不能让你当众塌我的台！”当下猛地使劲一推，掌力尽发！

一股强劲的力道反震回来，邓山君用力一推，竟然推他不动。不过年震山暗运内功反扑，却也没法使邓山君退后半步。

但虽是相持不下，毕竟邓山君是用双掌去推人家的，相持之下，亦即是邓山君相形见绌了，邓山君不禁满面通红，尴尬之极。

另一边，沧州名武师梅锷也是和娄人俊暗中较上了劲。

梅锷迎上前去，便即冷冷说道：“娄舵主，听说你已经金盆洗手，我只道是和你无缘相见了，想不到还有今日之会。咱们亲近亲近！”原来娄人俊还在黑道之时，曾经和梅锷有过一点“梁子”的，不过他们还没有认真的较量过。因为梁子一结，没多久就有两方都认识的朋友出来做鲁仲连，给双方说开了。

娄人俊笑道：“是呀，咱们也是老朋友了，今日何幸相逢，是理该亲近亲近。”

两人同时伸出手来，用力紧握。梅锷以拇指按住娄人俊的脉门，娄人俊也用食指按住梅锷手背的“冷渊穴”。

两人一面用力封闭对方的穴道，一面运气不让自己的穴道给对方所封，转眼之间，双方都是冷汗涔涔滴下。

身为主人的孟霆见势不妙，虽然明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也只好先礼后兵，说道：“他们两位来捧我的场，俗语说得好远来是客，请让他们到这边来坐吧。”

年震山哈哈笑道：“到底是孟老镖头通情达理，不枉我跑这一场。”

邓山君收回双掌，冷冷说道：“主人有礼，客人也得有客人的规矩，请坐吧。”

年震山却不就座，他站在礼堂当中，面对着孟霆，朗声说道：“我这个客人可不是来观礼的。”

孟霆道：“那你来意如何？”

年震山道：“请孟老镖头暂缓金盆洗手！”

孟霆已是隐隐猜到他的来意，哼了一声，说道：“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你凭什么拦阻？”

年震山淡淡说道：“你这次金盆洗手，多少和我也有关连吧？”

镖行领袖天马镖局的总镖头马如龙说道：“孟镖头是按照镖行规矩闭门封刀、金盆洗手的，你和他有什么私人恩怨，也不该来此捣乱，他封刀之后，你若不肯甘休，尽可找我！我替他了结！”

年震山笑道：“马老镖头，你且莫一口咬定我是捣乱来的，我这一来，可正是为了顾全你们镖行的规矩呀！你们镖行的规矩，退休的镖头，总得把帐目交代清楚，才能金盆洗手的吧？”

在江湖人物常用的“习惯语”中，“帐目”二字有双重意义，有时是指

金钱上的帐目，有时是指冤仇未解的“ 帐目 ”，这两个字从年震山口里吐出来，所有的人当然都以为他不是指金钱上的帐目的。

马如龙故意不理会“ 帐目 ”二字的另有含义，冷冷说道：“ 你又不是虎威镖局的客人，纵然有这规矩，也轮不到你来说话！ ”

虎威镖局的帐房说道：“ 孟老镖头的帐目早已交代得清清楚楚，根本就没有外人可说句闲话的地方。 ”

年震山冷笑道：“ 是么。 ”随即回过头来，对马如龙道：“ 不错，我并非镖局中客人，但我可曾劫过虎威镖局的镖！ ”

此言一出，全场耸动，心中俱是想道：“ 这头黑鹰真是好大的胆子，他劫了虎威镖局的镖，还敢跑到虎威镖局里来！ ”但马如龙和虎威镖局的人却是颇为诧异，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过这么一回事情。

年震山接着笑道：“ 各位用不着这样瞪着眼睛看我，我那次劫镖并没有劫成功！ ”

马如龙道：“ 请恕老朽直率，说句公道的话，你劫虎威镖局的话，这是你不讲交情在先，败在孟老镖头手下，那也不能怪他。江湖上劫镖讨镖之事本属寻常，往往还有不打不成相识的呢。依老朽之见，还是大家哈哈一笑，就把此事当作了结吧。 ”

马如龙话犹未了，年震山果然就是哈哈一笑。但跟着说出的话，却又是众人意想不到的了。他说：“ 马老镖头，你误会了。第一，我不是来找回场子的；第二，我也不想请你们评论是非曲直。 ”

“ 找回场子 ”和“ 争回面子 ”的意思差不多，不过前者较为严重。“ 找回场子 ”的当事人十九是来找麻烦的，只要他认为解决得不合理，少不得就要有一场恶斗；“ 争回面子 ”为的只是争一口气，面子稍微过得去，多半就可以和平解决的。

众人听说年震山不是来找“ 场子 ”，全都松了口气，但对他的来意却是更觉得莫测高深了。

马如龙怔了一怔，说道：“ 那你想要什么？ ”

年震山道 :“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我此来正是为了顾全你们镖行的规矩，请孟老镖头把帐目交代清楚。 ”

马如龙道：“ 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

年震山道：“ 孟老镖头那次保的镖甚为古怪，依我看来，也是十分不合镖行规矩的。 ”

马如龙道：“ 怎样不合规矩？他保的又是什么？ ”

年震山道：“ 他护送一位贵公子前往江南。 ”

听到这里，杨浣青在耿电耳边悄悄说道：“ 说到你的头上来了。

耿电惴惴不安，暗自想道：“ 这黑鹰纵然不知我在这里，但若是把我的身份直说出来，只怕也要连累了孟老镖头了。 ”

好在年震山并没说出他的名字。

原来年震山也是有所顾忌的，要知耿电乃是江南大侠耿照之子，他若说出他是要劫耿电，他投靠金虏的秘密岂不是也要马上暴露了？所以他只能在“ 不合镖行规矩 ”的题目上来做文章。

听说孟霆曾经送人偷渡长江，马如龙亦是不禁有点惴惴不安，当下强笑说道：“ 护送客人，那也不算不合镖行规矩呀！ ”。

年震山道：“ 不错，保镖而兼护送客人，这也是镖局常做的生意，不能

说是不合规矩。但孟老镖头保的这趟镖，却是另有古怪！好在有镖行的老前辈在这里，我说出来给你们评评理。”

马如龙道：“好，你说吧，有何古怪？”

年震山道：“他保的这个镖，是瞒着镖局干的。”

马如龙道：“你怎么知道？”

年震山道：“他以总镖头的身份保镖，却一没有打虎威镖局的旗号，二没有局里的镖师随行。”

马如龙道：“我们镖行里也有保‘暗镖’的，不打镖旗，那也并不奇怪。”

年震山道：“保暗镖的，要嘛就是所保的‘镖’见不得人，要嘛就是所保的东西十分贵重，对吗？”

马如龙道：“贵重的东西常保‘暗镖’，那是真的。至于说到什么见不得人，那就未免过分了。镖行中容或有良莠不齐的分子，孟老镖头为人正直，却是我们同行都知道的，他决不至于去保不该保的镖。”

年震山道：“孟老镖头的为人，咱们且慢评论。最少你是承认保暗镖的多是十分贵重的东西，或是十分重要的人物了。”

马如龙道：“不错，这又怎样？”

年震山道：“如此说来，保暗镖的镖银当然是比保明镖的多得多，而且只能瞒着外人，而不能瞒着自己镖局里的人了？”

马如龙道：“一般而言，是这样的。”

年震山道：“那次保镖，虎威镖局只有总镖头独自出马，并无别的镖师随行，这是一查就可以查得清楚的。”

马如龙道：“孟老镖头武艺高强，他独保暗镖，有何奇怪？”

年震山道：“不，他不是独自一人，只不过是没带他自己镖局的镖师罢了。他请了外人帮他一同保镖，这个人是浙东吕东岩！嘿嘿，这可有点不大合乎镖行的规矩了吧？”

马如龙道：“请好友相助，镖行的规矩并不禁止。”

年震山笑道：“你们镖行的规矩，我也懂得一些。请朋友相助，那多半是出事之后，才求朋友帮忙讨镖。”

马如龙冷冷说道：“或许孟老镖头早就知道你老兄要劫他的镖，这才预先约好浙东大侠吕东岩相助，这叫做有备无患。”

虎威镖局的另一个股东赵斌忽地问道：“孟老镖头护送的那位客人是谁？”

年震山笑道：“这你就应该问你的总镖头了，我怎么知道？”

众人的目光移到孟霆身上，孟霆沉声说道：“待你们说完了我再回答！”心里可在暗暗叫苦：“这可叫我怎样才能自圆其说呢？”

马如龙冷笑道：“年先生，你既然还未摸清底细，怎的就动手劫镖？”

年震山哈哈笑道：“马老镖头，你是老江湖了，怎的故意说出这种外行话来？“不错，我是还没有摸清底细，不知他护送的那位小少爷是谁，但各位想想，这位小少爷要虎威镖局的总镖头亲自出马，还要名满江湖的浙东大侠暗中助阵，这来头还会小吗？我就是冲着他们两个人，才要劫孟老镖头瞒着镖局所保的这支贵重无比的‘镖’的。嘿嘿，我黑鹰年震山不是栽在孟老镖头的手下，而是栽在孟老镖头和吕东岩的联手之下，说起来这倒是我还未摸清底细而吃的亏呢。”

年震山打定主意，自己先不说出耿电的名字，看孟霆如何向宾客交代？

他料想孟霆也是不敢说出耿电的姓名和来历。

马如龙道：“ 你口口声声说孟霆是瞒着镖局干的，有何凭据？难道就只凭着他请外人帮忙保镖这点，就可以一口咬定么？ ” 有几个镖行的人也同声说道：“ 不错，你黑鹰年震山又不是虎威镖局的人。 ”

年震山冷笑道：“ 我不是虎威镖局的人，这里可有的是虎威镖局的人啊！

“ 孟霆是否瞒着镖局私自保镖，要查清楚，容易得很。十年前是甲子年，我劫镖是那年九月之事。请查查帐傅，是否有这笔镖银进帐？有的话，这笔镖银也定是不会少的！再说那年九月的时候，孟霆离开大都，他是怎样和镖局说的？我想或者还有人记得吧？我希望大家都说实话！ ”

赵斌露出疑惑的神色，缓缓说道：“ 孟大哥，甲子那年，我记得正是虎威镖局在大都重张旗鼓那年，也是我和你合伙那年。那年八月，你好像说是到外地访友，为了给咱们镖局打好关系才出京的，并非说是保镖！ ”

年震山得意洋洋，说道：“ 你们相信了我的话么？是不是还要再查帐簿？ ”

孟霆说道：“ 用不着，帐簿上根本没有这笔镖银！ ”

年震山冷笑道：“ 马老镖头，虎威镖局是合伙的生意，总镖头瞒着镖局保镖，收取的镖银又没进帐，事情是不是有点奇怪？或者我不懂得镖行规矩，不知道是不是也符合镖行规矩？ ”

马如龙道：“ 孟老弟，此事真相到底如何？ ”

孟霆说道：“ 那次根本谈不上是什么‘ 保镖 ’，我有一位朋友在扬州做事，家人则在北方，他的儿子知道我有杭州之行，叫我带他同走，顺便多走一程，送他到扬州会父。事情就是这样简单！至于吕东岩，当时恰巧是在大都，他要回家，我们就一同走了。 ”

年震山道：“ 你那朋友是谁？ ”

孟霆说道：“ 这是我私人的事情，用不着告诉你吧？ ”

年震山哈哈一笑，说道：“ 事情恐怕没有这样简单吧？各位，我这位娄师弟住在吕东岩的邻县，和吕家相去不过数十里。娄师弟，你给大家说说吕家的情形。 ”

娄人俊道：“ 十年之前，吕东岩靠着收几个徒弟维持生计，从甲子那年开始，他家突然阔气起来了，如今己成为县中有数的富户啦！他是怎样发财的。嘿嘿，说出来倒很简单，是虎威镖局的孟总镖头送了他一千两金子！这事是吕东岩的一个至亲告诉我的，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我还可以叫这个人来此作证！ ” 耿电一听，就知道他说的是吕东岩的内侄丘大成。

马如龙道：“ 孟老弟，有这事么？ ”

孟霆说道：“ 我和吕东岩是好朋友，那时又幸亏有他拔刀相助，这才不至伤在年震山的手下。朋友本有通财之义，我送他一千两金子作为酬谢，有何不该？ ”

年震山冷笑道：“ 你没有得到镖银，反而赔了一千两金子，嘿嘿，别人肯相信你，我年震山可不能相信你！ ”

孟霆沉声说道：“ 你不相信，又待如何？ ”

年震山打了个哈哈，淡淡说道：“ 也没什么，你孟老镖头发了大财，我年震山只想分沾一点油水。识趣的把那笔镖银拿出来吧！你可以送一千两黄金给吕东岩，这笔镖银少说也当有一万两金子。我也不全要你的，只要你的一半！ ”

孟霆哼了一声，愤然说道：“好呀，年震山，你是要来敲诈我了！”

年震山笑道：“别说得那样难听好不好？你们保镖的逢山过山，逢寨过寨，不也有拜山送礼的规矩吗？这一半的镖银，就当是你补送给我的礼物吧。再说，你一人独吞这笔镖银，十年来又利上加利，已经占了镖局不少便宜了。就算我是敲诈，也只能说是黑吃黑吧！”

孟霆气得长须抖动，喝道：“好，怪不得你叫我暂缓闭门封刀，我就依你的话吧！要钱没有，要命倒有一条。”

年震山道：“好，你既然舍不得钱财，那就只有按照你们镖行的规矩办事了。马老镖头，今日之事，我只是冲着孟霆来的，和在座的各位朋友都不相干！一客不烦二主，就请你老以镖行领袖的身份，给我作个见证！”

他们特别强调“镖行规矩”，原来镖行的规矩，在老镖头闭门封刀的时候，倘若有人出来指责他有什么违背江湖道义之事，这件事又难以查究明白，那就只能由双方自作了断了。

如今年震山指责孟霆的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却是揭发了足以影响他的人格的私隐。孟霆的解释又似乎总是有些顾忌，纵然马如龙能够相信他，也觉得他的那些说话有点难以自圆其说。按照镖行的规矩，马如龙的确是不便插手的了。

马如龙心里想道：“黑鹰年震山的大力鹰爪功非同小可，当年是吕东岩和孟霆联手才把他打败的，如今只是孟霆一人，只怕不是他的对手。孟霆在封刀之前，遭人挑衅，做朋友的帮他的手，也会损及他的体面。”

眼看双方剑拔弩张，就要动手。马如龙只好出来调解，说道：“这件事真相如何，双方各执一辞，一时间实是难以查究明白。我也不想偏袒哪一方，不过孟老镖头和我是多年朋友，他的身家底细，我是明白的。”

第四十三回　武林天骄

年震山道：“马老镖头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马如龙道：“孟霆的身家全已放在镖局，他重建这间镖局，资财都耗尽了，哪里拿得出你老兄要的这五千两金子？这样吧，算是你老兄给我一个面子，我找朋友凑一百两金子送给你，咱们留个交情。”

年震山冷冷说道：“马老镖头，此事与你无关，我怎能要你破费？再说我也不是来乞讨的，我要的是孟霆应该分给我的五千两金子，你这一百两金子，还是留着赏给叫化子吧。”

马如龙哼了一声道：“年震山，这么说你是一点也不肯讲交情的了？”

年震山道：“这五千两金子我不要也可以，但孟霆须得答应我的条件。”

马如龙道：“好，你说吧，只要双方过得去，我会劝孟霆答应你的。”

年震山道：“你说孟霆的身家都已放在镖局，现钱拿不出来。好吧，那就请他把这镖局分一半给我。继任的总镖头吗，也得由我选任了。”

马如龙怒道：“年震山，你这未免是欺人太甚了吧？”

孟霆道：“马兄，多谢你的好意，让我与他了结吧。”

马如龙道：“让我再说一句公道的话，年震山，你的话实在不合情理，这镖局又不是孟霆一个人的，如何能送你一半？”

年震山道：“好，我看在马老镖头的面子，再提一个合情合理的办法。请孟霆说出十年前他保的那个‘镖’的主人，亦即是说，只要他讲出那个朋友的名字，我就向他那位朋友讨去！否则要嘛他就给我金子，要嘛他就给我镖局，我是决计不能让步的了！”

孟霆忍无可忍，喝道：“废话少说，你远来是客，进招吧！”

话犹未了，忽听得一个人说道：“且慢！”

只见一个书生打扮的中年人，从人丛里走出来。一众宾客都不认识他，虎威镖局的人，更是诧异，因为在典礼将要开始之时，他们恐防有人冒名混入，曾经暗地里仔细留心过在座所有的宾客，根本就没有这个人的。但现在这样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人，却突然在人丛中出现。

众人皆大诧异，只有孟霆和马如龙又惊又喜。

年震山喝道：“你是什么人？”

宾客中只有两个是官府方面的人，一个是御林军的军官，名叫符强，武功虽不很强，却是完颜长之的亲信，一个是京兆尹衙门的老捕头，名叫谢康，年逾六十，已届退休之年，但京兆尹（官名，相当于首都市长。）却不肯让他告老，留他在衙门供养，碰到疑难案件才请教他。这两个人本来是大模大样坐在贵宾席的，一见这中年书生来到，忽地都走出来，在他面前跪下，“咚，咚，咚”各自叩了三个响头。

这一下吓得众宾客都是惊疑不定，年震山也吓得不敢再问了。

只听得符强说道：“卑职不知檀贝子驾临，有失迎迓，死罪，死罪！”

那中年书生道：“你家王爷好吗？”

符强道：“完颜王爷很是想念贝子，难得贝子重回大都，待卑职赶去禀告王爷。”

那中年书生道：“用不着你多事，我要见他，我自会去他王府。”符强道：“是，是。”又叩了一个响头，这才敢站起来。

中年书生微笑道：“老谢，你还在京兆尹衙门吗？”谢康应了一个“是”

字，中年书生笑道：“ 这十多年来，我知道你为了我费了不少心力，如今我已回来，你可以回去向衙门销案了。 ”谢康吓得连连磕头，说道：“ 不敢。 ”那中年书生道：“ 你别误会，我不是怪你。要找我的人，又不只是你一个，你奉命找我，那是应该的，你起来吧。 ”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杨浣青在耿电耳边悄悄说道：“ 我的师父来了，这一回可有那黑鹰好看的啦。可惜我却不便出去认他。 ”

原来这个“ 檀贝子 ”不是别人，正是杨浣青的师父“ 武林天骄 ”檀羽冲。

檀家是金国最显赫的贵族，祖先以战功封王，檀羽冲的叔父檀道雄曾任金国兵马大元帅之职，现在的全国皇帝完颜雍是他的表兄。檀羽冲是檀家的长子，本应继承王位的，但二十年前他却忽然失了踪，有人说是因为他的叔父想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故此把他挤掉，有人说是因为他失宠于当时的金国皇帝完颜亮，故而“ 自行失踪 ”的。蜚语流言，谁也不知真假。

真正的原因只有那个御林军军官和孟霆知道。

原来檀羽冲虽然是金国的贝子身份，但却反对本国的侵略政策。前金主完颜亮穷兵黩武，荒淫无道，檀羽冲曾经屡次进谏，完颜亮不从，反而疑心檀羽冲要推翻他。檀羽冲在金京不能立足，于是被迫逃亡，同时也就放弃继承王位的权利了。

后来完颜亮举兵侵宋，采石矶一战，被南宋名将虞允文杀得全军覆灭，完颜亮败走瓜州，为部下所杀。他的堂弟完颜雍继位，就是现在的金国皇帝了。在这场战役中，北方的义军在金国后方起了牵制敌人的作用，而檀羽冲也在暗中帮忙汉族的义军，和义军领袖“ 笑傲乾坤 ”华谷涵、“ 蓬莱魔女 ”柳清瑶夫妇等人成了好朋友。完颜雍继位金主之后，他也没有再回金京。（武林天骄檀羽冲事迹，详见拙著《挑灯看剑录》。）

但这种皇族内部的纷争，金国的统治者（包括掌握兵权的完颜长之在内）是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故此二十年来，檀羽冲的失踪事件，对略知其事的全国官场人物来说，始终是一个谜。一般的人，更是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了。例如御林军的军官符强，由于他是完颜长之的亲信，知道内情，但那个老捕头谢康，虽曾奉过上司之命找寻檀羽冲，但因何事找他，个中原委，谢康却是毫不知情的了。

镖局这方面的人，只有孟霆知道武林天骄的来历，因为他是祁连山义军领袖龙沧波的好朋友。而龙沧波和华谷涵、柳清瑶夫妇是常有往来的，曾在金鸡岭柳清瑶的山寨见过檀羽冲。

除了孟霆之外，天马镖局的总镖头马如龙也认识檀羽冲，马如龙的镖局在金京历史最久，当年檀羽冲为了结识汉人中的豪杰，曾经到过他的镖局。

不过一众宾客虽不认识檀羽冲，更不知道他的底细，但对“ 武林天骄 ”的大名，却是当真可以说得是“ 如雷贯耳 ”的。

顾名思义，檀羽冲有“ 武林天骄 ”的称号，武学的造诣自是非同小可。二十年来，完颜长之是被认为金国第一高手的，但也有许多人说，武林天骄的本领纵然不在完颜长之之上，至少也不在完颜长之之下，谁人才是真正的金国第一高手，恐怕还不易得出定论呢！

马如龙上前行礼，檀羽冲说道：“ 马老镖头，你别把我当作什么贝子，我是以武林同道的身份来这里的。 ”说罢就向孟霆道贺。

孟霆说道：“ 檀大侠光临，敝镖局增光不少。 ”

檀羽冲眉头一皱，随即哈哈笑道：“ 咱们是老朋友了，你和我客气做什

么？你今日举行封刀大典，我怎能够不来呢？再说你现在碰上的麻烦，也是和我有关的呢！”

孟霆是从好朋友龙沧波口中知道檀羽冲的来历的，龙沧波曾经见过檀羽冲，孟霆可从没见过。如今听得檀羽冲自认是他的“老朋友”，不禁怔了一怔，心里想道：“听他的口气，似乎是想插手管我这件事情，我正愁不知如何对付年震山，这可好了。但不知他用什么藉口插手？”

孟霆猜疑未定，只听得檀羽冲已在说道：“年先生，请你过来。”

年震山惴惴不安的上前参见，说道：“檀贝子有何指教？”

檀羽冲说道：“我早说过，请你们别把我当作什么贝子，年先生，我和你都是在江湖上混的人，客气话那也不用多说了，咱们就按江湖上的规矩办事吧！”

年震山大吃一惊，嗫嗫嚅嚅地说道：“檀大侠，我，我可没有什么事冒犯过你啊。”心想自己与武林天骄可说得是素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不解他何以要横加插手？

檀羽冲哈哈一笑，说道：“年先生，你误会了，谁说你得罪过我呢？只不过你和孟老镖头的纠纷，和我有关罢了。”

年震山更是吃惊，说道：“不知哪一方面有关？”

檀羽冲缓缓说道：“你不是找托孟老镖头保那支镖的主人吗？这个人就是我！”

此言一出，满堂宾主都是惊异不已。年震山心里想道：“这分明是替孟霆强出头了，孟霆护送的是耿照的儿子，和他有甚相关？”当下强笑说道：“原来孟老镖头护送的那个少年，是檀大侠的公子，请恕年某无知之罪。”

檀羽冲道：“年先生，你又猜错了，我告诉你吧，我有一个女徒弟，孟霆护送的少年，正是我这徒弟的未婚夫婿。所以你虽然猜错了，但勉强说起来，这少年人和我也算得是有‘半子’的名份。”

杨浣青一听这话，羞得满面通红，幸亏旁边的人都在看着武林天骄对付黑鹰年震山这场好戏。谁也没有注意她。杨浣青心里想道：“看来师父已经知道我在这里，也已知道我和耿电的事情了。”不觉又是暗暗害羞，又是暗暗欢喜。

年震山道：“据我所知，孟老镖头护送的那位公子，似乎不是停在扬州，而是前往江南去了。”

檀羽冲冷冷说道：“你知道得倒不少呀，但这又怎样？”

年震山讷讷说道：“檀大侠，你虽说是以武林同道的身份来此，这是你瞧得起我们这班江湖朋友，但年某可不敢高攀。”

檀羽冲道：“这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我并不勉强你非要和你拉这交情不可。但你究竟想说什么，还是爽快说吧。”

年震山一硬头皮，说道：“檀大侠，你是皇亲国戚，我也只知你是贝子的身份。但不知贵友是谁，他的儿子前往江南，檀贝子是否亦已知道？”言下之意，“檀贝子”托孟霆护送的人，似乎不该前往江南，要嘛是孟霆说谎，要嘛就是武林天骄说谎了。

檀羽冲哼了一声，板起面孔说道：“我的朋友是谁，恕我不便奉告。你不服气，尽可以告发我，告我帮助友人，私通敌国好了！”

此言一出，石破天惊！年震山怎也想不到檀羽冲竟然说得如此坦率，不觉反而吓得慌了。

御林军军官符强忙打圆场，说道：“ 檀贝子说笑了。年先生，你的说话也是多了一点，还不快向贝子赔罪？ ” 要知符强虽然知道内情，但以他这样低微的身份，却是怎也不敢得罪武林天骄的。

年震山慌不迭的赔罪，自找下场的台阶，说道：“ 檀贝子言重了，年某岂敢疑心贝子？ ” 接着回过头来，对孟霆道：“ 事情既经檀贝子说清楚了，请孟老镖头恕我适才胡闹，告辞了！ ”

檀羽冲忽道：“ 年先生，你别走呀，事情还未了呢！ ”

年震山变了面色，说道：“ 檀贝子，我已经向你赔过罪了，不知檀贝子还要我怎样？ ”

檀羽冲哈哈一笑，说道：“ 我说过要按江湖规矩办事的，怎能让你吃亏？你不是要分孟霆保那支镖的镖银的吗？ ”

年震山大为尴尬，只得抱拳说道：“ 年某不敢。 ”

孟霆不想节外生枝，跟着也说：“ 檀大侠，你忘记啦，那次你可并没付我镖银的呀。 ”

檀羽冲道：“ 咱们是老朋友，你不收我镖银，我当然不必和你客气。但这位年先生是远道而来向你索取补偿的客人，他那次劫镖，又的确是吃了亏的。按江湖上的规矩，咱们岂能让他白走一趟？这样吧，我替你赏他一千两金子！ ”

话犹未了，一串珍珠已是拿在手中。檀羽冲把这串珍珠一扬，说道：“ 在座高朋，料想不乏识货的行家，请看看这串珍珠，大概还值得一千两金子吧？ ”

珍珠发出柔和的光芒，虽然是在白天，众人也感到耀眼生缬。马如龙哈哈笑道：“ 这串珍珠，一共百颗，难得的是每一颗都这么圆润大小。依我估计，拆开来卖，每颗最少值十两金子，合成这串珠串，那就非得一千两金子不行了！ ”

檀羽冲道：“ 好，那就当作是一千两金子吧，现在给你了，年先生，你接呀！ ”

珠串抖得笔直，向年震山递去，在座的武学行家一看，就知武林天骄是有意较考年震山的本事。

年震山惶然道：“ 年某不敢受领贝子重赏！ ” 可是他不要也不行了，那串珍珠已是 “ 送 ” 到他的面前，珠串的一端对着他胸口的穴道。

年震山好夕也算得是江湖上的一个成名人物，如今给武林天骄当着众人的面，将他迫得下不了台，不禁也是动了怒气，暗自想道：“ 听说武林天骄和完颜王爷作对，我一直以为乃是谣言。但从今日的事情看来，武林天骄竟然包庇耿照的儿子，人言恐怕是不假的了。只要王爷给我撑腰，我怕他作甚？哼，他当众较考我，我就让他当众丢脸！ ” 当下说道：“ 谢檀贝子—— ” 便即伸手抓那一串珍珠。

他本来是想用大力鹰爪功抓碎那串珍珠，表明自己不是贪财，同时令檀羽冲出丑的。不料他这句话 “ 谢檀贝子厚赐 ” 的 “ 厚赐 ” 二字尚未曾说得出来，指头和珠串一碰，登时虎口如受雷轰电击，陡然一震，竟是不由自己的连连后退，而且稳不住身形，退了几步，就跌了个四脚朝天！

武林天骄微笑道：“ 年先生，你行这样大礼，我可是担当不起。 ”

年震山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羞得满面通红。可是论身份，论武功，他和武林天骄都是差得太远，纵然又羞又怒，却是不敢发作。

符强见他下不了台，只好再次给他解窘，说道：“我知道年先生是个很讲义气的江湖朋友，冲着檀贝子的金面，他如何还能收取孟老镖师的镖银？檀贝子，请你给他一个面子，把宝贝收回吧。”

年震山趁势磕了个头，说道：“多谢檀贝子看得起我，贝子的厚赐我是决不敢收。”索性以假当真，把自己摔这一跤，当成是向檀羽冲行磕头的大礼。

檀羽冲道：“年先生，你既然自己愿意吃亏，我也不便勉强你受礼了。这串珍珠，我就改作送给孟老镖头的贺礼吧。孟老镖头，咱们是老朋友了，你也不受，那就是看不起我了。”孟霆不好再推，只得收下。

檀羽冲这手超卓的武功一显，满堂宾客都是惊得目瞪口呆，此时方始透得过一口气来。

坐在耿电后面的两个客人窃窃私议，一个说道：“年震山以大力鹰爪功称雄江湖，据说数十年来罕逢敌手，想不到他碰上了武林天骄，竟是不堪一击。”一个说道：“檀贝子若是没有这样出神入化的功夫，他也不能称作武林天骄了。”

杨浣青在耿电耳边悄悄笑道：“年震山这次当真是应了一句俗话：‘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

忽有两个客人挤上前来，说道：“借光，借光，让我也看看热闹。”耿、杨二人是坐在前面第三排靠近角落的位置的，旁边恰巧还有两个空位，那两个客人挤上前来，就坐在他们旁边。

耿电听得声音好熟，侧过脸一瞧，这一喜非同小可，原来这两个硬挤上来的客人，不是别人，正是黑旋风和轰天雷。

耿电说道：“你们怎的这样晚才来？”黑旋风低声说道：“我们是避难来的！”

耿电吃了一惊，问道：“你们碰上什么人了？”黑旋风轻轻一嘘，说道：“过后再谈，咱们先瞧热闹！”

年震山吃了大亏，无须再留，便要告辞。马如龙不想令他大过难堪，说道：“年先生，你老远来到这儿，总得在礼成之后才走呀，俗语说得好，江湖上的汉子‘不打不成相识’，你和孟老镖头的梁子已经揭过，大家也不必存有什么芥蒂了。今后我们镖行的人在江湖行走，还得你老兄卖给面子呢。”

年震山大感尴尬，走的话似乎显得自己气量太窄，不走的话又实在觉得难堪。正在踌躇之际，忽又听得外面有吵闹之声。但因礼堂内边也是闹哄哄的，不是仔细听的话，就听不见。

归伯奎出去一看，回来向师父悄悄禀告：“外面来了一个青袍老者，一个蒙古武士，说是要向你老人家道贺，孟师弟不许他们进来，他们现在正在大吵，看样子孟师弟再不许他们进来，他们就要动武了。”

孟霆怒道：“我和蒙古人从没交情，咱们的镖局也不会到蒙古保镖，用不着和他们套甚交情。”

震远镖局总镖头邓山君和大都名武师薛兆都是姜桂之性，心里想道：“金国目前虽然是在向蒙古求和，但这是在秘密进行的，还未成为事实，表面上蒙古和金国还是敌国。我们得罪个把蒙古武士，谅也不会就闯出了什么大祸了？”于是同声说道：“孟老镖头，你不喜欢这两个客人，待我们给你挡驾。”

邓山君和薛兆都是一等一的功夫，孟霆、马如龙等人料想他们可以应付得了。此时礼堂内面的宾客，还未知道外面闹事，马如龙不想张扬，弄得大

惊小怪，在邓、薛二人出去之后，便即说道：“吉时已届，孟老弟，你这就先行金盆洗手罢。”其实原定的“吉时”（午时）早已过了。

一般的宾客听不见外面吵闹之声，具有深厚内功的孟霆却是听得见的。就在他要“金盆洗手”的时候，忽觉外面突然静止下来，不禁大为诧异。要知继续吵闹不足为奇，突然静止，那就是暴风雨之前的预兆了。

果然心念未已，便听得大门“乓”的打开，邓、薛二人首先疾跑进来，高声叫道：“有贵客到！”

他们二人本来是准备出去打架的，如今却自动跑回来充当“知客”，即使是惯经风浪的孟霆，也不禁大吃一惊了！

众宾客更是大为惊诧，心里都在想道：“邓山君和薛兆也不是没有见过大场面的人，来的不知是什么奢拦人物，竟令得他们如此慌张？”

就在众人屏息以待之下，只见孟霆的长子孟铸已是陪着四个“贵客”，走入礼堂，一脸孔很不自然的神气。

这四个“贵客”一出现，所有的人，包括主人孟霆在内，几乎都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来走在前面的两个人竟是金国的皇侄完颜豪和一个披着大红袈裟的蒙古喇嘛。

完颜豪以“贵公子”的身份，平日在京城里经常走马章台，寻欢作乐，许多人都认得他。和他并肩而进的那个蒙古喇嘛，众人虽不知道是谁，但见完颜豪对他神情恭谨，心中也已猜到几分了。

孟霆无可奈何，只好暂缓“金盆洗手”，上前见礼，说道：“小王爷光临，教草民如何担当得起？”

完颜豪哈哈笑道：“蒙古的大国师龙象法王你还未曾认识吧，法王今日一到，听说你的镖局举行大典，他想见一见各方的英雄好汉，所以席未暇暖，就要我陪他来你的镖局啦！”

果然不出众人所料，这个喇嘛，竟是刚到金京的蒙古国师！

一个完颜豪以“小王爷”的身份来到镖局已是极不寻常之事，作为金国上宾的龙象法王居然一入金京就来镖局，那就更是稀奇了。

孟霆早就猜想来客必然大有来头，可还做梦也想不到竟是这两个人！

龙象法王打了个哈哈，说道：“我在和林，也曾听过贵镖局的大名，今日难得适逢孟老镖头的封刀大典，是以特来道贺，红花绿叶都是一家，贫僧和孟老镖头也都是同属武林一脉，孟老镖头你就不必拘礼了。”

孟霆本就不想向他行礼，趁势便道：“多谢法王抬举，真是给孟某脸上贴金了。请上坐吧。”抱拳一揖，毫不客气的就以普通的宾主之礼待他。

完颜豪很不高兴，暗自想道：“法王不屑和你一般见识，我可不能容你如此放肆。”他正要设法作弄孟霆，忽然看见人丛里的武林天骄檀羽冲！

檀羽冲是完颜豪的长辈，武功也是远远在他之上，完颜豪突然在人丛之中发现了他，不觉大吃一惊。

皇室内部的纠份，完颜豪当然是不敢公开暴露的，他只好暂时佯作不见，暗地盘算待会儿怎样应付武林天骄，心里想道：“檀羽冲不会无因而至，难道他竟预先知道我要到这镖局不成？不过也说不定他和孟霆本来就是朋友？”完颜豪有了顾忌，一时间却是不敢为难孟霆了。

完颜豪又再想道：“当今皇上对檀羽冲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恶感，只是他这一回来，我的爹爹恐怕是有如芒刺在背了。好在有龙象法王在此，我不

必怕他，他也总得给我爹爹几分面子吧？”

完颜豪仗着有龙象法王撑腰，胆气复壮，接着便对孟霆说道：“这两位朋友适才与令郎有点误会，待我替他们解释解释。”

和完颜豪、龙象法王一同进来的那个青袍老者和蒙古武士，别的人不认识他们，轰天雷和黑旋风、耿电他们却是认识的。青袍老者是秦龙飞新拜的师父萨怒穷，那个蒙古武士则是拖雷的随从卜钦罕。这两个人昨天才和他们在西山的秘魔岩交过手。黑旋风悄悄和耿电说道：“看来这次我是要避难也避不成了。”原来他们在途中碰上青袍老者和那蒙古武士，虽说他们已经改容易貌，青袍老者还是起了疑心，是以他们一路追踪，追到了虎威镖局，同时叫人回去禀告完颜豪和龙象法王。

黑旋风和轰天雷先到，守门的孟铸早已得到耿电交代，听他们说得言语相符，马上就放他们进去。接着追踪而来，后来才到的萨怒穷和卜钦罕，孟铸可就不肯随便放他们进去了。

幸亏他们正在争吵之际，一方面是龙象法王与完颜豪业已到临，一方面是邓山君和薛兆从里面出来，孟铸这才没有和他们动手，否则这个亏可就要吃得大了。

完颜豪先替他们介绍，说道：“这位是家父特地从塞外礼聘来京的高人萨怒穷萨老先生；这位是蒙古大汗的金帐武士卜钦罕！”萨怒穷哈哈笑道：“高人二字不敢当，我只是个山野鄙夫而已，令郎刚才还不敢相信我是王府的人呢！”

群豪听了这两人的来历，不觉又是一惊。要知萨怒穷虽然罕到中原，但却早在二十年前就已是名震西北的一个大魔头，中原的武林人士听过他的名字的自也不少；至于“金帐武士”则更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了。“金帐武士”是成吉思汗赐给国内勇士的称号，整个蒙古汗国只有一十八名“金帐武士”，尊贵无比，稍为留心蒙古国情的人都知道的。即使完颜豪和龙象法王没有来，只是他们两人出现，亦已足以轰动全场了。

孟铸忍住了气，说道：“当时小王爷还没来到，你们一无王府公文，二无熟人带行，我怎能轻易相信你们的话？”

孟霆喝道：“多说什么，还不赔罪！”

完颜豪哈哈一笑，大剌剌地说道：“不知不罪，一点小小的误会，讲明白了也就算了，孟老镖头不必责怪令郎。不过有件事情，却是须得请老镖头包涵包涵。”

孟霆说道：“小王爷有甚吩咐，直说就是。”“完颜豪道：“萨先生，你来说吧。”

青袍老者冷冷说道：“孟老镖头，我想在你的客人之中找两位朋友。”

孟霆道：“不知萨先生找的是哪两位？”

青袍老者说道：“一位是绰号黑旋风的风天扬，一位是绰号轰天雷的凌铁威。”

这两个名字一说出来，满堂宾客又是大吃一惊，心中俱是想道：“原来他们不是给孟霆贺喜来的，是为了捉拿钦犯来的。”

孟霆心情紧张，面色却是丝毫不露，淡淡说道：“萨先生，你找错地方了。我今日请的客人，并无姓风和姓凌的在内。”

青袍老者道：“我亲眼看见他们到你这里来的。”

孟霆说道：“恐怕你是认错人了吧？”

完颜豪已是等得甚不耐烦，便即说道：“是不是认错人，你让他们一搜，不就立刻可知真假了么？”

孟霆怒火中烧，心里想道：“我若让你公然侮辱我的宾客，我今后还能有脸见人吗？”但俗语云：“在人檐底下，不得不低头”，孟霆倘若拒绝他们搜查、认人的话，只怕马上就有大祸临头！饶是孟霆经过无数大风大浪，这一来也是不知如何是好了。

正在气氛十分紧张之际，忽听得一个人冷冷说道：“萨怒穷，我在这里，你不用找了。”走出来的正是武林天骄。

萨怒穷进来的时候没有完颜豪那样留心注意，直到武林天骄走了出来，他才发现。这一发现令他心胆俱寒，原来他在二十年前，就是由于败在武林天骄手下，这才被迫销声匿迹，过了二十年之久，方敢出山的，虽然他业已练成毒掌功夫，自忖还不是武林天骄的对手。

武林天骄走了出来，完颜豪当然是不能装作看不见了，当下只好上前行礼，说道：“檀贝子，你几时回来的？我爹可正在想念你呢。”

檀羽冲淡淡说道：“我的贝子不是早已有人承继了么？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小王爷，你这样多礼，我可担当不起。”

当年檀羽冲出走之后，他的叔父檀道雄奏请金主完颜亮，把世袭贝子的名位让给他自己的儿子檀世英继承，这件事情是得到完颜豪的父亲完颜长之的支持方才成功的。檀羽冲旧事重提，完颜豪不禁面上一红，说道：“当今皇上，也还是在想念你的。你这次回来，定能上邀圣眷，世袭贝子，何足稀奇，皇上另外给你封王，那也是意料中事！”

檀羽冲冷笑道：“我若是贪图富贵，当年也不必离开京城了。你要我入朝面圣，或者去见你的父亲，这些事暂且缓谈，我现在是以武林中人的身份，来到虎威镖局，做孟老镖头的客人的。萨先生找我的事情，我得先和他有个交代！”

萨怒穷又惊又气，心里想道：“你这分明是恃强欺我，硬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但也只好赔着笑脸说道：“檀贝子，我找的朋友，可不是你啊！”

檀羽冲绷着脸说道：“二十年前，咱们就有过‘交情，的了，你不承认我是你的老朋友么？”

萨怒穷忍气说道：“是，是。多蒙贝子抬举，把我当作朋友。我可不敢高攀。不过我现在找的是另外两位朋友。”

檀羽冲道：“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了，他们是何等样人？”

萨怒穷道：“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檀贝子，你没听见？”

檀羽冲淡淡说道：“没听见。你再说一遍。”

萨怒穷只得忍气吞声，再次说道：“一个是绰号黑旋风的风天扬，一个是绰号轰天雷的凌铁威。都是二十来岁年纪，凌铁成长得黑些，像是个乡下干庄稼活的小子。”

檀羽冲道：“我一直在这里，从没见过你说的这两个人。”

萨怒穷道：“或许他们已经乔装打扮，瞒过了檀贝子的眼睛。”

檀羽冲道：“你找他们干嘛？”

萨怒穷把眼睛望着完颜豪，不敢马上回答，完颜豪赔笑说道：“实不相瞒，这两个人乃是朝廷所要缉拿的钦犯。”

檀羽冲道：“虎威镖局在大都也开了十年了，他们做这样大的镖行生意，你以为他们敢于窝藏钦犯么？”

孟霆忙道：“萨先生别开玩笑，孟某今日正要闭门封刀，如何能有这样天大的胆子，胆敢窝藏钦犯？”

完颜豪道：“我不是说你窝藏钦犯，我是恐怕这两个人瞒着你混进来，借你虎威镖局这块金漆招牌庇护，所以我才请你让萨先生搜一搜。”

檀羽冲蓦地板起脸孔，说道：“小王爷，这里是镖局，可不是衙门！”

完颜豪道：“檀贝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檀羽冲道：“今天是孟老镖头的喜庆日子，你们却来搜查客人，是不是要把他的镖局当作你们办案的衙门了？哼哼，我是孟老镖头的客人，你不给主人面子，也就是有意和我为难了！”

完颜豪道：“檀贝子，你别误会……”话犹未了，檀羽冲已是截断他的话，接着说道：“没什么误会，我问你，你到底是来向孟老镖头道贺的还是来办案的？”

完颜豪道：“我是有心来贺喜的，不过……”

檀羽冲道：“没有什么‘不过，的了，在这里的都是武林朋友，我不管你是什么人，到这里就该守武林规矩！你要办案，待这里的喜事过了，走出这座镖局的大门，你再办吧！”

完颜豪道：“这个，这个……”

檀羽冲冷笑道：“什么这个那个？在你的眼中，大概我也是钦犯吧？你不如押我回去，总抵得过捉那两个人吧？”

完颜豪满面通红，说道：“檀贝子言重了，小侄哪里敢有这个存心？”心里则在想道：“若然先帝还在，岂能容你重回大都？你本来就是钦犯！”

原来金国现在的皇帝完颜雍，乃是以旁支继承“大统”的。完颜亮荒淫无道，失尽民心，兵败瓜州之后，被部下所杀，完颜雍笼络宗室亲王和统兵的大将，方始得登宝座。檀羽冲是最早反对完颜亮的一个人，他虽然没有参加拥立完颜雍之事，但对完颜雍来说，完颜亮的被推翻，檀羽冲也有一份间接的“功劳”。故此完颜雍对檀羽冲虽然谈不上有什么好感，却也没有什么恶感。檀羽冲的“背叛皇室”的罪名，在完颜雍登位之后，也早已取消了。完颜豪就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不能不对檀羽冲讨好的。当然为了怕吃眼前亏，也是他要讨好檀羽冲的一个原因。

萨怒穷最害怕的人本来就是檀羽冲，此时见完颜豪也不敢替他作主，心里更是慌了，只得自打圆场，说道：“那两个人到底是不是黑旋风和轰天雷，其实我也不敢断定。只是我觉得似乎有点相似罢了。看错人也是有的。孟老镖头，我这一来吵扰了你，实在不好意思。我在这厢向你赔罪啦。”

孟霆说道：“萨先生，你这样说小老儿可是担当不起，我但求能够过得个安乐的晚年，这就要拜萨先生之所赐了。”他这话对萨怒穷暗藏讥讽，但萨怒穷也只好当作不知了。

檀羽冲也不想做得太过份，当下见好收蓬，便即哈哈一笑，说道：“好啦，如今雨过天晴，咱们一同庆贺孟老镖头的封刀大典，大家可别杀风景啦。”

不料檀羽冲想要“见好收蓬”，却还有一个人不肯放过他。

这个人是蒙古的国师龙象法王。

龙象法王跟着哈哈一笑，走上前来，说道：“小王爷，这位檀贝子你怎么不给贫僧引见引见？”

完颤豪笑道：“我以为你们是早就相识的了。”

龙象法王哈哈笑道：“武林天骄的大名我是闻名已久的了。听说檀贝子

是金国第一高手，今日得见，何幸如之！”

第四十四回　大闹镖局

说话之际，龙象法王合什为礼，第九重的龙象功已是暗中施展出来。

檀羽冲还了一个江湖上惯用的见面礼，右手握拳，左掌覆按拳头之上，中指微微翘起，说道：“ 武林天骄这个称号，是朋友们给我在脸上贴金，当不得真的。法王武功绝世，那才是当真名不虚传呢！”

檀羽冲说话之际，已是感到胸口如受压力，好像是要窒息一般。不过由于他的内功十分深厚，一面说话，一面还可以运气，话说完了，真气亦已在体内运行一周，烦闷之感，登时尽解。以龙象法王那样的武学造诣，竟也一点看不出来。

龙象法王见他不但神色自如，而且居然还能谈笑自若，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了！

原来他的龙象功早已练到无坚不摧的境界，在他发出第九重的龙象功之际，已是作好准备，只待檀羽冲脚步一个踉跄，就上去扶他，再补一记杀手。因为按他的估计，檀羽冲既有“ 武林天骄 ”之称，大概不至于马上就伤在他的龙象功之下，但抵挡不住却是可以预期的了，那时他再以内家真力，直接加在檀羽冲身上，佯作扶他，一把拿着他的腕脉，立即就可以废掉他的武功。

哪知结果完全出他意料之外，武林天骄纹丝不动，反而是他的虎口感到好像给一枝针突然刺了一下似的，虽然不是很痛，但内功的较量，毕竟是略逊一筹了。

原来檀羽冲从“ 穴道铜人图解 ”练成了世上无双的点穴功夫，名为“ 惊神指法 ”，不但指法奥妙，而且指力可隔空透过一丈之外，点着对方穴道。

龙象法王的内功造诣和檀羽冲在伯仲之间，当然也不至于给檀羽冲的隔空点穴就封闭了穴道。但檀羽冲显露了这手功夫，却是吓得他不敢再去试探了。檀羽冲那只微微翘起的中指，正是对准他掌心的“ 劳宫穴 ”的。龙象法王一看，就知他早已作好了准备。

两人暗中较量，口上各道仰慕之忱，一场本来酝酿待发的风波，也就终于风平浪静了。

于是孟霆顺利的完成了“ 金盆洗手，闭门封刀 ”的典礼。但是典礼刚过，完颜豪却又来找孟霆说话了。

完颜豪道：“ 听说孟老先生要离开大都？”

孟霆说道：“ 不错，我已有多年未曾回乡，想回去探问亲友。 ”

完颜豪道：“ 孟老先生有什么亲友留在乡下？”

孟霆说道：“ 经过这场战乱，我也不知还有什么亲友留在乡间，所以才想回去看看。 ”

完颜豪道：“ 现在路途未靖，我劝孟老先生还是暂缓回家的好。 ”

孟霆怔了一怔，说道：“ 我是走惯江湖的，往年给人家保镖，就是在盗匪如毛的地方，也是照样行走。 ”

完颜豪笑道：“ 我知道你是镖行的领袖，当然不怕路途艰险，不过其中却有一点不便之处。 ”

孟霆道：“ 请小王爷明白指教。 ”

完颜豪道：“ 贵处是洛阳附近的一处乡下吧？”孟霆道：“ 不错。 ”

完颜豪微微一笑，缓缓说道：“ 我不妨说给孟老先生知道，我们金国正在和蒙古议和。贵处属于未曾划定的疆界，和议未定之时，禁止百姓迁移。

还有，大都的京兆尹衙门，昨天才定了个规例，凡是在京城里有点名望的人，要离开京城的话，必须领取‘ 路引 ’，我看京兆尹衙门是不会发给孟老先生的。 ”

孟霆道：“ 为什么？ ”

完颜豪道：“ 第一、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原因，金国蒙古正在大都与洛阳两地商谈，孟老先生这个时候回乡，时机很不恰当。 ”话中有话，未说出来的那段话，孟霆可以意会得到，那是金国的官府怕他在大都与洛阳两地往还，为的是怕他刺探消息了。

完颜豪接着又再说道：“ 第二、家父也希望孟老先生暂留京师，实不相瞒，家父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京兆尹了。 ”

孟霆又是吃惊，又是暗中恼怒，冷冷说道：“ 想不到我这个已经没用的老头儿，也蒙王爷垂注。 ”

完颜豪笑道：“ 孟老先生太谦虚了，家父正因为你老先生是成名的豪杰，又是一派武术的大名家，所以才要留下你的大驾呢，他是想请你帮他一个忙的。 ”

孟霆道：“ 小王爷说笑了。令尊掌握大金国的兵马，我区区一个退休了的镖头，能够帮得了他什么忙？ ”

完颜豪笑道：“ 家父不是要你帮忙打仗，这件事情，你老先生是很容易做得到的，就只看你肯不肯点头罢了。 ”

孟霆惊疑不定，说道：“ 请小王爷明示。 ”

完颜豪道：“ 事情是这样的，蒙古国师龙象法王来京，和家父谈起，说是很想趁这机会，见识见识中原各派的武功，问家父有什么办法替他完成心愿？

“ 法王是只能在大都逗留一个月的，不可能到各地探访各派的宗师，没办法只好就地取材了，好在京城里藏龙卧虎，能人甚多，虽然未必能够网罗各派的高手，但各种主要的武术宗派，大概在京城里也总还可以找得到其中俊彦的。

“ 家父意欲邀请京中各派高手，前来聚会，孟老镖头，你是八卦刀这一门的衣钵传人，这个盛会，你自是应该参加的了？ ”

孟霆说道：“ 小王爷，我刚刚闭门封刀，请恕我不便参与盛会了。 ”

完颜豪道：“ 我也知道你们镖行的规矩，不过，你虽然不便在闭门封刀之后再拿刀弄杖，令郎却是可以去的。 ”

孟霆说道：“ 小儿尚未学成，你要他去，不是叫他当众出丑吗？ ”

完颜豪道：“ 孟老镖头，你客气了。俗语说，虎父无犬子，令郎家学渊源，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何况，这次的聚会，不过是以武会友的意思，家父和龙象法王只是要各派的代表人物在他们面前表演一套本门的拳剑功夫罢了，哪谈得上什么出丑不出丑呢？孟老镖头若是连这个也不肯答应，那就是看不起家父了。 ”

一顶大帽子压下来，孟霆只好说道：“ 既承王爷错爱，到时我叫犬子孟铸到王府应个景儿便是。 ”心想：“ 他们这样安排，分明是对我已经起了疑心，是以非但不准我离开大都，我这两个儿子，他们也是唯恐他们逃跑的了。我不答应，只怕他们会越发疑心。先答应下来，以后再算。 ”

完颜豪笑道：“ 多谢孟老镖头替令郎答允，我也可以有个交代了。但到时孟老镖头你可是也要来的啊。 ”

孟霆道：“ 要我去有什么用？ ”

完颜豪道：“ 龙象法王武学渊博，但他还是恐怕对中原的各派武术不能完全领略。 ”

孟霆淡淡说道：“ 王府高手如云，哪一派的武术，还怕没人熟悉？ ”

完颜豪笑道：“ 总不如有本门的高手担任讲解的好。何况孟老镖头熟悉大江南北的武林情况，家父也正是慕名已久，想要请教你呢。 ” 孟霆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到那一天自己也去凑个热闹。

紧接着孟霆的“ 封刀大典 ”之后，就是庆祝刘博的荣任虎威镖局的总镖头了。一众宾客纷纷上前道贺，不必细表。

赵武仲冷落一旁，眼看着刘博接受众人道贺，越来越觉得滋味难受。忽地有一个人走到他的身边，低声说道：“ 二弟，你这次真是不值，我也为你难过呢。 ”

这个人正是刚才和年震山、娄人俊一同来到的那个面黄肌瘦的汉子。

赵武仲见他过来安慰自己，不觉又是欢喜又是尴尬，连忙说道：“ 宗兄，咱们过这边说话。 ” 把那汉子拉到一个少人注意的角落里，悄悄问道：“ 宗兄，你怎的也会和他们一起到我这里来的？ ”

那汉子笑道：“ 二弟，我从前是没有告诉过你，但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原来你还未知道。 ”

赵武仲怔了一怔，道：“ 知道什么？ ”

那汉子贴着他的耳朵笑道：“ 黑鹰年震山正是我的师父，羊角峒的娄庄主是我的师叔，你不知道么？ ”

原来这个汉子，正是年震山最得意的首徒赵登禹，那次年震山去闯吕东岩的寿筵，就是由他这个徒弟先打头阵的。

赵武仲早已料到他和年震山定有关系，但还未想到他们竟是师徒。听了之后，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赵武仲是在三年之前，第一次单独出外保镖之时，和这个赵登禹结识的。当时赵登禹帮过他一点忙，帮他打退了几个劫镖的强盗，赵武仲见他的武艺高强，为人又讲“ 义气 ”，恰好两人又是同姓，于是就和他结为兄弟。但赵武仲对他的来历还是不知道的。

赵武仲的吃惊早已在赵登禹意料之中，于是赵登禹笑道：“ 咱们各交各的，咱们的师父结有梁子，咱们可还是兄弟呀。何况咱们师父的梁子现在也已解了，你害怕什么？ ”

干保镖这行讲究的是面面俱圆，广交朋友，这才能“ 吃得开，兜得转 ”。所以“ 各交各的 ”，在镖行中的确是有这个规矩。

赵登禹又再说道：“ 实不相瞒，我们师徒，很得完颜王爷的信任，你交上我这个朋友，也就等于有了王府做靠山的，即使你的师父知道，谅他也不敢管你。 ”

赵武仲怦然心动，暗自想道：“ 师父已经闭门封刀，声明不再管镖局的事了。刘博还能管我结交什么朋友么？我在镖局孤立无援，有这样一个有权势又有本领的朋友，最少可以杀杀刘博的气焰。 ” 于是低声说道：“ 怕我是不怕的，咱们当然还是八拜之交。不过我们镖局的人恐怕对尊师还有成见，所以你的身份，最好先莫让人知道。 ”

赵登禹笑道：“ 这个我懂。我一不会说出我是黑鹰的徒弟，二不会说出我是你的义兄，你可以放心了吧，我在背后给你撑，腰，老弟，你受的委屈暂且忍受，总有一天，我能令你吐气扬眉。 ”

赵武仲听得心花怒放，说道：“多谢大哥扶持，小弟感激不尽，大哥，你有什么事情要小弟效劳的，请你也尽管吩咐。”

赵登禹游目四顾，看见满堂宾客，正在各自忙着应酬，嘈嘈杂杂。有的去找孟霆叙旧，有的去向刘博道贺，有的挤到武林天骄身边，想要瞻仰颜色，也有一小部份趋炎附势的人去奉承完颜豪。赵登禹料想没人注意他，便压低声音说道：“二弟，我正是有一件事要请你帮忙。”

赵武仲连忙问道：“什么事情？”

赵登禹道：“黑旋风和轰天雷这两个小子进了贵局，这是我们师徒亲眼看见的，决不会假的，可是我到现在还没发现。”

赵武仲道：“你要我帮忙寻找吗？但我并不认识他们的呀！”

赵登禹道：“你只须替我留神，看看你的师兄弟有什么可疑的举动？比如说他们早就把不是你们镖局的人带到里面去了。这个你就可以替我侦察了。我想，无针不引线，那两个小子敢混到你们的镖局里来，定有内应。”

赵武仲惴惴不安，说道：“你要我把可疑的人揪出来？”心想万一赵登禹所说是真，岂不是要他和师父师兄翻脸了。

赵登禹在他耳边笑道：“你有你的为难之处，我也不会要你这样做的。再说，我们碍着檀贝子的面子，就是明知这两个小子在你们这里，我们也只能佯作不知。岂有要你和令师翻脸之理？”

赵武仲听他说得有理，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说道：“那你要我怎样？”赵登禹道：“你发现了什么可疑之处，只须告诉我们就行，别的你都用不着管。”赵武仲一想这可容易，便答应了。

不出赵登禹所料，孟霆的长子孟铸恐怕轰天雷等人露出破绽，果然趁着一众宾客正在喧闹之际，便将他们悄悄的带了进去。

赵武仲在镖局里是可以往来无阻的，他到里面打了个转，走出来找着了赵登禹，偷偷和他说道：“你说的不错，果然是有几个可疑的人物，如今孟铸正和他们在后园里练武场上。”赵登禹道：“哦，有几个之多吗？”赵武仲道：“是呀。一共有四个人，都是二十来岁年纪，其中两个的确是有点像你所说的轰天雷和黑旋风的模样，我不敢偷听，隔着墙孔，偷瞧一瞧，就出来了。”赵登禹道：“好，你干得很好，多谢你啦！”

赵登禹当然不知道另外两个人乃是耿电和杨浣青，他也不敢去惊动完颜豪，只能悄悄告知师父。黑鹰年震山找着了青袍客萨怒穷，趁着客厅里还在热闹之时，便即溜走。在镖局外面兜个圈子，再以轻身功夫，跳入镖局的后园。

完颜豪见有武林天骄在这镖局，他要搜查疑犯，那是不可能的了。心想：“反正孟霆跑不出大都，慢慢再查，那也不迟。”当下便要告辞，但年震山和萨怒穷却还不见回来。

年震山的师弟娄人俊已经从师侄赵登禹的口中得知实情，此时距离年、萨二人离开客厅已有差不多半个时辰，娄人俊也不禁有点着急了。他走到完颜豪身边，便想告诉完颜豪。此时檀羽冲、龙象法王和孟霆分别都是给客人包围，并非和完颜豪站在一起。

不料，就在此时，忽地又有一个陌生客人来到，抢在娄人俊之前，拦住了完颜豪说话。

这人是个书生打扮的少年，眉清目秀，举止温文，谁也不知道他几时来的，突然出现在完颜豪的面前。

少年书生轻摇折扇，微笑说道：“ 小王爷，你好。凉州一别，倏忽三月有多，想不到今天能够在这里碰见了你。 ”听他的口气，似乎和完颜豪甚为稔熟，但娄人俊与符强等辈，却是都不识他。

完颜豪吃了一惊，说道：“ 云兄，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

原来这个书生不是别个，正是云中燕乔装打扮的。

云中燕笑道：“ 我本来想去拜谒小王爷的，但听说虎威镖局今日举行大典，我仰慕孟老镖头的威名，又知道他素来好客，所以就不揣冒昧，先到这里来了。嘿嘿，这真叫做无巧不巧，能够在这里见得着你，倒可以省得我多走一趟王府了。 ”

归伯奎看见这个陌生客人，甚为古怪，忙去告诉师父。武林天骄却在这个时候，走到龙象法王那边，和他谈论武功。宾客中趋炎附势之辈，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更是越来越多。

孟霆走了过来，完颜豪心中一动，连忙说道：“ 孟老镖头，借个地方给我和这位朋友谈谈，不知可肯慨允？ ”

孟霆和云中燕从未见过，甚为纳罕，但也只好说道：“ 小王爷喜逢贵友，孟某自当聊尽地主之谊，何劳吩咐？ ”当下便将完颜豪和云中燕带人后堂一间静室。娄人俊、符强要想跟他进去，完颜豪摆一摆手，说道：“ 你们外面伺候。 ”

完颜豪关上房门，说道：“ 公主，你好大胆！ ”

云中燕冷笑说道：“ 我怕什么？ ”

完颜豪道：“ 你不是说你现在还不想回和林的吗？你们的国师正在这里呢，你不怕他逼你回去？ ”

云中燕笑道：“ 他见着我，也未必认得我。 ”

完颜豪道：“ 我可认得你！ ”

云中燕淡淡说道：“ 我来找你说话，就是有意让你认出我的，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告诉龙象法王。 ”

完颜豪道：“ 你凭什么有这把握？ ”

云中燕冷冷说道：“ 你忘记了你要图谋大事么？这事只有我能帮你的忙。 ”

完颜豪冷笑道：“ 那件事情根本就是你捏造出来的，你现在还想骗我么？ ”

云中燕道：“ 如何见得是我骗你？ ”

完颜豪道：“ 龙象法王刚从贵国前来，他大概比你更为清楚贵国大汗的意旨吧？ ”

云中燕道：“ 他怎样说？ ”

完颜豪道：“ 贵国大汗，并无为敝国更立新君之意。 ”

云中燕哈哈笑道：“ 你扯什么谎，我不信你敢向他查询这等机密大事。 ”

完颜豪道：“ 何须直话直说？从他透露的口风，我已知道你说的这件事情纯属子虚乌有了。 ”

云中燕笑道：“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想你的爹爹做金国皇帝，求我们的大汗，不如求我的四叔拖雷。你知道吗！我的四叔正是要我替他物色新君。 ”

完颜豪冷笑道：“ 我知道的只是令叔拖雷元帅也要找你回

去。他说你在中原胡作非为，但我还未曾告诉他，你不但胡作非为，且

还招摇撞骗呢！”

云中燕勃然变色，跟着也冷笑说道：“好呀！那么咱们就都拼着豁出去吧！就算是我招摇撞骗又怎么样？你出去告诉龙象法王，说我在这里，叫他押我回去好了。我也告诉大家，你要怂恿父亲篡位，和我串谋，看你们的皇帝可肯放过你么？只怕你的父亲虽然手握兵权，也要吃不了兜着走吧！”

完颜豪面色铁青，半晌，颤声说道：“好，算你狠，我认输了。”

云中燕笑道：“对啦，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你给我遮瞒，我也会给你遮瞒。在这镖局里，你也不必查究什么了。赶紧回你的王府，大家才好下场。”

完颜豪无可奈何，只得站起来说道：“好，我答应不泄漏你的秘密。但倘若你自己给法王查获，这可不关我的事。”

完颜豪独自走了出来，娄人俊、符强等人都很诧异。娄人俊上前悄悄说道：“我的师兄和萨怒穷还未见出来，要不要搜这镖局？”完颜豪满肚皮闷气，哼了一声，挥手说道：“别这么多事，不等他们了，咱们回去！”

娄人俊不敢作声，只好跟他回府。

龙象法王是完颜豪带来的客人，完颜豪要走，他当然也是要走的了。檀羽冲和他施礼道别，龙象法王刚才吃了一点小亏，心怀戒惧，连忙退后一步，合什还礼，说道：“今日得闻高论，贫僧获益不少。深盼离开贵国之前，能够再见贝子。”他这次合什还礼，可是不敢再用“龙象功”了。武林天骄哈哈一笑，说道：“多谢法王青眼，若有机缘，我一定再向法王请教。”龙象法王没有使出内力，他也就只是名副其实的还礼了。

完颜豪和孟霆告辞之后，向檀羽冲说道：“檀贝子，请你移驾。”

檀羽冲双眼一翻，说道：“主人没赶我，你却要替主人下逐客令么？”

完颜豪陪笑道：“贝子，你刚才不是答应小侄，驾临寒舍的么？”

檀羽冲冷冷说道：“我还没有尽兴呢，我要去的时候，我自己会去，用不着你陪。”

完颜豪道：“是。不过请贝子订个日期，以便小侄在家父跟前有个交代。”

檀羽冲冷笑道：“你怕我跑掉么？好，你不放心，我就给你一个确实的答复吧。你们父子不是要替龙象法王召开一个各派高手的大会吗，你这个会什么时候开，我就什么时候来。”

完颜豪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个会有他插进一只脚来，只怕是要给他搅得乱七八糟的了。”心里担忧，脸上却还不能不装作欣喜的神气，说道：“檀贝子肯为此会增光，那是最好不过了。”

龙象法王走出镖局之后，问完颜豪道：“听说刚才有个客人找你，那是什么人？”

完颜豪怎敢实说，只好含糊答道：“是晚辈从外地来的一个朋友，他有点私人事情求我，是以不便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话。”

龙象法王刚才被众人包围，没看见云中燕的庐山真面，只看见她的背影，稍稍起了一点疑心。此时听完颜豪这么一说，心想：“谅那丫头也没这样大的胆子，胆敢乔装跑到这么多人的地方来。完颜豪也没有包庇的道理。”这么一想，疑心倒是全都消了。

完颜豪率领随从回府，别的人没什么，只有娄人俊暗暗刚苦，不知他的师兄怎么样了？

娄人俊在路上暗暗叫苦，另一方面，赵武仲在客厅里更是忐忑不安。

归伯奎走过来道：“师弟，你的朋友走了吗？”赵武仲吃了一惊，讷讷

说道："你说的是谁？"归伯奎道："刚才和你说话那个人，好像是和黑鹰他们同时来的，那是谁呀？"

赵武仲定了定神，说道："他跑来找我说话，我也不知道他是何等样人。但好歹他是客人，我总不能不应酬他呀。师兄，你说我是做错了吗？"

归伯奎道："我还以为你是认识他的呢，原来不是。咱们干镖局这行，什么三教九流的人物都得结识，你做得很好，我岂会责怪你呢。对啦，说起应酬，我可正要告诉你呢。师父叫你过去。"

赵武仲刚刚放下心上的一块石头，不觉又是一惊，问道："师父找我何事？"

归伯奎笑道："我不是说了吗，就是要你过去帮他应酬客人呀。各大镖局的镖头都在那边，师父他老人家想介绍你给他们认识。"

赵斌不知就里，走过来也是满面笑容地说道："仲儿，你的师父在那边很是夸奖你，马老镖头、邓老镖头他们都想见见你呢，你还不赶快过去。"

赵武仲又是欢喜，又是担忧，欢喜的是有一个可以在人前露面的机会。"师父虽然把总镖头让给刘博，但 他毕竟还是承认我是他的最得意的弟子。"赵武仲心想。

但得意的心情却还是掩盖不了他的担忧，他担忧的是，他给赵登禹通风报信，赵登禹告诉了师父黑鹰年震山，年震山和萨怒穷不久就溜出去了。他心里有数，料想年、萨二人定是要去找寻疑犯。"他们去了这么久还未见出来，莫要闹出事情才好。"

赵武仲本来想要偷去后园打听消息的，如今给他的师父留在客厅，当然是去不成了。他心里忐忑不安，可还不能不装出笑脸陪客。

孟铸把黑旋风、轰天雷、耿电和杨浣青四人带入镖局的后园，正要独自出去，打探完颜豪走了没有的时候，忽地有两个人从外面翻过墙头，跳了进来。

孟铸大吃一惊，喝道："是谁？"

年震山哈哈笑道："孟大公子，咱们不是刚刚见过面的么？"

孟铸情知已给他们识破，心里想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大不了我和他们拼了这条性命就是，也用不着害怕他们。"如此一想，反而镇定下来，当下淡淡说道："哦，原来是年先生和萨先生两位贵客，请问你们两位跑来这里干嘛？这里可不是我们镖局招待客人的地方呀！"

年震山笑道："我也正想请问孟大公子，你不在外面陪客，却和这几位朋友躲到园里作甚？"

孟铸说道："年先生，你似乎管得太多了，我和朋友在这里练武，不可以吗？"

年震山笑道："令尊今日是正主人，公子却有如此闲情逸致，难得难得！"

黑旋风和轰天雷从假山后面闪了出来，黑旋风捏着假嗓子，粗声粗气地说道："年先生、萨先生，你们不在外面陪伴你们的小王爷，却跑到这个园子来玩，这份闲情逸致，更是难得难得！"

年震山是曾和轰天雷交过手的，此时仔细辨认之下，依稀认得，当下不动声色，说道："你们有闲情逸致练武，我也就有闲情逸致来瞧你们练武，怎么样？"

黑旋风打了个哈哈，说道："没怎么样，我们正是想要以武会友，你们两位有这兴致，也可以上来玩玩呀！"

萨怒穷昨天才和黑旋风交过手，此时早已认出是他，忍不住就冷笑道："你这小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好，我正是要你这句话，你出招吧！"

黑旋风道："萨先生，咱们各自明白就是。你要是招唤帮手，我也不是没有帮手的。"

萨怒穷瞿然一惊，心里想道："对，可不能惊动了武林天骄。"紧接着黑旋风的话便道："我何须找人帮手，这里的事这里了结，大家都不必张扬出去。"

年震山道："你们还有两个人呢，都出来吧！"

耿电和杨浣青商议已定，轻摇折扇，缓缓走了出来。

年震山和他隔别十年，但还依稀认得，不由得大吃一惊。

耿电笑道："你瞪着眼睛看我干嘛！"

年震山膛目结舌，半晌，结结巴巴他说道："你，你是耿、耿……"

耿电笑道："不错，我就是你在十年之前想要截劫的人，你指望在我的身上大捞一票，可惜未能如愿，我很抱歉。不过，好在现在还可以给你补偿。"

年震山定了定神，喝道："你好大胆！"

耿电冷冷说道："姓年的，你想在江湖上混下去，我劝你还是别说穿的好。咱们的事，咱们和了。你不是要捉我吗？那就请上吧！"

年震山暗中投靠金廷，在江湖上还是未曾公开的。是以他刚才质诘孟霆，始终不敢说出耿电的名字，就是因为有这一层顾忌。要知耿电是江南大侠耿照之子，年震山倘若给人知道他是要害耿电，他在江湖上只怕就难以立足了。

年震山咬了咬牙，喝道："好，我就和你在这里了结。"他自恃武艺高强，心想耿电这十年来虽然得了家传武功，毕竟功力还浅，胜他谅非难事，当下便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先把耿电拿下。

哪知耿电号称"闪电手"，岂是浪得虚名？他快耿电比他更快。

掌风扇影之中，年震山的"鹰爪手"还未抓着耿电的衣角。耿电折扇一合，扇头已是指到了他的"肩井穴"。这"肩井穴"正当琵琶骨的骨节眼处，要是给重手法点着这个穴道，多好的武功，也要变成废人。

年震山想不到耿电身手如此敏捷，心头一凛，只好以险招还击，身形一矮，拼着给他点着脖子，呼的一掌就劈过去。耿电功力稍逊于他，不敢硬接，身形滴溜溜一转，折扇倏张，朝他面门一泼，避招还招，又点向他胁下的"章门穴"了。

两人在武功上的造诣各有所长，论真实的本领是年震山高些，不过在急切之间却是难分胜负。

耿电和年震山交手之时，杨浣青也找上了那个青袍客萨怒穷，杨浣青女扮男装，萨怒穷初时还未知道是她。

杨浣青脱下手锡，一抖之下，变作了一条银光闪闪的软鞭，这是她的独门兵器，一亮出来，萨怒穷自是知道她了。

萨怒穷大吃一惊，喝道："你，你，你是小魔女！"

杨浣青笑道："不错，我的师父宽宏大量，他放过了你，你就应该夹着尾巴逃走才是，谁知你还要找上门来，这正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进来了。哼，哼，我的师父肯放过你，我可不能放过你！"

萨怒穷不怕杨浣青，却不能不害怕她的师父武林天骄，当下硬着头皮说道："你要用你的师父欺压我吗？好，你若是不敢和我动手，你可以出去把你的师父叫来。"心里打算，杨浣青若是当真出去的话，他就马上溜之大吉。

杨浣青看破他的心思，冷笑说道："谅你有多大能耐，要惊动我的师父？你不过想要逃走罢了，但来不来由得你，如今要走，可就由不得你了。接招吧！"银丝鞭扬空一闪，一招"云麾三舞"，就向萨怒穷扫去。

萨怒穷听她这样说，倒是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哈哈笑道："好，你不愧有小麾女之称，果然是心高气傲，手段狠辣。但我可不能欺负小辈，你要是打不过我，尽管逃走，我决不赶尽杀绝！"

说时迟，那时快，杨浣青的银丝鞭已然打到，萨怒穷张开蒲扇般的打手，抓好鞭梢。哪知杨浣青这条软鞭，俨若灵蛇，忽地鞭梢昂起，抖得笔直，好似毒蛇吐信，"啮"他掌心。

萨怒穷心中一凛："这丫头已得她的师父真传，我怎么忘了？"原来杨浣青这路鞭法，正是从武林天骄的绝技"惊神指法"变化出来，专门克制萨怒穷的毒掌功夫。

萨努穷也真变招得快，在这间不容发之际，不用手抓，改用指弹，"铮"的一声，中指疾弹，竟然不差毫厘，就把杨浣青的软鞭弹开了。

不料杨浣青这招"云麾三舞"乃是招里藏招式中套式的，借着他这一弹之力，软鞭倏然转向，从萨怒穷意想不到的方位打来，只听得"嗤"的一声，萨怒穷的长衫袍角，被软鞭一圈一扫之下，扯烂了一幅，化作片片蝴蝶，随风飞舞。黑旋风赞道："果然名实相副，好一招云麾三舞啊！"

萨怒穷恼羞成怒，双臂箕张，呼呼呼接连三掌。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龙门三叠浪"，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而来，一个浪头高过一个浪头。杨浣青伏着轻灵的身法，在掌风激荡之中，俨如点水蜻蜓，掠波海燕，一条软鞭，兀是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酣战不休。

但萨怒穷练的乃是毒掌功夫，毒掌发出的腥风，中人欲呕。杨浣青虽不至于给他掌力所伤，吸入了这股腥风，却是呼吸为之不舒了。幸而萨怒穷对她这路鞭法颇有顾忌，杨浣青还可勉强支持。

另一边，耿电和年震山的恶斗，亦已渐渐分出强弱。耿电功力毕竟稍逊一筹，在年震山的"大力鹰爪手"猛攻之下，折扇点穴，还是不及初上来时的迅捷多变了。

黑旋风笑道："耿兄，这位年先生说是要以武会友，他本来约我先陪他练的，我让你先上，如今你玩够了吧，也该让回给我啦。"我是技痒难熬了呢！"

耿龟乐得退下，虚晃一招，跳出圈子，笑道："我还未曾尽兴呢。"黑旋风道："这容易办，未曾尽兴，待会再来。"

年震山是江湖上早已成名的人物，辈份高于黑旋风等人。按江湖规矩，即使黑旋风等人联手斗他，也不致落入闲话。是以年震山虽然知道这样打法，自己难免吃亏，也只能硬着头皮，保持自己前辈的身份，哼了一声说道："年某走南闯北，会过不知多少英雄豪杰，你们这些小辈，使出车轮战法，我亦何惧？"

黑旋风笑道："你一进来，就要和我们'练武'，这'以武会友'的话，可是你自己说的。既然是'以武会友'，那怎能把我冷落一旁？好吧，你若然当真害怕，我就'点到即止'，不伤你也就是了。"

年震山是最要面子的人，禁不住他这一激，怒道："好小子，你别说风凉话儿，谅你也没多大能为，焉能伤我！"

黑旋风淡淡说道："是吗？"攻势骤发，左掌右指，掌劈前胸，指戳咽

喉。本来高手较量，是不宜一照面就“轻躁燥进”的，黑旋风这样打法，显然有蔑视敌人之意。

年震山喝道：“小子无礼，叫你知道我的厉害！”双掌齐发，十指擒拿，把黑旋风的身形，笼罩在他的掌势之下！

黑旋风身形一转，也不知他用的是什么步法，竟在间不容发之际，从年震山的身旁掠过，避开了他的十指擒拿。哈哈一笑，说道：“好厉害，幸亏没打着。”

年震山抓他不着，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厮不愧号称黑旋风，身法的溜滑，果然是有过人之处。”

说时迟，那时快，年震山一抓落空，黑旋风已是反击过来。年震山侧身一闪，反手擒拿，只听得“嗤”的一声，黑旋风的衫角给他撕去。但这次年震山虽然勉强可算“得手”，其实也没占到便宜。就在两人闪电般一合即分之际，年震山只觉微风飒然，掠面而过，后脑竟然火辣辣的隐隐作痛。要不是他闪避得快，早已着了黑旋风的一掌了。耿电看得眉飞色舞，赞道：“风兄，好一招巨灵神掌啊！”

黑旋风笑道：“耿兄，我是沾了你的光。但你别着急，这条落水狗我还是会让给你打的。”

黑旋风这话倒不是自谦，原来若论真实的本领，黑旋风也是还比不上年震山的，但因年震山已经和耿电先斗一场，此消彼长，黑旋风自是较占便宜了。

另一边，萨怒穷连发毒掌，把杨浣青迫得连连后退。激斗中，萨怒穷一招“双龙抱柱”，双臂箕张，和身扑上。杨浣青一个“细胸巧翻云”，轻飘的倒跃出一丈开外。不过虽然避开这招，但给腥风触鼻，胸口更感烦闷，脚尖着地之时，身形已似风中之烛，摇摇欲坠。

轰天雷早已忍耐不住，登时大吼一声，扑上前去，叫道：“杨姑娘，让我对付这个老贼！”双掌相交。声如裂帛，轰天雷身形一晃，萨怒穷却是不禁连退三步。

原来轰天雷那日吃了年震山的毒掌的亏之后，已经想出了对付他的办法。刚才那招，他是双掌笼在袖中劈出去的，轰天雷天生神力，内功的造诣，也不逊于对方，萨怒穷和他以硬碰硬，反而吃了点亏。不过这一招硬拼之后，轰天雷的两条袖管却都烂了一幅，破布随风飞舞，化成片片蝴蝶。

萨努穷毒掌伤不了对方，胆气已怯，轰天雷却是越斗越勇，索性光着臂膊，追上去硬打。

轰天雷拳捣掌劈，俨如铁斧开山，巨锤凿石，萨怒穷虽然练成毒掌，刚刚吃过了亏，哪里还敢和他硬碰？

不过萨怒穷的毒掌虽没直接打到轰天雷的身上，毒掌发出的腥风，轰天雷还是不能不谨慎提防，他一面运功御毒，一面强攻猛打，双方打得个难解难分，倒是恰好打成平手。

年震山本来希望萨怒穷的毒掌可以取胜的，一见萨怒穷的形势亦是不妙，不觉暗自心慌，想道：“娄师弟怎么还不见来？他是个机灵的人，过了这么久尚未见我出去，他应该想得到我是在这里碰上了棘手的事了，难道他在外面也出了事么？”猜疑不定，登时起了“三十六着，不如走为上着”的念头。

孟铸守在园门把风，年震山边打边退，忽地身形疾起，掠过一座假山，

突然就向孟铸抓了下来。

黑旋风有知己知彼之明，他明知年震山虽然气力稍衰，却还未到强弩之末的田地，只道他是诱敌之计，故此占了攻势也还是小心翼翼的提防，想不到年震山突然向孟铸发难。这一下“饿鹰捉兔”正是黑鹰年震山赖以成名的拿手绝招，饶是黑旋风身法迅捷，要救也是来不及了。

孟铸是孟霆长子，武功当然也有几分根底，危急中一个鹞子翻身，避开了年震山这一抓。但年震山处心积虑，定要将他生擒，才发这记绝招的，岂能容他轻易躲过，而这一抓落空，也是早已在年震山意料之中。说时迟，那时快，他左手一抓抓空，右掌已是把劈空掌力发出，丝毫无误的恰好是朝着孟铸跃避的方向，孟铸脚尖刚刚着地，一股大力已似狂涛般的卷来。孟铸毕竟功力还浅，登时一跤跌倒。

年震山哈哈笑道：“看你还能逃出我的掌心。萨老大，咱们走吧！”原来他自知轻功不及耿电和黑旋风，只怕逃跑不掉，是以务必要把孟铸抓到手中，将他作为人质。

孟铸已经摔倒地上，年震山只道要把他活捉，自是手到擒来，怎知就在他大为得意一抓抓下之际，忽见寒光一闪，一口明晃晃的利剑突然向他迎面指到。这一剑非但出其不意，而且剑势凌厉之极。

年震山也是委实了得，骤遇高手，虽惊不乱，左掌划出一道圆弧，右掌迅即穿出，一招“游空探爪”，不退反进，硬抓对方手腕。那人剑峰倏转，还了一招“浮光掠影”，剑势奇幻；年震山噫了一声，斜窜数步，好不容易才避开了他这一剑，这一下可是不能不吃惊了。

说时迟，那时快，那人唰的一剑，又刺过来。年震山喝道：“且慢，你，你是谁？”色厉内荏，声音也有点发抖了。

原来那人的剑术和中土各派都不相同，但年震山还不是吃惊于他奇幻的剑术，而是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他蓦地想起一个人来，不由得大大吃惊了。

那人格格一笑，说道：“年震山，你不认得我了么？咱们在娄家庄，可是曾经见过面的啊！”

就在此时，黑旋风亦已赶到，他听了这个人的说话，又喜又惊，失声叫道：“燕妹，你也来了！”

云中燕笑道：“咱们号称风云雷电，你们都在这儿，我怎能够不来呢？”

年震山已经疑心是她，但还想不到她和黑旋风的关系竟是如此亲密，大惊之下，颤声说道：“公主，你，你——”

云中燕笑道：“我怎么样？”年震山强慑心神，说道：“请你念在完颜王爷和贵国国师的交情，我是替完颜王爷办事的。”

云中燕笑道：“不错，我正要告诉你两桩事情，第一、你的小王爷和龙象法王已经走了。第二、我今日来此，不是以公主的身份来的。我是孟老镖头的客人，也是他们的朋友，你在这里胡作非为，我受主人优礼，非管这个闲事不可！”

此言一出，年震山、萨怒穷是惊上加惊，孟铸、黑旋风等人则是喜上加喜了！

要知年、萨二人唯一的指望就是完颜豪与龙象法王来给他们解围；而黑旋风这边的人，最担心却是他们来到。如今完颜豪和龙象法王已经走了，黑旋风等人自是可以毫无顾忌了。

这刹那间，风、云、雷、电四人，加上一个小魔女，大家都是同一心思：

“捉虎容易放虎难！”不约而同的便分头向这两个魔头攻去。

第四十五回　智服双魔

黑旋风本来就是在追赶年震山的，首先攻到，说道：“燕妹，这厮是约我比武的，我和他未分胜负，你让给我吧。”云中燕笑道：“我剑已出鞘，可是不能立即收回的了。”

年震山顾忌她是公主的身份，起初不敢放胆狠斗，不过片刻，己是接连碰上几次险招。他咬了咬牙，叫道：“公主，你苦苦相逼，可休怪小人放肆了。”云中燕笑道：“我早已和你说过，我不是以公主的身份来的，你有什么本领，尽管使出来吧。”

年震山心念一转，想道：“要是能够抓着公主，胜于擒获孟铸多了。我脱身之后，大不了从此隐姓埋名，不再贪图富贵，那也就不用害怕她的报复了。”心念一转，双臂箕张，狠狠地向云中燕猛扑！

云中燕笑道：“对啦，这样打才有意思！”剑势倏变，唰唰唰连环三剑，虽然只是三招，三招之中却包含有极其复杂的变化。每一剑都是从年震山意料不到的方位攻来。

年震山倒吸一口凉气，这才知道云中燕的厉害。他用了全力，也不过和云中燕打成平手而已，要想擒她，自是妄想了。

黑旋风道：“你尽兴没有？”云中燕笑道：“兴犹未尽，不过看你心痒难熬，我也只好暂且让给你啦。”

年震山虽然本领高强，但在久战之下，亦已渐感气力不支。剧斗中黑旋风一招“手挥琵琶”，阴手阳掌，疾挥过去，年震山着了他的一掌，跄跄踉踉地连退数步。

耿电笑道：“该让给我啦，否则我可没得玩了。”年震山己成强弩之末，如何抵挡得“闪电手”的快攻？不过十多招，便给耿电的折扇点着他的“肩井穴”，年震山闷哼一声，“卜通”倒地。

年震山和云中燕等人交手的时候，“小魔女”杨浣青亦已堵截了萨怒穷的退路，萨怒穷怒道：“小辈倚多为胜，我和你们拼了！”杨浣青笑道：“谁叫你要逃跑？你不跑我就不理会你。”她早已养好精神，一条银丝鞭使得矫若游龙。说话之间，两人已经迅速斗了几招。萨怒穷一抓抓空，掌心忽觉刺痛，原来已是给银丝鞭刺破一个小孔。

伤势虽不严重，但他凝聚掌心的毒质，却混和在血液之中，从小孔点点滴滴的流了出来。

萨怒穷忌惮杨浣青这路鞭法，冲不过去，只好回身与轰天雷再斗。杨浣青笑道：“对啦，你跑是跑不了的，还是打点精神，和凌大哥分个胜负吧。你不逃跑，我就决不会插手。”

轰天雷一声大吼，双掌翻飞，斗得比前更勇。他的“霹雳掌”以喝声来助掌势，刚才因为顾忌完颜豪在外面听见，只能哑斗，如今去了顾忌，“霹雳掌”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饶是萨怒穷有“魔头”之号，还是不禁暗暗心惊。

萨怒穷右掌受伤，毒掌威力减了几分，在轰天雷强攻猛打之下，又惊又怒，喝道：“好小子，当真要拼命吗？”轰天雷沉声说道：“不错，你害了我的师弟，我就是要和你拼命！”

萨怒穷又惊又怒，暗自思量：“再战下去，我的毒掌功夫只怕要化为乌有。反正是个死，不如和这小子同归于尽。”要知他的毒血正在点点滴滴的

从伤口流出，流出一滴，毒功就减一分，是以他非得趁着毒功未废之前，和轰天雷硬拼不可。
萨怒穷和身扑上，轰天雷喝道："来得好！"霍的一个凤点头，一个"穿掌"，欺身疾进，抓着了萨怒穷的双臂。
萨怒穷本来想要把毒掌打到轰天雷身上的，哪知力不从心，给轰天雷扭着他的臂膊，用力一扳，萨怒穷掌心朝外，连轰天雷的衣裳都沾不着，气怒交加，大叫一声，晕过去了。轰天雷还怕他是假装，双臂一使劲，将他按倒。拳头擂鼓般的就打下去。
忽听得有两个人同时叫了起来，一个是孟铸的声音，叫道："爹爹！"一个苍老的声音惊惶叫道："凌少侠，不可！"原来是孟霆来了。
原来云中燕在完颜豪走出密室之后，她便直闯后院，私入孟家的花园。孟家的人拦她不住，只好悄悄告诉孟霆。
孟霆身为主人，突然发现黑鹰年震山倒在地上，而完颜豪带来的这个青袍客又给轰天雷按在地上猛打，焉得不惊。
孟铸说道："爹，俗语说得好。捉虎容易放虎难，这祸不闯也已闯了，放他们回去，咱们还有命吗？"
孟霆叹口气道："不放他们回去，完颜豪迟早也会来向咱们要人，咱们怎办？"
孟铸说道："放了他们，难道完颜豪就不会追究了吗？事已如斯，反正不能免祸，不如把他们杀了，咱们都逃跑吧。"
孟霆叹口气道："咱们纵然跑得了，虎威镖局可是跑不了。镖局上下人等连同他们的家小，少说也有百数十人，他们又能够都逃跑吗？我可不能连累他们！"
饶是孟霆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碰上这样为难的事，亦是深感骑虎难下了。
轰天雷说道："这祸是我闯出来的，待我和这厮算帐之后，我向鞑子的官府自首！"
耿电说道："祸是大家闯出来的，不能让你独自承担。"
孟霆摇了摇头，苦笑说道："凌少侠，这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所可了的，即使你去自首，也是难免连累镖局众人。"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正在孟霆左右为难，不知如何应付这桩祸事之际，忽听得一个人笑道："孟老镖头，你有甚为难之事，交给我好啦。"武林天骄檀羽冲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突然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杨浣青大喜道："对啦，师父，你给我们想办法，怎样发付这两个臭贼？"
孟霆松了口气，但心头上的大石还是未能就放下来，他谢过了檀羽冲，说道："檀贝子，多谢你鼎力帮忙。不过虽然有你承担，你总不能永远留在大都，你走了之后，他们还是会说出来的。"
杨浣青笑道："师父，孟老镖头怕他们说出来，那你就把他们杀了灭口吧。"
孟霆吓了一跳，心里想道："你倒说得容易，杀了他们。纸包不着火，事情迟早也会泄漏，你们师徒一走，却叫我如何是好？"但他不愿在敌人面前露出怯意，只能向着武林天骄苦笑，暗示他不赞同。此时年震山的穴道仍然未解，但只是身子不能动弹，听还是听得见的。萨怒穷也已醒了过来，不过仍然伏在地上，抬不起头。因此也就看不见孟霆脸上的神色。

武林天骄哈哈一笑，说道：“要杀他们也未尝不可，不过上天有好生之德，我倒不想赶尽杀绝。但他们是愿意生还是愿意死，那就全看他们的了。”

年震山连忙说道：“檀贝子，你放了我，我决不泄漏今晚之事。”

檀羽冲挥袖一拂，登时就把年震山的穴道解开，说道：“好，你走吧！”

杨浣青吃了一惊，连忙说道：“师父，这老贼说的话，你怎能就相信他？”

不但杨浣青惊诧，连年震山自己也觉得太出意外了。

檀羽冲淡淡说道：“我说过的话就得算数，由他去吧。”

杨浣青道：“只怕他说的话不算数，那岂不连累了孟老镖头？”

檀羽冲微微一笑，说道：“不用担心，谅他也不敢和我耍甚花招的！”

年震山毕竟是个老江湖，听他这么一说，料想檀羽冲定是有恃无恐才敢放他，心里猜疑不定，想道：“武林天骄的手段神妙莫测，不知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檀羽冲笑道：“怎么你还不走，要我请八人大轿抬你出去么？”

年震山猜疑不定，试一提气，施展轻功，跃过围墙。不料一跃起来，只觉胸口剧痛如割，“蓬”的一声，才跃起数尺高又摔下来了。

檀羽冲“哼”了一声，说道：“放着正门你不走，在我面前卖弄什么轻功？”

年震山吓得面如死灰，忙走回来跪倒地上，咚咚咚地向檀羽冲磕了三个响头，说道：“檀大侠，求你高抬贵手，饶、饶了我吧。”

檀羽冲道：“我不是已经饶了你的性命么？但如果你要自己求死，那么不关我的事了。”

年震山苦着脸道：“檀大侠，请你老明示。我、我受的内伤，这、这我可不能自己医治。”

檀羽冲这才说道：“你受的不是内伤，只不过在一年之内，你可是不能运用真气了，别的武功还未废的。过了一年，你听我的话，我就给你解救。”

杨浣青道：“这不是太便宜他了吗？”

檀羽冲笑道：“我还未说完呢。这虽然不是内伤，但一年之后，你若得不到我的救治，那就只怕有走火入魔之险了，所以我说，要死还是要活，全看你自己了。你听我的话，到期我自然会给你救治。”

练邪派内功的人，最怕的就是走火入魔，那是比死还更痛苦的刑罚。年震山连忙说道：“请檀大侠尽管吩咐，要我赴汤蹈火，我也不敢推辞！”

檀羽冲道：“谁要你赴汤蹈火，只须你回到王府给我传话。”。

年震山喜出望外，说道：“这个易办。檀大侠，你吩咐吧。你要我说什么，我回去见了王爷就说什么。”

檀羽冲道：“让我想想要你说些什么，你待会儿。”

杨浣青知他用意，说道：“师父，还有一个臭贼如何发付？”

擅羽冲道：“你别着急，为师自有道理。”当下叫轰天雷放开萨怒穷，冷冷地问他道：“萨怒穷，当年我饶了你的性命，你是怎么对我发誓的？”

萨怒穷给轰天雷狠狠打了一顿，打得他半死不活，此时轰天雷虽然放开双手，他亦已是有气没力，难以动弹了。

但他身体所受的疼痛比起他心里感受的惊恐却又算不得什么了，要知武林天骄擅羽冲乃是他平生最忌惮的人，他在檀羽冲面前，无异老鼠之见了猫。

檀羽冲道：“怎么啦？是不是事隔多年，你忘记了？”

萨怒穷颤声说道：“小人不敢忘记，我，我是发了誓从此不再出山的！”

檀羽冲冷笑道：“ 这里是金国的京城还是深山？ ”

萨怒穷面上一阵青一阵红，低声说道：“ 小人贪图富贵，违背誓言，我、我知错了，请求檀大侠你再饶一次。 ”

轰天雷道：“ 檀大侠，这厮把我的师弟害得很惨，你老人家可不能轻易放了他。 ”

檀羽冲道：“ 好，我让你处置他就是。萨怒穷，我已经饶了你一次，这一次饶不饶你，那就是凌少侠的事情了。 ”

处置了萨怒穷之后，檀羽冲回过头来，对年震山道：“ 好啦，你现在可以走了。回去见了完颜豪，你对他说萨怒穷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出了镖局，就逃跑了。所以你只能一个人回来。就只这几句话，你记得吗？ ”

萨怒穷曾在武林天骄手下吃过大亏这件事情，完颜长之、完颜豪父子是知道的，武林天骄料想年震山回去这么一说，完颜长之父子自必以为萨怒穷是怕了武林天骄才逃跑的，决不会另外查究原因。

年震山也想到了这一层，心想撒这个谎倒是没有破绽，便道：“ 是，小人记牢了。 ”

檀羽冲挥手道：“ 好，算你懂事，走吧！ ”年震山如奉纶音，一溜烟地慌忙走了。

杨浣青笑道：“ 师父，你这计策果然是妙，这下子咱们可不用担心完颜豪跑来虎威镖局要人啦。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请你老人家顺手一做。 ”

檀羽冲道：“ 什么事情？ ”

杨浣青道：“ 这老贼给我戳破他的掌心，但不知他的毒功可曾废了？ ”

檀羽冲道：“ 哦，原来你是要我废掉他的毒掌功夫。 ”仔细一看，笑道：“ 青儿，这路克制毒掌的鞭法你用得很不错呀，他的毒功已经给你耗了五成。不过，若是把他的毒功完全废掉，只怕他的性命活不久长。念他修为不易，让他保存剩下的一半功夫吧。 ”

杨浣青道：“ 不行呀，他的毒掌功夫还在，将来不是又要害人吗？ ”

檀羽冲道：“ 我有办法。 ”拿出随身携带的一管玉萧，在萨怒穷小腹的“ 愈气穴 ”一点，说道：“ 从今之后，你不能再用毒功，一用就会走火入魔。不信，你尽管去试。 ”亦即是他的毒功还在，但却不能用了。

要知檀羽冲之所以要保存他的武功，并非有何顾忌，而是为了轰天雷的缘故。因为废掉他的武功，他始终都是一死，轰天雷要在他的身上着落他找回秦龙飞，他还焉肯唯命是从？

杨浣青何等聪明，心念一动，也就知道师父的用意了。想道：“ 他的毒功已经耗了五成，即使他的伤马上就好，以他这五成的毒功，也害不了轰天雷了。何况还有师父给他的禁制？ ”当下笑道：“ 好，只要毒蛇不能咬人，那就让他苟存性命吧。 ”

萨怒穷不能走路，孟霆吩咐家人准备一辆骡车，把萨怒穷藏在车上，轰天雷、耿电、云中燕等人也都上了这辆骡车，便从后园悄悄出去。这日镖局筵开百席，食物煤炭之类的东西，大都是从市上用骡车运来的，他们这辆骡车从后园出去，又没惊动前门出入的客人，谁也没有留意。

轰天雷等人回到丐帮分舵，向帮主陆昆仑报告此行经过，陆昆仑大为欢喜，笑道：“ 好，你们今天先让那两个魔头吃了亏，过两天我再找那个什么法王，斗他一斗。 ”轰天雷笑道：“ 我们还活捉了一个魔头回来呢！ ”

陆昆仑道：“ 那魔头是谁？ ”轰天雷道：“ 就是那日在秘魔崖下冒充林

老前辈，想要骗我上当，却给我识破的那个青袍客萨怒穷。”

林重早已养好了伤，此时也在座中，听得是萨怒穷，大怒说道：“这厮也叫他的徒弟冒充是你，骗我上当，我正要找他报那一掌之仇。你们既然将他捉了回来，就该将他杀了。”

轰天雷道：“六伯暂且息怒，小侄倒是想请你老人家饶这魔头一命。”

林重瞪着眼睛说道：“怎么，这魔头不该杀吗？”

轰天雷道：“该杀之至，不过我的秦师弟还在他的手上，现在却是不能杀他。”

林重摇了摇头，说道：“你那师弟甘心从贼，实在也不是个好东西。”

轰天雷道：“秦师弟好高骛远，不识好歹，这是他的毛病。不过，他的父亲对我恩重如山，我可不能不把他救出来。我看他也不会甘心拜那魔头为师的，不知是有什么把柄捏在那魔头的手里，受了挟制，这就上了那魔头的当了。”

林重叹了口气，说道：“好，看在秦虎啸的份上，我也不能眼看着他的儿子误入歧途。既然必须在这魔头的身上设法才能把他的儿子找回来，我也只好依你的话，暂且饶这魔头一命。”

耿电笑道：“这老魔头已经给凌大哥痛打一顿，打得他死去活来。林老前辈，你也可以消消气了。”

林重笑道：“这么说，咱们倒是应该给他敷一敷金创药呢，免得他死了，可就问不出口供。哈哈，凌贤侄，你的霹雳掌，掌力很重，这一顿痛打，大概也是够他受的了。”

陆昆仑道：“咱们先喝庆功酒吧，怎样‘招呼’这个魔头，我会叫手下人去办。”

庆功宴散了之后，看管萨怒穷的丐帮弟子前来报道，已经给萨怒穷敷药裹伤，他虽然遍体鳞伤，精神却还不坏。轰天雷听了也不禁有点惊奇，惊奇萨怒穷的功力深厚还在他的估计之上。当下就和黑旋风、耿电、云中燕四个人一起，前往囚房去审问萨怒穷。

萨怒穷躺在炕上哼哼唧唧，装作伤势很重，起不了身，不睬他们。

黑旋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向云中燕递了一个眼色，说道：“可惜，可惜，糟蹋了咱们上好的金创药了。你瞧这老贼哼哼唧唧，知觉也没有啦，多半是不能活了。”

云中燕道：“那有什么可惜，这老贼死了活该。”

黑旋风道：“他死了不打紧，可白费了我一番心机。”

云中燕道：“你打算将他怎样？”

黑旋风道：“这老贼一死不足蔽其辜，我就是怕他死得太快。”

云中燕道：“哦，我明白了，所以你要陆帮主给他金创药，让他死不去，你好再来慢慢的折磨他。”

黑旋风道：“对了。不过，现在他就要死了，我也只能最后一次折磨他了，你说用什么方法让他最为受用。”

云中燕道：“让我想想，这是最后一次，应该细致的消遣消遣他。哈，有啦，我先在他的身上绣花。”

黑旋风道：“怎么你还要给他绣花呀？”

云中燕道：“我用针一条一条的挑断他的筋脉，他一时死不了的。这不好像绣花吗？”

黑旋风道：“ 对，这个法子很好。你给他绣了花，我再请他食饭。 ”
云中燕道：“ 干嘛你又要请他食呀？ ”
黑旋风道：“ 这老贼一生作恶，本来就不是人，我要喂他狗屎。 ”
云中燕笑道，“ 好极了，这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臭贼了。不过，我可不想喂他。 ”
黑旋风道：“ 用不着你动手，我来服侍他。反正他比狗屎还臭，我折磨他也就不能怕脏了。 ”
他们两人一唱一和，就像说相声一样，把萨怒穷吓得又惊又怒。要知筋脉挑断，多好的武功也是废了；给喂狗屎，那更是奇耻大辱。叫这个曾经在江湖上横行一时的萨怒穷焉能忍受？
萨怒穷霍地就翻了个身坐起来，怒道：“ 有种的你们赶快把我杀了，欺侮人算什么好汉？ ”
黑旋风哈哈一笑，说道：“ 原来你这老贼是躺着装死的。 ” 轰天雷佯作阻拦，说道：“ 风大哥。且慢折磨他。 ”
黑旋风笑道：“ 不错，他是你捉回来的，该当由你来发落。 ”
萨怒穷又惊又恼，硬充好汉说道：“ 我落在你们手里，大不了是个死，你待怎样？ ”
轰天雷道：“ 只要你老老实实，和我作个交易，我可以放你。 ”
萨怒穷道：“ 什么交易？ ” 其实他早已知道轰天雷要的是什么了。
果然立即便听得轰天雷说道：“ 我的师弟什么时候回来，我就什么时候放你。 ”
萨怒穷说道，“ 你们把我关在这里，叫我怎能够去把你的师弟找回来？ ”
轰天雷道：“ 你应该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
萨怒穷道：“ 不错，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但这个地方，恐怕你们是不能去的。你们敢冒险的话，我带你们去，否则你们只能先放了我，我去找他回来。 ”
轰天雷道：“ 用不着你替我出主意。别多废话，干脆的说，我的师弟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
萨怒穷沉吟不语，心中暗自盘算主意。
黑旋风冷笑道：“ 你放老实一点，别以为你拼了一死，我们就奈何不了你了。你要是乱捏谎言，骗凌大哥上当，嘿嘿，我们仍会给你先绣了花，再请你食饭。 ”
萨怒穷这才说道：“ 好，老实告诉你们，秦龙飞是在完颜长之的王府。 ”
轰天雷哼了一声，说道：“ 胡说八道，我的师弟怎么会在鞑子的王府？ ”
萨怒穷道：“ 他确实是在王府，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
轰天雷道：“ 我的师弟虽然糊涂，不识好歹，还不至于糊涂到投身鞑子的‘ 王府 ’，做鞑子的鹰犬。他是梁山泊好汉的后代，怎样糊涂，也不会忘了祖宗的遗训！ ”
黑旋风道：“ 好，他不说实活，先给他绣花！ ”
萨怒穷连忙说道：“ 你们别这样躁急，先听我的解释好不好？他的确是在完颜长之的王府，但他自己却不知道。 ”
轰天雷道：“ 这是什么道理？ ”
萨怒穷道：“ 我骗他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家里，我让他住在王府后园一座独立的院子里，出入这个院子的十九是汉人，王爷的手下，有时虽然也

来，穿的亦非金国武士的服饰。”

轰天雷听他说得有理，信了几分，便道：“好，你画一张地图给我，画详细一些。”叫人拿来纸笔给他，萨怒穷画好一张王府的地图，他为求活命，果然奉命唯谨，画得甚为详细。秦龙飞所住的院子，附近有什么可以藏匿的地方，哪些地方有卫兵看守，后园有几处出口等等，全都加以注明。

轰天雷接过地图，说道：“好，委屈你在此暂住些时，待我找了师弟回来，这就放你。要是你骗我的话，嘿嘿，当心你的狗命。”黑旋风笑道：“那也用不着要他狗命，只需请他尝尝绣花的滋味也就够了。”萨怒穷敢怒而不敢言，只能苦笑说道：“我落在你们的手上，所求的不过是个公平交易，焉能骗你？我若骗你，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吗？”

轰天雷等人拿了地图去见陆昆仑，说明经过之后，陆昆仑沉吟半晌，说道：“按道理说，萨怒穷这厮为了保全性命，应该是不敢欺骗你的。不过为了小心起见，你们暂且多候两天，待我打听打听消息。”

完颜长之“王府”之中，虽然没有丐帮的人卧底，但丐帮交游广阔，九流三教的人，认识很多，辗转相托，终于从“王府”的一个园丁口中，得听到一些消息。据说“王府”的后园之中，果然是有那么一座和外间隔离的独立院子，在近半个月来，也果然是没有金国的武士曾经踏进这个院子。据说这院子里新近搬来了一老一少的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那园丁没有见过是什么人，他就不得而知，也不敢打听。

陆昆仑老于世故，说道：“这样看来，萨怒穷这厮的说话，大概是可以相信的了。那一老一少的客人，想必就是他和秦龙飞了，他出了事，那园丁尚未知道。”

轰天雷道：“好，那么咱们今晚就去。”

商量结果，由耿电、扬浣青、黑旋风三人陪他同去。云中燕本来也要去的，却给黑旋风劝阻。云中燕道：“咱们风云雷电四人，怎么只把我撇下？”黑旋风笑道：“龙象法王就住在完颜长之的王府里，上次在虎威嫖局，你已经冒了一次险，这次我们可不能让你再冒这险了。”云中燕无可奈何，只好留下。

当晚，轰天雷等一行四人，换上夜行衣，便即夜探王府。这晚天公作美，正好是一个适宜于夜行人出没的月黑风高的晚上。

四人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王府”后园，只见园中布置，美妙如画，修竹迎风，花木扶疏，假山、荷池、幽谷、敞轩，应有尽有。花木丛中，影影绰绰的有几个卫士巡逻来往，园的东面尽头之处有一道围墙，高逾三丈。围墙下有一道月牙形的角门。

黑旋风道：“凌兄，我和你过那边去找你的师弟。耿兄和杨姑娘请在这里给我们把风。”原来“王府”这座花园乃是园中有园，秦龙飞所住的那座院子原是在围墙的另一边。“王府”高级管事的家属住在这一边，那一边则是只供游览的。虽然也住有人，不过却大都是下人了。是以在防卫方面，当然是以靠近“王府”这里的较为严密了。耿电和杨浣青轻功较好，故此留在这边把风。

黑旋风与轰天雷在假山花木之中借物障形，走到那座角门，黑旋风伸手一捏，把门的铁锁应手而开，两人悄悄钻过角门，黑旋风反手掩上角门，拿出一根铁线插进门缝一撩，只听得轻轻的“咔喇”一声，铁锁又锁上了。

轰天雷低声笑道：“风兄，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么一套奇妙的开锁而又关

门的手法。”黑旋风道：“我是跟时一现学的，他的手法还更高明呢。”

这边的景致又是大不相同，竟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村庄模样。

只见疏疏落落的几间房屋，周围种植着桑榆槿柘之类树木，山坡斜侧隐隐露出一带黄泥墙，墙上皆用稻茎掩护，各色树木的柔枝，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篱畔开放许多不知名的花。篱外山坡之下，居然还有一个土井，旁有桔槔辘轳之类，俨如农舍。

原来完颜长之附庸风雅，特地把花园的一半布置成江南的农村景象，题名为“杏花村”。可是那些“农家”都是用从太湖运来的玲珑山石砌建的。无数不知名的异草，或如翠带飘飖，或如金绳蟠屈，牵藤引蔓，垂檐绕柱，把外貌质朴的“农家”装饰得分外清幽。黑旋风心中暗叹：“这边的布置比那边的富贵景象迥然两样，但只怕所费的心力还更大呢，也不知要耗了多少百姓的血汗了。”

忽听得脚步声响，黑旋风忙把轰天雷一拉，双双伏下。只见一男一女从那角门走过来，幸而没有发现他们。

这晚无月元昼，来人的面貌看不清楚。但一听他们的声音，轰天雷可就马上认出来了。男的是吕玉瑶的表哥丘大成，女的是那天在秘魔岩和他们交过手的那个妖娆妇人，她的同伴叫她做马大嫂的。

只听得那马大嫂笑道：“听说你那如花似玉的表妹已经到了大都，你这几天可是心痒难熬了吧？”

丘大成恨恨说道：“他是来找轰天雷这小子的，听说已经找着了，就不知道他们如今是在什么地方。”

马大嫂道：“你舍不舍得你这表妹？”

丘大成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马大嫂道：“秦龙飞这小子对你的表妹也是垂涎三尺，你不知道么？”

丘大成道：“知道。听说姓秦这小子就是为了吕玉瑶做出了见不得人的事，才不能不听从萨怒穷的摆布的。他如今已是不敢见他的师兄轰天雷啦。”

马大嫂道：“把吕玉瑶让给秦龙飞，你肯不肯？”

丘大成苦笑道：“她的心眼里只有轰天雷这个小子，我肯又有何用？”

马大嫂笑道：“先不管这小妮子喜欢的是谁，我只是问你，你愿意把吕玉瑶给轰天雷呢。还是给秦龙飞？”

丘大成道：“那当然是宁可给秦龙飞了，但可惜吕玉瑶如今是和轰天雷这小于同在一起，怎能由我和别人私相授受？”

马大嫂笑道：“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么？我只是要你把吕玉瑶当作鱼饵。”

丘大成道：“哦，你是要诱秦龙飞上钩？但他只能算是一条小鱼，不能算是大鱼呀。”

马大嫂道：“那就要看咱们的运用如何了，小鱼也可以变成大鱼的。”

丘大成道：“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可不懂？”

马大嫂道：“其中奥妙，慢谩你会懂的。你知道萨怒穷已经走了么？”

丘大成道：“听说了。他还会回来的吧？”

马大嫂道：“他是因为害怕武林天骄而逃跑的，十九不会回来的了。所以王爷才用得着你呀！”

丘大成恍然大悟，说道：“哦，怪不得你今日要我来见秦龙飞，敢情这是王爷的主意？”

马大嫂格格笑道：“你猜得对了。王府里只有你和秦龙飞这小子拉得上一点交情，怎样哄骗这个小子，可就要全看你的啦。”

丘大成正在苦恼自己无法巴结得上“王爷”，听了这话，心花怒放，说道：“马大嫂，你放心，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包管说得那傻小子服眼帖帖，任凭咱们摆布。”

马大嫂道：“你莫太过轻视秦龙飞这小子，这小子其实很是有点小聪明，并非如你想象的傻呢。不过他是因为受了萨怒穷的挟制，以致丧魂落魄罢了。——哼，什么人，给我出来！”

马大嫂陡然这么一喝，把藏匿在桑树后面的黑旋风和轰天雷吓了一跳，只道已经是给她发现。

黑旋风正要珊身，忽见一家“农舍”的土墙后面，闪出一个人来，说道：“原来是马大嫂，这位兄弟是谁？”

原来“杏花村”里这几家“农家”，住的都是王府中的汉人卫士，不过他们为了帮忙萨怒穷掩饰，打扮得似寻常的农夫罢了。他们也是奉有命令监视秦龙飞的。这晚无月无星，马大嫂和丘大成悄悄从那角门过来，一路小声谈话，但也惊动了一个卫士，这武士出来探视，听清楚了她的声音，这才知道是谁。

马大嫂笑道：“今晚是你轮值吗，你为什么不在外面巡逻？”

那卫士道：“从前天起，我们改变了巡逻的方法，不必来往巡逻了，免得那小子起疑。”

马大嫂道：“这位丘兄弟是奉了王爷之命，陪我去看那小子的。”

那卫士道：“好，那你们进去吧。”

马大嫂道：“我刚才好像听到什么声息，我还是有点疑心，这园子里藏有外人，你还是仔细的搜一搜。”

那卫士道：“不会的，要来这里，先得经过那个园子，焉能没人发现。你刚才听见的恐怕就是我的声息。”

马大嫂道：“话虽如此，总是小心为妙。”

那卫士知道马大嫂是颇得“小王爷”看重的人，心里虽然不以为然，口里也只能说道：“大嫂说得是，我这就去仔细搜查。不过，秦龙飞这小子——”

马大嫂道：“这小子有我们陪他谈话，他是不会出来见你搜查的了。”

这卫士为了敷衍马大嫂，果然就在园子里搜查起来。

马大嫂和丘大成走进一家“农舍”，那个卫士也正好走到轰天雷和黑旋风藏身的那棵桑树旁边了。

他虽然不是认真搜索，但只要到桑树后面一看，轰、黑二人可是无所遁形。

黑旋风见事机紧迫，迅即跃出，一指点了他的穴道。那卫士武功不弱，倒下之时，居然述能稍稍挣扎，碰着桑树，树叶簌簌摇落。

马大嫂刚刚踏上台阶，听得声响，回过头来，叫道：“老张，你怎么啦？”

黑旋风早已剥下那卫士的外衣，披在身上，捏着嗓子，说道：“没事，不小心碰着一棵树。”

黑旋风有个本领，能够模仿别人的声音说话，维妙维肖。黑夜中马大嫂看不清楚，看见有个人站在一棵树下，胸前闪闪发光，只道果然是那卫士，便不跑来察看，径自和丘大成进去了。原来在这“杏花村”假扮农夫的卫士，

穿的虽然不是王府号衣，但晚上出来巡逻所穿的衣裳，却是有点特别的，胸前的钮扣，用打磨得十分光滑的黄铜制成。故此在黑暗中胸部闪闪发光。

黑旋风待他们走进了那家“农舍”之后，和轰天雷悄悄说道：“你去发落他们，救出你的师弟，我在这里给你把风。若有意外，啸声为号。”

秦龙飞此时正在床上静坐练功，他的面前有一本摊开的羊皮书，上面绘有人像，人像上有许多密密麻麻的小字，注明各个穴道，穴道与穴道之间，纵横交错的联结着许多黑线，那是说明如何运气的方法的。

他练了一会功，又翻开一页，脸上露出极为欢喜的笑容。

原来就在萨怒穷在虎威镖局被轰天雷活捉那天，秦龙飞在这间屋子里也有一个奇遇。

前一天晚上落了一场大雨，这天秦龙飞在他的卧房里发现墙壁有处裂痕，他闲着没事，便想自行修补墙壁，敲一敲那个地方，有块砖头发出的声音颇为特别，秦龙飞是在农村长大的，有点经验，一听便知这是一块空心的砖。

第四十六回　巧获秘藏

秦龙飞并不糊涂，他对这家“农舍”其实也是早已起了疑心的，不过在萨怒穷的威胁之下，他只能佯作糊涂而已。他发现了墙壁的破绽，心中更是疑云大起，暗自想道：“这间屋子定有古怪，绝不是普通农家。我在乡下所见的农家都是土墙，这家‘农家’的建筑材料却是坚厚的青砖，甚至还用上了远从江南运来的太湖石砌建台阶。起一座这样的‘农家’，只怕乡下的土财主都难办到。但却为什么有一块空心的砖呢？嗯，我且别惊动别人，看看这里面有什么秘密。”

这家“农家”，萨怒穷对秦龙飞撒谎是租来的，屋主是一对年老的夫妻，当然这对夫妻也是“王府”中人假扮，秦龙飞最初本来打算向他们要点石灰，自行修补墙壁，如今打消了这个主意，悄悄地把那块空心的青砖挖出来。

出乎他的意外，敲碎这块青砖，里面是一本薄薄的羊皮书，打开来仔细一看，竟然是一部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穴道铜人图解”。

“穴道铜人图解”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又会藏在这家“农家”的墙内？说起来有故事。

北宋未给金国灭亡之前，大内藏有一件宝物，名为“穴道铜人”，那是世上最完备的用来研究人体穴道和脉络的一件宝物，倘若能够把铜人的秘密研究出来，对武学和医学都有极大的贡献。

靖康二年（公元一一二七），金人攻陷汴京（今河南开封），宋室南渡，北宋灭亡。金人掳去徽钦二帝，这个“穴道铜人”也变成了金人的战利品。

金主得了这件宝物，交给完颜长之，由完颜长之主持，成立了一个“研经院”，集中金国的武林高手和杏林高手，研究这个穴道铜人。完颜长之不想其中任何一人得窥全豹，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法子，把铜人上的文字图书描画下来，分成十三个部份，分别交给他们研究，他们所住的地方也是隔开来的，结果穷许多高手的毕生之力，把他们研究的成绩写成了十三篇“穴道铜人图解”。

秦龙飞现在住的这家“农家”，正是以前“研经院”的一位成员住过的。他发现的这部羊皮书，正是十三篇“穴道铜人图解”中的一篇，而且是最主要的一篇。

原来那人是个对武学着了迷的人，他接受完颜长之的征聘，来研究穴道铜人的奥秘，并非为了效忠皇帝，而是想要在武学上有所贡献，自己开创一派的。

想不到他到了“研经院”之后，就等于是被幽禁一样了。结果他穷了毕生之力的研究心得却是无法带得出去。

虽然带不出去，他也不愿把耗了毕生心血的研究成果都献给完颜长之，于是就偷偷的写成了这部羊皮书，藏在自己卧室的墙壁之内，留待有缘的人发现。这希望虽属渺茫，但处在他的境地，既然不想让自己耗尽心血得来的成果湮没，也就唯有如此了。

他写成的这本书，虽然只是研究了“穴道铜人”的十三分之一，但除了有关点穴的武功之外，还有他自己参悟的运气练功的方法。这部份的研究心得和点穴的上乘功夫合起来，正是相得益彰，而且不啻是十三篇图解的总纲了。

秦龙飞的武学造诣不深，但毕竟是名家之子，见识还是有的。仔细阅读

这本武学秘笈之后，便知正是自己所需要的上乘 武功。

本来他练了萨怒穷的毒功之后，便如吸食鸦片的人上了瘾一般，不练不行。但在这三天之中，他按照秘笈上的练功方法，按部就班的只练秘笈上的功夫，不再练那毒功，却是精神健旺。往日不练毒功时候所发生的头晕、气闷、身痒、骨痛等等症状，都是爽然若失了。

渐渐他有了新的领悟，原来秘笈上的练功方法正是可以中和他所练的毒功的祸害的，有了秘笈上的功夫作基础，再练毒功，也是无妨。

这天他刚刚参悟了这层道理，不由得大喜若狂，心里想道：“ 萨怒穷常常吓我，练了他这毒功，若不跟他继续练下去，就有走火入魔的危险，因为只有他懂得解除走火人魔的灾难。如今我有了这本秘笈，却是大可不必再怕他了。不过在没有练成之前，我必须小心谨慎，切不可让他知道。奇怪，他不知去了哪里，三天都没回来。但愿他再迟几天回来，甚至一去不回更好。 ”

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门外脚步声传来。秦龙飞连忙把羊皮书收好，喝道：“ 是谁？ ”

马大嫂笑道：“ 小秦，我把你的一位老朋友带来了。 ”

秦龙飞怔了一怔，说道：“ 啊，原来是丘大哥。 ” 他是在吕东岩家里见过丘大成的，想不到会在这个地方再碰上他，感到颇为意外。

丘大成笑道：“ 咱们真是有缘，想不到在这里又碰上了。 ”

秦龙飞茫然说道：“ 是呀，真是意想不到。 ”

丘大成道：“ 我是上个月来到大都的，昨天才见着马大嫂。听她说你在这里，我是特地来拜访你的。 ”

秦龙飞不禁起了疑心，淡淡说道：“ 不敢当。 ” 心里暗自想道：“ 我离开吕家的时候，吕东岩夫妻正在商量如何避祸，何以却又会让他独自跑来大都？他又是怎样会认识这个马大嫂的？ ”

要知那日在秘魔崖下。马大嫂和朝元道人、观照和尚与蒙古武士卜钦罕等人一起，和林重、轰天雷、耿电等人群斗，秦龙飞是曾经亲眼看见的，那时他业已起了疑心了。不过由于马大嫂是萨怒穷的朋友，他自是不敢向萨怒穷盘问马大嫂的身份和来历。他和萨怒穷住到这个“ 杏花村 ” 之后，马大嫂常来拜访他们，他的疑心更加重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马大嫂已在说道：“ 小丘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最近做了结拜姐弟，大概你还未知道吧，他和你的萨师父也是相识的。 ”

秦龙飞道：“ 是吗，你不说我还当真不知呢。 ”

马大嫂接着笑道：“ 说起来咱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才特地把他找来，和你见面。我想你一个人在大都，无亲无故，也是怪寂寞的，能够见着一个老朋友，大家叙叙旧、谈谈心，你也可以减少一些寂寞了，是吗？ ”

秦龙飞只得敷衍她道：“ 不错，多谢你的关心。 ”

马大嫂道：“ 我进来的时候，你好像正在这里练功，是吗？ ”

秦龙飞道：“ 我每天都要做一次‘ 功课 ’的，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 ”

马大嫂笑道：“ 你真是一个勤于向学的好徒弟，怪不得萨怒穷这样欢喜你，非要把你收归门下不可。对啦，说起你的师父，他已经有三天没回来了，什么缘故，你可知道？ ”

秦龙飞道：“ 我正是为了此事担心，请大嫂见告。 ”

马大嫂缓缓说道：“ 你的师父恐怕是不会回来了。 ”

秦龙飞心里暗暗欢喜，脸上却装出有点惊惶的神色，说道：“ 啊，他出

了什么事了？”
马大嫂道：“他有一个极厉害的仇家来到大都，他为了躲避仇家，早已走了。”
秦龙飞佯作关心师父，说道：“家师去的什么地方，你们可知道么？”马大嫂道：“不知道。你有什么打算？”
秦龙飞苦笑道：“我在这里举目无亲，能有什么打算？家师既然走了，我也唯有走啦。”
马大嫂皮笑肉不笑的打了一个哈哈，说道：“小秦，你这话可说错了。”秦龙飞道：“怎样错了？”
马大嫂道：“小丘是你的老朋友，我和你的师父交情也是不浅，我们两个不能勉强算得上是你的亲人吗？”
秦龙飞道：“我总不能长此倚靠你们，反正我在大都也没有事情，不如让我回家去吧。”
马大嫂冷冷说道：“不是我们不让你回家，只怕另外有人不肯让你回家。”秦龙飞道：“为什么？”
马大嫂道：“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秦龙飞道：“不知道。”
马大嫂哈哈笑道：“你真的不知还是假的不知，我老实告诉你吧，隔墙那边，就是大金国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的王府！你的师父本来是完颜王爷的上宾！”
秦龙飞虽然早已起了疑心，却还未曾想到处境竟然如此之糟。马大嫂给他说明真相之后，吓得他不禁面色全都变了。
马大嫂暗暗好笑，心里想道：“不出我之所料，这小子果然怕死。只要他怕死，那就逃不出我的掌心了。”原来马大嫂见他受萨怒穷的挟制，而不敢有丝毫反抗，早已摸准了他这个弱点，这才打开天窗和他说亮活的。但她却不知道。她只是看到了秦龙飞性格的一面。
马大嫂继续说道：“再告诉你吧，这个村子的农人，都是王府的卫士。你想他们能够让你轻易离开这里？”
秦龙飞道：“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他们要把我留在这里又有何用？”马大嫂道：“我也不知道呀，或许完颜王爷看上了你，要给你一个大大的功名富贵呢！”
秦龙飞道：“我是决计不做金人的官的，马大嫂，你救我一救！”
马大嫂道：“你想安然离开这里，那也不难。不过你可得帮忙我们一件事情。”
秦龙飞道：“什么事情？”
马大嫂道。“帮忙我们把轰天雷这小子拿下。”
这句话好像一块石头压在秦龙飞心上，“原来他们还是要迫我做这件事情。唉，我已经错了一次，怎能再错一次？”秦龙飞心想。
原来秦龙飞虽然对师兄心怀妒忌，但他毕竟是自小受过严父的教诲的，良知尚未尽泯。那日从秘魔崖回来之后，他一阖上眼睛，就仿佛看见师兄恳求他改邪归正的目光，仿佛看见师兄在中了他的毒掌之后痛苦的神色，尤其在这几天，萨怒穷已经不在他的身边，他可以独自一个人静思己过，更是感受到师兄对自己的仁至义尽，对那日的事情，也更加感到羞愧和后悔了。
但秦龙飞又是一个惯于先为自己着想的人，在马大嫂的目光迫视之下，

随即想道：“ 要是我不答应他们，只怕他们马上就要叫我吃眼前亏了，那又怎么办？ ”

马大嫂何等精明，在秦龙飞闪烁不定的目光中，已是看出他的一颗心正在动摇不定，立下钉紧再问：“ 怎么样，还未打定主意么？ ”

秦龙飞期期艾艾地说道：“ 我，我不是不想答应你们，实在，我，我是有为难之处。 ”

马大嫂冷笑道：“ 那天在秘魔崖下，你不是也曾听命于令师，和轰天雷动过手。那天你敢去捉拿他，怎么今天又不敢答应了？ ”

秦龙飞苦笑道：“ 那天的事情，你是看见的，要不是我的师兄手下留情，我早已毙在他的霹雳掌下了。 ”

马大嫂道：“ 正因为轰天雷这小子不敢伤你，我们才要利用你来捉他。你放心，这次我们无须你和他动手，只须你听我的吩咐，依计行事就成。 ”

秦龙飞摇了摇头，说道：“ 你们打的倒是如意算盘，你以为我的师兄还会相信我吗？ ”

马大嫂笑道：“ 你可以在他的面前痛哭流涕，假装仟悔呀。我敢断定他一定还会相信你的。 ”

此时轰天雷已经悄悄进了屋子，他躲在窗外，听到他们这番说话，不由得暗暗吃惊。

轰天雷吃了一惊，心里想道：“ 好阴险的计谋，幸亏给我听见。只不知师弟怎样？唉，他若还稍有良心，就不该听他们的摆布！ ”

轰天雷伏在窗外，屏息以待，良久良久，却没有听见他的师弟说话。

房间内秦龙飞低首沉思，心中转过了好几个念头，还是得不到一个好的主意。

马大嫂道：“ 怎么样，还没拿定主意吗？你帮我们的忙，我们也不会薄待你的。你要什么，尽管说吧！ ”

秦龙飞愤然道：“ 我什么都不要。 ” 心想：“ 我只要自由自在，你们却偏要管我。 ”

马大嫂阴恻恻地笑了一笑，说道：“ 不见得吧！嘿嘿，我知道你要什么。 ”

这一串刺耳的笑声笑得秦龙飞毛骨悚然，不由得又再想道：“ 这妖妇不知知道我的一些什么，但我现在总还是在她的掌握之中，我心里纵然憎恨她，可也不能现之辞色，多少也得敷衍敷衍她了。 ” 当下勉强笑道：“ 那你说说看，看你可能知道我的心思？ ”

马大嫂笑道：“ 你急我反而不急了。好，你既然还拿不定主意，咱们就先谈一谈第二件事情，小丘，你和他说。 ”

丘大成拿出一支玉簪，说道：“ 秦兄，你认得这支玉簪么？ ”

这是吕玉瑶的饰物，秦龙飞上次来到吕家，第一次见到吕玉瑶的时候，她头上插的就是这支玉簪。

秦龙飞心头“ 卜通 ” 一跳，说道：“ 这支玉簪是不是令表妹的？ ”

丘大成道：“ 一点不错，哈哈，你对我的表妹，倒是样样都留意在心阿！ ”

秦龙飞面上一红，说道：“ 你拿给我看，这是什么意思？ ”

丘大成道：“ 这是我的姑母叫我带来，准备送给你的。 ”

秦龙飞怔了一怔，茫然说道：“ 为什么？ ”

丘大成笑道：“ 我的姑母很喜欢你，你不知道吗？ ”

秦龙飞道，“ 你究竟想说什么？ ”

丘大成哈哈笑道：“你别假惺惺了。你既然查根问底，我就和你打开天窗说亮话吧。那天晚上，你和我的表妹私奔……”

秦龙飞连忙说道：“丘兄，你，你别误会……”

丘大成笑道：“你敢说你不是喜欢我的表妹吗？”

秦龙飞道：“你的表妹喜欢的人是我的师兄，那天晚上，她并非和我私奔，而是要我陪她去夜探娄家庄，救我的师兄的。就在那天晚上，我和她失散了，我们也早已不在一起啦。”

丘大成道：“我的表妹或者是喜欢轰天雷这小子，这我不敢断定。但我知道的是，我的姑母却是喜欢你做她的女婿。”

秦龙飞满面通红，意欲辩解，马大嫂已先说道：“小秦，你别打岔，让他先说下去。”

秦龙飞瞿然一省，心里想道：“不错，我还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向他们表白心迹，那倒是把他们当作朋友了，我能够把他们当作朋友吗？还是听听他们有什么阴谋诡计吧。”

丘大成继续说道：“不错，轰天雷这小于那次前来贺寿，是 曾拿了他父亲的信向我的姑父求亲，但我的姑父可还没有答应他。后来你一来到吕家，姑母就喜欢上你，我亲耳听得她和姑父说，说你比凌铁威强得多啦，相貌又好，人又聪明，哪一方面凌铁威都比不上你。那天晚上，你和表妹私奔之后，姑母就说其实你们是用不着私奔的，只要你开口求亲，她一定答应你。那晚她和姑父商量之后，已决定把表妹嫁给你了！”

秦龙飞道：“这个、这个，唉，他、他们都是误会了。”

丘大成笑道：“别假惺惺这个那个的了，误会也好，不误会也好，我告诉你，我就是姑母叫我来的，这根玉簪她准备送给你作定婚的信物，如今就只是要你答应了。”

秦龙飞道：“我答应有什么用？”

丘大成道：“我知道你是顾忌着有轰天雷这小子在旁，我们现在也正是和你谈这桩交易。”

马大嫂哈哈一笑，接下去说道：“如今话回到正题来了，你帮忙我们捉着了轰天雷这小子，吕玉瑶也就是你的人了。而且你还不必担心，这事我们决不泄漏出去。事成之后，你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回转家乡，谁也不知道你和我们有什么瓜葛，你也一样可以做你的大侠之子。”

“大侠之子”四字刺耳钻心，秦龙飞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下去，心想：“我如今已是愧对爹爹，倘若再听他们摆布，那更是禽兽不如了。”

马大嫂道：“怎么样，我们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还有什么顾虑？”

秦龙飞道：“凌师兄现在何处，我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能够帮上你们的忙？”

马大嫂道：“用不着你去找他，他会自己上钩！”

秦龙飞道：“为什么？”

马大嫂道：“我已知道他躲在丐帮分舵，丐帮耳目众多，我可以故意泄漏一点风声出去，让丐帮的人知道你的住址，他不亲自跑来找你才怪。”

秦龙飞本来希望他们可以让他出外去找寻轰天雷的，听了大为失望。

马大嫂继续说道：“到时你记得依计行事，假装对你的师兄痛悔前非，让他相信你的说话。大功告成之后，我们马上送你回家。”

马大嫂说要送他回家，那是预先安排下第二步计划，要把他的父亲秦虎

啸和轰天雷的父亲凌浩一网打尽。
　　秦龙飞佯作怦然心动的神气，说道：“多谢你们的好意，但请让我多想一天，明天我再回复你们，好吗？”
　　马大嫂何等精明，察言观色，自以为已经看出了秦龙飞的心意，暗自想道：“这小子心里己是千肯万肯，就只是不好意思马上答应。”当下笑道：“好吧，我知道你是聪明人，对你有利的事情，也不用我再劝告你了。明天我来和你共商细节。”
　　伏在窗外偷听的轰天雷却是不禁心头冰冷，只道师弟果然是丧心病狂，业已无可救药。正在他不知如何是好之际，只听得马大嫂和丘大成的脚步声走了出来；
　　轰天雷飞身翻过墙头，暗自思量：“丘大成和这妖妇，我可不能放过他们。但在此处杀了他们，只怕师弟定会觉察。”原来轰天雷虽然对秦龙飞已是心灰意冷，但还想试他一试。
　　马大嫂和丘大成走出“农舍”，没有多远，只见一个衣服上钉有铜钮扣的汉子走近他们。黑夜里汉子的面貌看不清楚，铜钮扣的闪光却是看得见的。马大嫂只道是刚才那个卫士，笑道：“你还没有交班吗？这园子你搜过没有？”
　　话犹未了，黑旋风倏地出指如风，马上点了她的穴道。丘大成“啊呀”一声，正待跑时，也给黑旋风抓着了。轰天雷随后赶到，低声说道：“别忙杀他，让我带回去交给吕东岩处置。”
　　黑旋风悄悄问道：“你的师弟呢？”
　　轰天雷道：“还在里面，我现在就回去看他。”
　　黑旋风道：“好的，你放心去吧，我在这里继续给你把风。”
　　秦龙飞在卧房里心乱如麻，对外面的声响一点也没听见。
　　他先是想道：“我当然不能帮他们谋害师兄，但我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决不会放过我的，这缓兵之计，又能拖到几时？”想来想去，难有两全之策，终于横了心肠，咬了咬牙，想道：“反正大不了是一个死，趁着他们以为我已经愿意顺从他们的时候，防备或者会稍为松懈，我就冒险一走了之！”
　　正当他踌躇未决之际，房门忽地被人推开，秦龙飞只道是马大嫂又再回来，抬头一看，不由得呆了！他怎样也想不到，他的师兄竟然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刹那间，他心里又是惭愧，又是感动，一时间也不知说些什么话好，眼泪就一颗颗的掉下来了。
　　轰天雷见他泪如雨下，心中却是不禁凉了半截，只道他果然是听从马大嫂所定的计划，假装痛哭流涕来欺骗他。
　　轰天雷定着眼睛看他，说道：“你想不到我来得这样快吧？哭是没有用的，有什么话赶快和我说吧？”
　　按照马大嫂所定的计划，秦龙飞在痛哭流涕之后，下一步就是应该向师兄忏悔了。轰天雷心里想道：“我且别忙揭穿他，看看他能说些什么花言巧语。”
　　不料大出轰天雷意外，秦龙飞忽地举袖抹干眼泪，说道：“不错，哭是没有用的。师兄，你赶快走！”
　　轰天雷怔了一怔，说道：“你呢？”

秦龙飞道：“你别顾我，你赶快跑！你不知道，这里是完颜长之的王府，你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事情的变化和轰天雷设想的完全不同，一时间，他无暇仔细推敲，也不知师弟说的是真是假了。

黑旋风点了马大嫂和丘大成的穴道，把他们放在一边，等待轰天雷出来。正在等得心焦之际，马大嫂忽地一跃而起，尖声叫道：“快来人哪，有奸细！”

原来马大嫂虽然不是一流高手，论本领也还及不上黑旋风，但她练的邪派内功，却有一门独特的本领，可以转换穴道，把对方封闭她的穴道压力移到另外一处不是要害的地方。转换穴道和运气冲关的自行解穴不同，但效果则一。在转换穴道之后，身体所受的痛苦虽未消失，但却是可以走动也可以呼叫了。

黑旋风用重手法点了她的穴道，只道可以无忧，不料她突然一跃而起，呼唤救兵。黑旋风吃了一惊，怒道：“好，我先毙了你这妖妇！”飞身疾掠，几个起伏，如影随形地追到了马大嫂背后，一掌向她劈下。

可惜还是迟了半步，就在黑旋风一掌劈下之际，倏地一股劲风己是从他侧面袭来！黑旋风心中一凛，已知对方掌力的刚猛，只有在他之上，决不在他之下。高手搏斗，只争瞬息，黑旋风无暇再伤马大嫂，百忙中一个移形易位，掌随身转，反扣对方腕脉。

那人吐气开声，“呼吓”一喝，掌背一挥，黑旋风已经抓着他的手腕，却给他的一股反弹之力挥了出去，身不由己的竟然打了两个盘旋。那人手腕火辣辣的作痛，亦是不由得心中一凛。

黑旋风身形未稳，劲风倏地又是扑面而来，眼前一片碧绿！原来已是换了个人，那人手里拿的是一根青竹棒。

好个黑旋风，身形未稳，长剑已是出鞘，借着向前倾扑之势，一招“醉草蛮书”，刺向敌人的胸膛。这一招是从“醉八仙”的拳法中变化出来的，剑势奇幻，令人虚实难测。

那人“噫”了一声，青竹棒一翻一绞，招数也是使得古怪 之极。黑旋风的长剑几乎掌握不牢，但那人也未能将他的长剑绞得飞出手去。只听得“嗤”的一声，黑旋风的剑尖刺破了对方的衣裳，但本身亦是不由自己的向前再冲几步。

黑暗中看不清这两个人的面貌，只觉得似乎不像汉人。黑旋风和这两个人各自换了一招，都是堪堪打成平手，不禁暗暗吃惊，想道：“要是这两个人联手攻我，我只怕是非吃亏不可的了。”

最先和黑旋风交手的那个武士已是把马大嫂扶了起来，咕咕噜噜的和她说几句话。不出黑旋风所料，这人果然不是汉人，而是蒙古武士。

但出乎黑旋风意料之外的是，这两个蒙古武士并没有联手攻他，他们和马大嫂咕咕噜噜的说了几句话后，忽然都朝前跑了。马大嫂气血未舒，跟不上他们，这一惊非同小可。

黑旋风也是吃了一惊，情知这两个蒙古武士一定是赶去对付轰天雷的，救兵如救火，黑旋风当然也是要急于去助轰天雷一臂之力了。

马大嫂伏地一滚，黑旋风倏地从她身旁掠过，冷笑说道：“回头我再料理你这妖妇！”话犹未了，忽觉背后己有金刃劈风之声，黑旋风反手一剑，和对方的兵器碰个正着，“ ”的一声，火花四溅，黑旋风虎口隐隐一阵酸麻，来的又是一个高手。

那人打了一个哈哈，说道：“ 还有我呢，我现在就要料理你！哼哼，那日在秘魔崖下，你侍着有林重撑腰，我不能不让你一步，今晚管教你插翼难飞！ ”

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个，正是那日在秘魔崖下和黑旋风交过手的那个朝元道人。

朝元道人的八八六十四路劈云锄法乃是武林一绝，内功的造诣更是比黑旋风还胜半分。黑旋风以轻灵迅捷的蹑云剑法应敌，虽不至于落败，但要想摆脱他的缠斗，却是不能。本来围墙那边，还有耿电和杨浣青二人把风的，但此时他们也似乎已是碰上了敌人，因为黑旋风在这边已听到了兵器碰磕的声音震得耳鼓嗡嗡作响。

那两个蒙古武士已经跑进那家“ 农家 ”去了，轰天雷和秦龙飞却还未见出来，黑旋风不由得大为着急！

“ 你别顾我，你赶快跑！你不知道，这里是完颜长之的王府，你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

轰天雷听得秦龙飞这样催促他，不由得怔了一怔，顿然又惊又喜。

“ 啊，原来你井未听从他们的摆布，倒是我多疑了。秦师弟，那妖妇刚才和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但就算是虎穴龙潭，我也要带你出去。 ”轰天雷说道。

秦龙飞叫道：“ 不，两个人一起是逃不出去的，你跑，我

话犹未了，只听得“ 乓 ”的一声，房门给人踢开，两条黑影疾扑进来，齐声喝道：“ 好呀，姓秦的小子，我早知你不是个好东西，还想跑吗？ ”

第四十七回　大闹王府

轰天雷沉肩缩时，身形一矮，反手便抓，那人长拳捣出，“砰”的一拳，击着轰天雷的右肩。哪知轰天雷铜皮钦骨，这一拳竟是不能动他分毫。说时迟，那时快，轰天雷一声大喝，已是把那人举了起来，喝道：“你给我滚！”一个旋风急舞，将他摔出门外。

轰天雷打发了一个敌人，正想过去帮忙秦龙飞打发另一个，却听得一声惨叫，那个人已是给秦龙飞一掌击破脑袋，鲜血流了满地，不能活了。

这两个人是冒充农夫的御林军军官，亦即是秦龙飞的“居停主人”，武功非同泛泛，秦龙飞自己也想不到一掌就能击毙强敌，不觉呆了。

轰天雷道：“走吧！”不料刚刚踏出大门，刚才那个给他摔出去的“农夫”又给人抛郑回来，像人球一样，朝他当头压下。

轰天雷不忍伤他性命，双掌一托，消去掷回来的劲道，将他轻轻放过一边。那人死里逃生，啊呀一声，忙向屋后逃走。

轰天雷慈悲为怀，救了那人一命，不料由于硬接那入，手背竟然一阵酸麻，隐隐作痛。轰天雷心头一凛，想道：“这一掷的力道非同小可，看来又是一个劲敌。但不知他何以要抓住完颜长之的人，却拿来掷我。”

心念未已，两条黑影已是如箭射来。当先一人，呼的一掌向轰天雷劈下。轰天雷大喝一声，使出“霹雳掌”中的“雷电交轰”，双掌向前猛击。这一招本是霹雳掌中威力最大的一招，不料轰天雷以双掌之力，和对方单掌相交，竟也占不了便宜。那人哼了一声，身形摇晃，轰天雷亦是立足不稳，退了一步。

那人用生硬的汉语说道：“好呀，原来又是你这小子跑来捣乱！”

原来这个蒙古武士就是从前在娄家庄和轰天雷交过手的那个乌蒙，另一个是他的师弟呼图赫。

乌蒙是龙象法王的大弟子，龙象功已练到了第七重。他跑近这家农舍的时候，恰值轰天雷把那个冒充农夫的御林军军官摔出来，黑暗中他也不知是什么人，立即运起龙象功朝那人背心一拍，又把他抛回来了。要不是轰天雷替这人消解了那股力道，这人早已没命。但轰天雷救了这人，自己却吃了亏，他与乌蒙本来功力相当，吃了这个亏，可就稍稍不如了。

呼图赫道：“这小子本领倒似不弱，让我试试他的功夫。”呼图赫是龙象法王的第五个弟子，同门中以他的年龄最小，但本领却是不逊师兄。他的龙象功练到了第六重，不如乌蒙深厚，但相差也不过一重境界而已。在兵器上的功夫则比乌蒙还强。

说话之间，呼图赫已是来到了轰天雷面前，喝道：“接招！”青竹棒向他胸膛戳去。

呼图赫的棒法变幻莫测，轰天雷几乎给他点着穴道，陡地一声大喝，恍似青天打个霹雳，呼的一掌硬劈下去。

呼图赫的耳鼓给震得嗡嗡作响，不自觉的手指微颤，棒尖歪了少许，没有点着轰天雷的穴道。说时迟，那时快，轰天雷已是抓着他的棒梢，一掌向他胸口按下，喝道：“撒手！”

呼图赫左掌翻起，硬接他这一招。双方旗鼓相当，大家都是站在原地不动。原来轰天雷在和乌蒙硬拼一掌之后，气力不免又打一分折扣，此消彼长，本来他是应该胜得过呼图赫的，结果也只能打成平手了。

乌蒙笑道：“ 好，咱们换个对手玩玩。 ” 迈步上前，堵住秦龙飞去路，说道，“ 你就是那姓秦的小子吧？你是想要和我动手呢还是愿意乖乖的跟我回去？ ”

轰天雷是知道师弟的本领的，看见乌蒙的手掌已是朝他头顶缓缓拍下，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连忙收招移步，待要过去保护师弟。呼图赫却不肯容他轻易脱身了。

呼图赫冷笑道：“ 我的竹棒可还没有撤手呀，胜负未决，你就想走了？ ” 轰天雷在他变化奇幻的棒法缠斗之下，一时之间，竟是脱不了身。

此时秦龙飞只有两条路走，要嘛就是和乌蒙拼命，要嘛就是向他投降？秦龙飞走的哪条路呢？

轰天雷当然害怕师弟给人打死，但更不愿意他向敌人投降。眼看乌蒙的巨灵之掌缓缓拍下，距离秦龙飞的顶门已是不到三寸，轰天雷的一颗心几乎要从口腔里跳出来。

高手搏斗，哪容分了心神？呼图赫乘机急攻，攻得轰天雷手忙脚乱。

忽听得秦龙飞峭声说道：“ 我和你拼了！ ” 随即听得 “ 蓬 ” 的一声，秦龙飞整个人飞了起来！轰天雷失声惊呼，只道师弟性命定然不保，哪知结果却是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轰天雷惊呼之中，只见秦龙飞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安安稳稳地落在地上，并没跌倒。乌蒙仍然站在原地，一步也没后退。不过，虽没后退，身形却已禁不住连晃两晃了。

结果虽然还是乌蒙占了上风，但秦龙飞吃的亏也并不大，非但保住了性命，甚至连受伤也没有，这结果已是大出他的师兄意料之外了。

不但轰天雷大感意外，秦龙飞自己也是始料不及。他本来是拼了一死的，此时落下地来，安然无事，不由得又惊又喜，心里想道：“ 那本武功秘瘦，当真奇妙，我才不过练了几天，内功竟然增进如斯！ ”

轰天雷一见师弟无事，精神登时大振，呼呼呼连劈数掌，掌力有如狂涛骇浪，滚滚而来，打得呼图赫只有招架之功，竟无还手之力。

剧斗中轰天雷又是一招 “ 雷电交轰 ”，双掌劈下，当真有如雷轰电击。呼图赫自忖难以抵挡，竹棒点地，飞身一掠，掠出三丈开外。

乌蒙说道：“ 好，咱们把对手再换回来。 ” 抢在师弟身前，使出第八重的龙象功，抵敌轰天雷的霹雳掌，呼图赫斜身窜出，迎上正要向外逃跑的秦龙飞。

乌蒙和轰天雷对了两掌，忽觉手上隐隐有点麻痒之感。原来秦龙飞的毒掌功夫由于内力增进也比以前厉害多了，饶是乌蒙功力深厚，也在不知不觉之间中毒了。

乌蒙开始发觉不妙，瞿然一省，想道：“ 这小子是萨怒穷的弟子，我怎么忘了。 ”

当下连忙运功驱毒。幸而秦龙飞的毒掌功夫虽然加深，究竟还是初练，尚未足以伤害乌蒙。乌蒙运功驱毒，把侵入体内的毒质，化作汗水，蒸发出来。

但如此一来，乌蒙既要运功驱毒，又要抵敌轰天雷的霹雳掌，主客攻守之势，登时又再转换过来。本来轰天雷吃亏在先，比起他来是稍有不如的，如今形势恰恰倒转，是乌蒙稍逊一筹了。

那一边秦龙飞与呼图赫也是打得难解难分。

呼图赫刚刚败在轰天雷掌下，满腔怒气，待要发泄在秦龙飞身上，不料数十招过后，他竟然占不到便宜，不由得他不压下怒火，转而需要沉着应付了。

秦龙飞人本聪明，只是没有轰夭雷那么专心向学，故而真实的本领远远不如师兄。但一些古古怪怪的花招，他就比轰天雷擅于运用了。

呼图赫一条竹棒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招招都向秦龙飞的要害穴道“ 招呼 ”。秦龙飞初时只能东窜西闪，仗着腾挪闪展的小巧功夫避敌之锋，渐渐左支右绌，感到应付为难。情急之下，他突然不自觉的使出了一记“ 怪招 ”。

呼图赫正自心想：“ 饶你这小子滑似泥鳅，终须逃不出我的手心。 ”心念未已，忽见秦龙飞弓身一窜，骈指如戟，似戳似按，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指向他的胸膛。

这一招使出，呼图赫胸部的三大穴道都在对方威胁之下，而且这三处穴道之中有一处还是死穴，即使打伤对方，只怕自己还是得不偿失。呼图赫是个识货的行家，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小子不知从哪里学来这样奥妙的点穴功夫？ ”无暇伤敌，急忙变招，退步抽身，舞起竹棒护身。

原来秦龙飞使的这招，正是那本秘瘦中的“ 惊神指法 ”，他在危急之中，不自觉的用上了。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效果如何，是否能够用来应敌的。

想不到效果之佳，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秦龙飞精神一振，登时放大了胆子，和他抢攻。

“ 惊神指法 ”是武林绝学，胜于任何门派的点穴功大，秦龙飞只获一鳞半爪，施展起来，已是足以惊世骇俗，何况他还有霹雳掌的功夫。

秦龙飞的霹雳掌虽未学得到家，但因出自父亲的衣钵真传，怯意一消，使出来登时就是神威凛凛，能收先声夺人之效！

论真实的本领，秦龙飞其实还是打不过呼图赫的，但呼图赫有了顾忌，他就反而占了上风了。

秦龙飞一口气抢攻了十数招，心里想道：“ 也该适可而止了，再打下去，只怕就要露出马脚来啦。 ”当下掌指兼施，把呼图赫迫退两步，立即飞身掠出，叫道：“ 师兄，这两个家伙不是咱们的对手，和他们打没什么意思，咱们还是走吧！ ”

轰天雷担忧的只是师弟不能脱身，秦龙飞一走，他自是没有必要和乌蒙纠缠下去了。

黑旋风和朝元道人正在打得难分难解，轰天雷从里面跑出来，和他一会合，登时把朝元道人迫退。乌蒙与呼图赫迅即追上，又和秦龙飞交上了手。

轰天雷替师弟接了乌蒙一掌，说道：“ 师弟，你先跑。风大哥，咱们翻过围墙，和耿大哥会合。 ”秦龙飞道：“ 凌师兄，多谢你还认我这个不成器的师弟，我岂能弃你而逃？ ”

话犹未了，只见几条人影捷如飞鸟般的从围墙那边“ 飞 ”过来，前面两人正是耿电和杨浣青，跟着来的是“ 王府 ”新请来的高手观照和尚和那个曾经在秘魔崖和他们交过手的蒙古武士卜钦罕。后面还有几个“ 王府 ”的武士。

双方的人都已会齐，登时展开了一场混战，混战中忽听得有人叫道：“ 好啦，王爷来了！ ”

只见火把通明，一群武士族拥着两个人从角门走出来，一个是穿着蟒袍玉带的金国官眼的中年人，一个是披着火红袈裟的和尚。这两个人正是金国的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和蒙古的国师龙象法王。

完颜长之哈哈笑道：“你们要跑是决计跑不了的，我让你们瞧瞧！”

只见假山石后，树木丛中，围墙之上，登时出现了许多弓箭手，箭簇的寒芒就好像黑夜的繁星。完颜长之笑道：“他们用的都是见血封喉的毒箭，你们一跑，马上就要变成箭靶！”

黑旋风冷笑道：“好呀，完颜长之，听说你自称金国第一高手，原来也不过是倚多为胜！”

完颜长之道：“你就是黑旋风吗？”

黑旋风亢声说道：“不错，怎么样？”

完颜长之道：“你上次偷入我的王府，侥幸没碰上我。我倒要试试你的本事！”

黑旋风道：“很好，能够得到自称金国第一高手的赐招，那正是求之不得！”

完颜长之面色一沉，说道：“黑旋风，你别猖狂，我的话还未说完呢。你以为我是恃多为胜吗，那你是猜错了。只要你们不跑出这个园子，他们就不会射你。现在就只我和龙象法王与你们交手，你们四个人可以并肩子一齐上来！”

轰天雷这边一共有五个人，但完颜长之口中的“你们”却只有四个，轰天雷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数漏了一个，但此时亦已无暇推敲了。

完颜长之把手一挥，众武士退过两旁。轰天雷心念未已，只见完颜长之和黑旋风已是交上了手。

黑旋风知道完颜长之功力深厚，当下轻飘飘的一掌拍出，似虚似实，似按似点，令对方捉摸不透。这是避免和对方比拼内力，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的战术。

哪知完颜长之在武学上果然是有惊人的造诣，对黑旋风的虚招置之不理，待到黑旋风欺身迫近，正要从虚招变为实招之际，他已是占了先机，在黑旋风攻来的那个方位倏地反击了。只要黑旋风的手掌一劈下来，臂骨就要给他的“怀中抱月”式夹断！

掌凤人影之中，只见两人一合即分，完颜长之脚步不移，黑旋风则已退出数步开外。完颜长之赞道：“好快的身法，果然不愧人家给你黑旋风这个称号。不过，你要想在我的手上讨得便宜，恐怕最少还得再练十年！”

轰天雷道：“风大哥，我和你联手！”完颜长之笑道：“对啦，你们早该并肩子上来了。”

论辈份，完颜长之比武林天骄还高一辈，武林天骄是杨浣青的师父，黑旋风、轰天雷、耿电和她则是同辈。因此即使按江湖的规矩来说，风、雷二人联手，也还是完颜长之以大欺小。

笑声中完颜长之一个“游空探爪”，后发先至，抓到了轰天雷的胸膛，手法之快，似乎还在黑旋风之上。轰天雷单掌一立，“砰”的一声，把完颜长之格开。这刹那间，轰天雷只觉胸口发闷，好像压上一块大石似的。轰天雷不禁好生惊骇：“怪不得他能够和武林天骄齐名，还未打到我的身上，掌力已是如此了得！”

殊不知轰天雷固然吃惊，完颜长之的吃惊却还在他之上。完颜长之夹数十年的功力，竟然伤不了一个小伙子，在他来说，纵然占了上风，也是失了面子的了。

此时，耿、杨二人亦已和龙象法王交上了手，只有秦龙飞呆在一边，没

人理会。
　　完颜长之笑道：“ 秦公子，你是我的客人，别在这里，免遭误伤，你进后堂歇歇吧。 ”
　　轰天雷这才知道，原来并非完颜长之把他们这边的人数漏一个，而是他还想用离间之计，把秦龙飞算作是他们的“ 自己人 ”。
　　完颜长之和风、雷二人搏斗，斗得十分剧烈。掌风呼呼，方圆数丈之内，沙飞石走，树木摇动，等闲之辈，在这范围之内，都有立足不稳的感觉。秦龙飞呆在一旁，不由得有点心惊胆战。
　　本来他在心惊胆战之余，还是正在踌躇，一时间不知该当如何是好的，但在听到完颜长之说出这句把他当作“ 自己人 ”的说话之后，说也奇怪，一股怒气突然涌了起来，竟是不知恐惧，迈步向前，就向完颜长之攻去。
　　完颜长之怔了一怔，笑道：“ 秦公子，今晚之事与你无关，你是我的客人，不用担心受到连累，你要知道你已经是萨怒穷的徒弟了。 ”言下之意，他和轰天雷已是没有关系。
　　秦龙飞怒道：“ 谁是你的客人？萨怒穷这坏蛋我更不能认他为师，你叫萨怒穷骗我来此，就以为可以骗得我甘心做你的奴才么？ ”
　　完颜长之眉头一皱，冷笑说道：“ 我看你好像是一个聪明人，谁知你竟然是一个不识抬举的蠢材！好吧，你既然不喝敬酒喝罚酒，我也没有办法，只好成全你了！ ”
　　就在说这几句话的时间，完颜长之已是接连使出七招精妙绝伦的掌法，把轰天雷和黑旋风拦过一边，倏地伸指向秦龙飞点去。秦龙飞双掌一圈，划成一道圆弧，食指微颤，从圆弧之中弹出，弹向完颜长之的掌心。
　　完颜长之“ 噫 ”了一声，倏地变招一抓，“ 嗤 ”的一声，撕裂了秦龙飞的上衣。轰天雷一退即上，猛地一喝，一掌疾劈下来。完颜长之对他的霹雳掌可还当真不敢轻视，当下回掌防身，把轰天雷的攻势化解开去。
　　轰天雷道：“ 师弟，你怎么啦？ ”生怕秦龙飞已给完颜长之的内力震伤。秦龙飞朗声说道：“ 没什么，师兄，咱们今日生则同生，死则同死，你不必分神顾我。 ”轰天雷听他声音宏亮，知他并未受伤，这才放下了心。
　　完颜长之冷冷说道：“ 秦龙飞你这小子，原来你在我的府中偷学了惊神指法，可惜你还只是学了一点皮毛，你若要窥全豹，还得拜我为师！ ”秦龙飞道：“ 好，我这就拜师来了！ ”“ 呸 ”的一口唾涎向完颜长之吐去，完颜长之挥袖成风，可是衣袖还是不免沾了一点唾涎。完颜长之大怒道：“ 你不识死活，可休怪我手下无情！ ”
　　轰天雷与黑旋风两翼攻上，一个是掌力刚猛，一个是身手矫捷，完颜长之的武功虽然胜过他们，却也不敢大意，在他们两人牵制之下，完颜长之要想对秦龙飞独施杀手，已是不能。
　　秦龙飞练的那本秘发上的内功，和他家传的内功相通，两者配合，刚好可以中和萨怒穷所授的毒功的毒害，亦即是他在无意之间，连自己都未知道，已是练成了正邪合一的内功。虽然火候还浅，对完颜长之也有几分威胁。
　　完颜长之对风、雷二人联手，可以稍微占点上风，加上一个秦龙飞，堪堪打成平手，这还是秦龙飞新练成的功夫，尚未善于运用的缘故。
　　另一边，耿电和杨浣青联手，与蒙古的国师龙象法王也是斗得难分难解。
　　龙象法王初时不把他们放在眼内，他的龙象功已经练到第九重，只道这两个年纪轻轻的少男少女挡不了他的一掌，哪知龙象功使了出来，方才知道

是自己失于轻敌了。

他从第六重的龙象功开始，呼呼两掌，只见耿电纹丝不动，杨浣青也不过是身形一晃，不觉暗暗惊奇，陡地一声大喝，跳过了第七重和第八重，第九重的龙象功一下子就使了出来。

第九重的龙象功果然非同小可，骤然间耿、杨二人都是觉得对方的掌力竟似排山倒海而来！耿电退了一步，陡地也是一声大喝，双掌齐出，划了一道圆弧。掌力激荡，隐隐发出风雷之声。耿电虽然继续再退两步，却也没有如龙象法王预期那样的摔得爬不起来。

原来耿电用的是家＇传的“ 大衍八式 ”，这“ 大衍八式 ”乃一位前辈武学宗师桑见田所创，潜力暗藏，奥妙无比。当今之世，懂得“ 大衍八式 ”的只有三个人，耿电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耿电虽然尚未登堂入室，也已有了父亲的五六成功夫，用来应付第九重的龙象功，当然还逊一筹，不过也勉强可以应付了。

杨浣青用的又是另一种方法，只见她衣袂飘飘。身轻似燕，随着龙象法王的掌风严如柳絮轻飏，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瞻之在左，忽焉在右。说也奇怪，龙象法王那么刚猛的掌力，竟也未能将她震倒，这都是她运用上乘的轻功，闪避得宜的缘故。

耿电喝道：“ 来而不往非礼也，接招！ ”折扇倏张倏合，似点似戳，似刺似抹，趁着第九重的龙象功掌力已消，第二掌尚未发出之际，立即反攻。

与此同时，杨浣青脱下手镯，一抖手，“ 铮 ”的一声，手镯变成了一条细长的银丝鞭，鞭梢抖得笔直，便即向着龙象法王横扫过去，刚好与耿电的攻势互相配合。

龙象法王对耿电的折扇打穴还不怎样顾忌，对杨浣青的鞭法却是有点惊奇了。他“ 噫 ”了一声，挥袖荡开鞭梢，心里想道：“ 原来这丫头是武林天骄的弟子，怪不得萨怒穷和我的徒弟都曾经在她的手下吃过亏了。 ”

杨浣青身法快捷之极，一鞭打空，身形飘闪，已是窜过一边，避开龙象法王的掌力。龙象法王伸出中指，把耿电的折扇弹开。

耿、杨二人心意相通，一退即上。耿电这把折扇，合起来可以当作点穴镢用，张开来又可作五行剑使，点、戳、刺、抹，招数十分凌厉。杨浣青的鞭法更是了得，鞭梢颤动，就似灵蛇吐信一般，招招指向对方的要害穴道。龙象法王功力深湛，耿电的这柄折扇只有一尺多长，招数虽然凌厉，近不了他的身，他还用不着怎样顾忌，杨浣青那神妙莫测的鞭法，却是令他有点应付不暇了。

原来杨浣青的鞭法得自武林天骄传授，能用鞭梢点穴，这是任何一派都没有的点穴功夫。二十年前，龙象法王与武林天骄比试，就曾败在他“ 惊神指法 ”之下，虽然只是输了一招，也是吃了一点亏了。如今杨浣青能用软鞭使出“ 惊神指法 ”，显然武林天骄在这二十年中又已精益求精，把这门世上无双的点穴功夫又再推进一步，他焉能不暗暗吃惊！

剧战中，尤象法王双掌齐出，双掌都使了第九重的龙象功，耿、杨二人给他迫退两步。龙象法王忽地一声长啸，喝道：“ 叫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脱下身上的大红袈裟，迎风一抖，登时就似平地涌起一片红霞，杨浣青的软鞭哪里攻得进去。耿电的折扇是短兵器，在他红霞护体之下，更是无隙可乘了，如此一来，龙象法王已是立于不败之地！

比起龙象法王，耿、杨二人的功力毕竟还是相差颇远，虽然一时间尚未

至于落败，却已渐感到吃力了。杨浣青暗自叫苦：“ 久战下去，只怕要糟！ ”她在百忙中抽眼一望，只见黑旋风那边，也似乎是逐渐落在下风。

黑旋风、轰天雷、秦龙飞三人联手，本来是占了一点上风的，何以忽然间又会主客易势呢？原来完颜长之也改变了打法。

完颜长之给秦龙飞用秘笈上的“ 惊神指法 ”攻了几招，蓦然省起：“ 我何不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当下冷笑说道：“ 你在我的府中偷学了一点功夫，就敢在我的面前施展。好，我让你开开眼界吧！ ”左掌一挥，化解了轰天雷的攻势，右掌中食二指倏地就向秦龙飞点来。

完颜长之在这“ 惊神指法 ”上的造诣自是远非秦龙飞可比，只不过两招，就攻得秦龙飞手忙脚乱。轰天雷和黑旋风连忙从两翼抢攻，给秦龙飞解困。但饶是如此，秦龙飞的“ 肩井穴 ”亦已给他的指尖弹着。

由于黑旋风和轰天雷的攻势急骤，完颜长之内力未贯指尖，便须变招应付他们。不过这一弹，秦龙飞已是几乎禁受不起，只听得他“ 哎哟 ”一声，连退三步。但却没有摔倒。

完颜长之的指尖碰着他的肩义之时，隐隐感到一股反弹之力，不禁也是一惊。想道：“ 原来这小子不仅是偷学了几招惊神指法，他似乎还得了图解上的内功心法。 ”

完颜长之再加留意，又发觉秦龙飞所使的“ 惊神指法 ”，虽然翻来覆去不过是十数招，但这十数招的指法和他所学的又不尽同，精妙之处似乎还在他的所学之上。

原来留下那本秘笈的那个人，是以毕生精力专研“ 穴道铜人图解十三篇 ”中的一篇的，他虽然不如完颜长之的得窥全豹，但对他所专研的那一部份功夫，却是在完颜长之之上了，他所参悟的上乘内功心法，也和完颜长之所参悟的各有所长，难分高下。

完颜长之发觉这点。登时改变主意，要把秦龙飞生擒，以便自己能够把十二篇图解全都融会贯通。

“ 惊神指法 ”是天下第一的点穴功夫，完颜长之是已经得窥全豹的，他尽数施展出来，变化的复杂，令得黑旋风和轰天雷也为之心惊目眩。

当然黑旋风与轰天雷也各有各的独门功夫，但由于他们从未见过这么复杂的点穴指法，又要兼顾秦龙飞，这就不能不给完颜长之反客为主，抢了上风了。

杨浣青和耿电力斗龙象法王，无法攻破龙象法王的防御，形势甚是不妙。杨浣青看了看黑旋风那边的形势，忽地心念一动，虚晃一招，倏地就向黑旋风那边扑去。

此时完颜长之正在以“ 惊神指法 ”攻得秦龙飞险象环生，轰天雷竭力卫护师弟，也有力不从心之感。杨浣青倏地扑来，软鞭一抖，冷笑说道：“ 完颜长之，你的惊神指法尚未学得到家，就敢口出大言，当真是可笑之极！嘿嘿，我让你开开眼界吧！ ”这番话正好和完颜长之刚才耻笑秦龙飞的说话针锋相对。

只见银光闪烁，杨浣青的银丝鞭矫若游龙，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鞭梢点向完颜长之胸口的愈气穴。倏然间一个转身，反手挥鞭，方向立变，鞭梢竟然从完颜长之的头顶扫过，弯下来点他背心的“ 风府穴 ”。这几招离奇莫测的点穴鞭法，饶是完颜长之是“ 惊神指法 ”的大行家，也不禁吃了一惊。只听得“ 铮 ”的一声，完颜长之反手弹开了杨浣青的银丝鞭，但这一招他用

的却是“ 弹指神通 ”的功夫，并非惊神指法。

原来杨浣青的师父“ 武林天骄 ”檀羽冲，当年以金国贝子的身份，也曾参与研究“ 穴道铜人 ”之事，虽然他不是主持，不能像完颜长之那样，把“ 研经院 ”诸人的研究心得全都窃为己有，但穴道铜人的十三篇图解他也是都看过的，（其他“ 研经院 ”的人最多只能看到一篇，甚或一鳞半爪。）而且他的悟性也比完颜长之高得多，是以他所领悟的“ 惊神指法 ”不只是师法古人，也有他自己“ 创新 ”的成份在内，或许还不如完颜长之的全面，但变化的繁复，招数的新奇，却是更在完颜长之之上了。

杨浣青以鞭代指，用鞭梢点穴，就是她的师父独创的一门功夫。同样使的“ 惊神指法 ”，鞭长指短，杨浣青就占便宜了。完颜长之以“ 弹指神通 ”的功夫，弹开她的软鞭，表面上并不吃亏，但以较量“ 惊神指法 ”而论，他已是输了一招了。

本来是分开两处交锋的，如此一来，就变成了双方会合的混战了。杨浣青之所以要更换对手，正因为她懂得武学上相生相克的道理，她对付龙象法王是无隙可乘，对付完颜长之倒可以把她的鞭法发挥，纵不能胜，也足以令到完颜长之顾忌，虽然完颜长之的武功其实并不在龙象法王之下。

当杨浣青扑向完颜长之的时候，龙象法王和耿电也都朝着这边跑来。龙象法王袈裟一展；伊如一片红云，向耿电当头罩下。

耿电使出“ 大衍八式 ”中威力最大的一招“ 飞龙在天 ”，兀是抵挡不住那股压力，只觉胸口烦闷，如坠铅块。

轰天雷霹雳似的一声大喝，接连拍出三掌，只听得好似擂鼓似的“ 蓬、蓬、蓬 ”之声，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龙象法王的袈裟当头罩下，本来像是涨满的风帆的，被轰天雷连拍三掌，却登时变成像是泄气的皮球了。

龙象法王大吃一惊，心里想道：“ 今晚来的这些小辈，竟然一个强过一个。耿电是江南大侠的儿子，他的大衍八式能够勉强抵敌龙象功尚自不足为奇，这小子居然也能够抵敌我的第九重龙象功，而且应付得似乎比耿电还更从容！ ”

殊不知这也是武学上相生相克的道理，并非轰天雷的本领比耿电高明，而是他的内力在他这边的五个人中最强，是以他和耿电合力，抗击第九重的龙象功，也能够稍占上风了。

双方混战，各展所长，完颜长之的“ 惊神指法 ”有杨浣青的银鞭点穴来克制他，龙象法王的第九重龙象功有轰天雷和耿电合力抵御，如此一来，形势登时再变，变成了黑旋风这边又能够稍稍占得上风。

不过他们虽然稍占上风，要想击败当世有数的两大高手，却是谈何容易。五个人中，秦龙飞虽然得了秘笈上的内功心法，内力还是最弱，时间稍长，不觉吁吁气喘，汗下如雨。轰天雷不由得暗暗担心：“ 目前尚未至于落败，但久战下去，只怕要糟！ ”

完颜长之手下的御林军军官，和龙象法王带来的蒙古武士远远避开，但仍是采取包围的态势，埋伏在假山后面树木丛中的弓箭手，也还是张弓搭箭，丝毫没有放松戒备。看这情形，完颜长之实是不肯放过他们，即使黑旋风这边得胜，也是不能逃出“ 王府 ”。

正在双方高呼酣斗之际，忽听得“ 王府 ”的卫士齐声喝道：“ 什么人？ ”只见一条人影，捷如飞鸟的掠过墙头，弓箭手转过身来，箭尖对准了那个人就要发射。好在卫士的喝声未停，便有两个人同时大叫起来，一个是完颜长

之的儿子完颜豪，一个是龙象法王的大弟子乌蒙。完颜豪大叫道：“ 不可放箭！ ” 乌蒙叫道：“ 这是我们的公主，谁也不许动她！ ”

原来是云中燕来了！

云中燕这次的突如其来，比上次的在虎威镖局出现更为令人惊奇，情况也更加危险。

上次她只是和完颜豪秘密会见，避开了龙象法王；如今则是在龙象法王面前出现，而且周围都是“ 敌人 ”。尽管这些人还是把她当作公主尊敬，但假如她拒绝回国，只怕马上就要从公主变作囚徒，插翼也是难飞的了。

她这一突如其来，令得黑旋风大吃一惊，心道：“ 她一向聪明，怎的如此糊涂，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 心神一分，险些给龙象法王打着。

龙象法王也是惊愕不已，他的掌锋从黑旋风肩头削过，竟未能够立即抓着时机捏碎黑旋风的琵琶骨，还几乎给侧面攻来的耿电点着了他的穴道。

乌蒙大喜过望，连忙上前谒见公主。身为蒙占钦使的木华黎也闻讯赶来，上前谒见，说道：“ 公主，我们找得你好苦。 ” 完颜长之的手下纷纷上前巴结，不在话下。

云中燕道：“ 你们真的想我回国？ ”

木华黎道：“ 我这次奉命出使金国，临行之前，大汗和元帅还曾再三的叮嘱我，要我把公主找回去。 ”

云中燕道：“ 你们要我回去，那也不难，可是你们也得依我一事。 ”

木华黎道：“ 公主但请吩咐。 ”

云中燕道：“ 只怕你一个人作不了主。 ”

木华黎瞿然一省，说道：“ 公主是不是要和法王说话。 ”

云中燕道：“ 不错，请你们让开条路。 ” 迈步走向场中，此时双方还在混战，但大家都己是有点心不在焉了。

云中燕朗声说道：“ 请你们暂且住手，我有话说。 ”

双方各自退开，黑旋风已知他的心意，她是故意自投罗网的。黑旋风不禁说道：“ 云姑娘，你，你不该如此！ ”

云中燕凄然一笑，说道：“ 你是汉人，我是蒙古人，咱们怎能长聚一起？ ”

龙象法王哈哈笑道：“ 公主究竟是个明理的人，这话说得对极！你是蒙古的公主，当然应该回国，岂能长在异邦？ ”

云中燕道：“ 我是可以回国的，只是你难为我的朋友，却叫我怎么能够安心跟你回去！ ”

龙象法王面色一沉，说道：“ 你是要我放走他们？ ”

云中燕冷冷说道：“ 随你的便。否则你纵能把我拘留，也只能把我的尸体运回去罢了。 ”

龙象法王知道云中燕倔强的脾气，虽然很不愿意，也不敢断然拒绝，只好说道：“ 不是我要难为你的朋友，你要知道，你的朋友是金国的钦犯，这里是金国御林军统领完颜王爷的王府，这件事我也做不得主！ ”

云中燕道：“ 你答应了，完颜王爷不会不答应的。完颜王爷，我相信令郎一定曾经把我的话告诉了你，你卖我交情，我也会卖你交情，咱们这是公平交易，你说是么？ ”

完颜长之一听这话，心里当然明白云中燕已经知道他的篡位阴谋，她是以这件秘密来威胁他。可是要他当着这许多部下的面向云中燕屈服，他又觉得未免有失他的“ 王爷 ”面子。

木华黎不知个中原委，他是但求云中燕肯回和林的。当下便即上前做好做歹的劝道：“ 公主是我们元帅最疼爱的侄女儿，就是大汗对她也是有求必应的，请王爷看在敝国元帅的份上，卖她这个交情，让她的朋友走吧。 ”

完颜长之正感骑虎难下，听了这话，乐得顺水推舟，哈哈笑道：“ 钦使言重了。就凭钦使的面子，这点小事，小王也得依从。 ”当下把手一挥，命令弓箭手撤退。

原来完颜长之也是有所顾忌的，他之愿意放走黑旋风他们，还不仅仅是为了卖木华黎情面而已。一来他怕云中燕揭破他的阴谋，加以二来他曾有言在先，他和龙象法王联手，足以对付黑旋风等人，但结果却是只能打成平手，再打下去也未必能操胜算。虽说他可以不必理会诺言，但以他金国第一高手的身份，食言而肥，岂非更失面子，倒不如见好即收了。

龙象法王也是同一心思，于是在完颜长之撤退弓箭手之后，他跟着便也叫蒙古的武士退下。

云中燕走到黑旋风面前，微笑说道：“ 你和凌大哥是手足之交，凌大哥的师弟如同你的师弟，他如今能够平安回去，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你也应该欢喜才对。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我会记着你的。你走吧！ ”

轰天雷这才知道云中燕牺牲自己，不但是为了黑旋风，也是为了他。他是拙于言辞的人，感动得一时间竟是说不出话来。

黑旋风又是伤心，又是自豪，心里想道：“ 她为了顾全朋友之义，不惜舍己救人。我有她这样一位红颜知己，纵然以后再也见不到她，此生亦是可以无憾了。 ”当下说道，“ 你不必为我担心，倒是你以后要多加保重了。 ”他平素为人洒脱，但说到这几句话之时，已是禁不住阵阵心酸，喉头梗塞。

轰天雷一揖到地，说道：“ 云姑娘，你的恩义，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

耿电、杨浣青依次向云中燕道谢，只有秦龙飞呆若木鸡，站在一旁，也不知他心里想的什么。

龙象法王冷冷说道：“ 请公主自顾身份，你的朋友要走，也该走了！ ”

云中燕冷笑道：“ 我的身份用不着你来提醒，我也不稀罕做什么公主。 ”

完颜长之叫手下打开园门，让出一条路来，说道：“ 今晚你们是沾了公主的光，我让你们回去，但要是你们仍在大都给我碰上，只怕你们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

黑旋风道：“ 很好，那咱们走着瞧吧。你不来找我，说不定我也还要来‘ 拜访 ’你呢。 ”

事情已经无可挽回，黑旋风等一行五人，只好与云中燕告 861 别，离开完颜长之的“ 王府 ”。

回头己是看不见云中燕的影子了，黑旋风固然是没精打采，轰天雷和耿电等人都也是为他难过，想不出什么来安慰他，一路上默默无言。

走了一程，离开“ 王府 ”约有十里之遥，已是到了郊外。秦龙飞忽地凝身止步，向轰天雷一揖，说道：“ 师兄，我这次胡作非为，不但连累了你，还连累了许多好朋友。小弟实在罪该万死，无颜跟你回去了。 ”

轰天雷吃了一惊，说道：“ 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你说这个干吗？ ”

秦龙飞说到“ 回去 ”二字，身形倏起，说道：“ 师兄珍重，小弟告辞。 ”轰天雷一把抓他，“ 嗤 ”的一声，扯拦他的衣袖，竟然给他挣脱，原来轰天雷苦斗了几个时辰早已累得筋疲力竭了。

轰天雷追向前去，叫道：“ 云姑娘为了令你脱险，不惜和她的心上人分

手，你这样做对得住她吗？对得住今晚来救你的一班好朋友吗？”秦龙飞晃了两晃，这几句话似乎震动了他的心灵，不过他仍是没有回头。

第四十八回　师门揭秘

秦龙飞道：“ 师兄，我知道对不起你们，你只当没有我这个师弟吧！” 加快脚步，转眼间已是翻过一座山头。

黑旋风拉着轰天雷，说道：“ 凌兄，别追他了。”

轰天雷叹道：“ 我费了许多心血，方才找到他的踪迹，只道可以和他一起回家，哪知还是不能如愿，叫我何颜去见他的父亲、我的师父？”

黑旋风笑道：“ 其实你的心血没有白花，他虽然没有回头，他的心已经回来了。”

轰天雷道：“ 你的意思是—— ”

黑旋风道：“ 一个人最怕没有羞耻之心，他已经知道羞耻，今后就不会误入歧途。所以他今次的出走和上次的出走已是大不相同，你也用不着为他担忧了。他是受了你的感动而悔悟的，你怎么说是白费心血呢？”

轰天雷道：“ 话虽如此，他一个人在外面乱闯，我总是放心不下。”

黑旋风笑道：“ 玉不琢不成器，一个人不经磨练焉能成材？你的师弟是一个要强好胜的人，他这次做了错事，即使你能够勉强他跟你回去，他自己也会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心情难以舒畅，说不定还会郁闷成病呢。倒不如让他到外面去闯一番，要是他能够做出一两件他觉得光彩的事情，那时他的信心恢复，就不怕了。”

轰天雷这才豁然省悟，心道：“ 我和师弟一起长大，对他的性格，却还不如黑旋风知道得清楚。” 又想：“ 黑旋风刚刚碰上失意之事，他还能够这样关心别人，我和他真是差得太远了。” 心中又是感动，又是佩服，同时他也明白了，本来以黑旋风和耿电的轻功，要追上秦龙飞那是易如反掌之事，他们之所以不帮忙自己去追师弟，就是由于看到了这层道理。

按下秦龙飞的去向暂且不表，且说黑旋风等一行四人，回到丐帮分舵，只见比平日静得多，平日是经常有叫化子进进出出的，此时他们到了大堂，还是只见几个守卫的丐帮弟子。

黑旋风问一个弟子道：“ 陆帮主和林老前辈呢？”

那弟子笑道：“ 陆帮主在后园和人比武，你们还不赶快去瞧热闹，大伙儿都在那里呢！”

黑旋风等人踏人园门，只见园了当中的练武场上，丐帮帮主陆昆仑和一个书生装束的中年汉子相对而立，陆昆仑手里提着碗口般粗大的铁仗，中年书生拿的是一把三尺多长的青钢剑。

黑旋风吃了一惊，心里想道：“ 陆帮上的大力金刚掌已足以威震江湖，何以还须动用兵器？” 要知“ 大力金刚掌 ”、“ 打狗棒法 ” 和“ 伏魔杖法 ” 乃是丐帮三绝，尤以伏魔杖法最为刚猛。陆昆仑自五十岁以后，和人对敌，已是从来不用兵器。

练武场边，挤满了人，但却是寂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在地上都听得见响。黑旋风本来想打听这个人是谁的，在这样寂静的气氛之下，他也是不敢开口了。

陆昆仑和那人相时而立，双目凝视，久久不动，众人方觉奇怪，忽见那人盘膝一坐，剑尖上指，笑道：“ 帮主要拘主客之礼，那我也就不客气了。请！” 这一“ 起手式 ” 之怪，众人谁也没有见过。

陆昆仑道：“ 有僭。” 呼的一杖，当头击下，那人闪电般的在地上打了

一个盘，顿然间紫电盘空，银光匝地。靠近场边的人都觉得剑花耀眼，眼睛都几乎睁不开来，随即听得金铁交鸣之声，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连黑旋风都还未曾看见清楚，那个人已不知是什么时候站了起来，剑光似匹练一般把陆昆仑卷在当中。

耿电看得不敢眨眼，心里想道：“这人的剑法真是神妙无比，只这一起一伏的时间，他已经使了十几招怪招，是哪一派的招数，我都看不出来。”想起自己号称“闪电手”，和这人比起来，不由得暗暗惭愧。

陆昆仑大声赞道：“好！”抡起铁杖，呼呼轰轰，只见四面八方都是一片杖影。当真似有排山倒海之势，风雷夹击之威。练武场上，沙飞石走，站在旁边的丐帮弟子，都是立足不稳，纷纷后退。

定睛再看之时，只见场中形势又变。那中年书生，脚上跄跄踉踉，忽而一跃而起，宛如鹰隼凌空；忽而起伏盘旋，宛如蝶舞花影。眨眼之间，满场都是剑光，满场都是人影，剑光人影都混在一起了。

黑旋风看得惊心动魄，想道：“天下竟有如此精妙的剑法！”表面看来还是陆昆仑采取攻势，其实他已是转为防守了。

那中年书生笑道：“你们的暗器准备好了没有？”丐帮的一个八袋弟子说道：“准备好啦。”那中年书生道：“好，那你们可以打来啦。”陆昆仑笑道：“李大侠今日有心让你们开开眼界，不过你们的暗器可也不能专打客人。”那八袋弟子躬腰说道：“是，弟子知道。”

场边四角都有一个大箩，箩中装满各式各样的暗器，丐帮的弟子纷纷从箩中取出暗器，向场子里打去。

场子里陆昆仑和那中年书生依然交手，丝毫没有缓慢下来。只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钢镖、匕首、袖箭、飞蝗石、铁莲子满空飞舞，好像冰雹乱落，转眼间，地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暗器，却都落在距离最少三丈开外处，哪里有一枚暗器打着他们？

那中年书生忽地哈哈笑道：“你们这样打法未免太不公平了。十枚暗器之中倒有七枚是打你们帮主的，这不是有心偏袒我吗？”他说到后面，众人这才知道，他是不满意打向他的暗器太少。

陆昆仑笑道，“好，李大侠既然这么说，你们也不必客气了，留心看看李大侠神妙的剑法吧。”

这一次四面的暗器向场中飞去，丐帮弟子果然依照那中年书生的吩咐，十枚暗器之中有七八枚是打向他。

霎时间只见中年书生那柄长剑寒光电射，剑花错落，宛如黑夜繁星，千点万点，洒落下来，满空飞舞的暗器突然都反射回来。丐帮弟子虽然明知客人不会伤害他们，也是不禁骤吃一惊，纷纷退后。

这一阵暗器打过之后，只见场边布满暗器，排列得整整齐齐，刚好绕场成为一个圆圈，而且甚为均匀，每一个角落落下来的暗器都差不多。

这中年书生还是在和陆昆仑交手的，并非专门对付暗器，但他反打暗器的手法却是如此神奇，刚好在众弟子的身前落下，也没伤着一个人。这一手功夫，不但显示出他剑法的精妙，也显示出他内功的火候已是炉火纯青。丐帮的弟子固然惊得呆了，耿电、黑旋风等人也是看得矫舌难下。

那中年书生笑道：“四大箩的暗器还有一半未曾用上吧？再打再打，我未曾尽兴呢！”

那八袋弟子对耿电等人说道：“你们也凑个热闹吧！”

耿电笑道：“ 我的暗器不行，献丑不如藏拙了。 ”

黑旋风若有所思，忽他说道：“ 我倒想试试。 ” 当下从箩中拣了几柄飞锥，一扬手以“ 三环套月 ” 的手法打出。

轰天雷道：“ 风兄，我从未见你用过暗器，原来你打得这样好。那我也凑个兴吧。 ” 他拣了一个份量最重的铁胆作为暗器，振臂一掷，把铁胆飞向陆昆仑。黑旋风的飞锥则是朝着那中年书生打的。

黑旋风的暗器行到，三柄飞锥本是“ 品 ” 字形飞过去的，将到那中年书生跟前，忽地散开，成了弧形走势，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打着圈儿疾飞。

那书生剑光一起，倏然间好像一道银虹从三个弧形的当中横卷过来，其中一柄飞锥似乎未给他的剑锋碰着，便即坠下，跟着“ ” 两声，另外两柄飞锥也都给他打落了。

陆昆仑铁杖一挑，只听得震耳欲聋的“ ”的一声，那枚铁胆击落地上，又是“ 轰隆 ” 一声，铁胆深嵌泥中，只露少许。比起黑旋风的暗器，威势更是惊人。

陆昆仑和那中年书生不约而同的赞了一个“ 好 ” 字，那中年书生笑道：“ 咱们也可以收了。这几位少年豪杰不是贵帮弟子吧？ ” 陆昆仑道：“ 他们都是江湖上的后起之秀，我给你介绍。 ” 当下招手叫黑旋风等人过来，笑道：“ 这位李大侠是咱们北五省的绿林盟主，好在你们今天回来，否则就要错过了。 ”

耿电、轰大雷等人这才知道这位“ 李大侠 ” 原来就是当今江湖上最负盛名的北五省绿林盟主李思南。（按：李思南事迹详见拙著《瀚海雄风》。）

李思南问了他门的姓名，听说耿电是江南大侠耿照的儿子，更为高兴，说谊：“ 令尊在北方的时候，我和他是常有往来的。晃眼十多年，想不到未能见着他，却先见着故人之子。 ”

耿电说道：” 家父本来要我谒见李盟主的，小侄来了半年多，尚未知道盟主驻足何处，不能专诚拜谒，请盟主恕罪。 ”

李思南笑道：“ 你要找也找不着我的，我刚从蒙古回来，昨天才到。你来了不过半年多，我是远在一年之前，就已经去了蒙古的。 ”

吕玉瑶走过来与众人招呼，跟着问轰天雷道：“ 凌大哥，你们可见着云姐姐么？ ”

陆昆仑怔了一怔，说道 :“ 什么，云姑娘走了吗？李盟主正是想见她呢。”

吕玉瑶道：“ 她就是在李盟主来的时候，忽然不见了的。我发现她失踪之时，你和李盟主已经在比武了，所以我未能向你禀告。 ”

轰天雷黯然说道：“ 见着了，我们是在完颜长之的‘ 王府 ’ 之中见着她的。 ”

吕玉瑶吃了一惊，说道：“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她是偷去‘ 王府 ’ 帮忙你们。但你们回来了，怎的不见她回来呢？ ”

轰天雷叹口气道：“ 她恐怕不会回来了，她要跟龙象法王回转和林。 ”

吕玉瑶道：“ 这是怎么回事？ ”

轰天雷道：“ 说来话长，她是为了救我们脱险，自投罗网的。 ”

陆昆仑道：“ 好，咱们进去说吧。 ”

比武已经完毕，丐帮弟子亦己散开，陆昆仑、李思南和黑旋风等人回到客厅，听轰天雷细说经过。

吕玉瑶十分感动，说道：“ 云姐姐为了帮你找回师弟，不惜离开她的风

大哥，风大哥一定十分难过了。唉，你——”

轰天雷更为难过，说道：“可惜我没有办法替风大哥找她回来。”

陆昆仑道：“你们不必难过，咱们想个办法。”

李思南忽道：“原来这位云姑娘果然就是我所要找的人。”

黑旋风有点诧异，说道：“李盟主，你和她是早就认识的吗？”心想：“却为何我从未听得云中燕说过呢？”

李思南道：“她是蒙古的贝丽公主，对吧？”

黑旋风道：“我只知道她是蒙古的公主。啊，对了，有一次有个蒙古武士似乎是称呼她做贝丽公主。”

李思南道：“这就对了。我未见过她，但我认识她的姑姑。她的姑姑是成吉思汗生前最宠爱的小女儿——明慧公主。”

原来李思南未做绿林盟主之前，曾经在蒙古住过几年。在一次狩猎中和明慧公主相识，明慧公主钦慕他的品貌武功，一片芳心系在他的身上，可惜李思南已另有佳偶，明慧公主的相思终成泡影。成吉思汗去世之后，明慧公主搬出皇宫，在草原上一个地方和她的一个忠心侍女同住，独身终老。（详见拙著《瀚海雄风》。）李思南这次重游蒙古，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准备对付蒙古的南侵，是以亲自去探听虚实。但当然也少不免去探望故人，见过明慧公主。

李恩南继续说道：“明慧公主和我说，她有一个侄女是她三叔察合台的女儿，名叫贝丽公主。察合台生前和当今的蒙古大汗窝阔台是对头，是以贝丽公主自小便受歧视。她在皇宫的时候不如她在姑姑那里的多。但也正因如此，她跟姑姑学了一身武功。大汗冷淡她，她的四叔拖雷却对她很好，当然所谓‘很好’，大概也还是想要利用她的才能而已。”

黑旋风道：“盟主说得不错，确是这样。拖雷差遣她到金国探听虚实，并要她到梁山泊找寻吴用留下的乓法。这部兵法是已经到了她的手中，她又交回给我们的。拖雷知道她拒绝回国之时，就要对付她了。”

李思南道：“明慧公主曾托我照料她，当时我还未知道她就是这两年来在中原颇为闯出一点名头的云中燕。”接着笑道：“依你说来，这云中燕倒也是像她姑姑一样，是咱们汉人的好朋友了？”

黑旋风道：“不错，她的确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女中豪杰。”

李思南怅触前尘，心里想道：“想不到明慧公主的侄女的遭遇和她亦是颇为相似。但不同的是，我当年是有了未婚妻的，对明慧公主只是存有知己之感，并不爱她。而风天扬和贝丽公主则是彼此真心相恋。”当下微笑说道：“风少侠，这件事于公于私，我都应该帮你的忙，不过目前却还不能操之过急。总之我会尽我的力，令你们有情人能成眷属。”

虽然李思南暂时还拿不出什么具体的办法，但他以绿林盟主的身份，答应帮忙，自非徒托空言可比。黑旋风大喜过望，也顾不得别人笑他，连忙道谢。

李恩南道：“今日我能够认识你们后一辈的少年英杰，也是很高兴啊。风兄，有一件事我想问你。”“黑旋风道：“盟主请说。”

李思南道：“你身上并没藏有暗器，是偶然今天没携带呢，还是平日也是如此？”

黑旋风道：“晚辈一向不用暗器。”

李思南道：“你的暗器打得很好啊，为何不用？”

黑旋风道：“ 盟主过奖了。晚辈刚才不过是凑个热闹，微末之技不值一晒。 ”
李思南笑道 :“ 陆帮主知道我的脾气，我是不会胡乱夸奖人的。你们瞧！”
李思南穿的是一件白绸长衫，众人向他所指的地方看去，只见白衫上有一点污泥，比一枚铜钱还小。
李思南说道：“ 风老弟，你的第三柄飞锥从我的脚底卷地掠过，溅起的污泥，我竟未能避开。不是我夸口说句大话，即算在成名已久的江湖人物之中，能够如你这样，令我衣裳上沾点污泥的，恐怕也还没有几个呢。 ”
陆昆仑哈哈笑道 :“ 我的身上满是污泥，也不知是谁打来的暗器溅上的。难为你的身上只是沾了一点污呢，就知道是谁人的杰作。 ”
刚才丐帮的弟于是用了四大箩的暗器来打他们的，李思南的白绸长衫还是洁白如新，只是沾上一点小小的污泥，众人都是不禁相顾骇然。
黑旋风道：“ 晚辈这不过是偶然碰上的，弄污了盟主的衣裳，实在过意不去。 ”
李思南笑道：“ 你老是和我客气，这你就不对了。说起来我和你应是平辈，要是我猜得不错的话，你刚才用的手法，乃是屠家毒龙镖的独门手法，你使的这招，大概是名为三环套月吧？ ”
黑旋风吃了一惊，心道：“ 好厉害的眼光，果然不愧是武林盟主。 ”
陆昆仑也是不禁吃了一惊，说道 :“ 屠家的毒龙镖？那么你是说他…… ”
李思南微微一笑，说道：“ 且看我猜得如何。风老弟，昔年有‘ 冀北人魔 ’之称的屠百城是你何人？ ”
黑旋风道：“ 正是家师。 ”
此言一出，不但陆昆仑感到意外，就是轰天雷和耿电二人，也是第一次知道黑旋风的师承。轰天雷想道：“ 怪不得他从来不说他的师父是谁，原来他是这个武林怪杰的弟子。 ”
原来屠百城是二十年前江湖上最有名气的独脚大盗，人称“ 冀北人魔 ”。单看他这绰号，可能以为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其实他平生杀人虽多，却并非滥杀无辜，他杀的多是金国的贪官污吏，尤其是残害百姓的金国带兵的军官。某一年曾在山东的七个中小城市，杀了金国的四十八名军官，事后并曾发出豪语，要杀金国一百个城市的守备级和总兵级的军官，金国官府中人闻其名而丧胆。他本来另有名字的，因他发此豪语，又是姓屠，故此在那年连杀七城的金国军官之后，就有人叫他做屠百城，他也自称为屠百城了。
他是否得如所愿，没人准确知道数目，不过大概在这以后还杀了十多个城市的金国守备官之类，却一定未满百城之数。因为在他发出豪语之后的第三年，他就莫名其妙的死在蒙古的沙漠中了。
那一年也正是李思南第一次到蒙古那年，李思南曾经发现他的尸体和他随身携带的毒龙镖。
李思南在屠百城生前未能和他结识，但后来却和屠百城的女儿屠凤、女婿石璞成为好友，而且帮他们找到了杀害屠百城的仇人，报了大仇。（屠百城与其子女的故事，详见拙著《瀚海雄风》。）
不过李恩南却不知道屠百城还有一个弟子，而且这个弟子还是只有二十来岁的黑旋风。
原来屠百城因为完颜长之邀了许多高手来对付他，他在金国立不住足，到蒙古暂避风头，准备待到金国对他的戒备稍为松懈之后，卷土重来。他住

在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就是黑旋风的父亲。

当时黑旋风还是一个八九岁大的孩子，屠百城指点他的入门功夫，尚未正式以他为徒。他是在屠百城死后才成为屠百城的“关门弟子”的。何以如此，其中有个缘故。

屠百城本以为躲到蒙古，可以暂避风头，哪知完颜长之侦知他的行踪，求助蒙古的国师帮他除掉屠百城，宁愿割让两座城池给蒙古。在蒙古和金国的高手合作之下，最先是连累得屠百城的好友、黑旋风的父亲死于非命，其后屠百城自己也给完颜长之派来的高手阳天雷和龙象法王合力杀了。

屠百城为了报答这位为他丧命的好友，于是他一方面去找杀害黑旋风父亲的蒙古武士报仇，一方面把自己的拳经剑谱留下来给黑旋风。

黑旋风的父亲有个蒙古朋友，是居无定所的草原上的牧人，黑旋风丧父之后，就带着屠百城给他的拳经剑谱跟这牧人流浪。屠百城与他分手之时对他说道：“但愿我能够活着回来，教你武艺。倘若不能如愿，你就自己练吧，练得成，练不成，全看你的悟性了。”

黑旋风年纪虽小，很是懂事，当时就要磕头拜师。屠百城说道：“不，我要为你报了杀父之仇，才能受你的拜师大礼。另外我有两件事情嘱咐你，你要听我的话。”黑旋风道：“师父请说。”

屠百城面色凝重，缓缓说道：“这拳经剑谱，是我一生心血，连我的儿女也未学得齐全的，现在我都留给你了，不管我是否能够活着做你师父，你都要用心练它。不过，你决不能让人知道我是你的师父。”黑旋风诧道：“为什么？”屠百城道：“我是许多人眼中的大魔头，仇家又多，别人知道你是我的徒弟，只怕你有性命之忧。”黑旋风道：“我不怕。我知道师父是好人，说师父不好的，他一定就是坏人。爹爹教过我的，对坏人不能畏惧。”

屠百城叹道：“你真是个好孩子。”突然板起脸孔，说道：“但你说的却是孩子话！不害怕坏人并非就要自己去送死的。这道理我现在说给你听，只怕你也不懂。总之，对什么人你都不能说我是你的师父，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必须牢记我的吩咐！”

黑旋风把他拜师的经过，说给李思南知道，说到这里，叹口气道：“当时我年纪小，不明白师父的用意，心里很是疑惑，为什么对好人也不能说实话呢？现在我当然明白了，他是怕我不懂分别好人坏人，才不能不这样严厉禁止的。李盟主，我知道你虽然未见过我的师父，却是我师父的恩人，因此我才敢第一次违背我师父的吩咐。凌大哥、耿大哥，以前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我的师门来历，请你们原谅。”

李思南觉得有点奇怪：“怎么他早就知道我是他师父的恩人。”但因黑旋风正在讲述往事，李思南不想打断他的话。

黑旋风继续讲述往事。

他答应了保守拜师的秘密之后，问道：“师父，你要我答应你的第二件事情又是什么？”

屠百城道：“我这拳经剑谱上的功夫，你学成之后，都可以使用。唯有我的独门暗器‘毒龙镖’，学成之后，最多只许你使用一次。但虽然只准你使用一次，你却必须特别用心去学。”

黑旋风问道：“最多只许使用一次，那么这一次应该是什么时候？”

屠百城道，“要是我能够杀了你父亲的仇人，你就永远不许使用毒龙镖。要是我报不了仇，我又死了，你将来就必须用毒龙镖去报杀父之仇，但在报

仇之后，就不能再用了。”

众人听到这里，都是甚为诧异。杨浣青的好奇心最大，抢先问道：“这是什么原因？”

黑旋风道：“有两个原因。第一、师父说这毒龙镖见血封喉，太过厉害，他之所以得到‘冀北人魔’的称号，甚至正派中人，也有人视他为魔头的，就是因为他用这种歹毒的暗器之故。师父希望我做一个正派的武学之士。”

李恩南道：“其实用于正则正，用于邪则邪。暗器本身是并无邪正之分的。令师生前虽有许多人视他为介乎正邪之间的人物，但盖棺论定，大家都认为他是侠士。不过令师或许是恐怕你随便使用这种剧毒的暗器，有时对方的罪不至于死的也可能给你误伤了，所以才立下这个禁例吧。你师父的用心是好的。”

杨浣青道：“第二个原因又是什么？”

黑旋风黯然说道：“家父就是中了毒龙镖送命的。”

杨浣青抱歉道：“风大哥，对不住，我不该问你这件伤心事的。但毒龙镖不是你师父的独门暗器吗？怎的——”

黑旋风道：“有一次我的师父用毒龙镖打死一个蒙古武士，未能取回，落在敌人之手。后来龙象法王派来杀害我父亲的那个人，就用这枚毒龙嫖把我父亲打死，这件事发生之后，师父固然痛恨敌人，同时他也自怨自艾，悔恨自己的歹毒暗器害了自己的好友。”众人这才明白，黑旋风向暗器手法如此精妙却从来不用，是有这么一个原因。

黑旋风道：“我的师父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了。两年之后，那位牧人叔叔方始打听到确实的消息，师父在库里戈壁追上我的杀父仇人，把七个蒙古武士全都杀掉，那个用毒龙镖害死我爹的仇人，也正是给他用毒龙嫖打死的。不料在他一番剧战之后，完颜长之派来的阳天雷忽然出现，又是一番剧战。阳天雷的帮手还有龙象法王派来的金帐武士，我的师父终于力战而亡。我是在得到确实的消息之后，在师父的灵前行拜师的大礼的。”

这位一代武林怪杰之死，虽然己是事隔多年，众人听了，也还是感到惊心动魄。

李思南道：“你师父的仇已经有人给你报了，你知道么？”

黑旋风道：“知道了。不过阳天雷虽然已给杀掉，龙象法王还没有死，直接杀害家师的人虽是阳天雷，那次的事情却是龙象法王策划的。”

李思南道：“龙象法王不仅是你的仇人，也是咱们汉人的仇人，更大的仇人还有蒙古的大汗和他手下那班掌权的人物呢，你要把他们一个个杀掉是不可能的，只有和大伙儿一起报仇。”

黑旋风道：“盟主说的是，这道理我明白了。”

李思南道：“你还有一位师姐，可曾见过？”

黑旋风道：“我知道师父有一子一女，子名屠龙，女名屠凤，可都没有见过。”

李思南道：“屠龙是不肖之子，他　颜事仇，早已死了，不必提他。你的师姐屠凤却是女中豪杰，你应该去见见她的。”

黑旋风道：“听说她在琅玡山，不过我到了那里，只见烧平的山寨遗迹，什么人都找不着了。”

李思南道：“琅玡山是两年前给完颜长之亲自领兵打下的，但你师姐早已和寨里的兄弟安全撤退，给敌人烧掉的只是一座空寨。”

黑旋风道：“ 盟主可知道我的师姐现在何处？ ”

李思南道：“ 我在蒙古的时候，听说她也到了蒙古，不过我未曾见着她。但我会给你打听她的下落的。 ” 接着问道：“ 你师姐在琅玡山的事情，还有我和你的师门的渊源，这些事是谁告诉你的？ ”

黑旋风道：“ 是褚云峰告诉我的。 ”

李思南又惊又喜，问道：“ 你在什么地方见着了他？他的夫人是否和他一起？ ”

黑旋风道：“ 那是两年前我刚从蒙古回来的时候，在祁连山下碰见他们夫妻。当时我穿的还是蒙古人的服饰，引起他们的误会，但在交手之后，他们也就知道我是谁的弟子了。 ”

李思南笑道：“ 诸夫人和你的师姐是最要好的朋友，你的家数当然瞒不过他们夫妻。 ”

原来褚云峰的妻子孟明霞是有“ 天下第一剑客 ” 之称的孟少刚的独生爱女，李思南曾受过孟少刚的恩惠，和褚云峰夫妻当然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黑旋风道：“ 我和褚云峰结识之后，方始知道原来他就是阳天雷的师侄，是他和另一位同门谷涵虚联手，杀掉阳天雷，代师祖清理门户的。 ”

李思南道：“ 他们夫妻到祁连山去干什么？是找龙沧波还是找耶律元宜？ ”

黑旋风道：“ 他们是前往蒙古，路过祁连山下的。 ”

李思南颇为诧异，说道：“ 原来他们夫妻也是去了蒙古，但我在蒙古半年，却完全听不到他们的消息。 ”

说话之间，丐帮一个弟子报道：“ 虎威镖局的徐镖头求见帮主。 ”

陆昆仑道：“ 是徐子嘉么？ ” 那弟子道：“ 正是。 ” 陆昆仑道：“ 徐于嘉是虎威镖局四大镖头之一，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必是孟老镖头有了什么为难之事要他来的，待我出去看看。 ”

过了一会，陆昆仑回来笑道：“ 果然不出所料。 ”

李思南道：“ 孟老镖头碰上什么事了？ ” 奇怪陆昆仑何以还是面带笑容。

陆昆仑道：“ 他是碰到一件为难之事，不过不如我想象的严重，原来完颜豪要他参加什么各派高手大会。 ”

黑旋风道：“ 原来是这件事情。 ” 陆昆仑道：“ 你早已知道了么？ ” 黑旋风道：“ 那天在虎威镖局，完颜豪临走的时候，就是用这个藉口不许孟老镖头离开大都的。 ”

李思南道：“ 什么各派高手大会，是谁召开的？ ”

黑旋风道：“ 是完颜长之召开的。 ”

李思南笑道：“ 真正称得上高手的各派名家，焉肯奉召到他的‘ 王府 ’？ ”

黑旋风道：“ 这点完颜长之应该也是知道的。不过，他要召开这个捞什于的各派高手大会，乃是应龙象法王之请。 ”

李思南道：“ 嗅，原来是龙象法王想要见识中土的各派武功。哼，我明白了。 ”

陆昆仑道：“ 盟主明白了什么？ ”

李思南道：“ 龙象法王的武学造诣实是不可小觑，这个所谓各派高手大会纵然没有真正的高手参加，也还是可以让他看到各派的武术精华的。以他的武学造诣，不难融会贯通，悟出一个道理来。另外，我猜想他可能藉这机会，叫他们手下弟子，以蒙古的武功震慑中土的‘ 高手 ’，尤其是要吓怕完

颜长之手下那般御林军军官。将来蒙古入侵中原之时，可以瓦解金国士气。”

黑旋风道：“完颜长之召集这个会，我看也是有着两个目的。第一个当然是讨好龙象法王；第二个目的，就是附带用这个藉口，迫孟老镖头参加，使他不能离开金京。”

李思南道：“他已经对孟老镖头起了疑心么？”

黑旋风道：“那天我和耿兄在虎威镖局出现，虽然没有给完颜豪当场识破，他亦已是怀疑了。”

李思南问陆昆仑道：“孟老镖头打算如何，徐于嘉和你说了么？”

陆昆仑道：“他就是要徐子嘉问计于我的。我替他着想，这个会他不参加也不好，去了只要不失自己的身份就行。”

耿电说道：“完颜豪要他在龙象法王面前练一套功夫，那怎么办？”

陆昆仑道：“孟老镖头有个弟子叫赵武仲，此人性喜趋炎附势，孟老镖头当时是看他父亲的情面收他的，如今亦已知道他

的为人了。我知道孟老镖头曾经考虑过是否将他逐出门墙，我刚才就请徐子嘉把我的意思带回去给孟老缥头，到了那天，不妨让赵武仲有个出风头的机会。”

黑旋风笑道：“不错，这是一个两全其美之策。有了他这个宝贝弟子替他献技，完颜豪也没理由定要迫他出手了。”

陆昆仑道：“我敢叫孟霆放心赴会，因为我知道还有一个人到时是会在场的。”

李思南道：“是哪位武林前辈？”心想：“能够令得完颜长之顾忌的人，想必是位大有来头的前辈了。”

陆昆仑笑道：“这个人比我年轻得多，而且还是一个金国的贝子。”

李思南先是一怔：“金国的贝子？”随即恍然大悟，笑道：“陆帮主，你说的可是‘武林天骄，檀羽冲檀大侠。”

陆昆仑道：“不错。武林天骄檀大侠也正是这位杨姑娘的师父。”

李思南喜道：“武林天骄檀羽冲和笑傲乾坤华谷涵并驾齐名，他们二人乃是当今之世真正配得上称为‘大侠’的人物。尤其武林天骄以金国贝子的身份做咱们汉人的朋友，更是难能可贵。我与笑做乾坤曾有一面之缘，可惜和武林天骄尚未得有机会结识，这回我可不能错过了。”

陆昆仑吃了一惊，说道：“盟主，莫非你也有意参与此会么？”

李思南笑道：“正是，一来可以结识武林天骄，二来我也想和完颜长之开个玩笑呢。”

陆昆仑道：“开什么玩笑？”

李思南笑道：“他把我列为头号‘钦犯’，悬重赏缉拿我，我偏偏就要出现在他的面前。”

杨浣青是个好事的人，笑道：“对，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和完颜长之开个天大的玩笑了。”

李思南接着说道：“说不定到时我还要给他捣个小乱。他开这个会巴结蒙古的国师，我可不能让他开得称心如意。”

陆昆仑道：“捣乱他的会场，叫他开不成功，当然是大快人心之事，不过此事——”

李思南道：“我有神医叶云鹤送给我的易容丹，谅他的手下认不得我。不过陆帮主，我可还要请你帮忙。”

陆昆仑知道李思南的性格，他决定了的事情是决不会改变主意的，心想以李思南的绝世武功，即使给人识破，他纵然寡不敌众，要跑也还可以跑得了的，何况还有一个武林天骄在那里，武林天骄知道是他，暗地里也会帮忙他的，于是说道：“盟主，你要我做什么，只管说好了，用不着客气。”

李思南道：“你给我弄一张请帖，让我冒充随便哪一派做弟子都行。”

陆昆仑道：“这个容易，大都五十六个武术门派，普通的交情不算，和老叫化称得上有过命的交情的就有十六个之多，这张请帖，相信一定可以给你弄来。”

过了两天，陆昆仑果然找到了一个在金京开武馆的韦陀门的拳师和李思南见面。这个拳师名叫楚雁行，少年时候，曾是黑道中人，有一次在一个土霸家中做案，几乎失手被擒。恰巧那天晚上，陆昆仑也到那个土霸家中，因为那个土霸勾结官府，欺压穷人，陆昆仑要惩戒他一下，碰上这桩事情，就顺便把楚雁行救了。

那天晚上楚雁行是蒙面行劫的，陆昆仑将他救了出来，他的庐山真面尚未给人识破，只有陆昆仑知道他是谁。过后他洗手不干黑道生涯，另投名师练武，终于成为金京韦陀门首屈一指的拳师。陆昆仑在大都的这几年，是和他常有往来的。

楚雁行一来为了要报答陆昆仑当年救命之恩，二来他有把柄捏在陆昆仑手里，要是不答应的话，只怕陆昆仑会把他当年做过案子的事情抖露出来，他就不能在金京立足了。是以陆昆仑和他一说，他便没口应承。

陆昆仑可没想过他之所以如此爽快的答应自己，其中一部份原因是由于顾忌自己拿着他的把柄。楚雁行平日的行事，称得上是一个慷慨好义的人物。这次为了表示决心，他还预作安排，把家人送出金京，这才和陆昆仑来见李思南的，陆昆仑甚为感激，当然对他也是放心得下的了。

楚雁行和李思南约好，到了“王府”召开“高手大会”那天，由李思南冒充他的一个由外地来的师侄，大家一起前往。

到了那天，李恩南用神医叶云鹤给他的易容丹，打扮成一个乡下老头模样的人，果然维妙维肖，打扮出来，初见陆昆仑的时候，陆昆仑都不认识他。

杨浣青忽道：“李盟主，你一个人去吗？”

李思南笑道：“怎么，你也想去吗？”

杨浣青道：“我的师父到了大都，我还没有和他见过面呢。”

李思南道：“你不是说那天在虎威镖局，你的师父也到了那里吗？怎的却说没有见过？”

杨浣青笑道：“那天我扮的是耿大哥的书童，躲在人丛里不敢露面。我见到了师父，师父却怎知是我？”

李思南道：“你要和师父会面，我是应该帮你的忙的。不过我却想你们师徒迟些见面，不必定要在会场之中。”

陆昆仑笑道：“这女娃是想跟你去看热闹，和师父会面还在其次。李盟主，你一向精明，怎的猜不透她的心意？”

杨浣青恳求道：“盟主，你就带我去吧。”

李思南道:“不是我不愿意，我是想你先见一个人，然后才见你的师父。”

杨烷青道：“什么人？”

李思南笑道：“你不想趁这机会去探望你的云姐姐吗？”

杨浣青大喜道：“啊，敢情你是叫我偷入完颜长之的‘王府’，把云中

燕救出来。”

李思南道：“是呀，你是女子，跑进内院去搜查各个太太和小姐的闺房，也方便一些呀。当然你一个人去还是不成的。”

此言一出，杨浣青和黑旋风不觉都欢喜得笑了起来。

黑旋风道：“实不相瞒，我们也曾想过这个计划，只是恐怕盟主不许，所以不敢说出来。”

李思南笑道：“我也知道你们是按捺不住的，与其你们瞒住我去干，不如大家说好了配合去干，会更好些。”

黑旋风道：“完颜长之的‘王府’，我们曾经去过一次，这次还是我们三个人一同去。”

李思南道：“完颜长之如开这个‘高手大会’，龙象法王和他当然是在场的了。龙象法王的几个弟子和完颜长之‘王府’里的高手，想必也要调出一部分人在场维持场面，‘王府’里面的守卫，那就相应削弱了。我准备在这个会开得正热闹的时候给他捣乱，到时我会发出蛇焰箭的，你们便即趁机下手。”

陆昆仑道：“好，到时，我也找一帮化子大爷去捣个小乱，顺便接应你们。”

商量定妥，分头办事。李思南先到约好的地点与楚雁行会合，冒充他的师侄，同往“王府”。金京有五十六个武术门派，趁会的人少说也有数百。“王府”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常。

第四十九回　深入虎穴

楚雁行是大都的名武师，虽然不喜交游，认识的朋友可还当真不少，从跨进“王府”的大门开始，到踏入演武的大厅，一路上都有相熟的朋友和他点头招呼。

忽听得人丛有人说道：“总镖头，你看那不是孟老拳师吗？”楚雁行抬头一看，只见虎威镖局的总镖头孟霆正在向他走来。孟霆身后有个少年亦步亦趋的跟着他，这少年是他的第三个徒弟赵武仲。说话的那个人则是赵武仲的父亲、孟霆的“合伙人”之一的赵斌。赵斌不过是个二三流的武师，这次沾了孟霆的光，能够参加“高手大会”，自是不肯放过这个在“王府”露面的机会，到处和成名的人物拉相好、套交情。

李思南冒充楚雁行的师侄来参加“高手大会”，这件事孟霆也是还未知道的。他看见楚雁行，不觉有点诧异，说道：“楚兄，你也来了？”

楚雁行笑道：“孟老镖头，你不是也来了吗？”孟霆苦笑道：“我是奉命来捧场的。不过也难得有这样的盛会，让小辈见见场面也好。”

楚雁行道：“是呀，我本来不准备来的。我这师侄初到京城，想要开开眼界，我就和他凑凑这个热闹了。”

赵斌兴高采烈他说道：“今天来的武林名人真不少呢，天马镖局的马老镖头来了，震远镖局的邓总镖头来了，梅花拳的掌门人梅锷来了，还有从远地赶来的沧州的梅清和、凉州的杜长青呢。”

李思南吃了一惊，心里想道：“天马镖局的马如龙和震远镖局的邓山君，他们和孟霆同一情形，为了自己的镖局要开下去，不能不来，梅锷怎么也来了呢？还有梅清和与社长青二人，别人不知他们的底细，只知他们是成名的武师，我却知道他们是侠义道的。何以他们也特地赶来参加这个完颜长之召开的‘高手大会’？他们是另有图谋呢，还是贪图富贵，业已变志了呢？”

心念未已，只听得赵斌笑道：“刚说曹操，曹操就到，你瞧这不是梅师父和杜师父来了。”

梅清和、杜长青和李思南在过去是见过一两次面的，不过此际扮成土老头儿的李思南，他们却是认不出来了。

楚雁行道：“梅兄、杜兄，那年咱们在大都见面，算起来差不多有十年了吧，难得在这里又见到你们。”

梅清和讪讪说道：“我本来不打算来的，是家叔叫我凑凑这个热闹，我不想拂逆他的意思，只好来了。”

赵斌本领不济，但对于武林中的人事关系却是十分熟悉，在一旁便插口替他解释，说道：“梅师父的令叔是梅花拳的掌门人梅锷，梅锷是因为和天马镖局老镖头马如龙的交情非同泛泛，马老镖头来了，他就不能不来。”

社长青笑道：“你是奉了叔父之命，我却是奉了侄儿之命。”

楚雁行怔了一怔，说道：“令侄是——”

赵斌说道：“杜师父的侄儿在江湖上的名头可是很不小啊。楚老拳师，你不知道吗？他的侄儿就是追魂剑的掌门人杜玉门。”

楚雁行笑道：“我真是孤陋寡闻了，原来杜兄有这样一位

‘奢拦’的侄儿。追魂剑杜大侠的大名我是早就知道的，却不知道原来你们乃是叔侄。”武林规矩，掌门人有无上权威。故此社长清的辈份虽高一辈，却也不能不听掌门侄儿的命令。

说话之间，忽见一个穿着官服的中年人向他们这边走过来，赵斌连忙上前迎接，躬身说道：“ 班大人，你好，我是虎威镖局的赵斌。 ”

原来这个“ 班大人 ”乃是“ 王府 ”的总管，也是完颜长之最得力的助手班建侯。据说在金国的御林军中，除了完颜长之之外，武功最高的就是他了。

班建侯对赵斌的大献殷勤只是爱理不理的微一点头，表示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随即满面堆欢，和楚、孟、梅、杜四人招呼，说道：“ 楚老师、孟老镖头、梅大侠、杜大侠，难得你们四位赏光，今日这个‘ 高手大会 ’可说是名副其实了。这里拥挤，请到那边小花厅坐坐。 ”原来这个小花厅是特为招待有身份的客人设的，就在这间演武大厅的侧边，打开了门，大厅里的情形在小花厅内面也是可见得清清楚楚的。

梅清和道：“ 我想在这里和相熟的朋友碰头，多谢班大人的好意了。 ”

杜长青跟着说道：“ 我最不懂应酬，又最害怕拘束，请恕我不识抬举，我还是在这大厅挤挤舒服一些。 ”说了这话，就和梅清和挤进人丛里去了。

孟霆正想婉辞，赵斌却已满面春风，抢着说道：“ 多谢班大人看得起我们虎威镖局，给我们这样天大的面子。 ”班建侯本来只是邀请虎威镖局的总镖头孟霆的，他厚着脸皮插进一足，说成是：“ 看得起我们虎威镖局 ”；特别强调“ 我们 ”二字，这就把他自己和他的儿子赵武仲也硬挤进被邀请之列了。

孟霆眉头一皱，心里很不高兴，但却不便当众说赵斌的不是。班建侯笑道：“ 对，贵局领袖镖行，所以我们的小王爷特地请孟老镖头赏光赴会。小王爷已经在那边等待了，孟老缥头就请过去吧。 ” ”接着回头对楚雁行道：“ 楚老师德高望重，王爷和小王爷也是常常和我谈及你老的。 ”

楚雁行说道：“ 不敢当。德高望重这四个字我是配不上的，但班大人这样看得起我，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说罢便要李思南和他一同过去。

李思南本来以为楚雁行也要推辞一番的，不料他一口应承，倒是有点感到意外。但一想有个接近“ 小王爷 ”的机会，对自己的计划更为有利，于是便装作诚惶诚恐的样子，跟在楚雁行后面，一同进入花厅。

班建侯道：“ 楚老师，你这位师侄一向是在大都的吗？我似乎有点面善，但却又好似从来没有在你的武馆见过。 ”

楚雁行道：“ 我这师侄是刚从乡下来的，班总管大概是认错人了。 ”

班建侯道：“ 令师侄贵姓大名，以前在哪里得意？ ”

楚雁行道，“ 他是我大师兄的儿子，姓李名叫拱北，今年也将五十岁了。但一向在乡下务农，这次才是第一次来到京城的。 ”他把李思南的名字改为“ 拱北 ”，李思南颇觉有点刺耳，暗自想道：“ 他给我随便捏造什么假名都好，把我的‘ 思南，改为‘ 拱北 ’，岂不变成我要替北方的鞑子效力了？ ”但想“ 思南 ”与“ 拱北 ”恰好相对，楚雁行一时无暇仔细推敲，随口说出来，那也不足为怪。是以李思南虽然有点不悦，可也并没对楚雁行有甚疑心。

进入小花厅，只见完颜豪果然早已坐在那里等候。

班建侯道：“ 小王爷，我替你把客人请来了。 ”

完颜豪站了起来，哈哈笑道：“ 各位都是望重京华的武林前辈，难得今日聚集一堂，令这大会生色不少，待会儿可还要见识见识各位超卓的功夫呢。 ”

楚雁行笑道：“ 我老了，今天只是来凑个热闹的。小王爷你可就别要我出丑了。 ”

孟霆淡淡说道：“ 我业已金盆洗手、闭门封刀，这个‘ 高手大会 ’和我可是扯不上关系。 ”

完颜豪道：“ 孟老镖头，你肯亲自驾临，已是给了我天大的面子了。 ”

孟霆说道：“ 小王爷命令我来，我敢不来吗？嘿嘿，小王爷准我在大都立足，混口饭吃，我已经要感谢小王爷赏面了。小王爷，你怎么颠倒过来说呀？ ”

完颜豪给他冷语讥讽，颇感尴尬，只能皮笑肉不笑的打个哈哈，说道：“ 好说，好说，孟老镖头，你可真会说笑呀。请坐，请坐。 ”

他请楚、孟二人入座之后，目注李思南，似乎有点诧异的神情，说道：“ 这位是谁？咱们以前似乎没有会过吧？ ”

班建侯向完颜豪偷偷递了一个眼色，说道：“ 这位李朋友是楚老拳师的师侄，据说是第一次入京的。 ”“ 据说 ”二字，自是含有“ 不可尽信 ”之意，完颜豪何等聪明，一听就知他的弦外之音。

楚雁行道：“ 我这师侄是乡下人，不懂礼数，小王爷你别见怪。 ”

完颜豪道：“ 李师父，你请坐呀，别客气！ ”一面说话，一面就把双手扶着李思南，装作劝坐的模样，忽地朝他肩头一按。

李思南的“ 身份 ”是楚雁行的师侄，只好装作诚惶诚恐的神气说道：“ 小王爷，这、这我可不敢当，师叔和孟老镖头在此，这里哪有我坐的份儿。哎哟，哟…… ”

完颜豪一按他的肩头，才使到三分力道，只见李思南已是叫出声来，脚步一个踉跄，就要倒下。完颜豪暗暗好笑，想道：“ 果然是个乡下人，功夫也是有限。 ”当下连忙将他扶起，说道：“ 李师父，请坐稳，别再客气啦。 ”这回他可是真的让坐，不再伸量李思南了。

楚雁行眉头一皱，说道：“ 小王爷叫你坐你就坐吧。 ”似乎是为了师侄的当众出丑感觉面上无光。李思南应了一个“ 是 ”字，这才大马金刀的坐了下来。

完颜豪道：“ 我不小心，累得李师父几乎跌了一跤，实在不好意思。李师父，你喝一杯热茶缓口气吧。这茶叶是圣上赐给父王的贡品，在乡下恐怕是不容易喝到的。 ”

班建侯提起茶壶，说道：“ 李师父，你远道而来，我们招待不周，我应该向你赔一个礼。 ”一面说话，一面就给李思南斟茶。

李思南道：“ 班、班大人，你，你给我斟茶，这，这我怎么敢当？ ”抢着去接茶壶，手掌触及茶壶，忽地又是“ 哎哟 ”一声叫了起来，慌忙缩手不迭。

班建侯怔了一怔，说道：“ 对不住，我忘记告诉你，这是刚沏的热茶，你没有给烫着吧。 ”李思南苦着脸道：“ 还好，没有。但班大人，请你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

班建侯思疑不定，心里想道：“ 他是真人不露相呢，还是的确本领不济呢？ ”原来刚才他用茶壶嘴对着李思南，指向李思南的脉门要害，这是一招足以取人性命的杀手。如果对方有高深的武学造诣，决不敢让茶壶碰上，最少也要装模作样的避开。但李思南却似丝毫也不知道，竟然伸手来接茶壶，等于把脉门凑上去让壶嘴戳着。班建侯因为摸不清他的底细，只怕他真的不会武功，弄死了他，在这“ 高手大会 ”之中，可就杀风景了，故此才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急忙把壶嘴移开的，但茶壶还是烫着了李思南的手。

完颜豪、班建侯先后试了李思南的功夫，两次都是试不出来，只好作罢。

赵斌只道他们是故意作弄这个“ 乡下人 ”的，见李思南出丑，不觉大为高兴，心道：“ 果然是上不得台盘的乡巴佬。 ”当下冷冷说道：“ 没见惯大场面的人在这样的盛会中确是难免有点心慌的。李师父，你别误会，我不是说你，我是说我自己。 ”

赵斌说了这话，洋洋自得。不料在座诸人没一个理他，目光都是朝向外看。赵斌呆了一呆，定睛看时，只见一个年约三

十岁左右、书生打扮的人，在“ 黑鹰 ”年震山的陪同下走入花厅。

班建侯连忙站起身来，说道：“ 杜大侠，幸会幸会。小王爷刚刚还在和我谈起你呢。 ”一面说话，一面就给那人让坐。

原来来的这个中年书生不是别人，正是杜长青的侄儿、追魂剑的掌门人杜玉门。

杜玉门道：“ 杜某一介布衣，贱名哪值得小王爷挂齿？ ”

完颜豪道：“ 杜大侠客气了，当今江湖之上，谁不知道壮大侠是位响

的角色。家父召集这个高手大会，得杜大侠远道而来，当真是增光不少。 ”

社玉门坐了下来，从楚雁行开始，和众人依次招呼，轮到李思南之时，眼光接触，不觉怔了一怔，心里想道：“ 此人精华内蕴，内功造诣看来已是非同小可。怎的他却是楚雁行的师侄？ ”原来内功高深之士，目光有异常人。杜玉门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看就知。不过这种观人眸于而知功夫深浅的办法，却并不是任何武学高明之士都懂得的。是以班建侯的武功虽然不在杜玉门之下，但他却是看不出来。

李思南心里也是猜疑不定。他和杜玉门以前虽然没有见过，但却知道杜玉门和祁连山的龙沧波交情不浅，只是瞒着外人罢了。心想：杜玉门从凉州赶来参加这个“ 高手大会 ”，想必是定有图谋了。

完颜豪对杜玉门的来意也是有点捉摸不透，不过他只知道杜玉门是近年来江湖上闯出了大名头的人物，却不知道他也是个反金的志士。

完颜豪提起茶壶，师法班建侯刚才较考李思南本领的法子，把壶嘴对着杜玉门的脉门，说道：“ 难得杜大侠远道而来，我代表家父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

杜玉门抓起一双筷子，说道，“ 不敢当！ ”口里说话，手中的筷子倏地伸了出去，挟着壶嘴，完颜豪只觉虎口一热，不由自己的连忙松手。

杜玉门就凭一双筷子之力把茶壶挟了过来，拿到手中，笑嘻嘻地道：“ 还是让我斟吧。小王爷请喝茶。 ”他把茶壶高高提起，斟了满满的一杯，没有半点溅出。

完颜豪大为尴尬，只好勉强笑道：“ 杜大侠果然名不虚传，这两手炉火纯青的内功令我大开眼界了。 ”

班建侯把那杯盛满热茶的茶杯轻轻一弹，茶杯倏地从完颜豪的面前移到杜玉门的面前，杯中茶水，也是没有溅出半点。班建侯打了一个哈哈，说道：“ 杜大侠是远来的贵客，我替小王爷给杜大侠敬茶。 ”他使的功夫名为“ 弹指神通 ”，也是一门罕见的上乘武功，不在杜玉门炫露的那两手功夫之下。

社玉门正想报以颜色，忽见那本来喧闹不堪地客厅突然静止下来，原来是完颜长之和龙象法王走出来了。跟随在他们后面的有八名蒙古武士和十二名金国的御林军高手。

完颜长之和龙象法王并排坐在主座，跟着只见完颜长之把手一挥，客厅

的四扇大门登时关闭。与会群豪心里都不禁暗暗嘀咕：“开这个会为什么要关上门，难道要把我们扣留在这里吗？”

完颜长之微微一笑，站起来说道：“各位不用猜疑，关上了门一来是防止闲杂人等进来，二来也是希望各位不要中途退席。”说是“希望”，其实当然就是“禁止”了。至于他为什么要各人从头到尾在这会场之中，他可就没有加以解释了。

跟着完颜长之说了一番客套的说话，无非是多谢各派高手前来参与“盛会”，可以作为“武林佳话”；以及以武会友大家都可以得益不鲜之类冠冕堂皇的说话，不必细表。

客套的话说过之后，完颜长之这才说到正题，说道：“我请各位来参加这个‘高手大会’，最初的意思本来只是让各位彼此观摩，大家各练各的本门功夫的。但后来一想，与其只是彼此观摩，不如互相印证。不同门派的人交手，本门的功夫也才可以更为表露无遗。反正这是以武会友，点到即止，想必也不会伤了各位的和气。

“各位印证武功之后，我请龙象法王替各位定出名次，名列前茅的十名高手，都有奖赏。愿意作官的第四名至第十名高手可以做二等卫士，第一名至第三名高手可以做一等卫士。不愿意做官的前三名高手奖黄金千两，其余七名高手，各奖黄金三百两。我知道各位都是‘高人’，钱财禄位不在各位眼内，只不过是设点彩头，让大家更为高兴，想各位也不至于认为是亵渎了‘高贤’吧？好，现在就请各位开始印证武功，各位意下如何？”

李思南心里想道：“好个阴险毒辣的计谋，一来可以网罗鹰犬，二来可以制造纠纷，完颜长之打的倒是如意算盘！”要知会武艺的人，十九争强好胜，要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比武输给人家，纵然口头上不能不谦虚几句，心中也是记恨的了，焉有不伤和气之理？

这两层道理，李思南想得到，当然也有许多人想到了，不过与会诸人，龙蛇混杂，良莠不齐，被迫而来的固然很多，贪图富贵想向上爬的人也很不少，一听有官可做，有黄金可拿，这些人自是欢声雷动。至于那些被迫而来的人，虽然看穿了完颜长之阴险的手段，心中反对，却是不敢出之于口。

不过也并非所有的人全都不敢说句反话，就在那些给完颜长之捧场的轰然叫好声中，忽听得有一个人冷冷说道：“花一万几千两金子，收买十条猎犬，这桩买卖，嘿嘿，倒也不是蚀本的生意呢！”声音不大，但那些叫好的声音却也未能将它遮盖，会场里许多人听见了，只是不知说话的这个人是谁。

李思南又惊又喜，暗自想道：“这个人不但胆大包天，内功的造诣亦是非同凡响。看来这个‘高手大会’还当真是有名副其实的高人呢。”

完颜长之两旁的十二名御林军军官脸上变了色。不过若是认真追究起来，即使抓着那个人，也是大失面子之事。老奸巨猾的完颜长之装作听不见，当下便叫班建侯出来宣布比赛的规则。

比赛的规则是每人可以连打三场，最后获得优胜的十个人再相互较量一场，定出名次。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参加比武虽然也不勉强，但这些人却要和完颜长之的手下“印证”功夫。班建侯说这是让与会的各派代表都有抖露本门功夫的机会，符合“以武会友”之旨。不过他只提“印证”二字，不提“点到为止”。那无异是警告大家，倘有自高身份，不愿参加比武的人，一到“王府”的武士“印证”之时，可就是“死伤不论”了。

班建侯宣布比赛规则之后，社玉门嘴边挂着冷笑，却也不说什么，孟霆

已有准备，叫徒弟出去代表他这一派，比武与他无关。不过他却一直在留心一个人，这个人兀是未见在场中出现，他倒是不能不感到有点出乎意外了。

孟霆正在猜疑不定之际，忽见“王府”一个卫士向他们这张桌子走来。孟霆认得这卫士是“黑鹰”年震山的师弟娄人俊，那日在他的镖局里闹事，曾经吃过一个不小的亏的。

娄人俊脸上木然毫无表情，对相识的孟霆似是视若无睹，走近了来，在完颜豪身边立定，躬腰说道：“小王爷——”一副欲说还休的样子，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完颜豪，却又不便当众禀报。

完颜豪道：“有什么事吗？”娄人俊点了点头，完颜豪走过一旁和他说了几句，回来说道：“对不住，有点小事，请恕我暂时失陪。”

从演武厅外出的大门已经关闭，但在里面还是有角门可以通向内堂。小花厅的后面就有这么一道角门。

完颜豪踏上甬道，迫不及待的便即向娄人俊问道：“班总管叫我进去，究竟是为了何事？”娄人俊道：“檀贝子已经来了，正

在内面书房。王爷此际不能抽身，所以班总管请你暂且替王爷陪一陪他。”

李思南和孟霆等人都是内功深有造诣之人，完颜豪与娄人俊在甬道上说话的声音虽然很轻，他们却是都听见了。

孟霆所盼望的人正是武林天骄檀羽冲，此时方始从他们的口中得知消息，不由得又惊又喜又觉得有点奇怪：“武林天骄既然来了，为何却不出现会场？”

班建侯宣布比武规则之后，便留在完颜长之身旁，没回来小花厅了。此际完颜豪又再走掉，在座诸人，说话已是无须顾忌。

赵斌抹了一额冷汗，说道：“我还只道娄人俊是来找岔子的呢。嘿嘿，这倒是我糊涂了，小王爷和班总管对总缥头都如此礼遇，谅他不敢。”

楚雁行则微笑说道：“原来是武林天骄檀贝于来了。嗯，说起来我倒是还欠他一点人情呢。”

赵斌最喜巴结权贵，武林天骄与金国皇室内部的纠纷他是不知道的，听了楚雁行的话，又羡又妒，连忙问道：“楚老拳师，原来你和檀贝子是老朋友呀？”

楚雁行笑道：“老朋友我可不敢高攀，不过多承檀贝子看得起我，那年他到大都，曾经到过舍下，我本来要去回拜他的，谁知第二天他就走了。”

赵斌吃惊道：“听说檀贝子很少回来的，他一回来，就先去拜访你，楚老拳师，你的面子可是当真不小啊！”楚雁行淡淡说道：“老弟你别给我张扬出去，让一些眼眶子小的人知道，只怕还以为是我这糟老头儿胡乱吹牛呢。”

楚雁行说出他和武林天骄”的交情，赵斌羡慕不已，但李思南却是觉得有点奇怪。要知楚雁行虽然是金京一位德高望重的名武师，但他和侠义道中的人物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除了一个陆昆仑。而陆昆仑这次之所以让他来掩护李思南，也正是因为看中他这一点。他和侠义道从无来往，不至于引起金国官府的怀疑。

“道不同不相为谋，檀大侠即使知道他是陆帮主的朋友似乎也不必特地跑去找他，何况上次擅大侠偷偷回到大都的时候，陆帮主可还未来大都呢。”李思南心想。不过他自己和武林天骄也没见过面，与武林天骄虽然是彼此慕

名已久，对武林天骄的性情行事究竟还是知道不多，是以他虽然觉得有点奇怪，却也不敢疑心楚雁行是说假话。

此时场中的比武正在开始，一方是“鸭形拳”的拳师，一方是“大圣门”的弟子，“鸭形拳”名副其实，那个拳师步履蹒跚，打到兴起“呷呷”的叫，动作甚是滑稽。“大圣门”的专长是猴拳，身手矫捷。一方笨拙，一方灵巧，恰恰相映成趣。旁观的各派武师，有些人本来是心里怔忡不安的，也都看得哈哈大笑。

赵斌笑道：“鸭子和猴子打架，准是鸭子输了。”孟霆说道：“恐怕不见得。”赵武仲道：“师父说的，武学中有以拙降巧的法门，依我看来——”

他们正在议论，忽见那娄人俊又再出来，说道：“楚老拳师，请你进去。”

楚雁行怔了一怔，说道：“谁请我呀？”

娄人俊低声说道：“檀贝子在内院书房，听说你老来了，很是高兴，请你进去和他叙话。”

楚雁行道：“你何必这样多事，告诉他我在这里。”

娄人俊道：“不关我事，是小王爷告诉他的。”

楚雁行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气说道：“我本来不敢高攀檀贝子的，他却倒还记得我这糟老头子，那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于是向众人告了个罪，便跟娄人俊走了。

赵斌又羡又妒，说道：“素闻檀贝子有武林天骄之称，是当今的天下第一高手，只不知今天是否有幸可以见得着他？”

杜玉门忽他说道：“孟老镖头，你和檀贝子想必是早已相识的了。”赵斌抢着替孟霆答道：“不错，孟老嫖头闭门封刀那天，檀贝子也曾来过咱们的镖局呢！”洋洋得意，颇有“与有荣焉”之感。

杜玉门道：“我和檀贝子可还没有见过，我想他今天总会来的，他来的时候，请孟老镖头说给我知道。”说话之时，似是漫不经意的看了李思南一眼。

赵斌怔了一怔，说道：“檀贝子不是已经来了么？”

李思南何等精明，听了杜玉门的说话，再瞧了瞧他的眼神，不由得蓦地心头一动，想道：“杜玉门怎么知道武林天骄今天一定会来？听他的口气，似乎是向我暗示刚才来的不是武林天骄，这是怎么回事？”又想：“倘若他说的是真的，那么刚才完颜豪和娄人俊就是假武林天骄之名骗楚雁行进去？这、这又是为了什么？再者，杜玉门为什么特地朝着我说话，难道他也识破了我的身份？”

杜玉门装作瞿然一省，醒悟自己糊涂的神气，说道：“不错，檀贝子是已经来了。我的意思是还没见他来到会场，是我的说话说得不够清楚。不过，赵兄，你说檀贝子的武功天下第一，只怕也未必吧？”

赵斌说道：“噢，那你说谁的武功比他更高？是你老哥吗？”

杜玉门笑道：“我这点三脚猫的功夫，给檀大侠做徒弟也还不配。不过我一向听人说过，檀贝子和完颜王爷的武功足以并驾齐驱，是金国数一数二的高手，龙象法王则是蒙古的第一高手，还有一位孟少刚是汉人中的第一高手。如今孟少刚年纪老了，就该数到他的徒弟李思南是汉人中的第一高手啦。他们四个人没有较量过，怎知道谁是天下第一高手？”说到“李思南”的名字之时，又似有意无意的朝他看了一眼。

赵斌听他抬出完颜长之和龙象法王来作盾牌，不觉也是自悔失言，当下

说道：“完颜王爷和龙象法王当然也是顶儿尖儿的高手，武学是各有所长的，咱们不必妄自月旦。只是李思南却怎配和当今天下的三大高手相提并论？”言语中已是把“天下第一高手”改为“天下三大高手”了。

杜玉门道：“赵兄，你和李思南想必是甚为熟稔的朋友了？”

赵斌面色一沉，说道：“杜大侠别开玩笑，李思南叛逆朝廷，我岂能和他结交？”

杜玉门哈哈一笑，说道：“我还以为你和他是老朋友呢，否则怎知他的武功深浅？”

赵斌道：“谁说我知道他的武功深浅了？”

杜玉门笑道：“既然如此，你又怎知他不配和你说的当世三大高手相提并论？这不也是‘妄自月旦’么？”

赵斌为之语塞，不觉满面通红。可他一点也不知道，李思南就正是坐在他的身边。

杜玉门不想令他太过难堪，一笑说道：“太过高深的武功，你和我恐怕都是不配谈论，咱们还是谈论这一场的比武，你瞧他们就快分出胜负来了。”

只见那个鸭形拳的拳师口中“呷呷”作响，步履蹒跚，拳法也似笨拙之极，但那擅使猴拳的“大圣门”高手，饶是拳风呼呼，掌形翻飞，看来身手矫捷之极，可总是给他那几手笨拙的拳法随手化解。

剧斗中那个“大圣门”高手好像找到了对方一个破绽，倏地欺身从中路直扑进去，“砰”的一拳，打着了那个鸭形拳的高一手。

赵斌喜道：“到底还是我看得对了。”话犹未了，忽听得“蓬”的一声，那个鸭形拳高手一招弹腿反喝，把那个“大圣

门”高手踢出丈许开外。

这一跤摔得着实不轻，那人爬了起来，鼻血已是流了出来，污了半边面孔，他气呼呼的握着拳头，又要上前拼命。“王府”

的总管班建侯说道：“比武的规矩是点到即止，我看这一场不必再比下去了吧。”他以裁判之一的身份说话，“大圣门”的这个高手心里虽然不服，可也不能不退下去了。

孟霆拈须笑道：“赵兄，你还是走了眼了。”杜玉门道：“不过令郎倒是说对了呢。”

赵斌强笑道：“我这个做老子的可比不上儿子的福气，谁叫我没有一个高明的师父呢。”别人夸赞他的儿子好眼力，他心里也觉受用。这话他自我解嘲，又捧了孟霆，自觉甚为得体，于是又不禁大为得意地笑起来了。

跟着另一个练铁砂掌的武师出场和那个鸭形拳师比武，不过三十回合，铁砂掌的武师又输了。